

道藏精華第七集之三
文山遼寧蕭天石主編

會文出版社印行

道藏精華

第七集

道藏精華第七集之三
文山遜叟蕭天石主編

雲笈七籤下

自由出版社印行

雲笈七籤卷之八十七

宋朝奉朝郎直學士外郎充集賢校理賜緋魚袋張唐卿撰

諸真要略

太清神仙衆經要略

武當山隱士南陽翟昇撰

抱朴子初受業於從祖玄其覽悟超至包綸
身神以爲奇偉所達也精曠之流僉亦歸屬
乃分居浙陽之山旣而患門人學者有徵衆
之惑復追玄於宜都問曰夫曷以度徵人以
貌兆若巫咸之星經度無遺筭季咸之神占
貌無失揣列子之三顧而季咸陋其術滔天
之襄陵而巫咸空其籍謂聖人天道不可得
而測之歟謂二咸之虛詭而妄經術歟天道
聖人故以遠矣今之即事人有求度於洪者
衆矣始進之貌俛視謹精沈肅彌篤若志至

而不可加者及服道暫年學宗未淹而毀隨
已興沮徒愆結最爾隱居二三之衆貌非一
子之類然而不可得而詳又何況子長驅世
利馳競生榮陰機密巧廣群術衆以惑其君
而可辨哉此洪所亂也亂所寔洪聖人其無
病諸乎玄曰巫咸之准玄度季咸之辨血機
並得之於數分亦聖習之一途未可以侮而
欺也夫人精神之蒸生非氣無以兆其形氣
之結形非性無以成其體故形長而煩性滋
深年茂而濁欲愈甚也是以聖人之垂道清
淨以潔精神除煩以混元一故能囊括玄和
照明無障而習潔有詣否除煩有深淺致使
神裕有遠近虛能有彼此陵陽所以善吸霞
於朝陽而不能嚴馮夷於濤駕者也夫學窮
盡於數分者未必通於心明通於心明者未

必陶於氣表陶於氣表者未必至於虛寂之
真表也而責巫氏之闇洪災季占之迷靈貌
謂聖人之亂處物不其固矣夫天地以元氣
而著成聖人以性鍊而陶真元氣有渾煩渾
煩在剖判之前剖判然後有象列象列然後
有象度象度在數見之內洪災生於渾煩之
運故洪災不可以數見審也性鍊有苞玄苞
玄在蒸生之外蒸生然後有形色形色然後
有血機血機在觀揣之內靈貌生於苞玄之
運故靈貌不可以觀揣得也是以至人不責
鑒於備途知其神分之有巨細學鍊之有高
卑也昔者吾嘗學於陶先生與邯鄲太子王
休長延間子甘元淑弘農張伯英青牛子封
君達河南卜文先陳留成仲式等俱受五氣
端玄經數子並以學達昇玄而吾以滯昧濁

質弗通味旨然所誌略猶可得而言夫人稟
生之有真偽神分之有巨細皆五氣之所流
也是以至人莫不精乎五氣之學以鑒神分
之源師導者莫不明乎五氣之本以弘真玄
之教王者莫不通乎五氣之性以開天地之
和貫於五氣之用大矣哉夫五氣者陰陽之
中五常之氣也夫人生天地之間其形骸五
藏之氣一象天地五行四時之賦也天以五
行為五常人以五行爲五藏天以木府仁其
溫爲春以主生生之常溫精上結爲歲星以
照開篤之表人以木爲肝其識爲慈以爲溫
恭喜悅之藏其藏精上形爲口以任啓泄之
司象天之有春德以生其吐舒發叙之意也
天以火府禮其炎爲夏以主茂盛之常明靈
上臨爲日以宣曜明之道炎精上結爲榮惑

之星以表察司之禁人以火爲心其識爲哲
以爲鑒達之藏其藏精上形爲目以任光視
之司象天之有夏有日以生其明勝長大之
意也天以土府信其厚爲地主王季夏統維
四方以主產施安給之常厚精上給爲鎮星
以照公靖之表人以上爲脾其識爲公正之
藏其藏精上形爲舌以任審味弘富之司象
天之有土德以生其受宜辯重之意天以金
府義其涼爲秋以主威裁萬物之常涼精上
結爲太白之星以照斷肅殺之表人以金爲
肺其識爲氣威之藏其藏精上形爲鼻以任
猛決臭馨之司象天之有秋德以生其威亮
敷簡之意天以水府智其寒爲冬以主保實
澄嚴之常義靈上臨爲月以宣晦皇贊玄之
道寒精上結爲辰星以表法慎之禁人以水

爲腎其識爲領以爲禽獸沈驚之藏其藏精
上形爲耳以主聽採聞鑒之司象天之有冬
有月以生其謙承納之意人之有五藏溫涼
寒燠猶天之有四時也人之有耳目猶天之
有日月也人之有精神猶天之有太帝也精
神居乎心脾之中肺肝之間猶太帝處四守
之內也精神以膽爲御坐猶太帝之居紫微
宮也以心爲御庭猶太帝以太微爲御庭也
以脾爲內室猶太帝以軒轅爲內舍也以肝
爲成池以肺爲天河以腎爲司閭猶太帝之
有四守也紫微執計而先左故精神據膽而
守肝是以人生莫不以溫恭慈喜爲先治也
精神以氣爲乘輿以行爲五識猶太帝以運
爲衍行以周乎天也
夫氣之在人亮清而爲嚴氣激濁而爲暗聲

搖挺而爲音咭放舒而爲呼音平辯而爲言
呼怒鼓而爲詈言深爲語語深爲談談深爲
論論深爲議議深爲罵罵深爲詈詈深爲謗
謗深爲誹誹深爲謫

氣整冲至精神篤之爲志氣循准常精神守
之爲性氣會機指精神適之爲情氣密隱模
精神運之爲意氣合裏遇精神澄之爲懷氣
因事結精神係之爲憂氣美偶觸精神降之
爲勇氣聳馳御精神崇之爲願氣仁垂注精
神鍾之爲念念深爲矜矜深爲慙慙深爲慙
慙深爲悲悲深爲啼啼深爲號皆肝府之氣
起也

夫肝者精神首運之路也故嬰兒之生墜藉
而先啼肝氣激也未知偶識於人寤寐怡然
而獨笑肝氣浮也未知有搖於人掘支躁然

而獨搖肝氣煩也多恐驚而無當捍之威善
直一而無繁頑之欲皆精神未及周御於肺
脾心腎四藏之氣也

夫魂魄者精神所首左枕爲魂精神所體右
據爲魄故肝藏魂魂動爲恐肺藏魄魄動爲
懼魂震爲驚魄震爲怖故嬰兒之所以多恐
驚者精神之所在肝也及其長有怯勇者膽
虛爲怯膽實爲勇膽附乎肝生而怯膽附乎
肺生而勇剛捍而生膽附乎肺柔澤而生膽
附乎肝人怯積習禦捍變而成勇者膽氣漸
而增也人怯醉酒志亂奮而成勇者膽氣脹
而滿也醉而喜怒悲呼交錯不至其常者五
藏之氣浮而亂也

精神御氣于肝氣清而爲溫恭慈仁深念之
遠其體恭而安其視治而正氣浮而爲喜適

感會之悅氣煩而爲戲歡笑劇之極氣激而爲啼號哀泣之至由是有樂極則悲悲極則樂亦復爲憂恐怵惕慙慙之時皆肝府之氣激動之中因事周環懼憂之所生也

精神御氣于脾氣清而爲公正弘暢吟詠閑遠之思其貌則和而舒其視則平而亮氣浮而爲輕委於物不慮之誤氣煩而爲寬慢驕縱豪誕忽忘之失氣激而爲矜擾怨恚嫌恨忿懟踞蹇之違

精神御氣于心氣清而爲鑒達周物之敏其容是有決速之精氣浮而爲虛華矜妄輕談齟齬詆訶是非之論氣煩而爲耽愛美著奢華矜誕剋好勝人之傲其視則高而眇其與人對則以貌忽人有蕭然無偶之狀舉動不自勝守氣激而爲脫輕颯躁之烈

精神御氣于肺氣清而爲貌威色尊不可狎之顏氣浮而爲輕冶貌列高深失准有不常之色氣煩而爲凌侮莫顧之畜氣激而爲勃怒振勇驚急之害

精神御氣于腎氣清而爲謙儉約謹之節氣浮而爲妄欲諱匿悔惱之弊氣煩而爲貪悋嗜欲聚斂無厭之鄙氣激而爲衝忌陰邪謀逆之毒夫人之生氣未嘗不煩煩者氣積之大恒也遇靜則清氣有生遇動則浮氣益起遇發則煩氣益盛遇觸則激氣益迅氣有流謝故氣煩則急急必弊弊而多過者觸觸而激激必竭竭則衰衰則精神散矣散則絕絕則形體朽矣竭遇驕極風厲入之則暴卒而僵衰極氣盡則老斃而終此人生之所以死也溫恭慈喜之變變而爲諂柔而爲曲恭而

爲媚其俯仰之謹色色則虛而僥措僥措則
婉而卑其容貌有不安之候公正之變變而
自專無憚翹陸肆固之驕其措則好訐人之
行以爲已正之驗也貌威之變變而爲侮忽
凌誕之慢始嫉矜害其道掩善其目則崛而
冗其色則顏而慄其與言則不稱憂人之微
也鑒達之變變而爲巧佞機詭譏毀之姦其
言則易而若真其宣則浮而振亮其目睛候
膝則搖易而竊速有不治守之動其操則不
能久居重定也謙儉之變變而爲密姦陰違
之武亦爲殘虐僭逆之姦其視則下而鬱其
直則巧而嚴其意則曠而戾其與居則有憤
噫遽奮之効也是五變之俗皆化利之所由
也是以聖人之和天地達民有五氣之變故
不以意利而化之也

夫上好逸豫愛民有由恭阿順之巧厚之以
利則民競諂柔色順之媚以求之故邪僞化
惑之俗興而木行篤直之氣失矣失積則咎
氣有餘縮之差世犯歲星之忌災則有溫毒
之疫民負司命之禁殃則有項痛煩殞奪壽
促命之死咎氣流注蒸產而相生爲諂諛遺
孽之燼

上好寬柔愛民有徑執偏專之守厚之以利
則民競肆固矜誇之見以求之故狠軼忿戾
化亂之俗興而土行公利之氣失矣失積則
地有舒泄穢結亂積風雷反震動之故世犯
鎮星之忌災則有悻氣蒸毒之疫民負司危
之禁咎氣流注蒸產而相生爲驕逸恣情遺
孽之燼

上好煩品愛民有降若風邁之貌厚之以利

則民競魁岸豪傑爭第妄進之奸以求之故
相凌踐蔑忽禍化流亡之俗興而金行信實
之氣失矣失積則時有雪霜愆節之侵世犯
太白之忌災則有氣痛之疫民負司契之禁
殃則有癘竭氣斷及兵凶震殺奪壽促命之
死咎氣流注蒸產而相生爲倭慢相仇遺孽
之燼

上好慧敏愛民有文辨彰豔之巧厚之以利
則民競機飾浮詭流尚之僞以求之故倭爲
俺聽化間之俗興而火行哲明之氣失矣失
積則日有病無光勃蝕之促世犯榮惑之忌
災則有暑毒之疫民負司順之禁殃則有鬼
魅忤痛心悶殞絕慌惱及狂逆妄圖不道之
覲奪壽促命之死咎氣流注蒸產而相生爲
奢華佞言闕覲遺孽之燼

上好嚴厲愛民有敢斷剋決之巧厚之以利
則民競懷毒逞其害烈之能以求之故空患
陰圖禍背化逆之俗興而水行義守之氣失
矣失積則月有厲虧魄傷遲速不常之度世
犯辰星之忌災則有陰毒之疫民負司錄之
禁殃則有殘痼滯瘠暴僵及盜賊獄戮奪壽
迫促殘命之死咎氣流注蒸產而相生爲凶
淫禁虐遺孽之燼化失五常之氣世運五常
之災民沈五促之燼皆榮辱爭奪恥怨仇侮
嫉妬之所生也

夫民之生性莫非氣煩氣煩則嗜欲生焉原
夫嗜欲之本勢不踰乎口實五味體充衣暖
男女偶適之間而已矣五德之後無故以珍
食華服重嬪嬙之選利害炫耀長而茂之爲
無厭之盛也於是乎利害生榮辱榮辱生喜

怒喜怒生是非是非生賞罰賞罰者化末之季穢者也聽訟者天下之禍弊者也賞罰聽訟非所以斷嗜欲之茂也古先之爲者蓋自其勢而爲之者也

夫嗜欲之茂好利而惡害喜榮而忿辱夫其常性爲五燼之源豈有厭乎極已哉故其鬻榮也靡知足其喜故其觸辱也莫知己其忿當其所爭也奮劍振銳冒嚴陷凶不違夫刀之屠不顧性命之沒父子兄弟不暇相格故胡可以介介乎是非繩墨而欲以裁之哉胡可以未來乎賞罰之准令而能以遏之哉亂民五清之氣成民五燼之殃皆由王者使五燼之士治五燼之民不自知已有五燼之固其知拯民有五燼之難乎祇相激戾而生其釁怨此不達之咎也故雖昧旦不忘徒苦心

而無成星言夙駕徒勞役而無濟夫道德之運世也不眩民以煩利則民無所馳其新求不促民以煩辱則民無所忿其恥怨茲求恥怨弗行則嗜欲自簡嗜欲自簡則民俗定一民俗定一則太平淳樸雍和淑豫之深至矣太平之民不自知在太平之世所以雍和淑豫然也惡識夫榮辱爭奪恥怨仇侮嫉妬之措哉

若夫崑墟之南而西北東北諸域之俗不傳此東南亦縣之名教遺策而其民弗知有甲兵攻伐之亂而其世弗知有相暴殺逆之禍精保性常而大仙大賢慈淨之神出焉由茲言之何瑣瑣乎庸爾准令故事之有乎夫燼士之執政也勢傍典刑隆崇矜據明其權柄識其寒暑欲以擅秉而懲違忤富貴而制蒼

生弗覺夫鄙哉流末參差人情轉易已滑其在始立意之頑而成其固弊仇衆潰逆之敗也積代相習豈悟之哉是以燼士不可以任之者也爲其將則禍大矣任之道學清淨之衆則道學喪矣任之王者朝廷之列則王者亡矣觀其血機觀其舉候豈離乎五變之氣乎聖人之羸教耳易可以審何亂之有哉惜乎而固矣其甚哉是以至人之所以潛棲山谷者豈好爲遁世之名乎蓋不欲以五燼之俗滑其五清之氣也五燼之俗莫不以聲勢相傾而亂其清氣者也觸其契色逞其聲音欲無忿憾潰中之氣者難矣事有蹇違以已求人欲無卑側媚悅之巧者希矣遇有勢居人求於已欲無驕凌豪御之張者鮮矣此三者皆五燼殃氣有生之常也與之揉俗望無

亂清氣其可得乎是以道士不可得與其雜處而狎之者也

九靈上寶經云夫五情者陰陽五府之神氣形於人者也諸學仙者必隱靖山林潔修五清欲清淨而精至以會真玄神應是以溫恭慈悅之氣藏於肝木府之所賦也司命所守也其治肝潔常以正月十日齋治少陽令人肝氣生至二月八日定少陽應春風至三月六日治陽明定春風至于四月四日於甘泉東流水之北岸東面向朝陽之地晨早沐浴蘭湯使身意清淨香火向日禮析無上正真大道太真太寶內內及左太禁一師之神上宮左諸司頓首稽首三百數然後靖跪以手捧心至誠定息靜念本府之真靈間無他思其禁不得有求於世利妄爲不柔之溫妻爲

不誠之恭妄為不實之慈妄為不衷之悅其
修潔攝息有定則肝氣真而無虛春溫不睦
之膏不能得侵其實氣體即休和幹力強利
首無暴痛之疾司命之神奉之青龍護之青
氣繞之青液調之東嶽之精隨之山谷之神
衛之若獨處林嶺則百獸依仁有自馴之驗
狼虎歸慈有息猛之微其修潔有積則青帝
之芝及黑玉之芝見於所行止之前得而服
之昇仙三千歲而息羸其潔深大至著極於
木府則神第視崑崙之東少陽之域慈淨之
仙其神變能為洪海之溢涸能為天地之倒
易能為瓊宮玉宇滿乎天地之見木府少陽
之神性也哲明敏見之氣藏於心火府之所
賦也司慎之所守也其治心潔則常以四月
四日齊定陽明受夏氣至五月一日應陽調

氣至于六月二十七日常以日中沐浴蘭湯
使身意清淨香火南面向日禮析無上正真
大道太真太寶內內及太陽太覺之神上宮
都司頭首稽首三百數然後靖跪捧心至誠
定息靜念火府之真靈閱無他思其禁不得
有規於世利妄為不道之哲妄為不順之明
妄為不真之敏妄為不正之見其修潔攝息
有定則心氣真而無煩夏暑不睦之膏不能
得侵其實氣其意明澄朗慧用道微妙鑒徹
真性目無昧睡之疾司慎之神奉之赤龍護
之赤氣繞之赤液調之南嶽之精隨之山谷
之神衛之則鴻鶴鸞鳳之鳥應而歸之其修
潔有積則赤帝之芝及青玉之芝見於所行
止之前得而服之昇仙九千歲而息羸其潔
深大至著極於火府則神第視崑崙之南太

陽之域太覺之仙其神變能為項佩日曜能為光照四海而震搖諸域能為飛騰所詣無礙之至火府太陽之神性也公正弘重之氣藏於脾土府之所賦也尸蜃之所守也其治脾潔則常以六月二十七日齋定太陽受秋氣至于七月二十七日昧時沐浴蘭湯使身意清淨香火向日禮祈無上正真大道太真太寶內內及上宮太均之神宮內諸司頓首稽首三百數然後靖跪捧心至誠定息靜念土府之真靈聞無他思其禁不得交擾於世事妄為求名不體之公妄為矯圖不淳之正妄為縱懷昏忘之弘妄為專固不泰之重其修潔攝息有定則脾氣真而無怠衷豫安靜而無憤蕩塞悶體沈不收腫疽之病季暑不睦之害不能侵其實氣志意益沖而無厭免

之病舌味藥物而無不進之滋蜃尸之神奉之黃龍護之黃氣繞之黃液調之中藏之精隨之四方群臣衛之萬鬼歸之其修潔有積則黃帝之芝及赤玉之芝見於所行止之前得而服之昇仙二萬歲而息羸其潔深大至著極於土府則神第視崑崙之頂太和之仙其神貴常寂不貴變動之見土府大均之神性也尊嚴威儀之氣藏於肺金府之所賦也司契之所守也其治肺潔常以七月二十七日齋治人利氣至八月三日定少陰令人受生氣至九月二十七日治厥陰令人受剛氣常以日晡沐浴蘭湯使身意清淨香火向日禮祈無上正真大道太真太寶內內及右太禁收土之神宮右諸司頓首稽首三百數然後靖跪捧心至誠定息靜念金府之真靈聞

無他思其禁不得有御於世趣妄為駭逸抗
戾之尊妄為懷害之嚴妄為倏忽之威妄為
淫飾之儀其修潔攝息有定則肺氣真而無
倦秋冷不睦之青不能得侵其實氣則喘引
和亮胃中無竭寒斷氣之毒司契之神奉之
白龍護之白氣繞之白液調之西嶽之精隨
之山澤之神衛之津梁之精侍之虎狼依之
為之驅用修潔有積則白帝之芝及黃王之
芝見所行止之前得而服之昇仙七千歲而
息羸其潔深大至著極於金府則神第視崑
崙之西少成之域成道之仙其神變能為偃
月之照能為行水而足不濡行地若水而地
不堅能為身上身下漂出水火之變金府少
陰成道之神性也城陽郡孟節疏注尊嚴威
儀之義曰不狎褻顯為尊色正儼然為嚴神

商隱格為成舉動徐詳為儀謙儉妙密之氣
藏於腎水府之所賦也司錄之所守也其治
腎潔則常以十月十八日齋治厥陰受冬氣
至十一月十五日治太陰定五藏氣至十二
月十三日通太陽受腎氣至于正月十日皆
以夜半沐浴蘭湯使身意清淨北面向陰香
火禮祈無上正真大道太真太寶內內及沆
澄當作澄字太陰之神宮後諸司頭首稽首
三百數然後靖跪捧心至誠定息靜念水府
之真靈間無他思其禁不得有馳於世務要
為傾邪之謙妄為失其常守及貪欲無厭之
儉妄為傾毒陰匿謂人不覺之妙妄為潛謀
奸私之密其修潔攝息有定則腎氣真而無
損冬寒不睦之青不能得侵其實炁則行步
勁速進退堅強腰竅玉房及膀胱股脛無疼

滯之疾其修潔有積則司錄之神奉之黑龍
護之黑氣繞之黑液調之北嶽之精隨之太
陰之神衛之靈葵歸之其居水濱則蛟龍魚
鼈依之其修潔有積則黑帝之芝及白玉之
芝見所行止之前得而服之昇仙一萬歲而
息羸其潔深大至著極於水府則神弟視崑
崙之北玄都之域太豫玉膏之仙其神變能
爲晦天之變能爲他方遠膳之饋能以大爲
小以小爲大以有爲無以無爲有之變水府
沉澁之神性也凡學道不能精立至潔於所
行則五府之神未嘉祐之而以服氣及進服
藥物藥精餌木丹石之小法多爲所敗矣設
小有効不踰五百年之力耳其術多退溺而
無成也夫殖至潔之氣於五府其精不泯及
蒸人道莫不於九元之清而生之者也莫不

常爲仙爲神爲聖矣其齋法沐浴清淨所以
常於正月十日二月八日三月六日四月四
日五月一日六月十七日七月二十七日八
月三日九月二十日十月十八日十一月十
五日十二月十三日者以道氣數之此日皆
天帝遊東井之日也是以行道輒當於此日
更起新意爲沐浴清淨之始倍加謹敬之焉
也其服氣法攝五情之息漸能有定然後常
以二月三日九日十八日二十七日若甲寅
乙巳丁巳甲子丁卯王相成滿日於山林隱
靖之處近東流水醴泉向陽之地地氣陽而
調也沐浴蘭湯以丹書玉房爲田字方一寸
玉房在臍下三寸精念玉房令氣致於丹田
去鼻中毛正偃卧兩足相去五寸兩臂去身
各五寸合目握固如嬰兒之拳是用蒲藉爲

枕高可三寸若胃中有病可高五寸若病在
臍下可去枕既服氣不復得食生菜及生果
硬物服氣時食日減一口十日後可不食二
三日腹中或消消若飢選好肥乾棗上木煎
微得食之一日一夜不過此不念食者勿有
進敢其飲水一日一夜可五升而已其太一
醪醴亦可一日一夜五升勿絕口中常含棗
核者令人受氣且生津液故也如此則胃中
上下氣脹腸胃致令得空虛空虛則和氣通
焉五神宗而助之則昇仙矣孔子家語云食
氣者神明而壽食穀者智慧而天不食者不
死而神雜食者百疾妖邪之所鍾焉是以食
愈少者心愈開而延年益壽食愈多者心愈
塞而年愈奪也翟煒釋周傳論云悠悠九天
茫茫萬寓氣之所蒸產之所煩品物叢生迭

相大小擾擾營營為利害所纏有生之為乎
其猶塵粉之一毫暫浮於滄池之內有國之
所域其猶芥石之一片孤寓於大衍之中是
以莊周稱四海之於天下猶壘空之在大澤
有國之於四海猶稊米之在大倉其中一世
之是非芥石之利害焉足以經於曠然之念
哉是以至人之所以輕天下細萬物也豈措
心於矯亢之觀乎直以世利無以干其胃懷
榮華無以褻其顧盼將在子靖氣潔精其貴
存真而已矣

雲笈七籤卷之八十七

雲笈七籤卷之八十八

宋劉義慶《世說新語》卷之八十八

仙籍旨訣

道生旨

谷神子張劍述

鍾陵郡之西山有洪崖壇焉壇側有棲真子楊君知余有道詣予請述道生之宗旨余曰子不聽西昇經云人徒知天地萬物而不知生之所由又曰吾與天地分一氣而治自守根本非効衆人是知修道之士若不知生之所由道之根本則茫茫然罔測道之來矣欲求長生先修所生之本子能曉耶楊生曰未悟予告曰欲曉則速具誓戒楊君再拜具詞曰某才器瑣微行能幽晦將章血爲滋味以艷容爲歡娛罪根既深神形益濁豈三魂之

寧謚被五賊之戰爭以恍惚而暢懷極其喜樂俄悼亡而感物過甚悲傷振蕩命門壞墮元氣虛羸漸逼豈異尸居枯槁欲來何難骨立鹽梅銷鑠寒暑煎熬既非金石之身須示風霜之殯大患擬作微軀豈安實爲聾瞽之徒豈覺幽玄之理步步就死兀兀不知人間或有道高河上術入壺中覓服羽衣一遊而縮其地脉珠幢玉節一舉而登其天門變瓦礫於金丹改容儀於玉液造化由已修行在心魚縱網而重波骨雖枯而再肉伏以小子螻蟻之命纖芥之軀昏濁無知敗亡有日忽神鑿其竅天啓其心善達玄關志求道要慕真仙而汲汲如飢渴中腸陋浮世之悠悠若煙埃滿眼欲冀希夷之質長含靈籙之間擺去塵機冥搜真朴推無形於恍惚見有物而

萌芽至此時則萬象空搖寸誠不撓敢匍匐
懇請聖慈深詞存歸太上之清壇靖想虛皇
之寶座仙童握節侍女焚香既得事之證明
豈將心而猶豫疑惧冰泮端倪瀆流荷重德
而便頂丘山感深恩而已銘肝膈若非人妄
泄得士不傳則觸景罪殃動足受禍指陳白
日契約丹誠無任驚魂泣血之至予即告之
曰子既誠懇如是予當語子生生所由人之
根本者男精女血既疑有道自然而生爲水
一點今膀胱之水是其餘也水中有氣鬱鬱
然未有所著欬然感天地純陽真精之華入
於氣而相依憑氣遂養之是謂之神神之甚
微雖得水氣養之澆溉懼氣強而見迫若水
之澆溉物之甲拆又不可以侵之浸之則其
甲即死矣仍於水中純陽真精之華生爲二

腎也二者以應陰陽之數遂隔水擎捧其神
與氣乃得悉與腎神之靈是謂氣爲母神爲
子道幹既育萬物成體子母既長不可同處
須放其子之造化成其窟宅然母亦安矣神
又須物引而離其母乃借水之兩點氣如腎
之數神以陽光守而凝之然又慮水之盛兼
五行不足無以成物而假土來尅其水慮土
尅其水盡又假木來尅其土慮木尅其土盡
又假金來尅其木慮金尅其木盡又假火來
尅其金火若尅其金盡即內以水救之是謂
轉相生轉相制成物是謂人之眼眼者與天
地合體五行足矣所以眼當中黑水也次黃
土也次青木也次白金也次赤火也其事明
也五色既成陽神乃寄光於其上是謂神光
焉眼之位屬肝者緣光明如日日出東方肝

在東方而屬木故肝藏得口管之黃庭經云
肝神龍煙字含明注云日出東方故曰含明
神者純陽也勢長飛動如天之日月而轉動
也其眼漸上昇須照燭其外爲神之樞機而
神則合居其內而主其中神專盼其眼漸漸
不覺已離其母若眼者只要引神而離其母
後居外與神相應不可附其眼則依前不成
造化矣其氣母雖離其子終須養其子成長
安穩若中途而廢則彼此不能安矣即須假
木來生火是爲心焉使心而盛其神心之內
空方寸乃受神而居其神曰靈也故謂心爲
靈臺神是陽也心爲火焉故神得而居其內
蓋水流濕火就燥之義道書曰心爲神之都
是也所以心靈於諸藏者緣神之故非心獨
能靈焉若無神之在內則與諸藏何異但緣

心屬陽之故勢多飛動因茲便乃不得停爾
目但確然而定其神則心亦不動矣蓋須修
道習熟不然者大難不搖動其心耳其次肝
肺脾六府五體九竅毛髮之類皆神得而造
化焉蓋取眼之規則耳即眼爲五藏之苗也
如此三九二百七十日則應陽之數極人之
體備具矣然神自離其母後更不復到本來
凝結之處蓋人漸被五味沈之而不清冷神
雖同用炁雖同行終不解却相養却相成但
相反爾今以子母相離本者蓋緣未有窟宅
諸體尚闕所以事須相離而各造化及其彼
此安穩更不相吊省豈有子母得爲順序哉
今言心爲氣馬但意到則氣到今人或偶使
氣到諸處則不解到根本從來相合處耳修
道之士不可不留意焉脾去腎近者若眼中

累與赤遠矣足可明之其神雖都於心亦寄位于精中養其體潤其性保其骨髓使其堅強人之壽考神亦得久安於人體中矣凡人臨危險而毛髮寒堅者是神恐傷其窟宅爾若人之暴橫而死者元氣猶強而未弱還元返本不得或爲匿鬼而憑陵於人蓋元神不病器用不銷耗使其然也則春秋云匹夫匹婦強死魂魄憑依於是焉於強死中其神或漸耗未盡却被烝盛將去爲人則分明記得前生事也則鮑靚記并年結識環之類大約記得前生事者也童子暴橫而死精氣未散使其然爾所言精者積津氣而成若動搖而出則神不安爲滑而決泄減耗神之用也精之既竭神亦耗盡微微然漸與初來相類然心氣既壯水氣又盛人體堅強五味薄饒

則氣與神不相當既而無戀求住不得歛然而去歸空却成舊時真精之英華附之于天所言泄性不滅是也則禮記云骨肉化爲土魂氣歸于天元神如主千神如臣元神既去千神無主國之空耳所以謂心爲帝王水氣既無陽氣管攝亦便散也二物既去則人體傾去謂死即無所知也舉世人皆爲好道修道不知道是何物而修耶凡人好酒必知是麴米所作凡人好色必知是西施洛浦凡人好財必知是金玉寶貨耳且押韻從東字起首至于法字數萬皆著切脚人盡能辨認之唯至道一字則懵然不會或云虛無自然修心行善竟不能知其旨也既不知之則向何門而修哉殊不知道水也在人身曰氣也所以云道生一蓋水藏也一陰一陽謂之道蓋

水火也一陽既去一陰亦散是不成道也人須死矣夫天地生於道蓋浮世界耳是謂道去則人死水乾則魚終所以陰氣爲母者是內陰之根本非外陰邪之氣也所說陽神者是純陽之精英是元神也非五藏諸體之神也元神能生其三魂七魄及諸體之神爾黃庭經云腎神玄冥字育嬰注曰腎精爲子故曰育嬰二腎之中男爲精門女爲子宮精門既開腎氣亦泄不獨內陽而散內陰亦竭所以腎爲陰之都心爲陽之都凡生化先從陰而入陽是萬物從濕而生也蓋精亦從腎中而出其子亦從腎中而成是不離腎藏耳大約心之元神俱借其體而共治之三魂亦助成爾但專爲害者乃七魄三尸句外陰邪之氣而賊身往往神氣多不敵則人死矣人死

則三尸七魄暢焉夫元神君也尸魄之類亦臣耳若狡蠹之臣亂其國而迫其君也若修養其氣壯其神則七魄三尸終不能勝壽自長生耳夫不疾暴死者蓋脉偶然蹶澁不到一藏其藏既弱遂爲五行遞相尅至于大盡陽脉絕則神去人自死矣蓋脉蹶澁不行而阻之亦中有傷敗使其然也昔扁鵲治虢太子病云所謂尸蹶也以陽脉下墜陰脉上爭會閉氣而不達上有絕陽之脉下有破陰之經絕陽之氣色氣管於脉故形濁如死狀夫陽入支蘭藏蹶者生陰入支蘭藏蹶者死此數事者皆五藏之中時時暴作者也良工取之拙者疑殆信有之矣於戲目營萬象心虛異端神被牽驅身無管攝則室家無主國邑傾頽固其宜矣主人不修舍宇而外經營則

舍宇日有危壞矣夫人若知神之所主子母運行則修身了達之門可見矣若無所主但任呼吸喉中主通理藏腑消化穀氣而已終不能還陰返陽填補血腦又衆人之呼吸與真人之呼吸殊矣南華真經云衆人之息以執真人之息以踵注云從根本中來又云其息深深此其義也豈容易哉若但信其自呼吸未有得道哉夫一呼一吸不得神宰則不全其呼吸耳真人曰若神能御氣則鼻不失息斯言至矣又能咽其津以意送之至氣海中則直灌其靈根矣吁今之人不會神與體彼此是非邪人能算盡萬物而不能算其神與體何感而相成但記三歲之後事而三歲已前昧無所知也若到算歸其盡處即自見神與體元氣配合之根由則了然無二物知

神與真氣同體假名則一存一想歸其真矣此所謂深根固蒂夫復氣者復於本生之處如周易復卦☶云一陽生五陰之下若還丹之義非伏與服也其義明矣天爲受氣之始氣是有形之根氣不得形無因而立形不得氣無因而成二物相資乃能混合聖人知外用之無益所以還元返本握固胎息洞明於內調理於中取合元和大朴不死之福庭夫神和則可以照徹於五藏氣和則可以使用於四肌道經云三月內視注一心守一神則神光化生纏綿五藏凡人勞神役役無一息駐於形中而希長生不亦遠乎若能胎息道成精氣有主則使男子莖中無壅精婦人臍下不結嬰萬化之用莫先乎氣至人之用莫妙乎神虛無之中有物謂之神窈冥之中

有精謂之氣吁其神與氣來既恍惚去無朕兆其來也則難其去也甚易是以聖人悲痛而惜之於戲世人何容易而驅其氣也不知形者不可與言氣不知炁者不可與言神知神者則資道矣易曰精炁爲物游魂爲變變易不節人不長生所以王母有金璫玉珮之道軒轅行內視返本之術不可不信之吁萬物有終而天地長久人民有死真人長生乃俱陰陽交感之氣矣人能守其陰陽陰陽亦能守人矣天地不死而人自死化腐於其間哉夫崩墻毀堞土能填之老木衰果以枝接之破車漏船木能補之折鼎穿釜鐵能固之人遇衰老返神活之皆上仙成敗之言不可不知也夫陽丹可以上昇陰丹可以輕舉陽丹即大還之丹陰丹即是內修返本之理黃

帝問道於廣成子廣成子曰無勞爾形無搖爾精少思寡欲可得長生夫道之最要以精爲根以炁爲蒂經云耽養靈柯不復枯八含真之道禦養之術訣之在口不傳之於牋翰也但能寂然不動感而遂通泯滅萬慮久久習熟用晦而明必得道矣

養生辨疑訣

栖真子施肩吾述

一炁無方與時消息萬物生死共氣盛衰處自然之間而皆不知所以然而然其所稟習在覆載之下有形者先須知其本知其本則末無不通修道者先須正其源正其源則流無不應若棄其本而外求背其源以邪究雖躡盡百家學窮諸子徒廣虛論之功終無攝養之効得者觀之實爲自悟耳今歷觀世間

好道之流不可勝數雖知恬淡以自守全不知恬淡之中有妙用矣雖知虛無以爲理全不知虛無之中而無不爲矣若不知虛無恬淡妙用之理徒委志於寂默之間妄作於形神之外是謂無益之用非攝生之鴻漸也且神由形住形以神留神苟外遷形亦難保抑又服餌草木金石以固其形而不知草木金石之性不究四時順逆之儀久而服之反傷和氣速不出中年之內疾害俱生使夫輕薄之流皆謂繫風捕影不可得也翻以學者爲不肖以真隱爲詭遁不亦傷哉或人以此事而譏余曰吾聞學道可致長生吾自童年至子暮齒見學道之人已千數矣服氣絕粒者驅役考召者清淨無欲者修仙鍊行者如斯之流未有聞其不死者也身歿幽壤之下徒

以尸解爲名推此而論之蓋得者猶靈骨耳非可學而得之余聞斯論不覺心愍然于內神恍惚于外沈吟之間乃太息而應之曰觀子向來所說實亦鄙之甚矣迷之尤矣今世人學凡間之事猶有成與不成豈况妙本玄深昏昏默默胡可造次而得之且大道無親感之即應苟云靈骨無乃踈乎然夫服氣絕粒者道家之所尚人苟得之皆有不食輕舉之効便自言腸胃無滓立致雲霓形體獲輕坐希鸞鶴採餌者復以毛女爲憑呼吸者又引靈龜作證曾不知真炁暗滅胎精內枯猶執滯理於松筠守速端於翰墨良可嗟矣寧不怪乎至於驅役考召之流蓋是道中之法事研討至精窮其真誥誠爲身外之虛名妄矣且元和之氣非時長而有之未有此形天

地之間已有之矣經曰元天地而生即元氣
矣此身有者父母交合施其元氣元氣者真
精矣何以明之精留於身則身生精施於人
則生人移此精氣結彼元氣彼既成於形此
則受損耳內景經云長生至慎房中急此在
乎妙用之道元氣結之爲精矣身中之精元
氣之本能使氣一泝精移之上元下元之中
又採新氣旬日還爲精矣如披釜熟其物則
出之更添新者迴還無窮天地不足爲人壽
矣上元充滿百節自實老者反丁丁者反嬰
斯得上元下元我能經絡運度寬猛是則審
修我官神仙必得不修我官死之必尅人在
氣如魚在水沈浮東西莫不由已修鍊經時
百節盡暢矣若陽春久乃自知若有不通及
疾病之處注意中元發火以焚之乃自通通

則愈矣心爲絳宮絳宮者赤色猶火也存心
炎火豈乎一身非特爲氣道流通抑亦銷其
邪也凡欲行氣之前但焚之一度經曰廣成
子積火焚五毒五毒五味矣五穀五味不焚
之必能壅遏氣道焚之或久令人煩熱存之
絳通即須行氣行氣之法但泯思慮任神虛
微微元氣自然遍體夫炁者百節毛孔皆自
有之能以意行之是賢臣化百姓矣何以明
炁之在身但以一丈之竹通其節以扁一頭
口向中吹之氣忽然達於筒中自有元氣相
撐而出人身中亦猶此筒思慮既絕元氣遍
身遍身之後兀然而定其取定之術具載下
元篇中審而行之萬不失一矣

下元歌

契真之道飄飄易動不動中如有寄那知有

無可超忽去住玄機此其義

此篇調下元之訣契真之要甚不難人自強
難飄飄猶闕暇矣能閑暇其身澄心絕想三
元俱通仙則近矣動不動者玄珠矣謂存下
元之中作一珠可彈丸許大熒熒然如動又
不動動中寄者注意於下丹田之中有炁海
使炁細細於海連珠四合炁入足動中寄有
其珍珠矣中元注下元之珠元炁乃定定則
外炁不入內氣不出兀然與天地同和命無
涯矣天地自傾我長自然矣黃帝於赤水求
玄珠赤水則赤血矣如玄珠在於氣中求此
珠珠得必生故使罔象則無思無慮冥然之
後乃自得此珠矣欲知超忽飛昇之道切在
去機機去身存機佳身死無機習中純白自
處得失之要此其義矣

後序

冲和子云余少學道長乃尤益天下名山靡
不尋覽躋危躡險敢憚乎勞意有殊觀不遠
千里乙未歲步青城之燕谷幽邃百里松蘿
上蔽于天偶逐樵人步入石窟窟內有真人
云姓李氏不知何許人也垂髮過腰姿容冰
雪余再拜之怡怡如矣良久問從何而來余
因述誠素願處杖履之傍天幸見錄俄經四
十三載忽授三元之術如訣修之俾晝作夜
一紀之後往往自飛玄之又玄難於數載受
之者可三十一載傳傳非其人災罰可見行
此道者五辛陳臭並宜損之損之在漸不宜
頓矣一年之後氣道充實自不食矣其大要
在乎泯機機絕則炁不召而至不謀而成躬
自行之一一神效今爲注解庶無後迷高尚

之徒幸秘斯訣矣

雲笈七籤卷之八十八

雲笈七籤卷之八十九

宋明皇帝書序其於師尤集其秘理而歸其於衆者衆矣

諸真語論

經告

安非告曰衝風繁激將不能伐君之正性絕
颯勃鬱焉能迴已之清淳爾乃空冲自吟虛
心符神營攝百絕接澄至真當使憂累靡干
於玄宅哀念莫挽於絳津

太上曰高才英秀惟酒是耽麴蘖薰心情
顛倒破壞十善興隆十惡四達既荒六通亦
塞

天尊曰一切衆生久習顛倒心想雜亂隨逐
諸塵捨一取一無暫休止猶如猿猴遊於林
澤蹠躑奔趨不可禁止是諸凡夫心性亦爾
遊五欲林在六根澤縱逸騰躍不可拘制

又曰人情難制猶如風中堅幡飄飄不止或
思作偽以邀名譽定志經云人既受納有形
形染六情六情一染動之弊穢惑於所有昧
於所無世務因緣以此而發招引罪垢歷世
彌積輪迴於三界漂浪而忘返流轉於五道
長淪而弗悟嬰疴抱痛不能自和馳神惶悸
惟罪是履

太上曰天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爲而不
爭故與時爭之者昌與人爭之者亡是以有
兵甲而無所陳之以其不爭夫不祥者人之
所不爭垢辱者人之所不欲能受人所不欲
則是矣

妙真經曰視過其目明不居聽過其耳精泄
漏愛過其心神出去常於欲事汲汲懷爲利
動者惕惕懼結連黨友以自助者非真也

又曰罪莫大於淫禍莫大於貪欲莫大於僭此三者禍之車也小則亡身大則殘家道言吉凶禍福窈冥中來其災禍也非常富貴者請而可避其榮盛也非貧賤者欲而可得蓋修福則善應爲惡則禍來

天尊曰氣不可極數難可窮死而復生幽而復明天地運轉如車之輪人之不滅如影隨形故難終也

妙林經曰夫有爲生死衆生漂浪如虛中雲如空中色如谷中響如水中月如鑑中象如熱中炎如電中大如聾中聽如盲中視如啞中言如二頭鶴如三足鷄如龜中毛如兔中角如是無明貪著愛見生死之本亦復如是必竟皆空不可論說譬如燈滅不可尋求生死本空亦復如是如大猛火如四毒蛇不可

親近生死之法亦復如是

天尊告聖行真士曰若復有人於諸法中生有見心捨於穢土求三清樂捨衆生身求真道相欲斷煩惱而入無爲求離諸見乃得寂滅如是等相我說此人名大邪見譬愚人畏於大地而欲走避所至之處不離大地衆生亦耳畏生死身疾捨三界有心厭離所得之身不離生死如是衆生未能見法求真道相深寶可哀真道相者名爲不作無起無滅非有非無非常非斷非大非小非色非心體如此名爲修習真道正行

又告聖行真士曰世間衆生無明重暗真道在身莫能覩見譬如愚人東西馳走求覓空色而不能知即色是空一切世間亦復如是心性馳走欲求真道不知身心即是真道又

寶瑞降之有千善則後代神真有二千善則爲聖真仙將吏有三千善則爲聖真仙曹掾有四千善則爲天下師聖真仙主統有五千善則爲聖真仙魁師有六千善則爲聖真仙卿大夫有七千善則爲聖真仙公王有八千善則爲聖真仙皇帝有九千善則爲元始五帝君有萬善則爲太上玉皇帝元君曰萬善之基亦在三業十善相生至于萬善行善益算行惡奪算賞善罰惡各有職司報應之理毫分無失長生之本惟善爲基也專精養神不爲物雜謂之清反神服氣安而不動謂之靜忘念以定志修身以安神寶氣以存精思慮兼忘冥想內視則身神並一身神並一則近真矣

道曰凡人遇我以禍者我當以福往是故福

氣常至此害之氣重徙還在於彼此道者之行也徐來勒問曰何謂兼忘高玄真人曰一切凡夫從煙焜之際起愚癡染著諸有雖積功勤不能無滯故使備定除其有滯有滯雖淨猶滯於空空有雙淨故曰兼忘是故名初

入正觀之相

盟威經云道無不存在在師爲師在經爲經不離中也寶玄經云裁制偏邪同歸中正能返流末還至本源源即道也道無形狀假言象以爲津既言冲用用實無物

三皇經曰天下無常豈有堅固者故急當厭遠之求索自然以脫身耳又曰萬物無有常成者皆不久完三光永明天地常昭然

黃老玄示經曰道者不可以言傳欲使學者述書以相授然可得聞也夫善述事者必通

其言善言詞者必通其意其意若通道可得也夫天地之初知其無朕也入於虛無者知其有實也故云其以成法其初始終也是以聖人見有書即知其本無書也聞其言即知其出無言也見書知言聞言知意知意即知道也知道即知其可以書傳也故真人以神聽聽可尊也聖人以身教教可珍也

太上告王母曰夫人受天地之氣生氣之來也謂之精精之媾也謂之靈靈之變化之謂神神之化也之謂魂隨魂往來之謂識隨魂出入之謂魄主管精魄之謂心心有所從之謂情情有所屬之謂意意有所措之謂志志有所憶之謂思思而遠慕之謂慮慮而用事之謂智智者盡此諸見者也夫性者靜也氣者動也動靜如一内外和順非至人安能措

心於此哉術藏於內隨務應變法設於外適時御民民用其道而不知其數者術也懸教設令以示民者法也變萬物而見其象術化萬民而不見其形故天以氣爲靈王以術爲神

四等智慧觀身經云夫道者要在行合冥科積善內足然後始涉大道之境界若目不能皆爲徒勞於風塵耳無益生命之脩短也道在我不由彼惟慈惟愛惟善惟忍能行此四等乃與道爲隣耳

老君戒經云惡人者胎於醜薄之精形於芻狗之類魂微魄盛尸毒滿腹人面蟲心體性狠敵嫉妬蛆蠅常懷陰賊壞成作敗言則激激自遇如玉遇人如土陽推鬼黥不計殃咎昔有一人不念居業專行偷盜入大臣家此

人夜作狗形既到其家值其大建功德吾時見此偷徒作狗形吾即叱之令長作狗使常街巨石還此大臣家積以爲山盟威經云淫犯內外逼掠非偶翻覆陰陽公私戚屬悉通姦狡異類妖交本行經云昔有國王元慶放心於愛欲之門值劫運終寄胎於洪氏之胞上天以其先身好色故轉爲女子遂其先好也

太平經云何謂爲多言然一言而致大凶是爲上多言人也一言而致辱是爲中多言人也一言而見窮是爲下多言人也夫古今聖賢也出文辭滿天地之間尚苦其少有不及者故災害不絕後生賢聖復重言之天下以爲法不敢厭其言也故言而除害者常苦其少是以善言無多惡言無少故古之聖人將

言也皆思之聖心出而成經置爲人法愚者出言爲身災害還以自傷

真誥曰夫百思經習寒熱破神營此官務當此風塵口言吉凶之會身靡得失之門衆愛若是萬慮若此雖有真心固不爲篤抱道不行握寶不用而自然望頭不白者亦希聞也在官無事夷真內鍊紛錯不穢其聰明爭競不交於心習此道之在官也

太清中經云慎無賣吾以求寶也慎無傳吾非其人也慎無閉吾絕其學也傳吾學者昌閉塞吾學者雖獨行之必遇天殃傳吾道者當法則天地江河淮海法則天地者何等不生何等不成法則江河淮海者何水不流何川不行

西昇經云欲者凶害之根也氣者天地之元

也莫知其根莫識其元是故聖人欲入氣以輔其身

洞神誠身保命篇云黃帝曰聖人保命之最莫上於身心利害身心豈過於善惡善惡所起本於心心法不佳攀緣是用所緣者名曰境界能緣者名之曰心故萬品所起莫過於心萌於心者名曰行業行業所操名曰善惡故縱欲爲惡息貪爲善善者能爲濟俗出塵之益惡者必作敗德染穢之資故聖人知無形而用者心也形不自運者身也然心不託於身則不能顯班借用身不藉於民則亡滅不起故身心體異而理符致用萬善而趨一故能表裏爲用動靜相持身無獨往爲心所使心法不淨惟欲攀緣身量無涯紉行不息故心爲凡聖之根身爲苦樂之聚聖人知患

生於心愆必由已是以清心除患潔志消愆凡俗之流其即不然肆情縱欲不知欲出於心侮慢矜奢不知慢生於已情驕愚暴不顧其身故以禍難所階由之不識危亡自此日用不知故聖達愆愚而垂教也

雲笈七籤卷之八十九

雲笈七籤卷之九十

宋明帝勅書度支使臣等奏修補經籍錄卷之九十

七部語要

連珠 凡六十五首

神靜而心和，心和而形全。神躁則心蕩，心蕩則形傷。將全其形，先在理神。故恬和養神，則自安於內；清虛棲心，則不誘於外也。

七竅者，精神之戶牖也。志氣者，五藏之使候也。耳目誘於聲色，鼻口悅於芳味，肌體之於安適，其情一也。則精神馳騁而不守，志氣縻於趣捨，則五藏滔蕩而不安。嗜慾連綿於外，心腑壅塞於內，曼衍於荒淫之波，留連於是，非之境而不敗，德傷生者，蓋亦寡矣。人之稟氣，必有情性，性之所感者，情也。情之所安者，慾也。情出於性，而情違性，慾由於情。

而慾害情，情之傷性，性之妨情，猶煙冰之與水火也。煙生於火，而煙鬱火；冰生於水，而冰遏水。故煙微而火盛，冰泮而水通。性貞則情銷，情熾則性滅。夫明者，剝情以還，累約慾以守貞，食足以充虛，接氣衣足以蓋形，禦寒美麗之華，不以滑性，哀樂之感，不以亂神。處於止足之泉，立於無害之岸，此全性之道也。海蚌未剖，則明珠不顯；崑竹未斷，則鳳音不彰。情性未鍊，則神明不發。譬諸金木，金性包水，水性藏火，故鍊金則水出，鑽木而火生。人能務學鑽鍊，其性則才慧發矣。吳竿質勁，非苦弱而不美；越劍性利，非淬礪而不銛。人性懷慧，非積學而不成；人不涉學，猶心之聾盲，不知遠近，祈明師以放心，術性之蔽也。

奕秋通國之善弈也當弈之思有吹笙過者乍而聽之則弈敗矣非奕道暴敗情有暫闇笙滑之也隸首天下之善算也有鳴鴻過者彎弧撥之將發未發之間問以三五則不知也非三五難算意有暴昧鴻亂之也奕秋之奕隸首之算窮微盡數非有差也然而心在笙鴻而奕敗算撓者是心不專一遊情外務也

瞽無目而耳不可以察專於聽也驚無耳而目不可以聞專於視也瞽驚之微而聽察聰明審者用心一也

善者行之不可斯須離可離非善也人之須善猶首之須冠足之待履首不加冠是越類也行不踟履是夷民也今處顯而修善在隱而為非是清旦冠履而昏夜裸跣也

蓬瑗不以昏行變節顏回不以夜浴改容句踐拘於石室君臣之禮不替箕缺耕於垆野夫婦之敬不虧斯皆慎乎隱微枕善而居不以視之不見而移其心聽之不聞而變其情故居室如見賓入虛如有人

昧暗之事未有幽而不顯昏惑而行未有隱而不彰修操於明行勃於幽以為人不知也若人不知則鬼神知之鬼神已知之而云不知是盜鍾掩耳之智也

若身常居善則內無憂慮外無畏懼獨立不慚影獨寢不媿衾上可以接神明下可以固人倫德被幽明慶祥臻集

仁愛附人堅於金石金石可銷而仁愛不離則太王居邠而人隨之也

水性宜冷而有華陽溫泉猶曰水冷冷者多

也火性宜熱而有蕭丘寒鹹猶曰火熱熱者
多也迅風揚波高下相臨山隆谷窪差以尋
常較而望之猶曰水平舉大體也

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賢者更禮不肖者拘焉
拘禮之人不足以言事制法之士不足以論
理若握一世之法以傳百世之人猶以一衣
擬寒暑一藥治療瘕也若載一時之禮以誹
無窮之俗是刻舟而求劍守株而待兔故制
法者爲理之所由而非所以爲治也拘禮者
成化之所宗而非所以成化也成化之宗在
於隨時爲治之本在於因世未有不因世而
欲治不隨時而成化也

言以譯理理爲言本名以訂實實爲名源有
理無言則理不可明有實無名則實不可辯
理由言明而言非理也實由名辯而名非實

也故明者論言以尋理不遺理而著言執名
以責實不棄實而存名是乃言理兼通名實
俱正

靈氣謂之神休氣謂之鬼煩氣謂之蟲豸雜
氣謂之禽獸姦氣謂之精邪氣之濁者愚癡
凶虐氣之剛者高嚴壯健氣之柔者仁慈敦
篤所以君子行正氣小人行邪氣

萬善之要者道德孝慈功能也萬惡之要者
反道背德凶逆賊殺也若乃強然之善者天
亦福之自然之善者即可知也若乃強然之
惡者天亦禍之自然之惡者即可知也但有
爲小善者勿爲無福爲小惡者勿爲無禍小
善者如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起於
足下爲一善以至於萬善一一而皆有福應
既萬善功滿乃爲九天大帝爲小惡者如積

小以成大從微至著爲一惡以至於萬惡一
一而皆有禍應既萬惡業滿乃爲薛荔獄囚
衆永無原放之期也

形者氣之聚也氣虛則形羸神者精之成也
精虛則神悴形者人也爲萬物之最靈神者
生也是天地之大德最靈者是萬物之首大
德者爲天地之宗萬物以停育爲先天地以
清淨是務故君子養其形而愛其神敬其身
而重其生莫不稟於自然從於自在不過勞
其形不妄役其神

形者生之具神者生之本形不得神不能自
生神不得形不能自成形神更相生更相成
形神合同可以長久形者神之舍也神之主
也主人安靜神即居之主人躁動神即去之
神之無形難以自固形之無神難以自駐若

是形神相親則表裏俱濟

夫人只知養形不知養神不知愛神只知愛
身殊不知形者載神之車也神去即人死車
敗則馬奔自然之至理也

若乃養其身愛其神自合於至真除其好去
其躁自合於大道則有神有餘而形不足者
亦有形有餘而神不足者神有餘者貴也形
有餘者賤也假如石韞玉而山輝水有珠而
川媚乃知形有神而遂靈神有靈而乃聖是
以庖犧女媧神農夏后地身人面牛頭虎足
雖非有人之狀而有大聖之德也

陰陽粹靈胎化而成乃成乃生乃性乃情所
以性者陽也情者陰也性者靜也情者動也
性有愚智情有利欲性者仁義禮智信也情
者喜怒哀懼好惡慾也

夫清淨恬和人之性也愚寵愛惡人之情也凡人不能愛其性不能惡其情不知濁亂躁競多傷其性悲哀離別多傷其情故聖人云順物者物亦順之逆物者物亦逆之不失物之性情乃自然性情之道者也

理好憎之情則愛弗近也和喜怒之性則怨弗犯也故喜怒亂氣嗜慾傷性性之相近習以之遠如水性欲清泥沙汚之人性欲平嗜慾害之與性相害不可兩立一起一廢不可俱興故聖人損慾而從其性也性同者相善情同者相成扶其情者害其神為其賢者困其性若是無其能者無所求也無其能者唯聖人耳

夫生死之道弘之在人生死常也確乎在天但稟以自然則生死之道無可而無不可也

或未生而已死或已死而重生或不可以生而生或不可以死而死或可以死而不死或可以生而不生或有生而不如無生或惜死而所以致死是以致死之地則生致生之地則死或為知而不可以死或為時而不可以

生或云勞我以生生者好物也不可惡其生或云休我以死死者惡物也不可好其死凡人心非不好其生不能全其生非不惡其死不能遠其死

草木反者帶甲而生鳥獸馴者守節而死經冬之草覆而不死在廩之粟積而不生一漑之苗死必在後有蠹之木死必在前殍生者輕清生必在前胎生者重濁生必在後草生在英木生在心及草木之死也乃英心而無異鳥生乃在天獸生乃在地及鳥獸之死也

乃天地以同歸

晴空之中有蟻蚋者因雨而生見陽而死朽壤之上有菌芝者生於朝死於夜則知生者死之根死者生之根

天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爲而不爭故與時爭者昌與人爭者亡是以雖有甲兵無所陳之者以其不爭也

夫不祥者今所不爭垢辱者人所不欲能受人所不欲者則足矣得人之所不爭者則寧矣制生殺者天也順性命者人也非逆天者勿殺也非逆人者勿伐也故王法當殺而不殺縱天賊當活而不活殺天德爲政如是使後世倣長

君子之立身以玄德爲父以神明爲母清淨爲師太和爲友爲虎爲龍與天地同終爲玄

爲默與道窮極非時不動非和不言國難爲易治之於根本絕之於末也

爲善者自賞造惡者自刑故不爭無不勝不言無不應者也

尚爭貴武威勢流行名蓋天下殘委忠信伐紀滅理與善爲怨與鬼爲仇與惡爲友飲食重味多積珍寶此爲揚禍之人危亡之大數故名在青雲之上身居黃泉之下矣

執道德之要固存亡之機無爲事主無爲事師寂若無人至於無爲定安危之始明亡就之理是可全身去危離咎終不起殆也

口舌者禍患之官危亡之府語言者大命之所屬刑禍之所部也言出患入言失身亡故聖人當言而懼發言而憂常如臨危履冰以大居小以富居貧處盛卑之谷遊大賤之淵

微爲之本寡爲之根恐懼爲之宅憂畏爲之門

福者禍之先利者害之源治者亂之本存者亡之根上德之君質而不文不視不聽而抱其玄無心無意若未生焉執守虛無而因自然原道德之意揆天地之情禍莫大於死福莫大於生是以有名之名喪我之索無名之名養我之宅有貨之貨喪我之賊無貨之貨養我之福

罪莫大於淫禍莫大於貪咎莫大於僭此三者禍之車小則危身大則殘家

天下有富貴者三貴莫大於無罪樂莫大於無憂富莫大於知足知足之爲足天道之祿不知足之爲止害乃及已

五色重而天下爽珠玉貴而天下勞幣帛通

而天下傾是故五色者陷目之錐五音者塞耳之錐五味者截舌之芥

言者萬神之機關非言無以序形非言無以暢聲非言無以序真非言無以化人言者矚玄覩之像非言何以序人言聲而相須形譬而共俱

大德者受天下之大惡大仁者受天下之大辱能受天下之大惡故能食天下之尊祿能受天下之大辱故能爲天下之獨貴奔想飛馳迅於遊鳥荒動滯固給疑給作急若兩絞膠附素踈壞之若流慾風速發色火亦然嬰發猛虎惡光莫當慾之氣移不滑其族放散無常卑目滌著累色至玄亦不有足釣魚不餌網而不緇戈而不繳鉞而不斃雖爲柯鋒而心不施有道者處之有德者居之虎兇措

爪而無所慮鬼神同群而無所懼獲鳥鸚鵡
不相畏恐狸犬兔鼠不相避忤故君子自處
不群不黨不暱不動不利不害常守靜不移
故成君子也

任重唯重其重必累居藏不藏其藏必滿好
淫與淫其淫唯昏好帛與帛終亡乃止凌謀
不生攝亦俱然故攝心者若仰中著止意者
若以盜凌晝夜怵怵憂道不行是以道人憂
道不憂貧憂行不憂身

處惡不壞居穢不塵在弱不諍臨事不望期
謂志業之行可獨修之道者是故不行而知
不取而取故曰取

其味甘焉和而謂養其藥善焉衆和乃醫其
疾徒焉先後乃所其佃作焉日足獲矣故累
足成步著備成德接下舉高敷德以正截他

不修勤於三道三道訖備通天達道是故太
初降於太始太始降於太素崇正匠者其萬
備也鍾鼓鳴乎非手不聲水中有像非質不
映川谷有神不呼不返朴中有器非匠不崇
子有長質非功不苗故道加一切 從氣

滿太虛隨前降對有之以有無之以無道德
圓入不拘一切衆生假明而見其物假聲以
聽其音非謂聽見之所能因前而有之故道
人修於假明之明習於假聲之聲故能聽見
而不可彰體於未言之言知於未聲之聲故
辯言而可極是故真人所爲處異所造者返
何以故蓋知天道無親唯與善人

養蠶資葉功乃就之養神貴道真乃可登貴
本尚末上下通達故根重枝天道可爲存身
得子可保終始珍道保身大道可因守默不

移故能廣載執直不曲故能道長本法無也
質真若綸抱一化元存元以通其道守本以
致其子故善道者吉審已者達察過者泰付
短者思齊賢哲貪高進務先洁是以真人常
以守一遜過讓而無臂動而不搖高而不貴
故能常貴

飾兵者不祥之器嚴觀者無厭之至假使戰
勝何益乎命是以有道者貴於廉無道者貴
於貪國貪則民病好兵則民殘民殘者無道
之極也

去不修之道故能長生絕自聖之力故能無
極祛外來之知故能發大慧之慧任自然之
德故能合大德之德是以進可進之進去可
發之發以斯之業故能果耳

質真者德著德者真積行者達和氣者聖不

行而知不見而明故曰他心力也是以道人
行於不足故能有足處下不讓故能成高夫
欲興太山之功要須寬居乃得成高為太極
之道要須廣德乃能達道故真人自卑下細
以致標遠

金處鑛礫性同內殊兩人同名形性心別狼
羆食侶所求趣異故安危心殊所類各別
水之無味萬用崇之土之無氣廣載生物故
無味為味無氣為氣故成氣味處下居德能
為不失

累絲至疋累土至山累業至聖累靈至真故
萬里之涉累足乃達雲海中漂明行自悅敦
朴易匠是盈是顯沖而不厭和而不嗟正道
易興而人反是

氣盈於內彌耀於外周流表裏津及百節六

甲錯形流灌丹元敷道廣成無極太康少而不老昏而不耄或先於人或遊太極無形無色非品而利成之不居故能大成

伴豕而爲群徒遊天下伴羔而爲黨交行野路去留無趣生死無在愚惡侶行通於天聖無隱無伏皆至神明故真人治身不淫不弊絕荒閑原鍊神守一赤子安寧保國常道也未穉邪外非種同茂青苗共逸無可分別銀鉤鐵錫同室而藏遺不識任意之流無可分別唯有審顧之士乃可了耳是以真人審匠投身而無有誤顧比學士而師事之何以故非其審者水湯同鑿莫有全之審已擇交而無漏敗

其日莫宵長明不殆其月莫虧長登景曜却運到滅墮會而沒是以道人託而不久功而

不處自容自受正氣不離

道成四生廣育萬物性入萬類因人成器明行者器貪餌者絕是以道生一德生二人生三故天生萬物以人爲貴人能知貴可以成器若不知貴雜生其精識斯理者大通無極夫真人者不爲而功高不拔而德集聲而不答動而不搖五彩加形不以曜其目五甘入口不以爽其味故心流遠於飛電馳想急於風雲是故折心不在嚴刑絕味不在五甘故去而不爲天道階津矣

萬嶮之途因路而達珠羅之服因針而成故學道君子非路而同趣異居而同心是以道不同不相爲謀非其同行之路殊而心見異故以非同之同也

石利傷腰錢利傷身寶利傷命心利傷性夫

惟傷者善或競茲異厲必申故割利去傷道
必附特舉下取中氣必充養無階之期大願
果常積在元氣而布和大康無英公子善舉
朱場由除煩結果心道梁會我無邊是乃無
傷

真人散玉華以却穢金仙洋日精以拂塵八
素虛映以讚靈三元命仙以運冥明氣九迴
神精八纏若能夷遐心於牀室思神顏於自
然招靈景之幽華榮朽老以長存
雲笈七籤卷之九十

雲笈七籤卷之九十一

宋明泰所尚書及文苑如李善長孫卿等皆以水月為道

七部名數要記

九守凡九篇

守和第一

老君曰天地未形窅冥冥渾而為一自然清澄凝濁為地清微為天離為四時分為陰陽精氣為人煩氣為蟲剛柔相成萬物乃生精神本乎天骨骼根乎地精神入其門骨骼反其根我尚何存故聖人法天順地不拘於俗不誘於人以天為父以地為母陰陽為綱四時為紀天靜以清地定以寧萬物失者死順者生故靜冥者神明之宅也虛無者道之所居也夫精神所受於天也而骨骼所稟於地也故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

陰而抱陽冲氣以為和故貴在守和

守神第二

老君曰人之受天地變化而生也一月而膏二月而胞三月而胚四月而胎五月而筋六月而骨七月而成八月而動九月而躁十月而生形辭以成五藏乃形肺主鼻腎主耳心主舌肝主眼外為表中為裏頭之圓以法天足之方以象地天有四時五行九星三百六十日人有四支五藏九竅三百六十節天有風雨寒暑而人有興居喜怒膽為雲肺為氣脾為風腎為電肝為雷以與天地相比類而人之心為主耳目者日月也血氣者風雨也日月失其行薄蝕無光風雨非其時毀折生災五星失其度郡受其殃天地之道至闊且大尚猶節其章光愛其神明人之耳目何能

久勞而不息人之精神何能馳騁而不足是故聖人內守而不失

守氣第三

夫血氣者人之華也五藏者人之精也血氣專乎內而不越外則膏腹充而嗜欲寡嗜欲寡即耳目精而視聽明五藏能屬於心而無離即氣意勝而行不僻精神盛而氣不散以聽無不聞以視無不見以爲無不成患禍無由入邪氣不能襲故所求多者所得少所見大者所知小夫孔竅者精神之戶牖也氣意者五藏之使候也故耳目淫於聲色則五藏搖動而不定血氣淫蕩而不休精神馳騁而不守禍福之至雖如丘山無由識之矣故聖人愛而弗越誠使其耳目清明玄達無所誘慕氣意虛無和靜而少嗜慾五藏便利精神

內守形骸不越即觀乎往世之外來事之內禍福之間何足見也故其出彌遠者其知彌少以言精神之不可使外淫也故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五音入耳使耳不聰五味亂口使口厲爽趨舍滑心使性飛颺故嗜欲使人之氣衰殺好憎使人之心勞倦疾至即志氣日耗也夫人所以不能終其天年者以其生生之謂也夫唯無以生爲者即所以長得生也天地運而相通萬物總而爲一能知一即無一之不知也不能知一即無一之能知也吾處天下亦爲一物而物二物也物之與物何以相物欲生不可事也憎死不可辭也賤之不可憎也貴之不可喜也自其資而寧之弗敢極也敢極即失至樂矣

老君曰所謂聖人者因時而安其位當世而

樂其業夫哀樂者德之邪也好憎者心之累也喜怒者道之過也故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即與陰合德動即與陽同波故必者形之生也神者心之寶也形勞而不休即變精用而不已即竭是故聖人尊之弗敢越以無應有必究其理以虛受實必窮其節恬愉虛靜以終其命無所踈無所親抱德養和以順於天與道為際與德為隣不為福始不為禍先死生無變於已故曰至人即神以求無不得也即神以為無不成也

守仁第四

老君曰輕天下即神無累細萬物即心不惑齊死生即意不備同變化即明不眩夫至人倚不立之柱行無闕之塗橐不端之府學不死之師無往而不遂無至而不通屈伸俯仰

抱命而行宛轉禍福利害不足以患心夫為義者可迫以仁而不可劫以兵可止以義而不可懸以利君子義死不可以富貴留故為仁義者不可以死亡恐也況於無為者乎無為即無累無累之人以天下為量夫上觀至人之論源道德之意以考世俗之行乃足薄也

守簡第五

老君曰尊勢厚利人之所貪也比之身即賤故聖人食足以充虛接氣衣足以蓋形蔽寒適情辭餘不貪多積清目不視靜耳不聽閉口不言委心不慮棄聰明反泰一休精神去知故無好無憎是為大通除穢去累莫若未始出其宗何為而不成故知養生之和者即不可懸以利通乎外內之府者不可誘以勢

無外之外至大無內之內至貴能知大貴何往而不遂也

守易第六

老君曰古之道者理情性治心術養以和持以適樂道而忘賤安德而忘貧性有弗欲而不拘心有弗樂而不有無益於情者不以累德不便於性者不以滑和樂身肆意度制可以為天下儀量腹而食度形而衣容身而游適情而行餘天下而弗有委萬物而弗利豈為貴賤貧富失其性命哉若然可謂能體道矣

守清第七

老君曰人所受形於天者耳目之於聲色也口鼻之於芳臭也肌膚之於寒溫也其情一也或以死或以生或為君子或為小人其所

以為制者異也神者知之源也神清即知明知者心之府也知公即心平人莫鑒於流水而鑒於澄水者以其清且淨也故神清意平乃能制物之情故用者必假之於弗用也夫鑒明者塵垢弗汙染也神清者嗜欲弗耽著也故心有所至神既然之反之於虛即消燥滅息矣此聖人之游也故治天下者必達性命之情而後可已

老君曰夫所謂聖人者適情而已量腹而食度形而衣節手已而貪汙之心無由生故能有天下者必無以天下為者也能有名譽者必不以趨行求者也誠達乎性命之情仁義自付若夫神無所奄心無所載通同修達澹然無事勢利不能誘也聲色不能淫也辯者不能說也知者不能動也勇者不能恐也此

乃真人之道也夫生生者不死化物者不化
不達乎此雖知統天地明照日月辯解連環
澤潤金石猶無益於天下故聖人不失所守
老君曰靜漠恬淡所以養生也和愉虛無所
以處德也外不亂內即性得其宜靜不動和
即得安其位養生以安世抱德以終年可謂
能體道矣若然者血脉無鬱壅五藏無積氣
禍福弗能撓滑毀譽弗能塵累非有其世孰
能濟焉有其人不待時身猶不能脫又況無
道乎夫目察秋毫之末者耳不聞雷霆之聲
耳調玉石之音者目不見太山之峻故小有
所忘者必大有所忘今萬物之來擢拔吾性
倦苦吾情精若泉源雖欲勿衰其可得耶今
盆水清之終日不能見塵曖濁之不過一撓
即不能見方圓之象精神難清而易濁猶盆

水也

老君曰上聖法天其次尚賢其下任臣任臣
者危亡之道也尚賢者疑惑之源也法天者
治天地之道虛靜為主虛無不受靜無不待
知虛靜之道乃能終始故聖人以靜為治以
動為亂故曰勿感勿撓萬物將自清勿驚勿
駭萬物將自理謂之天道

守盈第八

老君曰天子公侯以天下一國為家以萬物
為猶懷天下之有萬物之多即氣實而志驕
大者用兵侵伐小者居傲凌下用心奢廣譬
猶飄風暴雨不可長久是以聖人以道損之
執一無為以損冲氣見小守柔退而無為法
於江海江海弗為百川自歸故能成其大聖
人弗強萬兆自歸故能成其王為天下牝故

能不死人自愛故能成其貴萬乘之勢以萬物爲功名權任至重不可以自輕自輕則功名不成天之道大以小成多以少生故聖人以道蒞天下柔弱微妙者見小也儉嗇損缺者見少也見小故能成其大見少故能成其美也天之道抑高舉下損有餘奉不足江海處地之不足故天下歸之奉之聖人卑謙清淨辭讓者見下也虛心無爲者見不足也見下者故能致其高見不足者故能成其賢跂者不立矜者不長強梁者死滿溢者亡飄風驟雨不終日小谷不能須臾盈飄風驟雨行強梁之氣故不能久而滅小谷處強梁之地故不得不奪是以聖人執雌牝去此奢泰不敢行強梁之氣執雌牝故能立其雄不敢奢泰故能長久也

老君曰天道極即盈盈即損日月是也故聖人保沖氣不敢自滿日進以牝功德不衰天道自然也人之情性皆好高而惡下好得而惡亡好利而惡病好尊而惡卑賤衆人爲之故弗能成執之故弗能得是以聖人法天弗爲而成不執即得與人同情而異道故能長久故三皇五帝有成之器命曰侑卮其沖即正其盈即覆夫物盛即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樂終而悲是故聰明俊智守以愚多聞博辯守以儉武勇驍力守以畏貴富廣大守以狹德施天下守以讓此五者先王之所以守天下也服此道者不欲盈夫唯不盈是以能弊不新成

守弱第九

老君曰聖人與陰俱閉與陽俱開能至於無

樂也即無不樂也即至樂極矣是以內樂外
不樂以樂內者也故有以自樂也即至貴乎
天下所以然者因天下而為天下也天下之
要不在於彼而在於我不在於人而在於身
身得即萬物備矣故達於心術之論者即嗜
欲好憎外矣是故無所喜無所怒無所樂無
所苦萬物玄同無非無是故士有一定之論
女有不易之行不待勢而尊不須財而富不
須力而強不利財貨不貪勢名不以貴為安
不以賤為危形神氣志各居其宜夫形者生
之舍也氣者生之元也神者生之制也一失
其位即二者傷矣故以神為主者形從而利
以形為主者神從而害貪驕多欲之人冥乎
勢利誘慕乎名位幾以過人之智立高於世
即精神日耗以遠久淫而不還形閉口距即

無由入矣是以時有盲妄之患夫精神氣志
者靜而日充以壯躁而日耗以老是故聖人
持養其神和弱其氣平夷其形而與道沈浮
如此則萬物之化無不偶也百事之變無不
應也

老君曰所謂真人者性合乎道者也故有若
無實若虛治其內不知其外明白入素無為
而復樸體性抱神以遊天地之間茫然彷徨
塵埃之外逍遙無事之業機械知巧弗載於
心害於無假不與物遷見事之化而守其宗
心意專於內通達歸於一居不知所為行不
知所之弗學而知弗視而見弗為而成弗治
而辨感而應迫而動不得已而用如光之不
耀如景之不炎以道為循有待而然靡然而
虛清靜而無為以死生為一化以萬異為一

方有精而弗使有神而弗行守大渾之模立
至精之中其寢不夢其知不萌其動無形其
靜無體存而若亡生而若死出入無間役使
鬼神所以能假乎道者也使神陽達而不失
於克日夜無陰而與物爲春即是合而生時
於心者也故形有靡而神未嘗化以不化應
化千變萬化千變萬轉而未始有極化者復
歸於無形者也不化者與天地俱生者也故
生者未嘗其生化者未嘗其化此真人之游
也純粹素樸之道矣

十三虛無

老君曰生從十三虛無清靜微寡柔弱卑損
時和嗇

一曰遺形忘體恬然若無謂之虛
二曰損心棄意廢偽去欲謂之無

三曰專精積神不與物雜謂之清
四曰反神服氣安而不動謂之靜
五曰深居閑處功名不顯謂之微
六曰去妻離子獨與道遊謂之寡
七曰呼吸中和滑澤細微謂之柔
八曰綏形從體以奉百事謂之弱
九曰憎惡尊榮安貧樂辱謂之卑
十曰遁盈逃滿衣食蠲疎謂之損
十一曰靜作隨陽應變却邪謂之時
十二曰不飢不渴不寒不暑不喜不怒不哀
不樂不疾不遲謂之和
十三曰愛親愛聽愛言愛慮堅固不費精神
內守謂之嗇

七報

真人曰負陰抱陽因緣各異捨死得生果報

不同爲善善至爲惡惡來如影隨形毫分無
謬善惡多端福報難數大而言之其標有七
一者先身施功布德救度一切今身所行與
先不異必得化生福堂超過公難受人之慶
天報自然

二者先身好學志合神仙崇奉玄科敬信靈
文念善改惡立行入真今身所行與先不異
得接帝皇名書紫簡上昇玉晨

三者先身樂道不憚苦寒隨師執役唯勞爲
先飢渴務效不生怨言今身所行與先不異
得策飛輶遊宴五嶽乘虛落烟

四者先身貞潔不淫不奸不貪不慾見色無
歡心如死灰執固道源今身所行與先不異
得報靈人超度三塗五苦不經

五者先身施善願天普隆同得昇度去離八

難衆身不過已身不安割已之服以拯窮寒
捐糧餉鳥遺物空山今身所行與先不異四
司稱善感徹玉皇書名紫簡禮補上仙

六者先身忠孝恭奉尊親崇敬勝已宗體師
君腹目相和如同一身心無嫉妬口無輕言

內外齊并動止合真今身所行與先不異得
受靈人不經三塗超過八難善善相注福福
相資七者生世不良懷惡抱奸攻伐師尊等
毀聖文不宗靈章疑二天真外形浮好假求
華榮口是心非行負道源竊盜經書不盟而
宣泄露秘訣流放非真今身所行與先不異
違科犯忌身入罪源七祖橫罹責及窮魂身
死負掠食大踐山三塗五苦萬劫不原楚捷
幽夜痛切其身夫欲修學熟尋此文改惡行
善速登神仙

七傷

真人曰學貴六合宜慎七傷

第一之傷帶真行偽淫色喪神魂液泄漏精光枯乾氣散魄零骨空形振神泣窮府上聞天關真仙遠逝則與凡塵結因土府同符豈復得仙

第二之傷外形在道皮好念真而心抱陰賊凶惡內臻願人破敗嫉賢妬能口美心逆面歡內嗔形論得失妄造罪原毀慢同學攻伐師友三官所記標為惡門仙真高逝邪魔攻身走作形景飛散體神故令枉橫極其惡源考滿形灰滅已九泉圖有玄名豈保自然

第三之傷飲酒洞醉損氣喪靈五府攻潰萬神振驚魂魄飛散內外朽零本室空索赤子悲鳴真仙高逝邪魔入形如此之學徒損精

誠雖有玄記空夫至名神昇上宮身灰幽冥恍惚求延年焉久傳

第四之傷行不引物責人宗匠心忽口形罵詈無常嗔喜失節性乖不恒氣傲神散內真飛揚魄離魂游九孔塵埃五府奔喪皆由性之不純行之不祥真仙高逝外病入形如此之學將欲何蒙雖有玄圖不免斯殃望仙日悠地里日長

第五之傷或玄圖表見得受寶經或運遇靈師啓授神文而不依科盟形泄天真未經九年投刺名山使青宮有錄金闕給篇便傳於人流散世間輕真泄寶考結已身圖有玄名反累七玄仙道高逝身死幽泉長充鬼責萬劫不原

第六之傷身履穢穢靈關失光五神飛散赤

子騫揚邪魔來攻內外交喪如此之學望成
反傷真仙高逝空景獨淪於溷濁仙胡可冀
第七之傷啖食六畜之肉殺害足口之美是
氣充於藏府伐生形於非已真氣擾於靈門
遊神駭於赤子魂魄游於宮宅濁滯纏於口
蓋仙真高登於玉清已身沈頓於地里國有
玄名帝簡亦不免於不死

高聖帝君曰爲學之本當以七傷爲急既得
瞻眄洞門披觀玉篇不犯七傷之禁將坐待
靈降白日昇晨如外勤存學內不遺於七傷
者此將望成而反敗期生而反亡希吉而反
凶求飛而反沈靈仙遊於高清五神散於八
荒赤子號泣於中宅遊魂悲鳴於玄宮故仙
相有成敗上學有七傷篇尚之士熟精其真
諸有神挺應圖瓊胎紫虛名題東華得見七

傷檢文自無此神挺靈篇不可得妄披竇文
不可得而看得見此文皆玄質合仙九年修
得克得飛行玄虛上昇玉清也

雲笈七籤卷之九十一

雲笈七籤卷之九十二

宋明帝書奏後外郎王贊叔撰錄衆仙語集

仙籍語論要記

衆真語錄

安妃告曰衝風繁激將不能伐君之正性絕
飄勃鬱焉能迴已之清淳爾乃空中自吟虛
心待神營攝百絕栖澄至真當使憂累靡于
於玄宅哀念莫撓於絳津

太上曰高才英秀惟酒是耽麴蘖薰心性情
顛倒破壞十善興隆十惡四達既荒六通亦
塞

天尊曰一切衆生久習顛倒心想雜亂隨逐
諸塵捨一取一無暫休止猶如猿猴遊於林
澤跳躑奔超不可禁止是諸凡夫心性亦爾
遊五欲林在六根澤縱逸騰躍不可拘制

又曰人情難制猶如風中豎幡飄飄不止或
思作僞以邀名譽定志經云人既受納有形
形染六情六情一染動之弊穢惑於所有昧
於所無因務因緣以此而發招引罪垢歷世
彌積輪迴於三界漂浪而忘反流轉於五道
長淪而弗悟嬰抱痛毒不能自知馳神惶悸
惟罪是履

太上曰天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爲而不
爭故與時爭之者昌與人爭之者凶是以兵
甲而無所陳之以其不爭夫不祥者人之所
不爭垢辱者人之所不欲能受人所不欲則
足矣得人所不爭則寧矣

妙真經曰視過其目明不居聽過其耳精泄
漏愛過其心神出去牽過於利動惕懼結連
黨友以自助者此非真也

又曰罪莫大於淫禍莫大於貪咎莫大於僭此三者禍之車也小則亡身大則殘家

道言吉凶禍福窈冥中來其災禍也非富貴者請而可避其榮盛也非貧賤者欲而可得蓋修福則善應爲惡則禍來

天尊曰氣不可極數難可窮死而復生幽而復明天地運轉如車之輪人之不滅如影隨形故難終也

妙林經天尊曰夫有爲生死衆生漂浪如虛中雲如空中色如谷中響如水中月如鑑中象如熱中炎如電中火如聾中聽如盲中視如啞中言如二頭鶴如三足雞如龜中毛如兔中角如是無明貪著愛見生死之本亦復如是必竟皆空不可論說譬如燈滅不可尋求生死本空亦復如是如大猛火如四毒蛇

不可義近生死之法亦復如是

天尊告聖行真士曰若復有人於諸法中生有見心捨於穢土求三清樂捨衆生身求真道相欲斷煩惱而入無爲求利諸見乃得寂滅如是等相我說此人名大邪見譬如愚人畏於大地而欲走避所至之處不離大地衆生亦耳畏生死身疾捨三界有心欲離所得之身不離生死如是衆生未能見法求真道相深實可哀真道相者名爲不作無起無滅非有非無非常非斷非大非小非色非心能體如此名爲修習真道正行

又告聖行真士曰世間衆生無明重暗真道在身莫能覩見譬及愚人東西馳走求覓空色而不能知卽色是空一切世間亦復如是心性馳走欲求真道不知身心卽是真道又

如愚人但見竹木而不知火捨木求火四散奔走一切世間亦復如是捨身求道不知道在身中爾又如愚人捨形求影默聲求響而不知形是影根聲爲響本以是當知世間邪見煩惱熾盛猶荆棘林如蒺藜園不可親近我今宣示汝等今知將來三清不離煩惱今知大道不在他方但觀身心脩習正道自然解脫

天尊告遍通真士曰一切衆生心法如生云何一切衆生心法如生一切衆生本有生邪若若有生者生從何有一切衆生本無生邪若無生者見有生身汝衆今見身有耶見身無耶遍通答言我等今衆見身是無何以故前色滅已後色生故天尊曰心法亦爾非有非無念念生滅前心滅故不爲後因後心生故

不爲前果是故我言一切衆生心法如生遍通又問曰一切衆生心法如生生法見生生法如心心可見耶天尊答曰心法可見欲見心法還如見生生無方所欲見心法亦無方所遍通又問心法如生俱無方所云何安慰令得安樂天尊答言身可安耶遍通曰身法念念不可安慰天尊曰心法亦然不可安慰遍通又問既不可安云何向言安慰其心令得樂耶天尊答曰爲見有身故令安慰既安慰已知心非有亦復非無名得真心故得安樂

保聖纂要曰情者魂之使性者魄之使情生於陰以起造性生於陽以治理陽仁陰貪故情有利欲性有仁和精多則魂魄強氣少則情性弱情性爲嗜慾亂之由素絲染於五色

也

又曰人之情性爲利欲之所敗如水雪之曝日草木之沾霜皆不移時而消壞矣冰雪以不消爲體而盛暑移其真草木以不凋爲質而大寒奪其性人有久視之命而嗜欲滅其壽若能導引盡理則長生固極

又曰神者魂也降之於天鬼者魄也經之於地是以神能服氣形能食味氣清則神爽形勞則魄濁服氣者綿綿而不死身飛於天食味者混混而殂形歸於地理之自然也

仙經曰有者因無而生形者須神而立故有爲無之宮形乃神之宅莫不全宅以安主修身以養神若氣散歸空遊魂爲變火之於燭燭靡則火不居水之於堤堤壞則水不存魂勞神散氣竭命終矣

又曰人常失道非道失人人常去生非生去人養神者慎勿失道爲道者慎勿失生道與生相守神與氣相保形神俱久矣

聖母元君曰功術之祕者惟符藥與氣也符者三光之靈文天真之信也藥者五行之英華池之精液也氣者陰陽之和萬物之靈寶也此三者致道之機要求仙之所寶也

又曰凡人有一千惡者後代祇逆二千惡者爲奴厮三千惡者六疾孤窮四千惡者惡病流徙五千惡者爲五獄鬼六千惡者爲二十八獄囚七千惡者爲諸方地獄徒八千惡者墮寒氷獄九千惡者入無邊底獄一萬惡者墮薜荔獄萬惡之基起於三業一一相生以至千萬惡墮薜荔獄者永無原期渺渺終天無由濟拔得不痛哉夫人覺有一惡急宜改

而不犯者去道近矣若為魔邪所干者當洗
心責已悔過自修即可反惡為善矣人有一
善則心定神安有十善則氣力強壯有百善
則寶瑞降之有千善則後代神真有二十善
則為聖真仙將吏有三千善則為聖真仙曹
掾有四千善則為天下師聖真仙主統有五
千善則為聖真仙魁師有六千善則為聖真
仙卿大夫有七千善則為聖真仙公王有八
千善則為聖真仙皇帝有九千善則為元始
五帝君有萬善則為太上玉皇帝元君曰萬
善之基亦在三業十善相生至千萬善行善
益善行惡奪善賞善罰惡各有職司報應之
理毫分不失長生之本惟善為基也
又曰專精養神不為物雜謂之清反神服氣
安而不動謂之靜制念以定志靜身以安神

保氣以存精思慮無忘冥想內視則身神並
一身神並一則近真矣
道曰凡人遇我以禍者我當以福往是故福
之氣常至此害之氣重徙還在於彼此學道
者之行也

徐來勒問曰何謂兼忘高玄真人曰一切凡
夫從氣氤氲際而起愚癡染著諸有雖積功
勤不能無滯故使備定除其有滯有滯雖淨
猶滯於空空有雙淨故曰兼忘是故名初入
正觀之相

明威經云道無不在在師為師在經為經不
離中矣

寶玄經云裁制偏邪同歸中正能返本流末
還至本源源即道也道無形狀假言象以為
津既言冲用用實無物

三皇經曰天下無常豈有堅固者故急當默
遠之求索自然以脫身耳又曰萬物無有常
成者皆不久完三光明冥天地常照然黃老
玄示經曰道者不可以言傳欲使學者述書
以相授然可得聞也夫善述事者必通其言
善言詞者必通其意其意若通道可得也夫
天地之初知其無朕也入於虛無者知其有
實也故云其以成法其初始終也是以聖人
見有書即知本無書也聞其言即知其本無
言也見書知言聞言知意知意即知道也知
道即知其可以口言不可以書傳也故真人
以神聽聽可尊也聖人以身教教可珍也
太上告玉母曰夫人受天地之氣生氣之來
也謂之精精之構也謂之靈靈之變也之謂
神神之化也之謂魂隨魂往來之謂識隨魂

出入之謂魄主管精魄之謂心心有所從之
謂情情有所屬之謂意意有所指之謂志志
有所憶之謂思思而遠慕之謂慮慮而用事
之謂智智者盡此諸見者也夫性者靜也氣
者動也動靜一如內外和順非至人安能措
心於此哉術藏於內隨務應變法設於外適
時御民民用其直而不知其數者術也懸教
設今以示民者法也氣變萬物而不見其象
術化萬民而不見其形故天以氣爲靈王以
術爲神

四等智慧觀身經云夫道者要在行合冥科
積善內足然後始涉大道之境界若自不能
爾皆爲徒勞於風塵耳無益生命之脩短也
道在我不由彼惟慈惟愛惟善惟忍能行此
四等乃與道爲鄰耳

老君戒經云惡人者胎於醜薄之精形於芻狗之類魂微魄盛尸毒腹滿人面蟲心體性狼狼嫉妬蛆蠕常懷陰賊壞成作敗言則欺慨自遇如玉遇人如土陽推鬼黠不計沙谷昔有一人不念居業專行偷盜入大臣家此人夜作狗形既到其家值其大功德吾時見此偷往作狗形吾即叱之令長作狗使常啣巨石還此大臣家積以爲山

明威經云淫犯內外逼掠非偶翻覆陰陽公私戚屬相通奸狡異類祇交

本行經云昔有國王元慶放心於愛欲之門值劫運終寄胎於洪氏之胞上天以其先身好色故轉爲女子遂其先好也

太平經云何謂爲多言然一言而致大凶是爲上多言人也一言而致辱是爲中多言人

也一言而見窮是爲下多言人也夫古今聖賢也出言文辭滿天地之間尚苦其少有不及者故災害不絕後生賢聖復重言之天下以爲法不敢厭其言也故言而除害者常苦其少是以善言無多惡言無少故古之聖人將言也皆思之聖心出而成經置爲人法愚者出言爲身災害還以自傷

真誥曰夫百思纏胃寒熱破神營此官務當此風塵口言吉凶之會身弱得失之門衆憂若是萬慮若此雖有真心固不爲篤抱道不行握寶不用而自然望頭不白者亦稀聞也在官無事衷真內鍊紛錯不穢其聰明爭競不交於心胃者此道士之在官也

太清中經云慎無賣吾以求寶也慎無傳吾非其人也慎無閉吾絕其學也傳吾學者昌

閉塞吾學者雖獨行之必遇天殃傳吾道者當法則天地江河淮海法則天地者何等不生何等不成法則江河淮海者何水不流何川不行

西昇經云欲者凶害之根也無者天地之元也莫知其根莫識其元是故聖人去欲入無以輔其身

洞神誠身保命篇云黃帝曰聖人保命之最莫尚於身心利害身心豈過於善惡善惡所起本於心心法不佳攀緣是用所緣者名曰境界能緣者名曰之心故萬品所起萬過於心萌於心者名曰行業行業所操名曰善惡故縱欲為惡息貪為善善者能為濟俗出塵之益惡者必作敗德淙穢之資故聖人知無形而用者心也形不自運者身也然心不記

於身則不能顯班備用身不藉於心則亡滅不起故身心體異而理符致用萬善而趣一故能表裏為用動靜相持身無獨往為心所使心法不靜惟欲攀緣身量無涯納行不息故心為凡聖之根身為苦樂之聚聖人知患生於心愆必由己是以清心除患潔志消愆凡俗之流其即不然肆情縱欲不知欲出於心侮慢矜奢不知慢生於己惟騁愚暴不顧其身故以禍難所階由之不識危亡自此日用不知故聖遠默憊而再教也

雲笈七籤卷之九十二

雲笈七籤卷之九十三

宋劉宗素撰卷之九十三其後各篇皆宗素所撰

仙籍理論要記

神仙可學論

洪範嚮用五福其一曰壽延命至於期頤皇天猶以爲景福之最況神仙度世永無窮乎然則長生大慶無等倫以傳擬當代之人忽而不尚何哉嘗試論之中智已下逮于庶民與飛走蜎翹同其自生自死昧識所不及聞道則相與笑之中智已上爲名教所檢區區於三綱五常不暇聞道而若存若亡能挺然鍊身而不使常情汨沒專以修鍊爲務者千萬人中或一人而已又行之者密得之者隱故舉俗罕爲其方悲夫昔桑矯問於涓子曰自古有死復云有仙如之何涓子曰兩有耳

夫言兩有者爲理無不存理無不存則神仙可學也嵇公言神仙特受異氣稟之自然若積學所能致此未必盡其端矣有不因修學而致者稟受異氣也有必待學而後成者功業充也有學而不得者初勤中愒誠不終也三者各有其旨不可以一貫推之人生天地之中殊於衆類明矣感則應激則通所以耿恭援刀平陸泉湧李廣發天伏石飲羽精誠在於斯須擊石猶土石應若影響况丹懇久著真君豈不爲之潛運乎潛運則不死之階立致矣孰爲真君則太上也爲神明宗極獨在於窅冥之先高居紫微之上陰陽兆庶詩稱上帝臨汝書曰天監孔明福善禍淫不差毫末而迷悟之子焉測其源日用不知背本向末故遠於仙道者有七焉近於仙道亦有七

焉當世之士未能窺妙門洞幽蹟雷同以泯
滅爲真實生成爲假幻但所取者性所爲者
形甘之死地乃爲常理殊不知乾坤爲易之
韞乾坤毀則無以見易形氣者爲性之府形
氣敗則性無所存性無所存於我何有遠於
仙道一也其次謂仙必有限竟歸淪墜之弊
彼昏於智察則信誣調詎知塊然之有起自
寥然之無積虛而生神神用而孕氣氣凝而
漸著累著而成形形立神居乃爲人矣故任
其流遁則死反其宗源則仙所以招真以鍊
形形清則合於氣含道以鍊氣氣清則合於
神體與道冥謂之得道道固無極仙豈有窮
乎舉世大迷終於不悟迷於仙道二也其次
強以存亡爲一體誤以前識爲悟真形骸以
敗散爲期管蠅以更生爲用乃厭見有之質

惟謀將來之身安知入造化之洪鑪任陰陽
之鼓鑄遊魂遷革別守他器神歸異族識昧
先形猶鳥化爲魚魚化爲鳥各從所適而不
相通形變尚莫之知何況死而再造誠可哀
者而人不哀遠於仙道三也其次以軒冕爲
得意功名爲不朽悅色耽聲豐衣厚味自謂
封植爲長策貽後昆爲遠圖焉知盛必衰高
必危得必喪成必虧守此用爲深固置清虛
於度外肯以恬智交養中和率性通真爲意
乎遠於仙道四也其次強盛之時爲情愛所
役斑白之後有希生之心雖修學始萌而傷
殘未補靡蠲積習之性空務皮膚之好竊慕
道之名乖契真之實不除死籍未載玄錄歲
月荏苒大期奄至及將殂謝而怨咎神明遠
於仙道五也其次聞大丹可以羽化服食可

以延齡遂汲汲於鑪火孜孜於草木財屢空
於八石藥難効於三關不知金液待訣於靈
人芝英必資於道氣莫究其本務之於末竟
無所就謂古人欺我遠於仙道六也其次身
棲道流心溺塵境動違科禁靜無修習外招
清淨之譽內蓄姦回之謀人乃可欺神不可
調遠於仙道七也若乃性耽玄虛情寡嗜好
不知榮華之可貴非強力以自高不見淫僻
之可欲非閑邪以自正體至仁含至靜超跡
塵滓棲真物表想道結襟以無爲爲事近於
仙道一也其次希高敦古尅意尚行知榮華
爲浮寄忽之而不顧知聲色能伐性捐之而
不取剪陰賊樹陰德懲忿欲齊毀譽處林嶺
修清真近於仙道二也其次身居祿位之場
心遊道德之鄉奉上以忠臨下以義於已薄

於人厚仁慈恭和私施博愛外混囂濁內含
澄清潛行密修好生惡死近於仙道三也其
次蕭灑華門樂貧甘賤抱經濟之器泛若無
洞古今之學曠若虛爵之不從祿之不受確
乎以方外爲尚恬乎以攝生爲務近於仙道
四也其次稟明穎之姿懷秀拔之節奮忘機
之旅當銳巧之師所攻無敵一戰而勝然後
靜以安身和以保神精以致真近於仙道五
也其次追悔既往洗心自新雖失之於壯齒
冀收之於晚節以功補過過落而功全以正
易邪邪忘而正在輶軒不能移其操諠譁不
能亂其情唯精惟微積以誠著近於仙道六
也其次至忠至孝至貞至廉案真誥之言不
待修學而自得比干剖心而不死惠風溺水
而復生伯夷叔齊曾參孝已人見其沒道之

使存如此之流咸入仙格謂之隱景潛化死而不忘此例自然近於仙道七也故彼七遠取此七近謂之拔陷區出溺塗碎禍車登福輿始可與涉神仙之津矣於是識元命之所在知正氣之所由虛凝澹泊怡其性吐故納新和其神高虛保定之良藥匡補之使表裏兼濟形神俱超雖未昇騰吾必謂之揮翼於丹青之上矣夫道無爲無形有情有性故曰人能思道道亦思人道不負人人負於道淵哉言乎世情謂道體玄虛則貴無而賤有人資器質則取有而遺無庸知有自無而生無因有而明有無混同然後爲至故空寂玄寂大道無象之象也兩儀三辰大道有象之象也若但以虛極爲妙不應以吐納元氣流陰陽生天地運日月也故有以無爲用無以有

爲資是以覆載長存真聖不滅故爲生者天地之大德也所以見宇宙之廣萬物之殷爲吾存也若煙散灰滅何異於天傾地淪彼徒昭昭非我所有故曰死者天人之荼毒孰能黜彼荼毒拂衣絕塵獨與道隣道豈遠乎將斯至矣夫至虛韜妙待感而靈猶金石含響待擊而鳴故豁方寸以契虛虛則靜憑至靜以積感感則通通則宇宙泰定天光發明形性相資未始有極且人之稟形模範天地五藏六府百關四肢皆神明所居各有主守存之則有廢之則無有則生無則死故去其死取其生若乃諷太帝之金書研洞真之玉章集帝一於絳宮列三元於紫房吸二曜之華景登七元之靈網道備功全則不必琅玕大還而高舉矣此皆自凡而爲仙自仙而爲真

真與道合謂之神人神人能存能亡能晦能
光出化機之表入太漠之鄉無心而朗鑒無
翼而翱翔嬉明霞之館宴羽景之堂歡齊浩
劫而無疆壽同太虛而不可量此道布在金
簡安可輕宣其密奧哉好學之士宜啓玉檢
以探其祕焉又儒墨所宗忠孝慈愛仙家所
尚則慶及王侯福薦祖考祚流子孫其三者
孰爲大於戲古初不得而羊義軒已來廣成
赤松令威安期之徒何代不有遠則載於竹
帛近則接於見聞古今得者皎皎如彼神仙
可學炳炳如此凡百君子胡不勉之哉

道性論

天尊告善才言善男子我欲海空修習因者
即是道性道性無生無滅無生滅故即是海
空海空之空無因無果無因果故以破煩惱

以是因緣名爲修習善才又言如足所說道
性之性無生無滅衆生道性爲悉共有各各
有之若共者一人得入海空歲時一切衆生
亦應俱入譬如怨讎或千或百若一人可和
千百則千百亦和一人相怨道性亦爾一人
時和一切衆生道性不一不二究竟平等猶
如虛空一切衆生同共有之天尊告曰善男
子深山有寶名曰上勝人若取之則成富有
衆生道性亦復如是善才又言如所說上勝
寶者是一是多若一者一人得已則應有盡
山空寶盡云何而言一切衆生修持淨戒得
入一乘海空智藏若是多者云何而言是海
空者非一切法衆生道性亦如是耶天尊答
曰善男子譬如一路或大或小一切衆生悉
於中行無障礙故道性衆生亦復如是善男

子譬如寶珠唯有一門雖有人多經遊出入曾無逼忘亦無人能破壞寶珠而賣持去道性衆生亦復如是善男子譬如橋梁隨諸行人或重或輕以是橋梁無有增減衆生道性亦復如是又譬如鹽味置於諸物乃至水中皆悉鹹物物不名鹽鹽不名物乃至水中亦復如是名字雖變性不失偏五味之中皆悉鹹味若有飲水鹽味甚逼實不見鹽於水中衆生道性亦復如是維遍五道長短異身而道性常一不異

三相論

海空智藏經云三相者所謂有相非有相非無相若照此相則得入於智慧之源夫觀三相相忤越不同自有衆生從有相觀入至無相自有衆生從無相觀入至有相自有衆生神

意定然非彼二相而得觀見有無之相善男子若有衆生作人學人常運其心從有觀無而樹意言我見萬物今雖現有必歸於無當知一切盡是虛無非有實事無湛然慧無觀空慧無應用慧當知此人是爲斷見雖似智慧而乖其宗善男子若復有人常運其心從無觀有而樹意言即此世中皆從無生向本無此而今有之有何緣生必因於無是知無中皆悉有有以有有故一切無無當知此人是爲狹見雖以智慧而失其宗善男子若復有人常運其心從非有非無中觀於有無而樹意言即世衆生悉皆非有亦復非無所以爾者若言有者則終歸無若言無者今見則有若必爾者則爲不定不定業故不得出生人天果報當知六道形有則有形滅則無若

作此觀是謂或見非謂智慧如此三見失智
慧本善男子若復有人觀於三者作如此心
曰我觀一切無即是寂寥不能生物豁然不
動不能感應善男子譬如大山善能興雲生
雨如此等從有出有決定當知無無不出又
復觀於即有形質即此形質是有象有離此
形質無處名有又復觀於非有非無善男子
譬如風聲聲響遍徹如此等例風質非無質
不可得若言實有又非礙著響亦如是應知
此例非有非無若有學人作此觀者亦皆失
於智慧之本善男子復有人觀於三相作四
種意妙無妙有麤無麤有明此四意自然能
見非有非無何謂妙無即是道性以何因緣
道性之理自爲妙無以淵寂故以應感故若
以住於淵寂之地觀於諸有則見無相若以

住於感應之地觀於諸有則見有相善男子
若言道性命爲無有中有應感若言道性令
爲有者而實寂泊以是當知道性之有非世
間有道性之無是謂妙無何等因緣觀於妙
有即是應感法身之端嚴茂發起超絕三有
雖有其質不同凡有以是因緣謂爲妙有善
男子以何因緣觀於麤無麤無即無無感無
應空處寂漠豁然而已謂爲麤無善男子以
何因緣觀於麤有若麤有者即是質礙以礙
著故謂爲麤有善男子若能善知遍此四意
分別體相當知此人已得知非有非無以何
因緣而得知之即尋道性義理得之若有學
人智觀三相了此四意則爲入於智慧寶城
遊智慧室坐智慧床餐智慧食是得智慧機
相之本

真相論

曜明真人稽首問天尊曰不審世間真相爲一相耶天尊告言曜明真士今當問子子之所見爲法見耶曜明答曰世間真相有法見耶有相見耶天尊答曰告言真相世間本無差別衆生所見未能通達但觀其相未能見法是故分別世間真相其相不同今以慧眼觀世間相即相是真能了真相名爲見法以是之故不壞世間而得真相曜明又曰不壞世間而得真相未審世間何以爲相而言不壞即是真相天尊曰世間相者即是無明貪著愛見瞋恚愚癡等諸煩惱是世間相若人能知煩惱性空本無貪愛無明永靜無法可斷以是當知不斷煩惱而得真相無相無斷無得無明無法無斷無得名斷煩惱無斷名

得真相以是當知不斷煩惱而得真相如向所說是有二種一者相見二者法見法見之人言得真相相見之人言得煩惱以是當知法見之人常得妙本故得真相相見之人常觀麤迹故得煩惱若人能知煩惱性空未曾有法從迹觀本名得法見

陰陽五行論

陰潛陽內陽伏陰中陰得陽蒸故能上昇陽得陰制故能下降陽蒸陰以息氣陰凝陽以澄精日月昇降乾坤交泰而萬化成焉陰陽自少至老而分爲五行少陽成木老陽成火少陰成金老陰成水參而和之而成夫婦火性炎蒸木性勃直金性堅剛水性潤滋土性和柔故木以發之火以化之水以滋之土以和之金以斂之故得品物成焉五勝者皆以

生我爲利尅彼爲用利用相乘故有成敗經云五行相尅萬物悉可全云動靜者終始之道聚散者化生之門也陽其動乎陰其處乎動以生之靜以息之淳陽不生淳陰不成陰陽更用晝夜相資晝日行陽夜月行陰陽養於陰陰發於陽而明生焉陽和氣者發於春王於夏收於秋藏於冬九地之下反有陽九天之上反有陰故十一月卦辭云復見其天地之心乎陽在下也陽伏地內潛靜之時故見天心其在人也腎藏於陽腦潛於陰及其老也和氣不足陰陽將散則陽上昇陰下降故腦熱而腎冷腎無陽氣則脚無力腦無陰氣則眼目不明故陰陽不交萬物不成純陽亢極則日月無光草木以之焦枯純陰滯畜則霖雨淫霍水淹以之漂蕩故陰陽相磨天

地相盪震而爲雷擊而爲電鼓而爲風結而爲電蒸而爲雲霧液而爲雨露凝而爲霜雪和氣爲民人偏氣爲禽獸雜氣爲草木煩氣爲蟲魚

雲笈七籤卷之九十三

雲笈七籤卷之九十四

宋明初四書及後世無不稱誦諸葛亮集卷之九十四

仙籍語論要記

坐忘論并序凡七篇

夫人之所貴者生也生之所貴者道也人之有道如魚之有水涸轍之魚猶希升水弱喪之俗無心造道惡生死之苦愛生死之素重道德之名輕道德之行喜色味為得志鄙恬素為窮辱竭難得之貨市來生之福縱易染之情喪今身之道自云智巧如夢如迷生來死去循環萬劫審惟倒置何甚如之故妙真經云人常失道非道失人人常去生非生去道故養生者慎勿失道為道者慎勿失生使道與生相守生與道相保二者不相離然後乃長久言長久者得道之質也經云生者天

之大德也地之大樂也人之大福也道人致之非命祿也又西昇經云我命在我不屬於天由此言之脩短在已得非天與失非人奪捫心苦晚時不少留所恨朝菌之年已過知命歸道之要猶未精通為惜寸陰速如景燭勉尋經旨事簡理直其事易行與心病相應者約著安心坐忘之法略成七條修道階次兼其樞翼以編叙之

信敬

夫信者道之根敬者德之蒂根深則道可長蒂固則德可茂然則壁耀連城之彩卞和致則言開保國之効伍子從誅斯乃形器著而心緒迷理事萌而情思忽況至道超於色味真性隔於可欲而能聞希微以懸信聽罔象而不惑者哉如人有聞坐忘之法信是修道

之要敬仰尊重決定無疑者加之勤行得道必矣故莊周云臆肢體黠聰明離形去智同於大通是謂坐忘夫坐忘者何所不忘哉內不覺其一身外不知乎宇宙與道冥一萬慮皆遺故莊子云同於大通此則言淺而意深

惑者聞而不信懷實求實其如之何故經云信不足有不信謂信道之心不足者乃有不信之禍及之何道之可望乎

斷緣

斷緣者謂斷有為俗事之緣也棄事則形不勞無為則心自安恬簡日就塵累日薄跡彌遠俗心彌近道至神至聖孰不由此乎故經云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或顯德露能來人保己或遺問慶弔以事往還或假修隱逸情希昇進或酒食邀致以望後恩斯乃巧蘊

機心以干時利既非順道深妨正業凡此之類皆應絕之故經云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我但不唱彼自不和彼雖有唱我不和之舊緣漸漸斷新緣莫結醴交勢合自致日踈無事安閑方可修道故莊子云不將不迎為無

收心

交俗之情故也又云無為名尸無為謀府無為事任無為知主若事有不可廢者不得已而行之勿遂生愛繫心為業

夫心者一身之主百神之師靜則生慧動則

成昏欣迷幻境之中唯言寔是甘宴有為之

內誰悟虛非心識顛癡良由所託之地且卜

鄰而居猶從改操擇交而友尚能致益況身

離生死之境心居至道之中安不捨彼乎能

不得此手所以學道之初要須安坐收心離

境住無所有不著一物自入虛無心乃合道
故經云至道故之中寂所有神用無方心體
亦然源其心體以道爲本但爲心神被染蒙
蔽漸深流浪日久遂與道隔今若能淨除心
垢開釋神本名曰修道無復流浪與道冥合
安在道中名曰歸根守根不離名曰靜定靜
定日久病消命復復而又續自得知常知則
無所不明常則永無變滅出離生死寔由於
此是故法道安心貴無所著故經云夫物芸
芸各歸其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復命曰常
知常曰明若執心住空還是有所非謂無所
凡住有所則自令人心勞氣發既不合理又
反成疾但心不著物又得不動此是真正正
基用此爲定心氣調和久益輕爽以此爲驗
則邪正可知若心起皆滅不簡是非永斷知

覺入於盲定若任心所起一無收制則與凡
人元來不別若唯斷善惡心無指歸肆意浮
遊待自定者徒自誤耳若遍行諸事言心無
染者於言甚美於行甚非真學之流特宜戒
此今則息亂而不滅照守靜而不著空行之
有常自得真見如有時事或法有要疑者且
任思量令事得濟所疑復悟此亦生慧正根
事訖則止實莫多思多思則以知害恬爲子
傷本雖騁一時之後終虧萬代之業若煩邪
亂想隨覺則除若間毀譽之名善惡等事皆
即撥去莫將心受若心受之即心滿心滿則
道無所居所有聞見如不聞見則是非美惡
不入於心心不受外名曰虛心心不逐外名
曰安心心安而虛則道自來止故經云人能
虛心無爲非欲於道道自歸之內心既無所

著外行亦無所為非靜非穢故毀譽無從生
非智非愚故利害無由至實則順中為常權
可與時消息苟免諸累是其智也若非時非
事役思強為者自云不著終非真覺何邪心
法如眼也纖毫入眼眼則不安小事關心心
必動亂既有動病難入定門是故修道之要
急在除病病若不除終不得定又如良田荆
棘未誅雖下種子嘉苗不成愛見思慮是心
荆棘若不除剪定慧不生或身居富貴或學
備經史言則慈儉行乃貪殘辯足以飾非勢
足以威物得則名已過必尤人此病最深雖
學無益所以然者為自是故然此心由來依
境未慣獨立乍無所託難以自安縱得暫安
還復散亂隨起隨制務令不動久久調熟自
得安閑無問晝夜行立坐卧及應事之時常

須作意安之若心得定但須安養莫有惱觸
少得定分則堪自樂漸漸馴狎唯覺清遠平
生所重已嫌弊漏況因定生慧深達真假乎
牛馬家畜也放縱不收猶自生鯁不受駕御
鷹鷂野鳥也被人繫絆終日在手自然調熟
況心之放逸縱任不收唯益羸踈何能觀妙
故經云雖有拱壁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
夫法之妙者其在能行不在能言之則此
言為當不行則此言為妄又時人所學貴難
賤易若深論法惟黃說虛無思慮所不達行
用所無階者則歎不可思議而下風盡禮如
其信言不美指事陳情聞則心解言則可行
者此實不可思議而人不信故經云吾言甚
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夫唯不知
是以不吾知也或有言火不熱燈不照闇稱

爲妙義夫火以熱爲用燈以照爲功今則盛言火不熱未嘗一時廢火空言燈不照闇必須終夜然燈言行相違理實無取此只破相之言而人反以爲深元之妙雖則惠子之宏辯莊生以爲不堪膚受之流誰能料簡聖學之士庶不留心或曰夫爲大道者在物而心不染處動而神不亂無事而不爲無時而不寂今猶避事而取靜離動而之定勞於控制乃有動靜二心滯於住守是成取捨兩病不覺其所執仍自謂道之階要何其謬耶述曰總物而稱大道物之謂道在物而不染處事而不亂真爲大矣實爲妙矣然謂吾子之鑒有所未明何則徒見貝錦之輝煥未曉始抽於素絲纔聞鳴鶴之冲天詎識先資於穀食蔽日之輪起於毫末神凝之聖積習而成今

徒學語其聖德而不知聖之所以德可謂見卯而求時夜見彈而求鶚矣何其造次哉故經云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然後乃至大順

簡事

夫人之生也必營於事物事物稱萬不獨委於一人巢林一枝鳥見遺於叢葦飲河滿腹獸不怯於洪波外求諸物內明諸已知生之有分不務分之所無識事之有當不任非當之事事非當則傷於智力務過分則斃於形神身且不安何情及遠是以修道之人要須斷簡事物知其閑要較量輕重識其去取非要非重皆應絕之猶人食有酒肉衣有羅綺身有名位財有金玉此並情欲之餘好非益生之良藥衆皆徇之自致亡敗靜而思之何

迷之甚故莊子云達生之情者不務生之所
無以爲生之所無生之所無以爲者分之外
物也蔬食弊衣足延性命豈待酒食羅綺然
後爲生哉是故於生無要用者並須去之於
生雖用有餘者亦須捨之財有害氣積則傷
人雖少猶累而況多乎今以隨侯之珠彈千
仞之雀人猶笑之況棄道德忽性命而從非
要以自促伐者乎夫以名位比於道德則名
位假而賤道德真而貴能知貴賤應須去取
不以名害身不以位易道故莊子云行名失
已非士也西昇經云抱元守一至度神仙子
未能守但坐榮官若不簡擇觸事皆爲則身
勞智昏修道事闕若處事安閑在物無累者
自屬證成之人若實未成而言無累者誠自
誑耳

真觀

夫觀者智士之先鑒能人之善察究儻來之
禍福詳動靜之吉凶得見機前因之造適深
析衛定功務全生自始之末行無遺累理不
違此故謂之真觀然則一餐一寢居爲損益
之源一言一行堪成禍福之本雖則巧持其
末不如拙戒其本觀本知末又非躁競之情
是故收心簡事日損有爲體靜心閑方能觀
見真理故經云常無欲以觀其妙然於修道
之身必資衣食事有不可廢物有不可棄者
當須虛襟而受之明目而當之勿以爲妨心
生煩躁若見事爲事而煩躁者心病已動何
名安心夫人事衣食者我之船舶我欲渡海
事實船舶渡海若託理自不留何因未渡先
欲廢船衣食虛幻實不足營爲欲出離虛幻

故求衣食雖有營求之事莫生得失之心則有事無事心常安泰與物同求而不同貪與物同得而不同積不貪故無憂不積故無失跡每同人心常異俗此實行之宗要可力爲之前雖斷簡病有難除者且依法觀之若色病重者當觀染色都由想耳想若不生終無色事若知色想外空色心內妄心空想誰爲色主經云色者全是想耳想盡是空何有色耶又思秋妍美色甚於狐魅狐魅惑人令人厭患身雖致死不入惡道爲厭患故永離邪淫妖魅惑人令人愛著乃至身死留戀彌深爲邪念故死墮地獄永夫人道福路長乖故經云今世發心爲夫妻死後不得俱生人道所以者何爲邪念故又觀色若定是美何故魚見深入鳥見高飛仙人以爲穢濁賢士

喻之刀斧一生之命七日不食便至於死百年無色翻免夭傷故知色者非身心之切要適爲性命之讎賊何乃繫戀自取銷毀若見他人爲惡心生嫌惡者猶如見人自殺已身引項承取他刃以自害命他自爲惡不遣伐當何故引取他惡以爲己病又見爲惡者若可嫌見爲善者亦須惡夫何故同障道故若苦貧者則審觀之誰與我貧天地平等覆載無私我今貧苦非天地也父母生子欲令富貴我今貧賤非由父母人及鬼神自救無暇何能有力將貧與我進退尋察無所從來乃知我業也乃知天命也業由我造命由天賦業命之有猶影響之逐形聲既不可逃又不可怨唯有智者因而善之樂天知命不覺貧之可苦故莊子云業入而不可舍爲自業故

貧病來入不可舍止經云天地不能改其操陰陽不能迴其業由此言之故知真命非假物也有何怨焉又如勇士逢賊無所畏懼揮劍當前羣寇皆潰功勲一立榮祿終身今有貧病惱害我者則寇賊也我有正心則勇士也用智觀察則揮劍也惱累消除則戰勝也湛然常樂則榮祿也凡有苦事來迫我心不作此觀而生憂惱者如人逢賊不立功勲棄甲背軍以受逃亡之罪去樂就苦何可應焉若病者當觀此病由有我身我若無身患無所託故經云及吾無身吾有何患次觀於心亦無真宰內外求覓無能受者所有計念從忌心生若枯體灰心則萬病俱泯若惡死者應念我身是神之舍身今老病氣力衰微如屋朽壞不堪居止自須捨離別處求安身死

神逝亦復如是若戀生惡死拒違變化則神識錯亂自失正業以此託生受氣之際不感清秀多逢濁辱蓋下愚貪鄙寔此之由是故當生不悅順死無惡者一為生死望齊二為後身成業若貪愛萬境一愛一病一肢有疾猶令舉體不安而向一心萬疾身欲長生豈可得乎凡有愛惡皆是妄生積妄不除何以見道是故心捨諸欲住無所有除情正信然後返觀舊所癡愛自生厭薄若以合境之心觀境終身不覺有惡如將離境之心觀境方能了見是非譬如醒人能知醉者為惡如其自醉不覺他非故經云吾本棄俗厭離人間又云耳目聲色為子留戀鼻口所喜香味是然老君厭世棄俗猶見香味為怨嗜欲之流焉知鮑肆為臭哉

泰定

夫定者盡俗之極地致道之初基習靜之成功持安之畢事形如槁木心若死灰無感無求寂泊之至無心於定而無所不定故曰泰定莊子云宇泰定者發乎天光宇則心也天光則慧也心爲道之器宇虛靜至極則道居而慧生慧出本性非適今有故曰天光但以貪愛濁亂遂至昏迷漂雪柔挺復歸純靜本真神識稍稍自明非謂今時別生他慧慧既生已寶而懷之勿爲多知以傷於定非生慧之難慧而不用爲難自古忘形者衆忘名者寡慧而不用是忘名者也天下希及之是故爲難貴能不驕富能不奢爲無俗過故得長守富貴定而不動慧而不用德而不恃爲無道過故得深證常道故莊子云知道易勿言

難知而不言所以之天知而言之所以之人古之人天而不人慧能知道非得道也人知得慧之利未知得道之益因慧以明至理縱辯以感物情與心徇事觸類而長自云處動而心常寂焉知寂者寂以待物乎此行此言俱非泰定智雖出衆彌不近道本期逐鹿獲兔而歸所得蓋微良曲局小故莊子云古之修道者以恬養智智生而無以知爲也謂之以智養恬智與恬交相養而和理出其性恬智則定慧也和理則道德也有智不用以安其恬養而久之自成道德然論此定因爲而得成或因觀利而見害懼禍而息心或因損捨滌除積習心熟同歸於定咸若自然疾雷破山而不驚白刃交前而無懼視名利如過隙知生死若潰癰故知用志不分乃凝神也

心之虛妙不可思也夫心之爲物即體非有
隨用非無不馳而速不召而至怒則玄石飲
羽然則朱夏殞霜縱惡則九幽匪遙積善則
三清何遠忽來忽往動寂不能名時可時否
著龜莫能測其爲調御豈鹿馬比其難乎太
上老君運常善以救人昇靈臺而演妙略二
乘之因果廣萬有之自然漸之以日損頓之
以不學喻則張弓擊虜法則挫銳解紛修之
有途習以成性黜聰墮體嗒焉坐忘不動於
寂幾微入照履殊方者了義無日由斯道者
觀妙可期力少功多要矣妙矣
得道

夫道者神異之物靈而有性虛而無象隨迎
莫測影響莫求不知所以不然而然之通生
無價謂之道至聖得之於古妙法傳之於今

循名究理全然有實上士純信克己勤行空
心谷神唯道來集道有至力染易形神形隨
道通與神爲一形神合一謂之神人神性虛
融體無變滅形與之同故無生死隱則形同
於神顯則神同於形所以蹈水火而無害對
日月而無影存亡在已出入無間身爲滓質
猶至虛妙況其靈智益深益遠乎故靈寶經
云身神共一則爲真身又西昇經云形神合
同故能長久然虛心之道力有深淺深則兼
被於形淺則唯及其心被形者則神人也及
心者但得慧覺而已身不免謝何則慧是心
用用多則體勞初得小慧悅而多辯神氣散
洩無靈潤身生致早終道故難備經云屍解
此之謂也是故大人含光藏暉以期全備凝
神寶氣學道無心神與道合謂之得道故經

云同於道者道亦得之又云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不日求以得有罪以免耶山有玉草木因之不彫人懷道形體得之永固資薰日久變質同神練神入微與道冥一散一身爲萬法混萬法爲一身智照無邊形超有際總色空以爲用合造化以爲功真應無方信惟道德故西昇經云與天同心而無知與道同身而無體然後大道盛矣而言盛者謂證得其極又云神不出身與道同久且身與道同則無時而不存心與道同則無法而不通耳則道耳無聲而不聞眼則道眼無色而不見六根洞達良由於此至論玄教爲利深廣循文究理嘗試言之夫上清隱秘精修在感假神丹以鍊質智識爲之洞忌道德開宗勤信唯一蘊虛心以滌累形骸得之絕影方便善

巧俱會道源心體相資理踰車室從外因內異軌同歸該通與曠議默無逮二者之妙故非孔釋之所能隣其餘不知蓋是常耳

雲笈七籤卷之九十四

雲笈七籤卷之九十五

本朝無師曾度金林即其寶經師也其傳自張其易果進

仙籍語論要記

法性虛妄

妙林經云天尊告度命真士曰所謂安樂皆從心生心性本空云何修行知諸法空乃名安樂譬如愁人心意昏亂煩毒熱悶於此人前設諸幻術木男木女木牛木馬羅列施張作諸戲術愁者見之如生平牛馬相息諸煩惱憤心意泰然我今亦爾一切衆生虛妄愁毒未能安樂是故我說修諸功德無量無邊及諸往生不思議土若知虛妄本無所有一切衆生舉足行步諸所作爲悉不思議若知清靜自在無礙心所求願恣意充足若有修善當得往生三清妙土如此方便止彼虛妄而

實未嘗有彼三清常樂境界之所希望若欲速得三清寶域常樂淨土當以大乘無上慧心觀我身相從無量劫因何法生既知無因乃知我以無我故是我身常在三清常樂淨土

道性因緣

海空智藏作禮問言天尊我今思念萬兆造化之由云何一切諸法各有道性從因緣生以是因緣應有縛耶應無縛耶是五陰耶是六塵耶天尊答曰譬如衆生臨欲終時如日之沒臨欲沒時山陵堆阜影見東移理無西沒衆生業果亦復如是此五陰滅彼五陰生譬如燈明暗滅燈滅暗生譬如泥瓶泥與瓶合泥滅瓶成而是泥相終不名瓶瓶雖非泥不餘處來以泥因緣而生是瓶五陰生滅亦

復如有煩惱故名爲繫縛無煩惱故名爲解脫譬如眼根開時見色閉時無見煩惱繫縛合散生滅更無別法衆生五陰亦復如是

本性淳善

天尊告最勝童子當知夫一切六道四生業性始有識神皆悉淳善唯一不雜與道同體依道而行行住起卧語默飲食皆合真理如魚在水始生之初便習江湖不假教令亦如玉質本白黛色本青火性本熱水性本冷不開習學理本自然一切衆生識神亦復如是

稟乎自然自應道性無有差異云何而生種種惡緣地獄餓鬼畜生等報當知皆是六根所引所以六根六濁六情六染是四大結能生種種善惡業因增長三途種種知惱能斷無始以來一切善本又真人決理禮白天尊

既言一切衆生有神識初淳善不雜行必合規動應具理進退俯仰行住起卧莫有失節一一諸法皆合道宗無有差異若如此者衆生所見及與所聞動止所爲云何得染穢穢之事天尊曰譬如冰寒之堂淳以冰凍而爲梁柱床席屏幃莫非冰結就此中間云何得火云何得熱煩惱之患一切衆生識神之初亦復如是本既爲善所習復善云何獲種種果報又復天尊譬如百和之香共在一篋之內芬芳流溢無有一家臭穢之氣識神之初亦復如是本既香潔穢穢無方又復天尊譬如日光晃發明照於其中間了無暗黑識神之初亦復如是本既曉了冥昧云何猶復並用我今有疑世間不容於善法中生無量惡唯願大德爲我解說今諸衆會悉皆洗然離

諸疑滯爾時天尊安詳答言法理真人如斯
切問不可思議汝等已曾親近無量無邊一
切真人供養無量無邊一切天尊通達大智
曉了無礙故能發此微妙之言我當為汝具
實解說汝等諦聽勿生疲怠決理大真夫人
心法不可全以譬喻如冰凍琉璃香等所以
爾者如此物等皆為靜法其安謐不能變易
是以其體不能生他以靜因故物不能入此
譬為異若喻日者是義或同所以爾者日不
恒明不恒正有時薄蝕有時具隱心法亦爾
遷動不定染滯所驅貪著利己所招爾

有為無為法

爾時天尊告海空智藏言汝勿邪疑執有著
相以尋至真無上之道寧可得乎真士當知
一切諸法有為性和悉皆滅壞無有常住所

以者何三界之所行諸法是因眾生心力
眾生之性念念生滅有為之法亦復皆爾念
念生滅即其生時已是滅相即其實時便生
空相有不常故故謂為空無為之法不可毀
滅不可測量若有感應則隨事顯若無感應
湛然恒存以是當知繼有為者則有滅相有
滅相故是謂為空無所繼者則無毀壞無毀
壞故是謂為有汝當思惟善加分別一切妙
法本源所在

觀四大相

上真童子曰觀諸眾生四大之相何大是我
如空中雲如熱時火如電中光如水中月如
幻如化如鏡中像如空中響色想行識悉皆
如是眾生心相不可思議非是二乘之所能
了大哀天尊眾生之相亦復如是不來不去

非有非無非內非外來無所從去無所至而常流轉妄受若皆以衆生無始以來染著我故增長惡根受大煩惱無有窮盡衆生之相烟熅之溫神本澄清湛然無雜一切法本從中而有以是因緣一切衆生善惡諸業唯一心作更無餘法是故衆生不來不去不有不無同等虛空無分別相大哀天尊我觀衆生相法如是

色身煩惱

海空智藏白天尊言大哀天尊云何凡夫不見煩惱於煩惱中當有身耶過去世中身本有耶未來見在是身有耶是身無耶若有身者即是色耶即非色耶身屬他耶不屬他耶非屬他耶非不屬他耶有命無身耶無命有身耶有身有命耶無身無命耶身之與命俱

有常耶俱無常耶常無常耶非常非無常耶爾時天尊安心含笑答海空言善哉善哉善男子一切凡夫有身無身煩惱之身何以故煩惱身者囊裏膿血障於道性是故衆生不悟煩惱有真道性真道之性不在內耶不在外耶不在中間亦不有耶亦不無耶非過去耶非見在耶非未來耶非色心耶非自他耶非有命耶非無命耶非有身耶非無身耶非有常耶非無常耶爾時海空稽首作禮白天尊言如是所說非有身耶非無身耶云何煩惱障於道性道性之身從父母耶從微塵耶從幻化耶從自然耶從虛空耶從變易耶從天善生耶從惡生耶從畜生耶從地獄耶從天上耶若從父母生道性者云何父母是煩惱耶非煩惱耶若是煩惱云何能生真道性者

若是真生真性應常云何真性從煩惱生若從煩惱煩惱之障或墮於地獄道性之生亦墮地獄若是不墮云何道性從煩惱生若無煩惱云何煩惱障於道性以是義故唯願慈尊垂哀愍說時衆顯顯欲有所聞爾時天尊發微妙音答海空言善男子言道性者無性之性非有法性非無法性道性之生亦有亦無善男子言道性者非有身生非無身生非非無有非非有無亦有身生亦無身生善男子云何煩惱障於道性言道性者即煩惱生非煩惱生亦是煩惱生是煩惱亦非煩惱云何障於道性善男子譬如黑雲障於日光之光不生不滅不去不來不有不無道性之生亦復如是善男子道性之生非父母生是父母生何以故若父母生父母生已生無所生

無生之生譬如花果花生無果果生無花道性之生亦復如是道性云何從父母生善男子云何道性從微塵生言道性者是微塵生非微塵生是幻化生非幻化生是自然生非自然生是虛空生非虛空生是變易生非變易生是善因生非善因生是惡因生非惡因生是畜生生非畜生生是地獄生非地獄生是天上生非天上生以是因緣無生之生生無生非無法生非有法生若如是者生相不生若是無者無生不無不無不有是為道性道性之生生之所生生不生善男子向難云若從父母生道性者云何父母是煩惱耶善男子今當為說道性者從父母生善男子譬如蓮花從淤泥生之生亦不是泥亦不非泥道性之生亦復如是亦是父母亦非父

母善男子譬如人寄屋生屋非有人道性之
生亦復如是如木寄生隨木而生生非木種
道性之生亦復如是生於煩惱非煩惱云道
性猶如虛空相不可得以是當知非煩惱本
亦非衆生亦非非衆生善男子一切衆生若
非父母因緣而生不識因緣妄造諸惡生分
別想不信經典不愛衆生任命死生無復極
已以是因緣分別善惡不攝六情生種種愛
誹謗一乘海空寶藏聞說不聞聽說不聽起
種種念以是因緣或得癩病或得聾盲或受
畜生牛馬猪犬或受人形六根不具雖有人
形而無情智

機喻

海空智藏經云昔有國王以四虎令人養食
瞻視卧起摩洗虎令曰若令一虎生瞋恚者

我依律法當斬汝命爾時其人聞王教令心
大怖畏惶惶無所於是思惟捨虎而走爾時
大王聞人已走即遣少剛拔刀隨之其人回
顧見後少剛即便疾走是時少剛以惡方便
即藏持刀密遣一人假爲親善而語之言汝
可來還其人不信即入空城而自匿既入城
中視諸精舍悉空無人既不見人即便坐卧
聞空中聲咄哉男子此城空曠無有人居今
夜當有四百賊來汝設遇者命不安全汝當
云何而得免之爾時其人益增恐怖復捨而
去路礙河水漂流無有船舫心又愁煩即取
種種草木爲械復更思惟我必住此當爲猛
虎之所危害若渡此河械不可依當沒水死
終不爲彼虎所傷害即推草械置之水中身
倚其上還動手足截流而去當到彼岸安隱

如故心大歡喜

病說

天尊告善種王曰我說病者即是煩惱煩惱既空病法亦空病法既空身法亦空何以故煩惱身者如幻夢故以是因緣以空爲空善種又言地水火風四大之中何大是身答云煩惱身者非地大生不離地大水火風大亦復如是一切衆生煩惱身者從四大起以之爲病是故眞士隨之爲病於是善種得聞說已即起作禮讚歎一乘海空智藏是我大師爲我輩說言病諸行無常身法無我不說海空厭離於身說身有苦不說常樂玄都玉京教導三乘爲諸衆生作大橋梁度生死海於空城中託身有疾哀彼衆生今識宿世億劫中苦當念饒益一切衆生修弘福田念於衆

生勿令憂惱勸助衆生勤行進道作大醫王療治衆生一切病根慰喻衆生以疾而卧爾時海空智藏告善種王汝等勿疑我身疾者而言無疾今我疾者皆前世因妄相顛倒諸煩惱生無有實法惟之爲疾所以者何四大合故假名爲身四大無主身亦無著今我疾者皆由身起是故於身不應生著善種王既知病本即除我想及煩惱想當滅法想汝等大王應作是念但以衆法合成此身我身之身唯起滅法此法身者各不相知起時不言我起汝滅滅時不言我滅汝起我念衆生亦復如是善種大王汝等當知應作是念此法身者亦是顛倒是我身者即是大患汝等應當厭離此身云何爲離我所離我所者即離二法離二法者不念內外諸法平等云何平

等我等常樂清靜內外無我亦清靜此二法者悉皆空空以何爲空但以名字名字故空如此二法無決定性得是平等無有餘病唯有空病空病亦空了空病故是我有病今我病者無受而受說身無常法相不滅而取證信故設有身普念衆生發大慈心說一乘藏調伏我身亦當調伏一切衆生除種種病今我說病爲斷衆生攀緣病本諸根若盡是我無病善種大王若有一人有疾而卧汝等應當作如是念諸法無我我身無常若空非我雖身有疾在生死中化度一切而不厭倦是名方便汝等又復念於我身身不離身是病是身悲新悲故是惠方便設身有病而寂寞故莫知方便善種大王若有衆生有疾而卧不作是念不調伏心不厭離身而貪求愛

如是人者是愚人法當知是人不能生死地獄若有一人有疾而卧念想法法若空無我是我身疾在生死中而不生死無生死故生死無我我於生死亦無汙行住於常樂亦不常樂不寂靜故是海空行如是之行永離生死煩惱域中雖有我身不依身心雖在三界不壞法性雖行於空亦無空想又告善根長者大王我身雖病爲諸衆生有疾而卧雖行無相爲彼衆生而現受作雖行無動爲彼衆生而作動相種種演說雖行一乘海空智藏爲彼衆生而遍現微塵之身雖行智慧轉大法輪爲彼衆生無明暗室現大道光顯彼煩惱俱發善心行一乘行說是語已善種大王及諸羣臣八千餘人皆發善心

求道二惠

天尊告度命真士曰修身求道具有二患一者由有惡患二者見有身故如是二患道之大病是故衆生若欲求道當以大衆無上慧心觀我身相既了無身三業自淨修六度行行四等心是名隨順方便引接譬喻如行客隔礙湯谷欲到彼岸無因得過假借舟航以濟沈溺既至彼岸向之舟航無所用之六度四行亦復如是爲諸衆生未能體了無生道岸是故假借六度安慰其心今得調伏即了無身得致道地六度諸行無所復用度命又言大德天尊所說譬喻要妙深遠一切衆生修衆行以求度世既得度已無所復行如是一切成眞得道無所行邪既無所行應失大悲云何大道於衆生常行四弘以度衆苦天尊答曰度命真士天尊大聖濟生度苦無彼

此故無愛憎故無成壞故無得失譬如橋梁無心度物不揀淨穢是人非人牛馬騾驢皆悉通過天尊大聖無心大度亦復如是雖度衆生無彼此相無愛憎相無成壞相無得失相猶如大海容納百川無增無減無穢無淨無心簡擇

夢喻虛妄

天尊謂正見童子曰十方天尊出現於世爲欲斷諸衆生虛妄說此妙經深遠之法諸衆生各得淨慧明了法性無所障礙知諸法空本無虛妄虛妄既空心性清靜乃知十方一切天尊無出沒相以是之故十方天尊出現於世得大利益一切衆生皆得正見泰然安樂譬如夜夢見諸毒蛇開利牙齒近來逼身擬作吞噬心神惶懼東西馳走叫聲烈天迷

悶僻地床邊覺人呼之曰咄哉睡夢如斯叫耶而其夢人忽然睡覺申舒手足乃知夢見虛妄非真心意正定泰然安樂一切衆生同在三界無明巨室諸所爲作皆悉夢幻無有真實天尊大聖說此大乘微妙經典覺悟一切今得正見

散花喻

真藏經云天尊在靈解山散本微花其華飄颻遍滿法界非青非白非赤非黑非長非短非大非小非廣非狹入於細微離諸色像華中有自然之果其果圓淨具一切味非一切味具一切聲非一切聲具一切色非一切色具一切香非一切香具一切觸非一切觸具一切法非一切法具一切智非一切智其果名具慈甘泉得此泉味自然飽滿無飢無渴

安容端正妙麗希有到靈解山不生不滅湛然常住證無生果爾時衆中有一童子名曰善達從生而起上白天尊不審本微之華中有自然之果散滿法界盡諸微塵無大不覆無小不入爲赤爲白爲青爲黑爲長爲短爲大爲小爲廣爲狹爲見爲聞爲來爲去爲天爲地如是華果浩溥周普徧成法界不可思議不審一切衆生同稟一華云何諸緣各有差別善惡不同生死之業苦樂殊形返覆往還受生各異或生邊夷或生中國或生奴婢或生人王或生貧賤或生富貴或生歌辭或生具足或生愚癡或生智慧或生慳貪或生布施或生好殺或生慈悲或生五逆或生孝順或生受苦或生受樂或生聾盲或生聰哲或生禽蟲或生魚鼈如此業報種種不同唯

願慈悲分別解釋天尊告善達童子曰一切法生皆從一本微華種種相好衆生迷惑不自覺知於實相中橫生顛倒法成受苦見懲自生不孝慈愛遠離失本求末冥冥不曉長處間中無有解脫慈悲種種濟度顯法因由衆中疑惑不了業緣諸法空寂畢竟無我推問東方生物有邊崖不南方顯照有極源不西方衰殺有情變不北方冥昧有窮通不色聲香味觸有聲香味觸不貪嗔癡縛有貪嗔癡縛不善惡行業可修不也大師所顯推問諸法行業並無所得云何差別苦樂不同天尊曰諸法幻生幻生幻滅諸法幻滅幻滅幻生如是幻相生滅幻無生滅幻相去來幻無去來幻相貪癡幻無貪癡幻相取捨幻無取捨幻相煩惱幻無煩惱幻相恩愛幻無恩

愛幻相差別幻無差別幻相一切衆生業緣端正生滅無幻來去無幻貪癡無幻取捨無幻煩惱無幻恩愛無幻差別無幻如是空寂究竟道場善達聞之忽然覺悟

論種子

天尊告曜明真人曰向問言譬如種子種子不壞牙莖枝葉花實等法從何而生吾今問子種子壞邪牙實生邪種子若壞壞則無因無因有果斯無是處牙生種壞壞則不生壞爲生因亦非有是當知種子牙莖枝葉花實非生非壞非因非果非不因果煩惱真相亦復如是非前非後非一非異非不一異又語曜明汝爲種子壞乃牙生今又問種子牙壞時生耶未壞生耶壞後生耶若壞時生者以壞爲生生則不生生則壞者以生爲壞壞則

不壞云何種壞而得生牙譬如蔭壞身則不生無蔭有身理則不然以是當知種子既壞牙則不生無種有牙理亦不然是故我言壞則不生若有說壞生者與壞同體云何得生譬如一身諸根同體云何頭壞而得足生理則不然以是當知種子壞時牙則不生生壞同體理亦不然是故我言壞時不生壞後生者生滅相離云何爲因譬如種已先滅滅即無牙云何牙後從敗種生以是當知壞後不生壞已牙生理亦不然是故我言種子壞後牙亦不生又語曜明種壞牙生生壞一耶生壞異耶生壞一者壞相相違云何同體滅則不生云何生壞生壞異者異則非因非因果理則不然譬如虛空非兔角因虛空非因生兔角果理則不然以是當知異亦不生云

何不生又語曜明未壞生者則種子體中未變未變牙生則無因無因有果無種有耶理則不然猶如無形影則不生形若未生有影生者當知此影不從形生譬如麻子未壞油則不生以是當知未壞不生云何有生又語曜明壞後生者彼種已滅滅則無因滅後生牙始生生則非果彼種滅已有牙生者理則不然猶如無乳酪則不生若無彼乳而有此酪是則酪有不從乳生以是當知壞後不生云何有生檢求生相畢竟永滅不可得故是故無生

真假

昇玄經子明問曰既無所有以何爲有道陵答曰以無所有而名爲有又問何名所義答曰形聲虛偽故又問何爲虛偽答曰乃不住

故又問云何不住答曰速變異故又問雖速變異非無所有也既已變異果是有物可變安得云無答曰向變異者亦不言都無如虛空耶但言一切所有皆為非真生者必死有者必無成者必壞盛者必衰少壯必老向有今無寒暑推移恍惚無常父母兄弟妻子室家朋友交遊富貴強盛豪勢欣樂未盈幾時豁然分散死亡別絕老病衰耗諍訟忿恨失心喪志諸如此者憂惱萬端皆為虛幻無一真實惟賢人道士知此非真是虛偽法思惟分別得其真性沖漠淡泊守一安神深解世間無所有故即亦俗法守道念真安神無為得不死之術昇仙度世到長壽宮是名得無所得又曰有性常假無性常無雖有二名求之則一是則一體而有二名又曰有無二名

生於偽物形見曰有亡形曰無相因而然並非真實

空法

天尊告遍通真人曰空不可說我今說空虛空既空我說亦空以是當知世間虛妄本無所有我說世間不墮虛妄何以故虛妄本無所有我說世間不墮虛妄何以故虛妄性空我說虛妄說妄亦空是故我說不虛妄遍通白言大德天尊所說世間一切皆空隨順眾生有何利益天尊答曰遍通真士為化引故得出離故入空門故滅諸見故了無相故明無作故一切諸行畢竟寂滅永不復生既不生滅常住不動是故我今以大悲心隨順世間今諸眾生得此大利

雲笈七籤卷之九十五

雲笈七籤卷之九十六

宋謝景郎尚書左丞封郎元孫贊校理贈尚書左丞張君房集題

讚頌歌

太微天帝君讚大有妙經頌一章

丹暉映雲庭紫煙光玉林煥爛七寶花璀璨
瑤靈音宮商自相和妙靈開人衿玄唱種福
田廣度無界心

天帝君讚大有妙經頌一章

玄化本無跡有跡生道宗遨遊九天際息駕
六領宮道暢虛漠內靈歌發太空形感至寂
庭思詠希微通

太帝君讀大有妙經頌一章

翳翳元化初眇眇晨霞散太寂空玄上寥朗
二儀判凝精抱空胎結化孕靈觀含真頤神
內修歆啓冥旦始悟憂促齡運交反天漢

老君本生經頌一章

衆生之本際寂然無起滅弱喪迷其根自與
真源別妄作善惡緣禍福報無絕欲得苦海
傾當使愛河竭守一固專柔持此無疵缺正
智通群有妙慧摧諸結萬行混同歸三乘泯
殊轍真靜離塵垢清涼無惱熱

太上智慧偈玄經頌一章

靈仙乘塵霄駕龍躡玄波洽真表嘉祥濯足
八天河福應不我期故能釋天羅道德冠三
界地網亦以過感遇靈真會淨慧經蓮華

太上智慧經讚一章

學仙絕華念念念相因積去來亂我神神躁
靡不歷滅念停虛閑蕭蕭入空寂請經若飢
渴持志如金石保子飛玄路五靈度符籍

本願大戒經頌一章

學仙行為急奉戒制情心虛夷正氣居仙聖
自相尋若不信法言胡為棲山林

玉皇授歛生大洞三十九章與登龍

臺歌二章

颯颯三霞領佃剛七元蓋八景入太元飛灑
九天外瓊扉生景雲靈煙絕幽藹西宮詠洞
玄清唱扶桑際守雌森峯間玄吟五老會歛
生有心哉與爾結中帶

其一

匏河振滄茫天津鼓萬流八風駕神霄緬緬
虛中遊詠洞神明唱音為汝玄投歛生必至
行肘伏塵中趨可為苦心哉當告爾所求

其二

西王母授紫度炎光神變經頌三篇
嘯歌九玄臺崖嶺凝淒端心理六覺暢目奔

塵滓氛流霞耀金室虛堂散重玄積感致靈
降形單道亦分條歛盼萬劫豈覺周億椿

其一

方圓蔚神階朱扉瓊林庭流風鼓空洞玉籟
乘虛鳴紫烟縷曲戶丹暉映綠軒飛旗鬱玄
蓋羽節耀紫清霄景九霄際遨遊戲鳳城顧
愛幽境子一樂同朝生

其二

騰轡控朗暉宴景洞野外流浪尋雲人合形
慶霄際手披朱島戶朗若神沖泰金闕鬱差
我清景無塵穢解衿玄閣臺適我良願會脫
屣三塗難保鍊固年邁

其三

靈寶真一自然太上玄一真人頌一
章

衆妙出洞真煥爛曜太清奉者號仙人體無
永長生逍遙戲玄虛宮殿羅無形舊聚七寶
林晃朗日月精龍鱗交橫馳鳳皇翔悲鳴太
上治紫臺衆真誦洞經捻香稽首禮旋行遶
宮城三周歸高座道王爲應聲人主弘至道
天下普安寧

太上弘道頌一章

太上玄虛宗弘道尊其經俯仰已得仙歷劫
無數齡巍巍太真德寂寂因無生霄景結空
構乘虛自然征日月光炳灼安和樂未央

方諸宮東華上房靈妃歌曲一章

紫桂植瑤園朱華聲悽悽月宮生藥淵日中
有瓊池左掖負靈曜右掣丹霞暉流金煥絳
庭八景絕煙迴綠蓋浮明朗控節命太微鳳
精童華顏琳腴充長飢控晨挹太素乘欽翔

玉墀吐納六虛氣玉墀挹巾隨彈徽南雲扇
香風鼓錦披叩商百獸舞六天攝神威條欬
億萬椿齡紀鬱鬱魏魏小鮮未耳鼎言我巖下
悲

青童大君常吟詠一章

欲植滅度根當拔生死栽沉吟墮九泉但坐
惜形骸

太虛真人常吟詠一章

觀神載形時亦如車從馬車敗馬奔亡牽連
一時假哀世但識此但是惜風火種罪天網
上受毒地獄下

西城真人王君常吟詠一章

形爲渡神舟泊岸當別去形非神常宅神非
形常載徘徊生死輪但苦心猶豫

小有真人王君常吟詠一章

失道從死律三魂迷生道生日已遠死死
日已早悲哉苦痛客報華已顛倒起就零落
塵焉知反枯老

已上四首詩去月秋分日瑤臺大會四
君吟此言以和玄鈞廣韶之絃聲右英
夫人說此

郭四朝常乘小船游戲塘中叩船而
歌四首

清池帶靈岫長林鬱青葱玄鳥翔幽野悟言
出從容鼓枳乘神波稽首希晨風未獲解脫
期逍遙丘林中晨風謂上清玉晨之風非毛
詩所稱鵠彼晨風之鳥也

其一

浪神九陔外研道遂全真載此靈鳳羽藏我
華龍鱗高舉方寸物萬吹皆垢塵願哀朝生

蟪蛄盡汝車輪士龍不藏車男愛不盡輪朝
生蟪蛄也以喻人之在世易致消歇

其二

遊空落非飄靈步無形方圓景煥明霞九鳳
唱朝陽揮翮扇天津瞻鵲慶雲翔遂造太微
宇挹此金黎操逍遙玄陔表不存亦不亡玄
陔九陔也皆八極之外九霞之頂名也飛登
本星亦云朗東陽之陔故若士語虛教云與
汗漫期於九陔之上也

其三

駕欵舞神霄披霞帶九日高皇齊龍輪遂造
北華室神虎洞瑣林風雲合成一開闔幽冥
戶靈變玄跡滅四朝為玉臺執蓋即故云高
皇齊輪

其四

保命仙君告許虎牙杜廣平常喜歌

一章杜契字廣平隱居華陽

淳景翳廣林暖日東霞升晨風憐六烟勃鬱
八道騰五嶽何必秀名山亦足陵矯首躡洞
阜棲心潛中興吐納胎精氣玄白誰能勝

西王母宴漢武帝上元夫人彈雲林
之璈歌步虛之曲一章

昔涉玄真道騰步登太霞負笈造天關借問
太上家忽過紫微垣真人列如麻綠景清飈
起雲蓋暎朱葩蘭宮啟珠扇碧空啓瑱沙丹
臺結空構暉暉生光華飛鳳躡蹻峙燭龍倚
透蛇玉胎來絳芝九色紛相挈挹景練仙骸
萬劫方童牙誰有壽前終扶桑不爲查

西王母又命侍女田四妃答歌一章

晨登太霞宮挹此八王蘭夕入玄元闕採藥

撥琅玕濯足匏瓜河織女立津盤吐納挹景
雲味之當一餐紫微何濟濟瑱輪服朱丹旦
發汗漫府暮宿句陳垣去之道不同且各體
所安二儀復猶存奚疑億萬椿莫與世人說
行尸言此難

王母贈魏夫人歌一章并序

夫人既白日昇晨在王屋山時九微元君龜
山王母三元夫人雙禮珠紫陽左仙石路成
太極高仙伯延蓋公子西成真人王方平太
虛真人南嶽赤松子桐栢真人王子喬等並
降夫人小有清虛上官絳房之中時夫人與
王君爲賓主焉設瑱酥綠酒金觴四奏各命
侍女陳曲成之鈞於是王母擊節而歌
駕我八景輿欻然入玉清龍裙拂霄漢虎旂
攝朱兵逍遙玄津際萬流無暫停哀此去留

會劫盡天地傾常盡無中景不死亦無生體
彼自然道寂觀合太冥南嶽挺真翰玉映曜
穎精有任靡期事虛心自受靈嘉會絳河內
相與樂未央

雙禮珠彈雲璈而各歌一章

玉清出九天神館飛霞外霄華瑤蓋我靈夏
秀蔚翳五雲興翠華八風扇綠氣仰吟消魔
詠俯研智與慧萬真啓晨景唱期絳房會挺
穎德音子神映乃拂沛天嶽凌空構洞臺深
幽還遊海悟井隘履真覺世穢儻輪宴重空
筌魚自然廢迴我大椿羅長謝朝生世

高仙盼遊洞靈之曲一章并序

玉皇又命欽生入隱室見上清元君龜山君
於是二真乃各命侍女王廷賢于廣運等彈
雲林琅玕之璈侍女安德音范四珠擊昆明

之筑侍女左抱容韓能賓吹鳳鸞之簫侍女
趙運子李慶玉拊流金之石侍女辛白鑄鄭
辟方燕婉來田雙連等四人合歌

玉室煥東霞紫輦浮絳晨華臺何盼目北宴
飛天元清淨太無中眇眇躡景遷吟詠大洞
章唱此三九篇曲寢大漠內神王方寸間寂
室思靈暉何事苦山林須臾變衰翁迴爲孩
中顏

四真人降魏夫人歌共五章并序

四真人降魏夫人靜室教神真之道授黃庭
等經因設酒餚四真吟唱太極真人先命北
寒王女宋聯消彈九氣之璈方諸青童又命
東華玉女燕景珠擊西盈之鍾扶桑陽谷神
王又命雲林玉女賈屈庭吹鳳唳之簫清虛
真人又命飛玄玉女鮮于靈金拊九合玉節

於是太極真人發飛空之歌一章

丹明煥上清八風鼓太霞迴我神霄輦遂造
玉嶺阿咄嗟天地外九圍皆吾家上採日中
精下飲黃月華靈觀空無中鵬路無間邪顧
見魏賢姿濁氣傷爾和勤研玄中思道成更
相過

方諸青童歌一章

太霞扇晨暉九氣無常形玄潛飛霄外八景
乘高淸手把玉皇袂携我晨中生盼觀七曜
房朗朗亦冥冥起哉魏氏子有心復有情玄
挺自彗會金書象華名賢安密所研相期賜
谷沂

次扶桑神王歌一章

晨啓太帝室超越鮑瓜水碧海飛翠波連岑
赤嶽峙浮輪雲濤際九龍洞密起虎牙驚霞

津靈風翻然理華存久樂道遂致高神擬拔
徒三緣外感會乃方始相期陽洛宮道成携
魏子

次清虛真人歌二章

駕欵控清虛徘徊西華館瀛林既神杪虎旂
逐煙散慧風振丹旂明燭朗八煥解襟庸房
裏神鈴鳴簫繁樓景若林柯九絃玄中彈遺
我積世憂釋此千年歎怡盼無極已終夜復
待旦

其一

紫霞僻玄空神風無網領欵然滿八區祝爾
豁虛靜八憲無常朗有冥亦有是洞觀三丹
田寂寂生形景凝神挺相遇雲姿卓鑠整愧
無郢石運蓋彼自然類勤密攝生道世替結
災音靈期自有時携袂乃俱上

其二

人間可哀之曲一章并序

太子文學陸鴻漸撰武夷山記云武夷君地
官也相傳每於八月十五日大會村人於武
夷山上置幔亭化虹橋通山下村人既往是
日太極玉皇太姥魏真人武夷君三座空中
告呼村人爲曾孫汝等若男若女呼坐乃命
鼓師張安凌槌鼓林趙元胡拍副鼓劉小
禽坎琴鼓曾少童擺兆鼓高知滿振曹鼓高
子春持短鼓管師鮑公希吹橫笛板師何鳳
兒撫節板次命絃師董嬌娘彈箏侯謝英妃
撫掌高舞呂阿香憂圓腹管師黃次姑噪
悲慄華秀琰鳴洞蕭小娥運居巢金師羅
妙容揮擲鉞乃命行酒須臾酒至云酒
無謝又命行酒乃令歌師彭令昭唱人間可

哀之曲其詞曰

天上人間會合疎
稀日落西山兮夕鳥歸飛
百年一餉兮志與願違
天官咫尺兮恨不相
隨

巴謠一章并序

秦始皇三十一年九月庚子茅盈高祖濛於
華山之中乘雲駕鶴白日昇天先是時有巴
謠歌曰

神仙得者茅初成
駕龍上昇入太清
時下玄洲戲赤城
繼世而往在我盈
帝若學之騰嘉平

楊羲真人夢逢萊仙公洛廣休召四
人各賦詩一章

石安慶先作詩一章

靈山造太霞
豎巖絕霄峯
紫煙散神州
衆風

駕白龍相攜四賓人東朝秦林公廣休年雖
前壯氣何蒙蒙實未下路讓推年以相崇

次張誘世作詩一章

北遊太漠外未登蓬萊闕紫雲構靈官香煙
何鬱鬱美哉洛廣休人在論道位羅駢真人
座齊觀白龍邁離式四人用何時共解帶有
懷披襟友欣欣高晨會

次許玉斧作詩一章

遊觀奇山巘漱濯滄流清遙覩蓬萊間屹屹
衝霄冥五芝被絳岳四階植琳瓊紛紛靈華
散晃晃煥神庭從容七覺外任我攝天生自
足方寸裏何用白龍榮

次丁瑋寧作詩一章

玄山構滄浪金房映靈軒洛公挺奇尚從容
有無間形況此寒宇三神接九天同寮相率

往推我高勝年弱冠石慶安未肯崇尊賢朝
笑蓬萊公呼此廣休前明公將何以却此少
年翰

吳王夫差書一章并序

天文五符云仙人樂脩門於勞威山上刻石
作五符文

玄津流絳波崑崙碧映琅山朝日控晨輝蒼豔
何婉婉遊雲落太陽風景凌三天靈寶曜九
虛幽明鍾山間夏禹登八摠散氣響金蘭因
枝振玉條緣波討洪源扶質立靈軀垂葉以
結繁渺遡龍鳳跡煥爛九天輪仰挹三辰精
保身永長安俯漱五華液還復反童顏騰神
溫涼宮宜知熱與寒千秋似清旦萬歲猶日
半鼓翼空洞上要我靈寶官焚焚五帝駕俱
會景漢端相問飢渴渴玄泉澆流丹永仙方

寸內八遐無易難顧聞朱門臭當塗中有難
銘碣勞巖陰穴岫可稽盤

辛亥子詩三首并序

玄子字延期隴西定谷人也漢明帝時諫議
大夫上洛雲中趙國三郡太守辛隱之子也
玄子少好至道遵奉法戒先世殃流享年不
永沒命於長津西王母見我苦行鄧都北帝
愍我道心告勅司命傳檄三官攝取形骸還
魂復真使我願胎位爲靈神近得度名南宮
定策朱陵藏精待時方列爲仙而太帝今見
差領東海侯氏更生又選補禁元中郎將吳
越鬼神之神故來相從今贈詩三篇以叙推
情之至也注云楊君既爲吳越司命董純鬼
神玄子職隸方應相關故先造此詩陳情
疇昔入冥鄉順駕應靈招神隨空無散氣與

慶雲消形非明玉質玄匠安能彫蹠足吟幽
唱仰手翫鳴條林室有逸歡絕此軒外交遺
景附圓曜嘉音何寥寥此篇敘事述之本志也

其一

寂通寄典感玄氣攝動音高輪雖參差萬刃
故來尋蕭蕭研道于合神契靈襟委順浪世
化心標窈窕林同期理外遊相與靜東岑此
篇中情寄之來緣也

其二

命駕廣鄧門逸跡幽冥鄉空中自有物有中
亦無常悟言有無際相與會濛梁目擊玄解
了鬼神理自忘此篇論人鬼之幽致也

其三

雲笈七籤卷之九十六

雲笈七籤卷之九十七

宋明泰即宮李真即元真即太元真人衆真降於句曲金壇真人楊羲之室吟北溟宮中歌詞曰

歌詩

太微玄清左夫人歌一首 并序

太微玄清左夫人太微之上真也晉興寧三年乙丑十二月十七日與太元真人衆真降於句曲金壇真人楊羲之室吟北溟宮中歌詞曰

鬱謁非真墟太元爲我館玄公豈有壞紫蒙孤所難落鳳控紫霞嬌轡登晨嶽寂寂無滌涯暉暉空中觀隱之秀鳳丘逡巡瑤林畔龍胎嬰爾形八瓊迴素旦琅華繁玉官結葩凌巖絮鵬扇絕億嶺拊翮扶霄翰西庭命長歌雲歌素虛彈八風縹緗宇叢烟豁然散靈童拂流金火微啓辭案三元折腰舞紫皇揮袂

讚朗朗扇景輝曄曄長庚煥起軒管明刃下眇使我惋顧哀地仙輩何爲棲林澗

靈鳳歌一首 并序

本行經云西方衛羅國王有女字曰醜瑛與鳳共處於是靈鳳常以羽翼扇女十二年中女忽有胎王意而恠之因斬鳳頭埋著長林丘中女後生女名曰皇妃歎而歌曰
杳杳靈鳳綿綿長歸悠悠我思永與願違萬劫無期何時來飛

於是王所殺之鳳鬱然而生抱女俱飛遂入雲中去

女仙張麗英石鼓歌一首 并序

金精山記云漢時張苙女名麗英面有奇光不照鏡但對白純扇如鑑焉長沙王吳芮聞其異質領兵自來聘女時年十五聞芮來乃

登此山仰臥披髮覆于石鼓之下人謂之允
芒妻及芮使人往視忽見紫雲鬱起遂失女
所在得所留歌一首在石鼓之上歌曰

石鼓石鼓悲哉下土自我來觀民生實苦哀
哉世事悠悠我意我意不可辱兮王威不可

奪余志有鸞有鳳自歌自舞凌雲歷漢遠絕
塵羅世人之子其如我何暫來期會運往即
乖父兮母兮無傷我懷至今石鼓一處墨色
直下狀女垂髮時人號爲張女髮

漢初童謡歌一首并序

漢初有四五小兒戲於路中一兒歌曰

著青裙入天門揖金母拜木公

時人皆莫知之唯張子房知之乃往拜焉曰
此乃東王公之玉童也言仙人得道昇天當
揖金母而拜木公也自非冲虛登真之子莫

知其津矣

萼綠華贈羊權詩三首并序

萼綠華者仙女也年二十許上下青衫顏色
絕整以晉穆帝昇平三年己未十一月十日
夜降於羊權家自云是南山人不知何山也

自此一月輒六過其家權字道興即晉簡文
帝黃門郎羊欣之祖也權及欣皆潛修道要
馳玄味真綠華云我本姓楊又云是九疑山
中得道女羅郁也宿命時曾爲其師母毒殺
乳婦玄洲以先罪未滅故暫謫降臭濁以償
其過贈權詩一篇并火澣布手巾一條金玉
條脫各一枚條脫似指環而大異常精好謂
權曰慎無泄我下降之事泄之則彼此獲罪
因曰修道之士視錦繡如弊帛視爵位如過
客視金玉如瓦礫無思無慮無事無爲行人

所不能行學人所不能學勤人所不能勤得
人所不能得何者世人行嗜欲我行介獨世
人學俗務我學恬漠世人勤聲利我勤內行
世人得老死我得長生故我今已九百歲矣
投權尸解藥亦隱影化形而去今在湘東山

中綠華初降贈詩曰

神嶽排霄起飛峯鬱千尋窈窕靈含虛瓊林
蔚蕭森羊生標美秀弱冠流清音棲情莊惠
津超形象魏林揚彩朱門中內外通俗心

其一

我與夫子族源胄同淵池宏宗分上業於今
各異枝蘭金因好著三益方覺彌

其二

靜尋欣斯會雅綜彌齡祀誰云幽鑒難得之
方寸裏翹想樊籠外俱爲山巖士無令騰虛

翰中隨驚風起遷化雖由人藩羊未易擬所
期豈朝華歲暮於吾子

其三

九華安妃贈楊司命詩二首

并序

九華安妃者晉興寧三年乙丑六月二十五

日夜與紫微王夫人降金壇楊羲家妃著雲
錦裙上丹下青文彩光鮮腰中有綠綉帶繫
十餘小鈴鈴作青黃色更相參間左帶玉珮
亦如世間珮但幾小耳衣服儵儵有光照眠
室內如日中睽視雲母形也雲髮鬢鬢整頓
絕倫頂中作髻餘髮垂下至腰指著金環白
珠約臂年可十三四許左右有二侍女一著
青衣帶青章囊手持一錦囊長一尺二寸盛
書書當十許卷以白玉檢檢囊口檢上刻字
云玉清神虎內真紫元丹章其一侍女著青

衣捧白箱以絳帶束絡之白箱似象牙形侍
女年可十七八許整飾非常妃及侍者顏容
瑩朗鮮徹如玉五香芬馥如燒香嬰氣也初
來入戶在紫微夫人後行夫人啓之始乃見
告曰今日有貴客來於是楊君起立紫微曰
可不須起但當共坐自相向作禮耳於是就
坐相禮畢紫微曰此即上真元君金臺李夫
人之少子也太虛元君昔遣詣龜山學上清
道道成受太上書署爲紫清上官九華真妃
也賜姓安名鬱壇字虛蕭紫微問楊君世曾
見有此人否荅曰靈真高秀無以爲喻妃手
中先握三枚棗色如乾棗而形長大亦不作
棗味食之無核味似梨而妃夫人楊君各食
一枚妃問君年幾荅三十六庚寅歲九月生
妃曰君師南真夫人司命秉權道高妙備寔

德之宗也聞君德音甚久不期今日劫冥運
之會君荅以沈湎下俗塵染其質高卑雲邈
無緣稟敬猥虧靈降欣踊回極唯蒙啓訓以
祛其閤濟其元元夙夜所願也妃曰君今語
不得有謙飾之詞謙飾殊非事宜良久命楊
景華爲詩畢妃取視之曰今以相贈以宣丹
心若意中有不解者自可徵訪耳詩曰

雲闕豎空上瑣臺竦擢羅紫宮秉綠景靈觀
謁差我琅軒朱房內上德煥絳霞俯漱靈瓶
津仰擬碧椽花離足玉天池鼓枻牽牛河遂
策景雲駕落龍轡玄阿振衣塵滓際縹緲步
濁波願爲山澤結剛柔順以和相携雙清內
上真道不邪紫微會良謀唱納享福多

其一

駕歛發西華無待有待聞或時五微季青或

濯天河津釋輪尋虛舟所在皆纏綿芥子忽
萬頃中有崑崙山小大固無殊遠近同一緣
彼作有待來我作無待觀

其二

中候生夫人詩四首并序

東華夫人紫清內傳妃領東宮中候真夫人
亦為紫微之姪理在滄浪雲林宮晉興寧三
年乙丑降金壇楊羲之家云靈王有子三十
八人子晉太子也師事嵩嶽浮丘公白日昇
天中候名觀香字衆愛是宋姬子於子晉為
別生妹子晉兄弟五人妹二人凡七人得道
弟眉壽即觀香同母兄也是夕裴清靈真人
王桐栢真人昭靈李夫人紫微王夫人右英
王夫人南嶽魏夫人同降中候所受修真之
道與定籙同受曰鳳巢高木素衣彩然履順

思貞凝心虛玄五公石腴彼體所便急宜服
之可以少頽三八令明次行玄真解駕偃息
可誦洞篇瓊刃應數精心高棲隱嘿沈閑正
氣不虧木散除疾是汝所宜次服飮飯兼數
勿違益髓除患肌膚充肥然後登山詠洞講
微寅獸白齒亦能見機遂得不死過慶壬辰
偃息盛木玩執周書太極植簡金名西華與
服可否自應靈符理契同神原明洞相求此
解好長史名穆字思玄及王斧虎牙名宇勸督習服餌
衆真為詩中候吟曰

龍旂儻太虛飛輪五嶽阿所在皆逍遙有感
興冥歇無待喻有待相遇故得和滄浪奚足
遯玄井不為多鬱絕尋步間俱會四海羅豈
若絕明外三劫方一過

其一

八塗會無宗乘運觀罽羅化浮塵中際解鈴
有道家時煙忽未傾攜真造靈阿虛景磐璣
軒玄鈞作鳳歌適路無軌滯神音儻雲波齊
德秀玉景何用世間多

其二 嘆此年久復受曰

但觀夷天真去累綴衆情體寂廢機駟崇有
則攝生焉得齊物子委運任所經

其三

登軒發東華扇飄僊太玄飛轡騰九萬八落
亦已均暫眇山水際窈窕靈微間同風自齊
氣道合理亦然龍芝永遐齡內觀攝天真東
岑可長靜何爲物所纏

其四

方丈臺昭靈李夫人詩三首并序

方丈臺東官昭靈李夫人者即北元中玄道

君李慶賓之女太保王郎李靈飛之妹也以
湯時得道白日昇天受書爲東官昭靈夫人
治方丈臺第十三朱館中東晉哀帝興寧三
年乙丑八月二十二日夜降於真人楊羲之
家夫人著紫錦衣帶神虎符握流金鈴年可
十三四許有兩侍女年可二十一二名隱暉
皆青綾衣捧白玉箱二枚青帶絡之題曰太
上帝章一曰太上玉丈夫人帶青色綬如世
人帶章囊狀隱章當長五丈許三四尺與上
元夫人紫微夫人右英夫人諸真同降臨去
作詩曰

雲幄帶天構七氣煥神憑瓊扉啓晨鳴九音
絳樞中紫霞與朱門香煙生綠牕四駕舞虎
旗青輶擲玄空華蓋隨雲列落鳳控六龍策
景五嶽阿三素眇君房適聞臊穢氣萬濁汚

我肯臭物薰精神翳塵互相衝明玉皆璀璨
何獨盛得躬高揖苦不早坐地自生蟲

其年九月三日復降又歌曰

縱酒觀羣慧條欵四落周不覺所以然實非
有待遊相遇皆歡樂不遇亦不憂縱影玄空
中兩會自然疇

十二月一日夜南岳夫人又吟寄許玉斧詩

曰

飛輪高晨臺控轡玄龍隅手攜紫皇袂倏忽
八風驅玉華翼綠幃青裙扇翠裾冠軒煥崔
嵬珮玲帶月珠薄入風塵中塞鼻迷雷除臭
腥洞我氣百阿令心徂何不飄然起蕭蕭步
太虛

南極王夫人授楊羲詩三首并序

南極王夫人王母第四女也名林字容真一

號南極紫元夫人或號南極元君理太丹官
受書為金闕聖君上保司命漢平帝時降於
陽洛山石室之中授清虛真人小有天王王
褒字子登太上寶文等經三十一卷夫人年
可十六七許著錦帔青羽裙左佩虎書右帶

揮靈形貌真正天姿曉詣乘羽寶之車駕以
九龍女騎九千居滂陽丹海長南山中主教
當為真人者晉興寧三年乙丑降真人楊羲
之家與真人同會因吟授羲曰

控飆扇太虛八景飛高清仰浮紫晨外俯看
絕落演玄心空同間上下弗流停無待兩際
中有待無所管體無則能死體有則攝生東
真會高唱二待何足爭

東有東嶽上為大茅君也

其一

命駕玉錦輪儻儻仰徘徊朝遊朱火官夕宴

夜光池浮景清霞杪八龍正參差我作無待
遊有待轉見隨高會佳人寂二待互是非有
無非有定待待各自歸

其二

是歲六月二十三日夜南極夫人又吟受揚
君曰

林振須類感雲鬱待龍吟玄數自相求觸節
皆有音飛輶出西華總轡忽來尋八遐非無
娛同詠理自欽悼此四維內百憂常在心俱
遊北寒臺神風開爾襟

其三

紫微王夫人詩一十七首并序

紫微夫人名青娥字愈音王母第二十女也
昔降授太上寶神經與裴玄仁裴得道拜清
靈真人晉興寧三年乙丑六月降楊羲之家

時與太元真人桐栢真人右英夫人南岳夫
人同降言夫人位爲紫微宮左夫人鎮羽野
玄隴之山上官主教當成真人者是夕真人
會右英夫人歌修真之事夫人答歌曰
乘颿遊九天息駕三秀嶺有待徘徊盼無待
固當靜滄浪奚足勞孰若越玄井

又吟曰

龜闕鬱巍巍壙臺落月珠列坐九靈房叩漱
吟太無玉簫和我神金醴釋我憂

又吟曰

宴酣東華內陳鈞千百聲青君呼我起折腰
希林庭羽帔扇翠暉玉佩何鏗零俱指高晨
殿相期象中冥

又敘玄隴之遊吟曰

超舉步絳霄飛颿北壘庭神華暎仙臺圓曜

隨風傾啓暉抱丹元扉景餐月精交袂雲林
宇浩軫還童嬰蕭蕭寄無宅是非豈能管世
網自擾競安可語養生

九月六日夕雲林又降命楊君染筆
喻作吟曰

解輪太霞上欽轡造紫丘手把八天氣縱身
空中浮一眴造化網再親索高疇道要既已
是可以解千憂求真得良友不去復何求

吟此令示許長史穆及邵方回又吟

紫空朗玄景玄宮帶絳阿濟濟上清房靈臺
煥差我八輿造朱池羽蓋傾霄柯震風迴三
晨金鈴散玉華七轡降九陵冥眴不必家借
問求道子何事坐塵埃豈能棲東秀養真收
太和

亦令示許與邵十月十八日又與衆
降命楊君書曰

左把玉華蓋飛景躡七元三晨煥紫輝鍊時
撫明真變踊期須更四面皆已神靈發無煙
際勤思上清文何事坐橫途令尔感不專陰
病失玄機不覺年歲分

徐謂楊君曰夫令勤者勤其事就其
玄微耳慎者亦觸類而作也學道之
難不可書矣有恥鄙之心者於道亦
遠乎權兼然後可貴耳賢者之舉自
更始尔今且當內忘也因吟曰

玄清眇眇觀落景出東海願得絕塵友蕭蕭
罕世管

吟此再三又曰

靈人隱玄峯真人韶雲來玄唱非無期妙應

自有待宣期虛空寂至韻固常在携襟登羽
宮同宴廣寒裏借問朋人誰所存惟玉女

吟竟曰卓雲虛之駿抗翻於崆峒之

上斯人也豈不長挹南面求謝千乘

乎二月三十日吟一章曰

寒雲清涼河遂見扶桑公高會太林墟貫宴

玄華官信道苟溥焉何不接東峯此亦數方

諸東華之勝也

四月十四日又作七章詞曰

控景始揮津飛颿登上清雲臺巒峨峨間闔

秀玉城晨風鼓丹霞朱煙洒金庭綠葉繁玄

峯紫芝巖下生慶雲纏丹鑪鍊玉飛八瓊宴

眇廣寒宮萬椿愈童嬰龍旂啓靈電旂音片

虎旗徵朱兵高真迴九曜洞觀均潛明誰能

步幽道尋我無窮齡

其一

騎鶴紫微館鬱臺散景颿鸞鳴華蓋間風鈞
導龍輶八狼攜絳旌素虎吹角簫雲動駕靈
宮來適塵中鷲解懸佳人所同氣自相招尋
宗須臾頃萬齡乃一朝椿期會足表劫往豈
足遼真真乃相目莫令心徂抄虛刀揮至空
鄙滯五神愁

其二

朝啓東晨暉飛輶越滄溟山波振青涯八風
扇玄煙迴眇易遷房有懷真感人三金可遊
盤東岑宜永甄紛紛當途中孰能步生津

其三

飄颻八霞嶺徘徊飛晨蓋紫輶騰太虛曠眇
九虛外玉簫微景雲靈煙絕幽謁高仙宴太
真清唱無涯際去來山嶽庭何事有待邁

其四

神玉曜靈津七元煥神扉虛遷方寸裏一躍
登太微妙音衆和唱高會亦有機齊此天人
躬協彼晨景飛總繚六合外寧有傾與危

其五

薄宴塵飄嶺代謝緣還歸奚識靈劫期顧眄
令人悲

其六

雲草蔭玄方仰感旋曜精詵詵繁茂萌重德
必克昌

其七

雲笈七籤卷之九十七

雲笈七籤卷之九十八

太真夫人贈馬明生詩二首并序

詩贊辭

太真夫人贈馬明生詩二首并序

太真夫人者王母之小女也年可十六七名婉羅字幼遂事玄都太真有子名三天太上府司直總紀天曹之遺此地上之卿佐年少好委官遊逸虛廢事任有司奏劾以不親局察降主東嶽退真王之編司鬼神之神五百年一代其職夫人因來親之勸其後使修守政事以補其過道過臨淄值縣小吏和君賢為賊所傷當時殆死夫人見而憫之問其何傷乃爾君賢以實對夫人曰汝所傷乃重刃關於肺五臟泄漏血凝絳府氣激腸外此將死之急也不可復生如何君賢知是神人叩

頭求哀乞賜救護夫人於肘後筒中出藥一丸大如小豆即令服之登時而愈血絕瘡合無復慘痛君賢再拜跪曰貧家不足以謝不知何以奉答恩施唯當自展駑力以報所受耳夫人曰汝必欲謝我意亦可佳可見隨去否君賢乃易姓名自號馬明生隨夫人執役夫人還入東嶽岱宗山峭壁石室之中上下懸絕重巖深隱去地千餘丈石室中有金牀玉几珍物奇瑋乃人跡所不能至處也明生初但欲學金齋方既見其神仙來往乃知有不死之道旦夕供給掃洒不敢懈倦夫人亦以鬼恠虎狼眩惑衆變試之明生神情澄正終不恐懼又使明生他行別宿因以好女於臥息之間調戲親接之明生心堅志靜固無邪念夫人或行去十日五日還或一月二十

日還見有仙人賓客乘龍麟駕虎豹往來或有拜謁者真仙彌日盈坐客到輒令明生出外別室或立致精細厨食肴果非常香酒奇醪不覺而至不可目名或呼明生坐與之同飲食又聞空中有琴瑟之音歌聲宛妙夫人亦時自彈琴瑟有一弦五音並奏高朗響激聞于數里衆鳥皆爲集於岫室之間徘徊飛翔驅之不去逮天人之樂自然之妙也夫人棲止常與明生同石室中而異榻耳若幽寂之所都唯二人或行去亦不道所往之處但見常有一白龍來迎夫人即著雲光繡袍乘白龍而去其袍專是明月珠綴著衣縫帶玉珮戴金華太玄之冠亦不見有從者既還即龍自去不知所在石室玉牀之上有紫錦被褥緋羅之帳中有服玩之物瑰金函奩玄黃

羅列非世所有不能一一知其名也兩卷素書上題曰九天太上道經明生亦竟不敢發舒視其文也唯供給洒掃守巖室而已至於服玩亦不敢竊闕之亦不敢有所請問如此五年愈加勤肅輒不怠惰夫人謂之曰汝可謂真可教也必能得道者也以子俗人而恭仰靈氣終莫之廢雖欲求死亦焉可得乎因以姓字本末告之曰我久在人間今奉君王命又被太上召不復得停念汝專謹故相語欲教汝長生之方延年之術而我所授服以太和自然龍胎之醴適可授三天真人不可以教始學之者固非汝所得聞矣縱或聞之亦必不能用之持身也有安期先生曉金液丹法其方秘要是元君太一之道白日昇天者矣安期明日来吾將以汝付囑之焉相隨

稍久其術必傳明日安期先生至乘駿驕著
朱衣戴遠遊冠帶玉珮及虎頭鞞囊視之可
年二十許潔白嚴整從六七仙人皆執節奉
衛見夫人甚揖敬稱下官須臾厨膳至飲宴
半日許夫人語明生曰吾不復得停汝隨此
君去勿憂念也我亦時時當往視汝因以五
言詩二篇贈之可以相存明生流涕而辭乃
隨安期先生受九丹之道詩曰

暫捨墉城內命駕岱山阿仰瞻太清闕雲樓
鬱嵯峨虛中有真人來往何紛葩鍊形保自
然俯仰挹太和朝朝九天王夕館還西華流
精可飛騰吐納養青牙至藥非金石風生自
然歌上下凌景霄羽衣何婆娑五嶽非真室
玄都是我家下看榮競子篤似蛙與蟆眴顧
塵濁中憂患自相羅苟未悟妙皆安事於琢

唐禍湊由道泄密慎福臻多

其一

昔生崑陵官共講天年延金液雖可返未若
太和仙仰登冥仙臺虛想詠靈人忽遇扶桑
王九老仙都真駕騁紫虬輦靈顏一何鮮啓
我尋長涂邀我自然津告以鴻飛術授以玉
胎篇瓊膏凝玄氣素女爲我陳俯挹琳風腴
仰上飄三天雲網立爾步五嶽可暫旋玄都
安足遠蓬萊在脚間傳受相親愛結友爲天
人替即游刑對禍必無愚賢秘則享無傾泄
則軀命顛

其二

雲林右英夫人受揚真人許長史詩
二十六首并序

雲林右英夫人名媚蘭字申林王母第十三

女也受書爲雲林官右英夫人治滄浪山晉興寧三年乙丑七月三日東嶽上卿司命諸真同降於楊君因受書曰弱喪溷濁濫竽靈未盡倚伏異因雲梯未抗雖有懷於進趨猶未淵於至理矣君才實天工以清瀾凝浪於高韻志栖神乎太玄期紫庭而步空矣有心洞於飛滯柔翰蔚手冥契也動合規矩等圓殊方靜和真味吐納興音可謂絕誕德挺良爲欽然矣然穢思不豁鄙悵內固淫念不斬靈池未澄將未得相與論內外之期沉二景之交耳夫失機者貴在能改相釋有情今無妨矣雖暫相群聽故克和也前途悠邈此比非一漏緒多端當恒戢密苟情有愆散得隨事失悟言微矣將何以遏之將何以遣之清響散空神風洒林身超冥衢志詠靈音仁侯其

人也守真一勤篤者一年使頭不白而禿髮再生苟內愛子孫外綜王事朋友之交耳目廣用聲氣雜役此亦無益矣又述玉斧修道之事因喻以薛季和七試不過乃長里先生薛公之弟爲淫佚失位然性好簫音鳳簫長里乞之於太上使其生因言肇阿陰德可以及於許侯玉斧也又云聞北風則悲觀啓曜懷秦思駿騷以慕騁嘉柔順以變鬱世人心曷嘗不爾此則其本鄉之風氣首丘之內感也苟能信之君其諧矣如其壘參秉欲丹絳不暢靈人携手而空返高友欽袂而迴晏神氣不眴其宅寂通不鼓其目自命矣夫故可悲耶夫得道者以其排却衆累直面而進於是百度自靜衆務雲散該其優者不足爲勞披于艱者可以表心正月中必有龜山客

來賢者之舉復宜詳之自古及今死生有津
顯默異會藏往藏智與世同之者皆得道之
行也若夫瓊丹一御九華三飛雲液晨酣流
黃徘徊仰咽金掣咀爵玉蕤者立便控景登
空玄昇太微也自世事乖玄斯業未就當暫
履太陰潛生冥鄉外身棄質養胎虛宅陶氣
絕篇受精玄漠故改容於三陰之館童顏於
九練之戶然後知神仙為奇死而不亡去來
之事理之深也夫垂蔭萬畝者必出峻極之
嶺滔天振岑者必發板桐之源洪哉積陰德
之賢有似邠人也逸驕逍遙大荒之表故無
羈絡之憂靈羽振翅玄圃之峯以違羅網之
患人之修道豈欲乎藏身之密匿跡之深也
且尋飛絕影之足不能騁逸於呂梁凌波浪
泉之舟不得陟峻於太行此才之異也繁林

翳蒼則羽族雲華玄泉浩瀚則鱗群競赴此
在德之茂也為道者實為勤苦者必得之矣
學道者當在專道任真情無散念撥奢侈保
沖白寂焉如密有所觀熙焉如潛有所得專
如臨深谷戰如履薄冰此得道之門耳而未
得道之室也所謂學道甚難而甚易若其探
玄耽味保和天真注神栖靈耽研六府惜氣
杜情無視無聽此學道之易也若其不能行
此數者所以為難也況山嶽氣擾則禽獸號
於林川瀆結滯則龍蛇慘於澤此自然象也
苟趣捨理乖則次萬之用不同也非靜順無
以要謙非虛極無以冥會思之無邪則無禍
害矣在冥其心而斥其累澄其源而清其流
也若南起而北騁心念而口違捐薺老而茹
荼哂九成而悅北鄙我知其無識和音之聽

鑒也固告晉簡文帝宜以麝香一具於頸間辟水注及惡夢學道在積功累善太虛真人常云人有衆過而不自悔罪歸其身如川赴海日益深廣矣有惡知非悔過從善亦得道也夫人遇我以惡者以善對之遇我以禍者以福對之善常在已矣惡人害善人如常仰天而唾唾不汚天還自汚身逆風揚塵塵不汚彼還汚其已道不可毀禍必滅已又飯凡人百不如飯一善人飯善人千不如飯一寒衲學道之人此高真之秘言太上之要戒也財色之於身也譬如小兒紙刀刀之蜜蜜不足以及口而有截舌之憂戒之哉愛欲之大莫大於色其罪無外其惡無救得不戒邪學道在陰德施惠解救也用志莫大於守身奉道其福甚大其生甚固夫人受詩曰

駕欵遨八虛迴宴東華房阿母延軒觀朗竇
躡靈風我爲有待來故乃越滄浪

其一

騰躍雲景轅浮觀霞上空霄軒縱橫舞紫蓋
託靈方朱烟縷旒旄羽帔扇香風雷號猛獸
攫電吟奮玄龍鈞籟昆庭響金瓊唱神鍾採
芝滄浪阿耨華八停峯朱顏日以新劫往方
嬰童養形靜東岑七神自相通風塵有憂哀
隕我白鬢公長冥遺遐歎恨不早逸蹤

其二

停駕望舒移迴輪返滄浪未覩若人遊偶想
安得康良因候青春以叙中懷忘

其三

控景浮紫煙八景觀汾流羽童捧瓊鍊玉華
餞琳腴相期白水涯揚我萎蕤珠

其四

滄房煥東霞紫造浮絳晨雙德東道宗作鎮
真伯藩八臺可盼目北看乃飛元清淨雲中
視眇眇躡景遷吐納洞嶺秀藏暉隱東山久
安人事上日也無虛閑豈若易翁質反此孩
中顏

其五

晨闕太霞構玉室起霄清領略三奇觀浮景
翔絕冥丹華空中有金暎育挺精八風鼓錦
披碧樹曜四靈華蓋蔭蘭暉紫轡策綠輶結
信通神交觸類率天誠何事外象感須覩瑤
玉璫

其六

三景秀鬱玄霄映朗八方丹雲浮高宸道遙
任靈風鼓翼乘素飄味眇瑤臺中綠蓋入協

晨青輶擲空同右揖東林帝上朝太虛皇玉
賓剖鳳腦漱醕飛葉漿雲鈎回曲寢千音何
琅琅錦旂召猛獸華幡正低昂香母折腰唱
紫煙排棟梁總轡高清闕解駕佳人房首蓮
挺未兆靈化順氣翔心眇玄涯感年隨積椿
崇形垢甘臭味動靜失滄浪我友實不爾榮
辱昨已忘

其七

絳景浮玄晨紫軒乘煙征仰超綠闕內俯眇
朱火城東霞啓廣暉神光煥七靈翳映沉三
燭流任自齊冥風縈空洞宇香音觸節生手
攜織女儻併矜匏瓜庭左徊青羽旗華蓋隨
雲傾宴寢九度表是非不我營抱真栖太寂
金姿日愈嬰豈似愆穢中慘慘無聊生

其八

四旌曜明空朱軒飛靈丘玉蓋脣七景鼓翼
霄上浮九音朗紫空玉璫洞太無冥誅三晨
宮唱嘯呼我倚不覺春已來豈知二景流佳
人雖兼忘而未放百憂長林真可靜巖中自
多娛

其九

北登玄真閣攜手結高羅香烟散八景玄風
鼓絳波仰超琅園津俯眇霄陵阿玉蕭雲上
奏鳳鳴動九遐乘氣浮太空曷爲躡山阿金
節命羽靈徵兵折萬魔齊挹二晨暉千春方
嬰牙喪真投競室不解可奈何

其十

仰眇太霞宮金閣曜紫清華房映太素四軒
皆朱璫擲輪空洞津總轡儼綠輶玉華飛雲
蓋西妃運錦旂飄然塵濁涯儻欲佳人庭宿

感應真降所招已在冥乘風奏霄晨共酣丹
林兕公侯徒眇眇安知真人靈

其十一

清晨挹絳霞總氣霄上游徊輶曲波遂覩
世人憂辭旨蔚然起不散三秀岵何若巡玄
鄉撫璫爲爾娛君心安有際我願有中無

其十二

轡景登霄晨遊宴滄浪宮絳雲繞丹霞靈謁
散八空上真吟瓊室高仙歌琳房九鳳唱朱
籟虛節錯羽鍾交栖金庭內結我冥中朋俱
把玉醴津倏忽已嬰童云何當路躊躇病隨
日崇

其十三

晨遊太素宮控輶觀玉河夕宴鬱絕宇朝采
圓景華彈璫北寒臺七靈暉紫霞濟濟高仙

舉紛紛塵中羅盤桓謁謁內愆累不當多

其十四

駕氣騎雲軒晨登大渾丘絳津連岑振清波
鼓浚流步空觀九緯八綱皆已遊暫宴三金
秀來觀建志傳勤懈不相掩是以積百憂

其十五

凌波越滄浪忽然造金山四顧終日遊罕我
雲中人

其十六

紫闕構虛上玄館衝絕颯琳琅敷重固華生
結瓊瑤騁軒滄浪津八風激雲韶披羽扇北
翳握節鳴金蕭鳳籟和千鍾西童歌晨朝心
豁虛無外神襟何朗寥迴舞太空嶺六氣運
重幽我途豈能尋使爾終不彫

其十七

玄波振滄濤洪津鼓萬流駕景時六虛思與
佳人遊妙唱不我對清音誰可投雲中騁瓊
輪何為塵中趨

其十八

松柏生玄嶺鬱爲寒林繁葩威嚴水未肯
懼白雪亂世幽重岫巡生道常潔飛此逸轡
輪投彼遐人轍公侯可去來何爲不能絕

其十九

清淨願東山廢景栖靈穴悒悒閑庭虛翳蒼
青林密圓曜映南軒朱風扇幽室拱袂閑房
內相期啓妙術寥朗遠想玄蕭條神心逸

其二十

緦心空洞津誅轡策朱軒佳人來何遲道德
何時成

其二十一

寓言必可用不用是無情焉得駕欲跡尋此
空中靈微音良有旨當用慎勿輕事應神機
會保爾見太平

其二十二

轡景落滄浪騰躍青海津絳煙亂太陽羽蓋
傾九天雲與浮空同倏忽滄浪間來尋真中
友相攜侍帝晨玉子協明德齊首招玉賢下
眇八河官上寢希林巔漱此紫瓊腴方知穢
途早佳人將安在勤之乃得親

其二十三

絳闕排廣霄披丹登景房紫旗振雲霞羽晨
儻八風停蓋濯碧谿採秀月支峯咀嚙三靈
華吐吸九神芒椿數無絕紀協日積靈蒙攜
扶明真館仰期無上皇北鈞唱羽人玉玄絜
賢衆時云何波浪字得失為我鍾引領黃庭

內開心擬穢衝習適榮辱域罕躡希林官一
靜安足苦試去視滄浪

其二十四

世珍芬馥交道宗玄霄會振衣尋真嚙迴軒
風塵際良德映玄暉穎拔繁華蔚密言多憤
福沖靜尚真貴恒當二象順攜手同襟帶何
為人事間曰焉生患害

其二十五

有心許谷子言當采五芝芝草不必得汝亦
不能來汝來當可得芝草與汝食

其二十六

太極真人智慧經贊六首

學仙絕華念念念相因積去來亂我神神躁
靡不歷滅念停虛闕蕭蕭入空寂請經若飢
渴持志如金石保子飛玄路五靈度符籍

其一

濟我六度行故能解三羅清齋禮太素吐納
養雲牙逍遙金闕內玉京爲余家自然生七
寶人人坐蓮華仰爵玄都棨俯含空洞茂容
顏曜日莫計年劫多法鼓會天仙鳴鍾微
大魔

其二

靈風扇香花瓊闌開繁襟太真撫雲璈衆仙
彈靈琴雅歌三天上散慧玉華林七祖昇福
堂由此步玄音前世德未足斯經邈難尋信
道情不盡圖飛乃反沈太上無爲道弘之在
兆心

其三

學道由丹信奉師如至親惜景偶清虛孜孜
隨日新衆人未得度終不度我身大願有重

報玄德畢信然陰惡罪至深對來若轉輪

其四

學道甚亦苦晨夕建福田種德由植樹根深
果亦繁子能耽玄尚飄爾昇清天脩是無爲
道當與善結緣太上弘至道經書智慧篇拔
苦由大才超俗以得真靈安世所奇輝若淵
中蓮

其五

人行各有本皆由宿世功立德務及時發願
莫不從善惡俱待對倚伏理難窮賢士奉法
言道德在兼忘解是大智慧上爲太極公寶
蓋連玉輿命駕御九龍金華擎洞經捧香悉
仙童滿歌徹玄都鳴玉叩瓊鍾

其六

雲笈七籤卷之九十八

雲笈七籤卷之九十九

此篇即雲笈七籤卷之九十九

贊詩詞

吳子來寫真贊一首詩二首并序

費玄真者成都雙流縣興唐觀道士也大中
末有道士自稱吳子止觀中淹留歲餘養氣
絕粒時亦飲酒其為志也泛然自適無所營
為忽謂玄真曰吾欲為師寫真可乎玄真笑
曰夫欲寫真先須自寫吳子如其言引鏡濡
毫自寫其貌下筆惟肖頃刻而畢復自為贊
兼詩二章留遺玄真為贊及詩未嘗抒思

贊曰

不才吳子知命任真志尚玄素心樂清貧涉
塵群山脩然一身學未明道形惟保神山水
為家形影為鄰布裘草帶鹿冠紗巾餌松飲

泉經蜀過秦大道杳冥吾師何人曷念下土
思彼上賓曠然無已罔象惟親

詩曰

終日草堂間清風常往還耳無塵事擾心有
翫雲閑對酒惟思月餐松不飲山時時吟內
景自合駐童顏

其一

此生此物當生涯白石青松便是家對月臥
雲如野鹿時時買酒醉煙霞

其二

寂爾孤遊脩然獨立飲木蘭之墜露衣鳥獸
之落毛不求利於人間絕賣名於天下此山
居之道士也題罷振衣理策而去莫知所在
焉

仙人貽白永年詩一首并序

白椿夫字永年湖南衡縣人也少有高趣習神仙之道三元八節以詣微中諸觀助焚修朝謁之禮問玄經參真之義頗爲高尚之所歎異至於負薪汲水勤苦尋師不以爲替因得丹書飛步數邪之術修之二十年由以濟俗救民懲扶祛疾賴其力者衆矣巢寇犯闕大駕西巡海內干戈紀綱凌紊首豪橫暴者所在自樹置不遵法度永年心約正道以戒教之從者多矣時境內有豪師亡其姓名嘗爲其子娶婦吉日之前一辰忽有一少年騎從十餘輩不知所從來徑造其廳事箕踞詬之曰我先欲聘某氏汝何爲奪之衆雖驚駭莫敢酬對因使其徒取纏絳羔鴈青錢束帛備物之數以還之而欲迫其女衆疑其鬼物豪師無以拒之選迅足者百餘里召永年詰

明將至少年初無懼色良久自謂曰白尊師果未矣乃泫然流涕跳躍上屋號呼數聲而滅所致之物皆在永年乃散之以遺貧病者因顯以逆順理論豪師豪師知非乃散釋堡聚祛解兵衛復爲編民廉使州將嘉其事湘衡間賢不肖者皆美師之德仰師之教焉一日有樵人扣戶曰西峯巖中有仙人會詒師可造之永年疑其山水之袂也睨其目睛以辨邪正方攝衣將行樵者曰師功行已著係仙籍何邪之敢干然毫釐之差勿爲恨也言畢由他徑去師策杖尋之至即瞑矣但見崖壁有光因熟視之有詩焉翰墨猶濕其詩曰清秋無所事乘霧出遙天憑仗樵人語相期白永年讀訖即空壁無字光亦止矣

李公佐仙僕詩一首并序

李公佐舉進士後爲鍾陵從事有僕夫自布衣執役勤瘁晝夕恭謹迨三十年公佐不知其異人也一旦告去留詩一章其詩曰

我有衣中珠不嫌衣上塵我有長生理不厭有生身江南神仙窟吾當混其真不嫌市井

誼來救世間人蘇子跡已往

注云蘇軾是也顧蒙事

可親

公佐字顧蒙

莫言東海變天地有長春

自是而去出門不知所之鄰里見僕距躍凌空而去

據浩然泛虛舟辭遣樂渾之詩二首

并序

樂先生者名清字渾之好道術與東海徐賤字玄貞爲方外之友同遊江南泊舟於渚雨霽微風聞上流有清蕭之聲乃相與上流望之見二人共乘一舟不刺不掉順風公流樂

移舟迎之見二客舟中有筆硯蓮葉及酒器二蓮葉上各有文字因並舟問之二客不對樂先生堅詰之笑持蓮葉以遺焉曰熟讀此明日當便知我無煩問也

一葉題曰據浩然其詩曰

行時雲作伴坐即酒爲侶腹以元化充衣將雲霞補紉虐與堯仁可惜皆朽腐

一葉題云泛虛舟其詩曰

檣棹無所假超然信萍查朝浮旭日輝夕蔭清月華營營功業人朽骨成泥沙

有頃遺渾之酒一卮甚馨香飲訖別去渾之縱棹追之杳不可及須臾風濤忽起二人驚伏舟中良久方定失蓮葉之所在樂大醉日暮及漁人家至夜半樂轉側啼叫良久吐數斗物徐生疾起舉燭視之乃其五藏爛黑皆

在於地先生歡然而起拊掌而歌曰

得飲據公酒復登據公舟使得神體清超遙曠無憂

歌畢復長嘯和之清響激越非昔所習數月

樂謂徐曰吾醉遺所佩九寸鏡今端午將及

議欲重鑄宜買酒收直以備資費聞篋取藥

屑二升和水十石自寅及午便成酒載於舟

中沿岸沽之不知所適徐玄貞與旅人朱傲

熟於江表相遇玄貞維舟登岸與傲展敘未

竟風雨暴至及霽徐生與舟復失所在其後

有人於廬山懸巖中見醉人抱樽而臥識者

疑是徐生以其素好酒焉時貞元十四年也

靈響詞五首 并序

道德經云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搏之不得詳乎老君之旨趨蓋諭以衆庶之俗民非修生

之道民也尹真人節解經云內觀者觀神光

不可謂之不明返聽者聞神聲不可謂之無

音握固者精神備體不可謂之無形凡在道

中之民當須視不見之形聽不聞之聲搏不

得之名三者皆得謂之道民矣余慕道年久

修持沒功夙夜自思如負芒刺嘗因暇日竊

覽三清經云夫修鍊之士當須入靜三關洵

鍊神氣補續年命大靜三百日中靜二百日

小靜一百日愚雖不敏情頗激切神道扶持

遂發至懇且試以小靜即開成三年戊午歲

起正月一日閉戶自修不交人事尅期百日

方出靜堂雖五穀併絕而五氣長修幸免瘦

羸不知飢渴未逾月而神光照目百靈集耳

精爽不昧此三者皆應則知仙經祕典言不

虛設也人不修即不知既不知則信彼前後

學成謂神仙之教盡爲誑誕之辭今古相蒙
不始有極小兆忝爲前得者故發言爲詞以
正將來之惑因勸五篇篇之四句貽諸同好
用紀玄深其詞曰

此響非俗響心知是靈仙不曾離耳裏高下
如秋蟬

其一

入夜聲則勸在晝聲則微神靈斥衆惡與我
作風威

其二

妙響無住時晝夜常輪迴那是偶然事上界
特使來

其三

何以辨靈應事須得梯媒自從靈響降如有
真人來

其四

存念長在心展轉無停音可憐清爽夜靜聽
秋蟬吟

其五

衆仙步虛詞五首

飄飄上雲路黯黯入長霄星宮日去遠光陰
劫數遙仰德金顏隱傾想佇神飄飄得映霞
軫焚香稽首朝

其一

玄風轉飛蓋紫氣汎仙車浮空不待駕倏忽
昇虛無徘徊哀下界顧眴愍群諸三元真化
畢備然入太虛

其二

萬氣浮空上千光合太微霄閣望華蓋虛裏
眇霞衣真儀入雲路圓曜逐風飛願得三元

會金容乘運歸

其三

吉光騰紫氣霄路逸丹天
幡颺香風轉蓋動
超浮煙道中還復道玄中已復玄
真光不識際大道竟無形
法輪常自轉希音不可聽
空閑待三寶虛中聞洞經
七變遊魂反萬氣駐顏齡

其四

香風飄羽蓋遊氣轉輒車
泠泠上雲路窈窕入長虛
顧慙埃塵子應運演靈書
妙果諧今日冥契自然符

其五

青童天君常吟一首

欲植滅度根當拔生死
栽沉吟墮九泉但坐惜形骸

南嶽夫人作與許長史一首

靈谷秀瀾縈藏身棲巖京
披褐均袞龍帶素奔玉鳴
形盤幽遼裏擲神太霞
庭霄上有陞賢空中有真聲
仰我曲晨飛案此綠軒
耕下觀八度內俛歎風塵
縈解脫遺波浪登此眇眇身
憂竟三津竭奔馳割爾齡

南嶽夫人作一首

玄感妙象外和聲自相招
雲書鬱紫晨蘭風扇綠
輶上真宴瓊臺選爲地仙標
所期貴遠邁故能秀穎翹
翫彼八素翰道成初六遠人
事胡可豫使爾形氣消

雲笈七籤卷之九十九

雲笈七籤卷之一百

齊書卷之九十五 齊書卷之九十五 齊書卷之九十五

紀

真宗皇帝御製先天紀敘

蓋聞幽通造化是謂神功胥洎範圍斯云聖

迹若乃六合無外億世相因仰之若日星遵

之若繩墨上賓之御默贊於

高旻長發之祥隆興於丕緒故當通追

盛烈昭示羣倫廣五典之闕疑爲六經之首

冠者也思文

聖祖肇初生民時屬洪荒政方朴略儲精曾

宙下撫於八紘應運中央茂宣於三統先覺

以化庶彙總已以御衆靈涿鹿觀兵濟人而

定難梁峯紀號奉

天而告成順拜峒山所以尊乎神妙輕舉治

谷所以登乎

紫清俗畏其神民習其教九國承於世紀三代繼於太宗宜乎竹帛之文紀丕功而罔盡車書之域仰遺迹而咸周豈止唐堯之協和萬邦姬文之本支百世庖犧之始畫八卦高

辛之正是五行者哉顧以眇躬紹茲

寶曆元符之降實荷於鴻仁

真馭之臨獲聞於諄誨知開先之有自懷積

累之無疆由是寶綬以奉徽稱棟宇以新原

廟夙夜之意靡捨於歸尊卿士之心彌思乎

順美樞密使檢校太尉同平章事王欽若樞

機協贊文史博通仰錫羨於元都徇追崇於

涼德覃精紬素盡銓魯壁之編率勵鉛黃感

正晉河之謨以至琅函瓊編竹簡芸籤遠訪

名山近觀藏室羣分類聚索隱造微續集成

書蓋無手遺論封章來上尤見乎實忠庶諧
永世之期求乃冠篇之作慶基紹祚思
祖德之垂鴻博史揚輝表孫謀之繼志雖有
慙於麗薄蓋聊敘乎徽音式製佳名用標細
表題曰先天紀冀夫恢隆世表丕顯天宗龍
門補藝之言常傳其實錄闕里升堂之士莫
得而措辭云爾

軒轅本紀

軒轅黃帝姓公孫自周制五等諸侯後乃有
公孫姓軒轅爲黃帝長於姬水合以姬爲姓
不知古史何據也有熊國君少典之次子也
伏羲生少典少典生神農及黃帝襲帝位居
有熊之封焉其母西喬氏女名附寶瞑見大
電光繞北斗樞星照于郊野附寶感之而有
娠以樞星降又名曰天樞懷之二十四月生

軒轅於壽丘地名在魯東門之外帝生而神
靈幼而徇齊疾而速也弱而能言長而敦敏
成而聰明龍顏日角何日隆顙蒼色大肩始
學於大項長於姬水帝年十五心慮無所不
通乃受國於有熊襲封君之地在鄭州新鄭
縣以制作軒冕乃號軒轅以土德王曰黃帝
得奢龍辨乎東方解在下文得祝融辨乎南
方心星以火火在正南大明也融光明也主
火之官號祝融南字從南從午南求也求正
封爲明爲暗則南爲陽北爲陰也得火封辨
乎西方酉之半也雞之鳴旦則望東而身居
西也酉雞也以小人時名之酉半爲西也得
后土辨乎北方北陰也背也故曰北四方之
名也東者動也日出萬物乃動也東字從日
穿木以日出望之如穿扶桑之林木也日所

出在扶桑東數十萬里帝娶西陵氏於大梁
曰嫫祖爲元妃生二子玄囂昌意初喜天下
之戴已也養正娛命自取安而順之爲鴻黃
之代以一民也時人未使而自化未賞而民
勸其心愉而不僞其事素而不飾謂之太清
之始也耕者不侵畔漁者不爭岸抵市不預
價市不閉鄙商旅之人相讓以財外戶不閉
是謂大同帝里天下十五年之後憂念黎庶
之不理竭聰明進智力以營百姓具修德也
考其功德而務其法教時元妃西陵氏始養
蠶爲絲今禮記皇后祭先蠶西陵氏焉稚川
西京記曰宮內有先蠶壇乃有天老五聖以
佐理化帝取伏犧氏之卦象法而用之採神
農所重六十四卦之義帝乃作八卦之說謂
之八索求其重卦之義也時有臣曹胡造衣

臣伯余造裳臣於則造履帝因之作冠冕冠
者則服之又名冕者則冠中之別名以其後
高前下有僂仰之形因曰冠冠冕也始代毛
革之弊所謂黃帝垂衣裳而天下理也帝因
以別尊卑令男女異處而居取法乾坤天尊
地卑之義帝見浮葉方爲舟即有共鼓化狄
三臣助作舟楫所謂剡木爲舟剡木爲楫也
以取諸渙渙散也物大通也所以濟不通也
帝又觀轉蓬之象以作車時有神馬出生澤
中因名澤馬一曰吉光又曰吉良出大封國
亳州東古國也文馬編身朱鬣乘之壽千歲
以聖人爲政應而出今飛龍司有吉良厥因
此也薛綜曰典騰黃一也所出之國各別焉
稚川曰騰黃之馬吉光之獸則獸馬各異今
據吉光即馬騰黃即獸稚川之說又別又有

騰黃神獸其色黃狀如狐背有兩角龍翼一本云龍翼而馬身一名乘黃一名飛黃或曰古黃又曰羣黃出日本國壽三千歲日行萬里乘此令人壽二千歲出日本國壽二千歲六典曰宋齊梁陳皆有車府乘黃之官今太僕寺有乘黃署即其事黃帝得而乘之遂周旋六合所謂乘八翼之龍遊天下也故遷徙往來無常帝始教人乘馬有臣胘作服牛以用之世本云所謂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取諸隨得隨所宜也有臣黃雍父始作春所謂斷木爲杵掘地爲臼以濟萬人取諸小過也小過者過而通也帝作竈以著經始令鑄釜造甑乃蒸飯而烹粥以易茹毛飲血之弊有臣揮始作弓臣夷牟作矢所謂弦木爲弧剡木爲矢也史記云黃帝爲之也弧矢之利

以威天下取諸睽睽乖也制不順也帝始作屋築宮室以避寒暑燥濕謂之宮室言處於中也所謂上棟下宇以待風雨取諸大壯大者壯也帝又令築城邑以居之始改巢居穴處之弊又重門擊柝以待暴客以取諸豫備不虞也又易古之衣薪葬以棺槨以取諸大過也帝服齋於中宮於洛水上坐玄扈石室與容光等觀忽有大鳥銜圖置於帝前帝再拜受之是鳥狀如鶴而雞頭鸞喙龜頸龍形駢翼魚尾體備五色三文成字首文曰慎德背文曰信義膺文曰仁智天老曰是鳥麒麟鹿後蛇頸背有龍文足履正尾繫武有九苞一曰包命二心合度三耳聰達四舌屈伸五采色備六冠鉅銳鉤七金目鮮明八音激揚九腹大一名鷦其雄曰鳳其雌曰凰高五六

尺輶鳴曰登晨晝鳴曰上釋力鳴曰歸昌鳴曰固常夜鳴曰係長皆應律呂見則天下安寧黃帝曰是鳥選亂則去居九夷矣出於東方君子之國又出丹穴之山有臣沮頌蒼頡觀鳥跡以作文字此文字之始也先儒論文字之始不同或始於三皇或始於伏羲或云與天地並興今據司馬遷班固韋延來傳玄等云蒼頡黃帝臣今據此載之諸家說蒼頡亦無定據黃帝修德義天下大理乃召天老謂之曰吾夢兩龍挺白圖出於河以授予敢問於子天老對曰此河圖洛書將出之狀天其授帝乎試齋戒觀之黃帝乃齋于中宮衣黃服戴黃冕駕黃龍之乘載交龍之旂與天老五聖遊于河洛之間求夢未得帝遂沉璧於河乃大霧三日又至翠鳩之泉有大

鱸魚於河中泝流而至殺三牲以饗之即甚雨七日七夜有黃龍負圖而出於河黃帝謂天老五聖曰子見河中者乎天老五聖乃前跪授之其圖五色畢具白圖蘭葉而朱文以授黃帝乃舒視之名曰綠錯圖令侍臣寫之以示天下黃帝曰此謂河圖書是歲之秋也帝既得龍鳳之圖書蒼頡之文即制文章始代結繩之政以作書契蓋取諸夬夬決也決斷萬事自垂衣裳至制文字凡九事按皇甫謐帝王代記載此九事皆黃帝之功今各以當時事及衆書所載列之如前以明之然於易繫說此九事則上自黃帝下至堯舜以其先儒說者或以爲不獨黃帝若以皇甫所載及今所引衆書則九事皆黃帝始創制之以服用使代聖人至堯舜但繼作修飾爾於是

黃帝定百物之名作八卦之說謂之八索一號帝鴻氏一號歸藏氏乃名所制曰歸藏書此易之始也黃帝垂衣裳之後作龍袞之服畫日月星辰於衣上以象天故有龍袞之頌帝納女節爲妃其後女節見大星如虹下臨華渚女節感而接之生少皞代記云女節即嫫母非也帝又納醜女號嫫母使訓宮人而有淑德奏六德之頌又納費修氏爲夫人是時庶民甘其食美其服樂其俗安其居無羨欲之心鄰國相望雞犬之音相聞至老而不相往來無求故也所謂黃帝理天下使民心謂之至理之代是時風不鳴條謂之天下之嘉風也雨不破塊謂十日一小雨應天下文十五日一大雨以叶運也以嘉禾爲種謂大禾也其穗異常以醴泉爲漿謂泉水味美如

酒可以養老也以五芝爲芳謂有異草生於圃則芝英紫芝金芝黑芝五芝草生皆神仙上藥時有水物洋洋山車滿野於是德感上天故有黃星之祥謂之異星形狀似月助月爲光名曰景星又有赤方氣與青方氣相連赤方中有二星青方中有一星凡三星又有異草生於庭月一日生一葉至十五日生十五葉至十六日一葉落至三十日落盡若小月即一莢歟而不落謂之蔓莢以明於月也亦曰曆英帝因鑄鏡以象之爲十五面神鏡寶鏡也于時大撓能探五行之情占北斗衡所指乃作甲乙十干以名日立子丑十二辰以名月以鳥獸配爲十二辰屬之以成六旬謂造甲子也黃帝觀伏犧之三畫成卦八卦合成二十四氣即作紀曆以定年也帝敬大

撓以爲師因每方配三辰立孟仲季自是有陰陽之法焉黃帝聞之乃服黃衣帶黃紳首黃冠齋于中宮即有鳳凰蔽日而至帝乃降階東面再拜稽首曰天降丕祐敢不承命鳳乃止帝東園集于梧桐又巢于阿閭非竹實不食非醴泉不飲其飲也則自鳴舞音如笙簫帝即使伶倫往大夏之西大夏國在西去長安萬里阮榆之谿崑崙之陰嶰谷采鍾龍之竹取其竅厚均者斷兩節間三寸七分次之爲黃鍾之音十一月律爲黃鍾謂冬至一陽生萬物之始也以本至理之代天地之風氣所謂黃帝能理日月之行調陰陽之氣爲十二律呂雄雌各六也晉書云律管長尺六孔十二月之音粟之以竹取自然圓虛也以玉取堅貞溫潤也時有女媧之後容成氏善

知音律始造律曆元起辛卯又推冬至日在之星南斗後星也又問天老得天元日月星辰之書天文刻漏之書以紀時有臣隸首善算法始作數著算術焉臣伶倫作權量權秤也量即斗斛也黃帝得蚩尤始明乎天文據管子言之蚩尤有術後乃蚩帝又獲寶鼎乃迎日推策於是順天地之紀旁羅日月星辰作蓋天儀測玄象推分星度以二十八宿爲十二次角亢爲壽星之次房心爲大火之次箕斗爲杓木之次牛女爲星紀之次虛危爲玄枵之次室壁爲諏訥之次奎婁爲降婁之次昂畢爲大梁之次觜參爲實沉之次井鬼爲鶉首之次星張爲朱火之次翼轸爲鶉尾之次立中外之星作占日月之書此始爲觀象之法也皆自何圖而演之又使義和占日

常儀占月鬼吏區占星帝作占候之法占日之書以明休咎焉黃帝有茂德感真人來遊玉池至德所致也有瑞獸在圓玄枵之獸也尚書中候云麋身牛尾狼蹄一角角端有肉示不傷物也音中黃鍾文章彬彬然牝曰麒麟牡曰麟生於火遊於土春鳴曰歸禾夏鳴曰扶幼秋冬鳴曰養信帝又得微蟲蛄螻有大如羊者大如牛者蟲名蟪大如虹者應土德之王也有獸名螭如師子食虎而循常近人或來入室人畏而患之帝乃上奏於天徙之北荒帝以景雲之瑞慶雲之祥即以雲紀官官以雲爲名故有縉雲之官或云帝鍊金丹有縉雲之瑞自號縉雲氏赤多白少爲縉於是設官分職以雲命官春爲青雲官夏爲縉雲官秋爲白雲官冬爲黑雲官帝以雲爲師

也是時炎帝之裔姜姓者也縉雲者帝之祥雲其雲非雲非煙非紅非紫又以帝鍊丹於婺州縉雲之堂有此祥雲也帝置四史官令但誦蒼頡隸首孔甲居其職主圖籍也周禮掌版圖人戶版籍也又令蒼頡主人儀孔甲始作盤盂以代四尊坯飲之朴著盤盂篇盤盂之誠也帝作巾几之法以著經黃帝書中通理黃帝史謂之墳墳大也孔安國曰連秦焚之不可聞也有臣史王始造畫又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明堂圖有複道上有樓從西南入此樓之始也帝依圖制之曰合宮可以觀其行也乃立明堂之議以觀於賢也時有仙伯出於岐山下號岐伯善說草木之藥性味爲大醫帝請主方藥帝乃修神農所嘗百草性味以理疾者作內外經又有雷公述炮

灸方定藥性之善惡扁鵲俞附二臣定脉經
療萬姓所疾帝與扁鵲論脉法撰脉書上下
經漢文里陽公傳于意能知疾之生死按脉
經也帝問岐伯脉法又制素問等書及內經
今有二帙各九卷後來就修之按素問序云
岐伯作今卷數大約闕少其八十一難後來
增修又云天降素女以治人疾帝問之遂作
素問也帝問少俞鍼注乃制鍼經明堂圖灸
之法此鍼藥之始也黃帝理天下始以中方
之色稱號初居有熊之國曰有熊帝如顓頊
為高陽帝帝嘗為高辛帝唐堯為陶唐帝也
不好戰爭當神農之八代榆岡始衰諸侯相
侵以黃帝稱中方故四方僭號亦各以方色
稱火載而不言名號即青帝太皞赤帝神農
白帝少昊黑帝顓頊時有四帝之後子孫備

越而妄有稱者也僉共謀之邊城日駭黃帝
乃罷臺榭之役省靡麗之財周戎士築營壘
帝問於首陽山在河中原不安其居令采首
山之金始鑄刀造弩有於東海流波山得奇
獸狀如牛蒼身無角一足能出入水吐水則
生風雨光如日月其音如雷名曰夔牛帝令
殺之以其皮冒之以為鼓以擊之聲聞五百
里世本云啟巫咸始作鼓則非也帝令軍人
吹角為龍鳴此鼓角之始也於是又令作蹴
鞠之戲以練武士今擊毬也西京記曰鞠場
即毬場也黃帝云日中必焚操刀必割狂屈
豎聞之曰黃帝知言也帝有天下之二十有
二年忽有蚩尤氏不恭帝命諸侯中彊暴者
也兄弟八十人並獸身人語銅頭鐵額不食
五穀啗沙吞石蚩尤始作鎧甲虎牛時人不

誠謂是銅頭鐵額李太白曰南人兵士見北地人所食麥飯糗糲不識謂之嗃沙吞石以喻於此不用帝命作五虐之刑以害黎庶於葛盧山發金作冶制爲鎧甲及劍造立兵仗刀戟大弩等威震天下不順帝命帝欲伐之徵諸侯一十五旬未剋敵思念賢哲以輔佐將征不義乃夢見大風吹天下塵垢又夢一人執千鈞之弩驅羊數萬羣覺而思曰風號令執政者也垢去土解化清者也天下當有姓風名后者夫千鈞之弩冀力能遠者也驅羊萬羣是牧人爲善者也豈有姓力名牧者乎帝作此二夢及前數夢龍神之驗即作夢之書令依二夢求其人得風后於海隅得力牧於大澤即舉風后以理民初爲侍中後登爲相力牧以爲將此將相之始也以大鴻爲

佐理於是順天下之紀幽明之數生死之說是謂帝之謀臣也帝問張若謀敵之事張若曰不如力牧能於推步之術著兵法十三卷可用之乃習其干戈以征弗享始制三公之職以象三台天象有三台星風后配上台天老配中台五聖配下台太公六韜曰風后力牧五聖爲七公則五聖五入也黃帝於是取合巳者四人謂之四面而理時獲寶鼎迎日推策又得風胡爲將作五牙旗及烽火戰攻之具著兵法五篇又以神皇爲將帝之夫人費修之子爲太子好張羅及弓矢以大將謂之撫軍大元帥爲王前敵張若力牧爲行軍左右別乘以容光爲大司馬統六師兼掌邦國之九法容光一曰常光又置左右大監監于萬國臣龍紆者有勇有義亦爲將帝之行

也以師兵爲營衛乃與榆岡合謀共擊蚩尤
帝以玉爲兵玉飾兵器帝服黃霓駕象車交
六龍大丙太一爲御載交龍之旂張五牙綵
旗引之以定方位東方青牙旗餘各依方色
帝之行也常有五色雲氣狀金枝玉葉止於
帝上如葩華之象帝因令作華蓋今之繖蓋
是也黃帝即與蚩尤大戰于涿鹿之野地在
上谷郡南有涿鹿城帝未克敵蚩尤作百里
大霧彌三日帝之軍人皆迷惑乃令風后法
斗機作指南車以別四方崔豹古今注曰周
公作指南之車據此時已有指南車即周公
再修之黃帝乃戰未勝歸太山之阿慘然而
寐夢見西王母遣道人披玄狐之衣以符受
帝曰太一在前天一在後得之者勝戰則克
矣帝覺而思之未悉其意即召風后告之后

曰此天應也戰必克矣置壇祈之帝依以設
壇稽首再拜果得符廣三寸長一尺青色以
血爲文即佩之仰天歎所未捷以精思之感
天大霧冥冥三日三夜天降一婦人人首鳥
身帝見稽首再拜而伏婦人曰吾玄女也有
疑問之帝曰蚩尤暴人殘物小子欲萬戰萬
勝也玄女教帝三官祕略五音權謀陰陽之
術兵法謂玄女戰術也衛公李靖用九天玄
女法是也又神符黃帝之符也陰陽術即六
壬太一遁甲運式法也玄女傳陰符經三百
言帝觀之十旬討伏蚩尤授帝靈寶五符真
文及兵信符帝服佩之滅蚩尤又令風后演
河圖法而爲式用之創十八局名曰遁甲周
公時約爲七十二局漢張子房共何昉一云
四結識之爲十八局無神龍負圖文通其甲

乃名之通甲今爲一局補憾是也以推主客勝負之術黃帝又著十六神曆推太一六壬等法又述六甲陰陽之道作勝負握機之圖及法要訣黃帝兵法三卷宋武傳云神人出之河圖出軍訣稱黃帝得王母兵符又有出軍大帥年命立成各一卷太一兵曆一卷黃帝出軍新用訣一十二卷黃帝夏氏占兵氣六卷此書至夏后時重修之也黃帝十八陣圖二卷諸葛亮重修爲八陣之圖黃帝問玄女之法三卷風后孤虛訣二十卷務成子玄兵災異占十四卷鬼吏區兵法三卷圖一卷或作鬼谷區設兵法以來皆起於黃帝亦後宋增修也黃帝於是納五音之策以審攻戰之事復率諸侯再伐蚩尤于冀州蚩尤率魑魅魍魎請風伯雨師從天大風而來令應龍

蓄水以攻黃帝黃帝請風伯雨師及天下女魃以止雨於東荒之地北隅諸山黎土羌兵驅應龍以處南極殺蚩尤與夸父不得復上故其下旱所居皆不雨蚩尤乃敗於顧泉遂殺之於中冀其地因名絕轡之野在端州也既擒殺蚩尤乃遷其庶類善者於鄆屠之鄉其惡者以木械之帝令畫蚩尤之形於旗上以厭邪魅名蚩尤旗殺蚩尤於黎山之丘東荒之北隅也擲械于大荒之中宋山之上其械後化爲楓木之林山海經曰融天山有楓木之林蚩尤之桎梏所化也所殺蚩尤身首異處帝閔之令葬其首家於壽張縣名在鄆州冢高七八尺土人常以十月祀之則赤氣如絳見謂之蚩尤旗其肩髀冢在山陽縣名在楚州肩髀冢也其髀冢在鉅鹿邢州鉅鹿

時也收得蚩尤兵書行軍秘術一卷蚩尤兵法二卷黃帝都於涿鹿城上谷郡涿州地名獨鹿又曰涿鹿聲傳訛誤也黃帝又與榆岡爭天下榆岡恃神農帝之後故爭之黃帝始以鷩鷩鷩鷩一云隼之羽爲旗幟六典曰今鷩鷩旗也以熊羆羆虎爲前驅戰于阪泉之野地名在上谷郡今媯州也三戰而後尅之帝又北逐獯鬻之戎即匈奴也諸侯有不從者帝皆率而征之凡五十二戰天下大定帝以伐叛之功始令岐伯作車樂鼓吹謂之簫鏡歌以爲軍之警衛柷鼓曲靈夔吼鷩鷩爭石墜崖壯士怒玄雲朱鷩等曲所以揚武德也謂之凱歌六典曰漢時張騫得之於西域凡八曲軍樂之遺音簫笛也金鏡如鈴而無舌有柄執之以止鼓也於是諸侯咸尊軒轅

爲天子帝以已百歲立承神農之後火生土帝以土德稱王天下號黃帝位居中央臨制四方帝破山通道未嘗寧居令風后負壽書伯常荷劔旦出流沙夕歸陰浦行萬里而一息反涿鹿之阿帝又試百神而朝之帝問風后予欲知河所泄對曰河凡有五皆始於崑崙之墟黃河出於崑崙山東南脚下即其一也餘四河說在於東方朔十洲記帝令豎亥步自東極至于西極得五億十選九千八百八步一云二億三萬三千南北二億三萬一千三百里二億二十萬豎亥左手把算右手指青丘北東盡秦遠西窮邠國東西得二萬八千里南北得二萬六千里萬里曰選神農時東西九千萬里南北八千萬里逾四海之外韋昭注漢書不信此間遠於海外巨瓊落

道書神農來龍遊遠也黃帝來焉以理土壤
抵四海內也淮南子云北極至于南極二億
三萬三千五百七十里也淮南王學道此言
絕遠亦據道書也黃帝始畫野分州令百郡
大臣授德教者先列珪玉於蘭蒲席上使春
雜寶爲屑以沉榆之膠和之爲泥以分土別
尊卑之位與華戎之異文出封禪記帝旁行
天下得百里之國者萬區今之縣已者也所
謂首出庶物萬國咸寧有青鳥子能相地理
帝問之以制經帝又問地老說五方之利害
時有瑞草生帝庭名屈軼佞人入則指之是
以佞人不敢進時外國有以神獸來進名獬
豸如鹿一角置於朝不直之臣獸即觸之帝
問食何物對曰春夏處水澤秋冬處松竹此
獸兩目似熊容成子有道知律者女媧之後

初爲黃帝造律曆元起辛卯至此時造笙以
象鳳鳴素女於廣都來教帝以鼓五十絃瑟
古史考曰琴則非也黃帝損之爲二十五絃
其瑟長七尺二寸伏羲置琴女媧和之黃帝
之琴名號鍾作清角之弄帝始制七情行十
義之教七情者喜怒哀樂懼惡欲七情也十
義者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義婦
聽長惠幼順十義也帝制禮作樂之始也黃
帝書說東海有度索山或曰度朔山謠呼也
此山間以竹索懸而度也山有神荼鬱壘神
能禦凶鬼爲百姓除患制驅儼之禮以象之
帝以容成子爲樂師帝作雲門大卷咸池之
樂乃張樂於洞庭之野北門成曰其奏也陰
陽以之和日月以之明和風俗也唐至德二
年洞庭側有人穿地得古鍾有古篆文黃帝

時樂器也永春二年已陵令康通中得朱藥
人石季德於洞庭柳株藥得古鐘上有篆岳
州刺史李萼進之可明莊子所謂黃帝於洞
庭張樂誠不妄者也黃帝將會神靈於西山
之上乃駕象車六交龍畢方並轄蚩尤居前
蚩尤旗也風伯進掃雨師灑道鳳凰覆上乃
到山大合鬼神帝以號鍾之琴奏清角之音
師曠善於琴晉平公強請奏角弄師曠不得
已一奏雲從西北起再奏大風起大雨作平
公懼而成疾焉謂崑崙山之靈封致豐大之
祭以詔後代斯封禪之禮也于時崑崙山北
玉山之神人也西王母太陰之精天帝之女
也人身虎首山海經曰虎類一云虎色豹尾
蓬頭戴勝顯然白首善嘯石城金臺而穴居
坐于少廣之山有三青鳥常取食此神人西

王母也慕黃帝之德乘白鹿來獻白玉環又
有神人自南來乘白鹿獻堯帝德至地秬壘
乃出黃帝習樂以舞衆神又感玄鶴二八翔
舞左右帝於西山嘗木果味如李狀如棠華
赤黑核因名沙棠食之禦水不溺帝立臺於
沃人國西王母之山名軒轅臺帝乃休于冥
伯之丘崑崙之墟帝遊華胥國此國神仙國
也伏羲生於此國伏羲母此國人帝往天壽
國居之因名軒轅國後來曰天竺去長安一
萬二千里古史考曰在海外婁也帝又西至
窮山女子國北又復遊逸於崑崙宮赤水北
及南望還歸而遺其玄珠使明目人離婁求
之不得使罔象求而得之後爲蒙氏之女奇
相氏竊其玄珠沉海去爲神玄珠喻道蒙氏
女得之爲水神帝巡狩東至海登桓山於海

濱得白澤神獸能言達於萬物之情因問天下鬼神之事自古精氣爲物遊魂爲變者凡萬一千五百二十種白澤言之帝令以圖寫之以示天下帝乃作祝邪之文以祝之帝周遊行時元妃嫫祖死於道帝祭之以爲祖神今次妃嫫母監護於道以時祭之因以嫫母爲方相氏嚮其方也以護喪亦曰防喪氏今人將行設酒食先祭道謂之祖餞祖送也顏師古注漢書云黃帝子爲道神非妄也崔寔四八月令復曰黃帝之子亦妄也皆不得審詳祖嫫母之義也黃帝以天下大定符瑞並臻乃登封太山禪于亭亭山泰山下小山也又禪於几几山勒功於喬嶽作下時以祭炎帝以觀天文察地理駕宮室制衣服候氣律造百工之德故天授輿服斧鉞華蓋羽儀天

神之丘黃帝著軒輿之銘帝以事周畢即推律定姓孔子京房皆行此事紀鍾甄齊帝之四妃嫫祖嫫母費修女節是也生二十五子得姓者十二人一云十三人姬酉祈已滕箴任荀僖詰旋依史記云六十一姓惟釐嫫二姓不同所云黃帝姓公孫者十八代合一千五百年其十二姓十三代合一千七十二年史又云十二姓德薄不記錄亦不可也嫫祖滕任僖詰皆有德有名者也所云黃帝姓公孫雖古史相傳理終不通且黃帝生於有熊長於姬水祗合以姬爲姓至周武王繼黃帝十九代孫姬姓之後即黃帝姬姓非公孫也且周置五等諸侯以公侯伯子男後諸侯子孫多稱公孫官公之子孫也故連公子爲姓者且有八十五氏皆非黃帝時人黃帝九子

各封一國。備安仁詩言之。未知其源。元妃嫫祖生二子。玄菟昌意。並不居帝位。玄菟得道。爲北方水神。昌意娶蜀山氏之女生顓頊。居帝位。即黃帝嫡孫也。號高陽氏。摯字青陽。即帝位。號金天氏。黃帝之小子也。少昊後有子。七人。顓頊時以其一子有德業。高陽帝賜姓。曼氏。餘不聞黃帝以天下既理。物用具備。乃尋真訪隱。問道求仙。冀獲長生。久視。所謂先理代而後登仙者也。時有甯子爲陶。正有神人遇。教大。法出五色煙。能隨之上下。道成仙。去往流沙之所。食飛魚。暫死二百歲。更生。作沙頭頌曰。青藜灼爍。千載舒萬齡。暫死餌飛魚。有務光子者。身長八尺七寸。神仙者也。至夏時。餌藥養性。鼓琴有道。壽永者。有赤蔣子。與不食五穀。啗百花而長年。光時爲木工。能

隨風上下。即已二十歲矣。有容成公善輔導之術。守生養氣。谷神不死。能使白髮復黑。齒落復生。黃帝慕其道。乃造五城十二樓。以候神人。即訪道遊華山。首山東之太山。時致怪物。而與神仙通接。神人於蓬萊回。乃接萬靈於明庭。京兆仲山甘泉寒門谷口。在長安北甘泉山。黃帝於是祭天。圓丘將來至道。即師事九元子。以地皇元年正月上寅日。齋於首山。在河東蒲坂縣。復周遊以訪真道。令方明爲御。昌宇騶乘。張若謀。虜道焉。謬音甘。虜舒氏切。或作明。昆閭滑稽。從車而至襄城之野。七聖俱迷。見牧馬童子。黃帝問曰。爲天下若何。小童曰。理天下何異。牧馬去其害馬而已。黃帝稱天師而退。至于園丘。其國有不死樹。食其子。與葉人皆不死。有丹書之泉。飲之

而壽有巨蛇害人黃帝以椎黃卻逐之其蛇
留一時而反外國記云留九年也帝令三子
習服之皆壽三百歲北到洪隄上具茨山在
於陽翟見大隗君處大隗神也又見黃蓋
童子受神芝圖七十二卷適中似見黃子中
受九茹之方一云至崆峒山見中黃真人其
方原州有崆峒之山應劭云在隴右非也登
崆峒山見廣成子問至道司馬彪注莊子云
崆峒雷斗下之山也一方在梁國虞城東三
十里是也廣成子不答帝退捐天下築特室
藉白茅間居三月方往再問修身之道乃授
以自然經一卷黃帝拾帝王之尊託獬豸之
文登雞山陟王屋山開石函發玉笈得九鼎
神丹注訣南至江登熊湘山熊山在石陵長
沙也湘山在長沙益陽縣往天台山受金液

神丹東到青丘山見紫府先生受三皇內文
大字抱朴子云有二十卷以勅召萬神南至
五芝玄淵登圓龍陰建木觀百靈所登降采
若乾之芝一云花飲丹巖之水南至青城山
禮謁中黃丈人乃間登雲臺山見甯先生受
龍蹻經問真一之道皇人曰子既居海內復
欲求長生不死不亦貪乎頻相反覆而復受
道即中黃真人黃帝拜謝訖東過廬山爲使
者以次青城丈人也廬山使者秩比御史主
總仙官之道是五嶽監司也又封潛山君爲
九天司命主生死之錄黃帝以四嶽皆有佐
命之山而南嶽孤特無輔乃章詞三天太上
道君命霍山爲儲君命潛山爲衡嶽之副以
成之時參政事以輔佐之帝乃造山躬寫形
象以爲五嶽真形之圖黃帝往練石於縉雲

堂於地練丹時有非紅非紫之雲見是曰緡雲因名緡雲山在婺州金華縣一云永康縣也帝藏兵法勝負之圖六甲陰陽之書於苗山禹會計功於此集諸侯四名會稽也黃帝合符瑞於釜山得不死之道奉事太一元君受要記修道養生之法於玄女素女受房中之術能御三百女玄女授帝如意神方即藏之崆峒山帝精推步之術于山稽力牧著體詠之訣於岐伯雷公講占候於風后先生救傷殘綴金冶之事故能秘要窮盡道真也黃帝得玄女授陰符經義能內合天機外合人事帝所理天下南及交趾北至幽陵西至流沙東及蟠木蟠桃在度索山具在山海經也帝欲棄天下曰吾聞在宥天下不聞理天下我勞天下久矣將息駕於玄圃以返吾真矣

崑崙山上有玄圃也黃帝修興封禪禮畢采首山之銅將鑄九鼎於荆山之下以象太一於雍州統州湖城縣有石記述黃帝鑄鼎於此舊曰鼎州弘農郡地理志云馮翊懷德縣南之荆山是也是鼎神質文精也知吉知凶知存知亡能輕能重能愚能行不灼而沸不汲自滿中生五味真神物也黃帝鍊九鼎丹服之逮至鍊丹成後以法傳於玄子此道至重盟以誠之帝以中經所紀藏於九疑山東號委羽承以文玉覆以盤石其書金簡玉字黃帝之遺識也夏禹得之亦仙化去又云藏之於會稽覆釜山中也帝又以所佩靈寶五符真文書金簡一通封於鍾山一通藏於宛委之山帝嘗以金鑄器皆有名題上古之字也以記年月或有祠也時有薰風至神人集

成獸代之志即留冠劍珮舄於鼎湖極峻處
冀臺之上立館其下冀崙山之軒轅臺也時
有馬師皇善醫馬有通神之妙思有龍下于
庭伏地張口閉目師皇視之曰此龍病求我
醫也師皇乃引鍼於龍口上下以牛乳煎甘
草灌之龍病愈師皇乘此龍仙去黃帝聞之
自擇日卜云還宅升仙之日得戊午果有龍
來垂胡髯下迎黃帝乃乘龍與友人無爲子
及臣僚等從上七十二人同去小臣不得上
者將龍髯拔咳髯及帝之弓小臣抱其弓與
龍髯而號泣弓因曰烏號鑄鼎之地後曰鼎
湖至周王時封號叔於此因名曰號州古曰
鼎州於漢曰湖縣也其後有臣左徹削木爲
黃帝象率諸侯朝奉之臣僚追慕靡所措思
或取几杖立廟而祭或取衣冠置墓而守是

以有喬山之冢在上谷郡岡陽縣又有施縣
有黃帝祠四所祁州喬山黃帝冢在焉黃帝
曾遊處皆有祠五百年後喬山墓崩惟劍與
赤舄在焉一旦亦失荆山記龍首記具載之
也黃帝居代總百一十一年在位一百年自
上仙後昇天爲太一君其神爲軒轅之宿在
南宮黃龍之體象大體祭天神軒轅星一也
後來享之列爲五帝之中方君也以配天黃
帝土德居中央之位以主四方東方青帝太
昊南方赤帝神農西方白帝少昊北方黑帝
顓頊以鎮星配爲子名樞紐之神爲佐配享
於黃帝帝之子昌意居弱水昌意弟少昊帝
妃女節所生也帝之女溺於東海化爲鳥名
精衛常銜西山木石以堙東海少昊名摯字
青陽即帝位號金天氏黃帝之子也顓頊高

陽氏黃帝之孫也各有聖德在位七十八年終母蜀山氏所生都商丘濮陽禹強黃帝之胤不居帝位與顓頊俱得道居北方爲水神顓頊已來以所興之地爲名號帝嚳高辛氏黃帝之孫塢極生高辛也帝嚳高辛神靈自言其名都偃師亳州河南在位七十年壽一百五歲帝堯陶唐氏黃帝之玄孫也姓伊祁名放勳興於定陶以唐侯爲帝滿陰定陶又云定州唐縣都於平陽郡在晉州在位九十八年一百一十八歲舜有虞氏黃帝八代孫禹爲玄孫也按遁甲開山圖曰禹得道仙人也古有大禹女嫫十九代孫大禹壽三百六十歲入九嶷山仙飛去後三千六百歲堯理天下洪水既甚人民墊溺大禹念之乃化生於石紐山泉女狄暮汲水得石子如珠愛而

吞之有娠十四月生子及長能知泉源代父繇理洪水三年功成堯帝知其功如古大禹知水源乃賜號禹推之是黃帝玄孫無疑也殷湯黃帝七十代孫黃帝子少昊生螭極塢極生高辛十四世後即天一爲殷王是也黃帝子孫各得姓於事帝推律定姓者十二具在中卷少昊有子姓曼顓頊姬姓以黃帝居姬水帝嚳子后稷姬姓也堯姓伊祁舜姓姚禹姓姒湯姓子又張鄧軒路黃冠宋酈白薛虞資伊祁申屠黃公託拔昌意少子封北土以黃帝土德化俗以土爲託以君爲拔乃以託拔爲姓黃帝有九子各封一國具在中卷總三十三氏出黃帝之後黃帝相承凡一千二百五十年自黃帝已酉歲至今

雲笈七籤卷之一百

雲笈七籤卷之一百一

新纂道藏卷之百一

紀

元始天王紀

元始天王稟天自然之胤結形未沌之霞記
體虛生之胎生乎空洞之際時玄景未分天
光冥遠浩漫太虛積七千餘劫天明氣清仁
暉纏絡玄雲紫蓋映其首六氣之電翼其真
夜生自明神光燭室散形靈耀之煙棲心霄
霞之境練容洞波之演獨秉靈符之節抗御
玄降之章內氣玄崖潛想幽窮忽焉逍遙流
盼忘旋瓊輪玉輿碧輦玄龍飛精流霜耀電
虛宮東遊碧水森林之境上憩青霞九曲之
房建瓏金闕受號玉清紫虛高上元皇太上
大道君受金簡玉札使奏名東華方諸青宮

於時受命總統億津玄降玉華之女金晨之
童各三千人飛龍毒獸巨虬千尋攬天奮爪
備衛玉闕天威煥赫陳于廣庭飛青羽蓋流
紫鳳章金真玉光豁落七元神虎上符流金
火鈴結編元皇位在玉清掌括上皇高帝之
真

太上道君紀

洞玄本行經云太上道君者於西那天鬱察
山浮羅之嶽坐七寶窰木之下清濟空山靜
思神真合慶冥樞蕭朗自然擁觀萬化俯和
衆生是時十方大聖至真尊神詣座燒香稽
首道前上白道君不審靈寶出法從何劫而
來至于今日凡幾度人爲蓋如是復有轉輪
天尊是何劫生值遇真文得今太上之任致
是得度何獨如之巍巍德宗高不可勝願垂

賜告本行因緣解說要言開悟後生道言天元輪轉隨劫改運一成一敗一死一生或一不絕幽而復明靈寶出法隨世度人自元始開光至于赤明元年經九千九百億萬劫度人有如塵沙之衆不可勝量赤明之前於眇莽之中劫劫出化非可思議赤明已後至上皇元年宗範大法得度者衆終天說之亦當不盡今爲可粗明真正之綱維標得道者之遐迹爾今聊以開示於後來領會於靈文之妙我濯紫晨之流芳蓋皇上之胄胤我隨劫死生世世不絕常與靈寶相值同出雙七億劫中會青帝劫終九氣改運於是託胎於洪氏之胞凝神於瓊胎之府積三千七百年至赤明開運歲在甲子誕於扶刀蓋天西那玉國浮羅之嶽復與靈寶同出度人元始天

尊以我因緣之勲錫我太上之號封鬱悅那林昌玉臺天帝君位登高聖治玄都玉京實由我身尊承大法靈寶真文世世不絕廣度天人慈心於萬劫溥濟於衆生功德之大勲名繕於億劫之中致今報爲諸天所宗焉

上清高聖太上玉晨大道君紀

洞真大洞真經云上清高聖太上大道君者蓋二晨之精氣九慶之紫煙玉暉煥耀金映流真結化含秀苞凝玄神寄胎母氏育形爲人諱器養字上開元母姓三千七百年乃誕於西那天鬱察山浮羅嶽丹玄之阿於是受錄紫皇受書玉虛眺景上清位司高仙爲高聖太上玉晨大道君治藥珠日闕館七映紫房玉童玉女各三十萬人侍衛於是振策七圓揚青九霄騰空儼旌駕景馳颿徘徊八煙

盤桓空塗仰簪日華俯拾月珠摘絳林之琅
實餌玄河之紫藥偃蹇靈軒領理帝書萬神
入拜五德把符上真侍晨天皇抱圖乃仰空
言曰子欲爲真當存日中君駕龍騁鳳乘天
景雲東遊蔡林遂入帝門若必昇天當思月
中夫人駕十飛龍乘我流鈴西朝六嶺遂詣
帝堂精根運思上朝玉皇蒼蒼敷鬱儀以躡
景晃晃散結璘以暨霄雙皇合輦後天而周
夫大有者九天之紫宮小有者清虛三十六
天之首洞於是

高聖太上大道君初乘一景之與駕八素紫
雲攝希微蒼帝名錄豐子俱東行詣鬱悅那
林昌玉臺天見玉清紫道虛皇上君受九暉
大晨隱符

太上大道君次乘二景之與駕七素絳雲攝

中微赤帝名定無彥俱南行詣高桃厲冲龍
羅天見玉清翼日虛皇太上道君受觀靈元
晨隱符

太上大道君次乘三景之與駕六素紅雲攝
太微白帝名藥淵石俱西行詣碧落空歌餘
黎天見玉清昌陽始虛皇高元君受總晨九
極隱符

太上大道君次乘四景之與駕五素青雲攝
玄微黑帝名齊元旋俱北行詣却摩坦婁于
翳天見玉清七靜導生高上虛皇君受沓曜
旋根隱符

太上大道君次乘五景之與駕四素黃雲攝
始微上帝名接空子俱東北行詣扶刀蓋華
浮羅天見玉清大明虛皇洞清君受玄景晨
平隱符

太上大道君次乘六景之輿駕三素綠雲攝
靈微中帝名兼巨文俱東南行詣貝涓耶葉
初默天見玉清始元虛皇太霄君受合暉晨
命隱符

太上大道君次乘七景之輿駕二素紫雲攝
宣微下帝君名宏膚子俱西南行詣冲容育
鬱離沙天見玉清七觀無生虛皇金靈君受
齊暉晨玄隱符

太上大道君次乘八景之輿駕一素靈雲攝
洞微真帝名泗澄據俱西北行詣單綠察寶
輪法天見玉清八觀高元虛皇淳景君受高
上龍煙隱符

太上大道君又乘洞景玉輿駕太霞紫煙玄
景之暉攝九微內帝君名申名閑及上皇九
玄九天諸真仙王等俱仰登彌梵羅臺霄絕

寥丘飛元雲根之都玉清上天見玉清紫暉
太上玉皇明上大道君受高清太虛無極上
道君隱符

三天君列紀

上清真人總仙大司馬長生法師主三天君
姓栢成諱欽生字芝高乃中皇時人歲在東
維之際誕于北水中山栢林之下夫名為欽
生者以母感日華而懷孕年九歲求長生之
道至十四與西歸公子巨靈伯尹俱師事黃
谷先生黃谷先生者能為不死修靜無為不
營他術含精內觀凝神空漠思真安炁以致
不死後五百年遇金仙石公竊氏先生晝夜
童子三人受胎精中記化胞內經養神上法
解結之要又登太帝滄浪山洞臺中雙玉穴
酣紫明芝液遇上清萬石先生授以乘飛駕

虛八氣景龍之躋反胎守白越度之法又廣
成子授以丹青玉爐鍊雲根柔金剛之經又
授以飛煙發霜沈雪浮日朱之法又遇始元
童子丰車小童受虛皇帝錄仙忌真戒化一
成萬解形之法後遇王清文始東王金暉仙
公號曰玉皇二道君告以胎閉靜息內保百
神開洞雲房堅守三真之事後復詣二玉皇
君問雲房之道三真之訣二玉皇君曰三真
者兆一身之帝君百神之始真也若使輔弼
審正三皇內寧太一保胎五老扶精一居丹
田司命護生一居絳宮紫氣灌形一居洞房
三素合明於是變化離合與真同靈明堂雲
宮紫戶玉門黃闕金室丹城朱牕皆帝一之
內宅三真之寶室也於是雲房一景混合神
人上通崑崙下臨清淵雲蓋嵯峨林竹蔥芊

七靈迴轉七門幽深金扉玉匣符籍五篇公
子內伏外牽白元混一成形呼陽召陰上帝
司命各保所生微哉難言非仙不傳又問呼
陽召陰出入無方之法氣出神變之道二玉
皇曰呼陽者三氣之所出入也召陰者六丁
之所往來也若得三氣之所生能知六丁之
所因者則陽氣化為龍車陰氣變為玉女則
騰轉無方輪舞空玄之上也夫氣之所在神
隨所生焉神在則氣成神去則氣散氣者即
二十四神之正氣是為二十四氣也氣能成
神神亦成氣散之為雲霧合而為形影出之
為仙化入之為真一上結三元下結萬物靜
為兆身動為兆神是以常混合二十四神變
化三五之真人混成正一合為帝君即兆本
神也夫人受生於天魂結成於元靈天魂生

之根元靈生之胎流會太一達觀三道神積
玉官液溢玄府津流地戶澤憇洞房日月煥
於霄暉五神混於元父元父主氣化散帝極
玄母主精變會幽元是以司命奉符固形扶
神公子內守枕康保魂左攜無英右引白元
雲行雨施萬關流布也後二玉皇授欽生大
洞真經三十九章迴風混合帝一之道斷環
割青盟誓而傳得為上清真人位曰總仙大
司馬長生法師主三天君理太玄都閭風玉
臺總司學道之仙籍主括三天之人神萬仙
受事於玉臺五帝北朝於靈軒矣

青靈始老君紀

洞玄本行經云東方安寶華林青靈始老帝
君者往在白氣御運於金劫之中暫生鬱悅
金映雲臺那林之天西婁無量玉國浩明玄

嶽厥名元慶於此天中大建功德初無懈心
勲名仰徹朱陵火宮書其姓名記於赤簡仙
道垂成而值國多絲女元慶遂以寄世散想
靈魔舉其濁目朱宮輟其仙名一退遂經三
劫中值火劫改運元慶又受氣寄胎於洪氏
之胞上天以其先身好色故轉為女子朱靈
元年歲在丙午誕於丹臺龍羅衛天洞明玉
國丹霍之阿改姓洪諱那臺年十四敬好道
法心願神仙常市香膏然燈照冥大作功德
諸天所稱名標上清南極上靈紫虛元君託
作傭人下世教化見那臺貞潔好尚至法廻
駕於丹霍之阿授那臺靈寶赤書南方真文
一篇於是那臺勵志殊勤自謂一生作於女
子處於幽房無由得道因齋持戒思念願得
轉身為男丹心返徹遂致感通上真下降元

始天尊時於琅碧之溪扶搖之丘坐長林枯
桑之下衆真侍坐是日那臺見五色紫光由
照齋堂於是心悟疑是不常仍出登墻四望
忽見東方桑林之下華光赫奕非可勝名去
那臺所住數百里中隔礙曠谷滄海之口心
懷踊躍無由得往因叉手遙禮稱名那臺先
緣不厚致作女身發心願樂志期神仙高道
法妙不可得攀日夕思念冀得滅度轉形爲
男歷年無感常恐生死不得遂通補齡之運
有於今日天河隔礙無由披陳今當投身碧
海波命于天冀我形魂早得輪轉更建功德
萬劫之中冀見道真言訖便從墻上投身擲
空命赴滄海極淵之中紛然無落即爲水帝
神王以五色飛龍捧接女身俄頃之間已於
懸中得化形爲男子乘龍策虛飛至道前於

是元始即命仙都錫加帝號於火劫受命輔
於靈寶青帝玉篇七百年中大劫數極青氣
運行隨元滅度以開光元年於彌梵羅臺霄
絕寥丘飛元雲根之都滄霞九雲之墟元始
又錫安寶華林青靈始老帝君號

丹靈真老君紀

洞玄本行經云南方梵寶昌陽丹靈真老君
者本姓鄭字仁安大炎之胤生於樺黎世界
赤明天中生有三氣之雲煙其身朱鳥鼓翮
覆其形三日能言便知宿命年及十二面有
金容玉顏便棄世離俗遠遊山林於寒靈洞
宮遇玄和先生授仁安靈寶赤書五氣玄天
黑帝真文一篇智慧上品十戒而去仁安於
是奉戒而長齋大作功德珍寶布施以拯諸
乏割口飴鳥功名徹天因於西那國遇天洪

災大水滔天萬姓流漂仁安於洪波之上汎舟誦戒書黑帝真文以投水中水爲開道百頃之地鳥獸羣鹿虎豹師子皆往依親悉得無他是時國王百口登樓而漂救數不能得度仁安見王垂沒乃停舟而往以所佩真文授與國王王敬而奉之水劫即退翕然得過王既得免真文於是即飛去入雲中莫知所在仁安失去真文退仙一階連應城度託命告終死於北戎之阿墨靈屍三十餘年形體不灰光色鮮明無異生時在于北戎長林之下時國王遊獵放火燒山四面火而去其靈屍之間百步之內火不得然羣鹿虎豹莫不依親王怪而往見靈屍之上有三色之光雲霧鬱冥鳥獸而繞王乃伐薪圍屍放火焚燒于時屍放火中鬱起成人坐青煙之上指

拈虛無五色煥爛左右侍者仙童玉女三百餘人肅然而至凡是禽獸依親之者並在大中皆得過度仁安以赤明二年歲在丙午於邠庠坦妻于翳天中洞寥之嶽改姓洞浮諱曰極炎受錫南單梵寶昌陽丹靈真老帝號丹靈老君也

中央黃老君紀

洞真九真中經云中央黃老君者太上太微天帝君之弟子也以混皇二年始生焉年七歲乃知長生之要天仙之法仍眇綸上思欽納真玄蕭條靈想棲心神源解脫於文蔚之羅披素於空任之肆於是太工授九真之訣八道秘言施修道成受書爲太極真人

金門皓靈皇老君紀

洞玄本行經云西方七寶金門皓靈皇老君

者本乃靈鳳之子也靈鳳以呵羅天中降生於衛羅天堂世界衛羅國王取而蓄之王有長女字曰配琰意甚憐愛常與共戲於是靈鳳常以兩翼扇女面後十二年中女忽有胎經涉三月王意怪之因斬鳳頭埋著長林丘中女後生女墮地能言曰我是鳳子位應天妃王即名曰皇妃生得三日有群鳳來賀玄哺玉霜洪泉曲水八鍊芝瑛年八歲執心肅操超拔俗倫常朝則謁日暮則揖月於重宮之內王設廚膳物不味口天作大雪一年不解雪深十丈鳥獸餓死王女思憶靈鳳往之遊好駕而臨之長林丘中歌曰
杳杳靈鳳綿綿長歸悠悠我思永與願違萬劫無期何時來飛於是王所殺鳳鬱然而生抱女俱飛徑入雲中王女今於景霄之上受

書爲南極上元君常乘九色之鳳此女前生萬劫已奉靈寶致靈鳳降形得封南極元君之號皇妃功德遐徹天真感降以上元之年歲在庚申七月七日中時元始天尊會於衛羅玉國鳳麟之丘坐鸞華之下衆真侍坐是時皇妃所住室內忽有日象如鏡之圓空懸眼前皇妃映見天真大神普在鏡中長林之下一室光明於是自登通陽之臺遙望西方見鳳生丘上紫雲鬱勃神光煒煥非可得名去皇妃所住五百步許逼以女根處在宮內無由得往須臾忽有神鳳來翔集於臺上皇妃白鳳言曰西方有道心願無緣不審神鳳可得暫駕見致與不於是鳳即數翻使坐翻上舉之徑至道前元始天尊指以金臺王母即汝師也便可施禮皇妃叩頭上啓惟願衆

尊持垂哀矜則枯骸更生言畢金母封以西
靈玉妃之號即命九光靈童披霜羅之繡出
靈寶赤書白帝真文一篇以授皇妃受號三
百年中仍值青劫改運皇妃方復寄胎於李
氏之胞三年於西那玉國金壘幽谷李樹之
下而生化身為男子改姓上金諱日昌至開
光元年歲在上甲元始天尊錫西方七寶金
門皓靈皇老君號

五靈玄老君經

洞玄本行經云北方洞陰朔單鬱絕五靈玄
老君者本姓浩字敷明蓋玄皇之胤太清之
胄生於元福素賢世界始青天中年十二性
好幽寂心翫山水遠於家中或去十日時復
一還時天下災荒人民餓殍一國殆盡敷明
於地境山下遇一頃巨勝身自採取餉係窮

乏日得數過救度垂死數千餘口隨取隨生
三年不訖他人往覓莫知其處是時辛苦形
體憔悴不暇營身遂致疲頓死於山下九天
書其功德金格記其玉名度其魂神於朱陵
之宮後帝遣金翅大鳥常敷兩翼以覆其尸
七百年中尸形不灰至水劫改運水終尸漂
於無崖之淵水過而後敷明尸泊貝渭邪源
初默天鬱單之國北壘玄丘四十年中又經
山火盛行焚燒尸形於火中受鍊而起化成
真人五色之雲覆蓋其上至開明元年於北
壘玄丘改姓節諱靈會元始天王錫靈會洞
陰朔單鬱絕五靈玄老君號

雲笈七籤卷之一百一

雲笈七籤卷之一百二

雲笈七籤卷之一百二

紀

混元皇帝聖紀

太上老君者混元皇帝也乃生於無始起於無因為萬道之先元氣之祖也蓋無光無象無音無聲無宗無緒幽幽冥冥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彌綸無外故稱大道焉夫道者自然之極尊也於幽無之中而生空洞焉空洞者真一也真一者不有不無也從此一氣化生後九十九萬億九十九萬歲乃化生上三氣三氣各相去九十九萬億九十九萬歲三合成德共生無上也自無上生後九十九萬億九十九萬歲乃化生中三氣三氣各相去九十九萬億九十九萬歲三合成德共生玄老

也自玄老生後九十九萬億九十九萬歲乃化生下三氣三氣各相去九十九萬億九十九萬歲三合成德共生太上也自太上生後復八十一萬億八十一萬歲乃生一氣一氣生後復八十一萬億八十一萬歲乃生前三氣三氣各相去八十一萬億八十一萬歲三合成德共生老君焉老君生後八十一萬億八十一萬歲化生一氣一氣生後八十一萬億八十一萬歲化生後三氣三氣又化生玄妙玉女玉女生後八十一萬億八十一萬歲三氣混沌凝結變化五色玄黃大如彈丸入玄妙口中玄妙因吞之八十一年乃從左腋而生生而白首故號為老子老子者老君也此即道之身也元氣之祖宗天地之根本也夫大道玄妙出於自然生於無生先於無先

挺於空洞陶育乾坤號曰無上正真之道神
奇微遠不可得名故曰吾生於無形之先起
乎太初之前長乎太始之端行乎太素之元
浮游幽虛出入杳冥觀混沌之未判視清濁
之未分盼髣髴之興光瞻響罔之眇然窺惚
恍之容象觀鴻洞之無邊步宇宙之曠野歷
品物之族群惟吾生之卓乎獨立而無倫消
則爲氣息則爲人矣

老君者乃元氣道真造化自然者也強爲之
容則老子也以虛無爲道自然爲性也夫莫
能使之然莫能使之不然亦不知其所以然
不知其所以不然故曰自然而然者也至若
以地爲輿操天爲蓋馳騁騰蕩翱翔八外不
足比其大也窮幽極微至纖無際析毫剖釐
刃缺鋒銳不足言其細也絲竹八音蕭韶九

成宮商調暢律呂和平不足言其聲也玄黃
煥爛丹青煇煌焜煌燁燁麗靡華飾不足言
其色也燄耀熠燿神明恍惚風流電逝霆振
響逸不足言其疾也結根九泉沈囑八海水
凝數渾淵濟嶽峙不足言其止也陰陽不測
變化無倫飄飄太素師虛友真不足言其神
也光燭玄昧洞鑒無形仰觀太極俯察幽冥
不足言其明也影離響絕雲銷霧除鑽冰求
火探巢捕魚不足言其無也滌宇宙之塵穢
掃雲漢於天衢下坑宏而無底上寥廓而無
隅包六合而造域跨八維以爲區不足言其
虛也然則道固無形夫何爲名故乃託虛寄
無假道以言之言之不足以盡意故歸之自
然自然者理之極乃道之常也故衆聖所共
尊道尊德貴美莫之爵而常自然惟老氏乎

老君者乃元生之至精此形之至靈也昔於
虛空之中結氣凝真強爲之容體大無邊相
好衆備自然之尊上無所攀下無所躡懸身
而處不類不落著光明之光照虛空之中如
合日月之光也或在雲華之上身如金色面
放五明自然化出神王力士青龍白獸麒麟
師子列於前後或坐千葉蓮花光明如日頭
建七曜冠衣晨精服披九色離羅帔項負圓
光或乘八景玉輿駕五色神龍建流霄皇天
丹節騰九光鶴蓋神丁執麾從九萬飛仙師
子啓塗鳳凰翼軒或乘玉衡之車金剛之輪
駢駕九龍三素飛雲寶蓋洞耀流煥太無燒
香散華浮空而來伎樂駭虛難可稱焉或坐
寶堂大殿光明七寶之帳朱華羅網垂覆其
上仙真列侍神丁衛軒搖幢旌節騎乘滿空

或金容玉姿黃裳繡帔凭几振拂爲物祛塵
或玄冠素服白馬朱駿仙童夾侍神光洞玄
夫妙相不可具圖學上道之子宜識真形真
形不測但存此足以感會也夫學不知其本
如嬰兒之失母能知其母又知其子既知其
子復守其母母者何也無中之有也是道也
至真也宗極也一切所崇也隨感而應應有
著微微則妙象恍惚乍存乍亡屈者資之待
伸暗者向之獲明迷者歸之果定故神明之
君應著之時形像相好動靜有則以正理邪
周徧無滯救度無窮故稱爲聖或君或臣或
師或友依緣相逢達此應者皆由精心感道
道氣通感是故隨機適品矣夫大道處於無
形無形非凡所見應感以形妙相隨時而出
或玉姿金體爰及肉身或飛或步或尋或卑

或山或岱或夷或夏不可測量隨感應妙應已則藏或來無所從去無所至洞有洞無周徧一切悟者即心得道達者觸向乘真能崇識老君尊而敬之則得正真道矣論曰夫道不可見見而非也道不可聞聞而非也蓋示理教俱空寂而不動也而道亦能使未見者見未聞者聞此明境智相發感而遂通也然通寂雖殊其至一焉故曰道常無為而無不為以此論之蓋由人心者也夫心之念道凡有二種一念法身七十二相八十一好具足微妙三界特尊二念真身猶如虛空圓滿清淨不生不滅若於此相未能明審須憑圖像係鍊其心當鑄紫金寫此真形泥水銅絲稱力所為殿堂帳座幡華燈燭隨心供養如事真身想念丹倒功德齊等若能洞觀非身之

身圖像其形理亦無二是以敬像隨心獲福報之輕重惟在其心念念增進自然成道所謂人能念道道亦念人即此之謂也

太微天帝君紀

紫度炎光神玄變經云太微天帝君生于始青之端九曜神靈之胤玄氣未凝之始結流芳之胃而法形焉連光映靈紫雲曜電玄煙流霽丹暉纏絡妙覺潛啓仍採納上契條暢純和吐納冥津遂降靈生之胎哺養洪泉曲芝行年二七金容內發玉華外映洞慧神聰朗觀虛玄編掌帝號其所任乎澄流九霄之霞飛眺洞清之源明機覽於極玄領綜運于億津積感加於冥會妙啟發於自然是以得御紫度炎光迴神飛霄登空之法修行內應上登玉清高上之尊道備以付中央黃老君

馬

青要帝君紀

洞真青要紫書金根衆經云青要帝君者九陽元皇玉帝之弟子也以中皇元年歲在東維天始告暉君育於玄丘王國無崖之大瓊林七寶之下溟濛九域之濱法化應圖三日啓晨厥姓堯諱字伯開仍有九龍翼君側七色瓊鳳爲君身神解含芝以哺玄天女吐精以灌真玉童擲華以却穢神妃散香以攘塵合漱胎息法秀自然年冠二六面發金容體生靈符容與順化應運浮沉棲心明霞之境遨遊玉圖之墟執抗元皇之策落景九域之丘逍遙流盼遂經萬劫方還清齋雲房之間以紫雲爲屋青霞爲城黃金爲殿白玉爲牀五氣交結高臺連甍玉陛文階鳳闕四張金

童侍側玉華執中天仙羅衛五千餘人九陽元皇玉帝君時乘碧霞九鳳飛輿瓊輪羽蓋從衆林千真萬衆億騎飛行侍仙三十六人宴景霄庭來降於君與君共登九老仙都之京九曲之房命西臺龜母開雲鳳之蘊紫錦之囊出紫書真訣玉篇已受於君君修行道備位登玉清太上大道君授君飛雲羽蓋流紫鳳章令真玉光豁落七元金神虛符流金火鈴青玉璽九色無縫之章單背羽裙飛行上清於是縱景萬變迴轉五晨策虛召月攝日揚輪洞化離合與真同靈解形遞變儵歛億千上登三元朝謁玉官遊覽無崖崖落九天出入洞門攜契玉仙仰稟高上元始太真應氣順命位掌帝晨縱統萬道無仙不關下攝十天山靈河源五嶽四海莫不上隸於君

者也

總真主錄紀

洞真變化七十四方經云上清總真主錄南極長生司命君姓王諱政生字易度乃太虛元年歲洛西番孟商啓運朱明謝遷天元冥逝三暉昏晨風迅虛六日明焉君誕于東林廣昌之城長樂之鄉行年十四棄世離俗心慕神仙遇紫府華先生授陰陽補養削死修生三五變鍊七九復神道御中和胎息之方行其術壽至四百年登玄溪之澗隱巖之房詣屠先生受金丹鍊雲芝之根系金剛之經飛煙起霜沈雪之方招霞咽精之道服御七年與日合景行經神州空洞之山遇太一真人戴先生受帝君九鍊之方

中天玉寶元靈元老君紀

洞玄本行經云中天玉寶元靈元老君者本姓現字信然蓋洞元之胤中和之胄生於善忍世界青元天中流生之丘受生一劫默然不語混沌無心食氣爲糧天地未光無常童子於無色之國投信然靈寶赤書赤帝真文一篇於是而言是時惟修一身初不開張廣度天人善功未充運應更滅於青元天中命終流生之州靈體絕丘之下經一百餘年死而不灰常有黃氣覆蓋其上至水劫流行天下溟然靈骸四面涌土連天遏雲水道信然應化鬱然而起更生成人改姓通班諱曰元氏水過之後天地開光三象玄曜七元高明元始天尊以開光元年歲在己丑於高桃厲冲龍羅天反魂林中錫元氏玉寶元靈元老君號

赤明天帝紀

洞玄本行經云昔禪黎世界隊王有女字絳音一曰生乃不言年至十四王怪之乃棄女於南浮長桑之阿空山之中女乏糧食常仰日咽氣引月服精自然充飽體不疲損常行山中周市巖洞忽與神人會於丹陵之舍栢林之下執絳音右手題赤石之上語絳音曰汝雖不能言可憶此也絳音私心自悼受生不幸口不能言棄在窮山誓心自願得還人中當作功德無有愛惜百劫之後冀與願會天爲其感遣朱宮靈童下教絳音理身之術受赤書八字之音於是能言絳音晨夕朝禮天文道真既降逆知吉凶役使百靈坐命十方於山而出還於王國時天下大旱人民焦燎王大懼怖祈請神明絳音往白王言常聞

山中有女不言能感於天王識之乎王於是悟識是王女乃迎女還宮見女能言王見愧顏女顯其道爲王仰嘯天降洪雨注水至丈於是化形隱景而去仍更寄形王氏之胞運未應轉方又受生還爲女身父字以福慶名曰阿丘曾年及人禮乃發大慈之心布施窮乏獨寢一處不雜於物然燈燒香長齋幽室丹誠感積道爲之降以開光元年十方大聖尊神妙行真人會南園丹霍之阿三元洞室青華林中衆真侍坐香華妓樂五千餘衆真文奕奕光明洞達映朗內外雲景煒燦如星中之月去阿丘曾所往舍數十里中丘曾時年十六見舍光明內外朗照疑似不常乃出南向望見道真丘曾歡喜叉手作禮遙稱名曰丘曾今遭幸會身親天尊非分之慶莫知

所陳歸命十方天中之天惟蒙玄鑒賜以誠言萬劫滅度冀得飛仙魔見丘曾心發大願力過魔界因化作五帝老人往告丘曾云我受十方尊神使命來語汝曰靈寶法興五道方行每欲使人仁愛慈孝恭奉尊長敬承二親如聞汝父當聘汝身已相許和受人之言父母之命不可不從宜先從之人道既備餘可投身違父之教仙無由成女答魔言我前生不幸夙無因緣功德未充致作女身晨夕尅勵誓在一心用意堅固應於自然生由父母命歸十天誠違父教不如君言魔見丘曾執心昂正於是便退丘曾自云道既高邈無緣得暢乃聚柴發火焚燒身形冀形骸得成飛塵隨風自舉得至道前於是火然丘曾投身紛然無著身如蹈空俄頃之間已見丘曾

化成男子立在這前元始天尊師命南極尊神爲丘曾之師授丘曾十戒靈寶真文元始天尊又告南極尊神曰丘曾前生萬劫已奉靈寶功德未備致寄生轉輪至于今日化生人中見吾出法即得化形當更度人九萬九千乃得至真大神爲洞陽赤明天帝

南極尊神紀

洞玄本行經云南極尊神者本姓皇字度明乃閭浮黎國宛王之女也生於禪黎世界赤明天中生乃當貴父爲國王女居宮內金牀玉榻七色寶帳明月雙珠光照內外王給妓女數千人國中珍寶無有所乏常欲布散大建功德志極山水訪及神仙逼限宮禁津路無緣志操不樂心自愁煎王意憐愍慰諭百端問女意故女終不言淚落如雨切無一歡

王加其妓樂日日作唱度明聞樂常如不聞
獨在一處清淨焚香長齋持戒日中乃餐王
知其意乃於宮中爲踊土作山山高百丈種
植竹林山上作臺名曰尋真玉臺度明棄於
宮殿登臺棲身遮遏道徑人不得通單影獨
宿一十二年積感昊蒼天帝君遣朱宮玉女
二十四人乘雲駕鳳下迎度明當去之夕天
起大風雨雷電激揚地舍旋轉驚動一國王
大振懼莫知所從天曉分光失去山臺不見
其女天帝迎度明於陽丘之嶽丹陵上舍相
林之中朱鳳侍衛神龍翼軒玉童玉女三百
餘人於後大劫數交天地易位度明應在素
落之例南上感其丹至朱宮書其紫名化其
形骸於無始之胞一劫而生得爲男身於南
丹洞陽上館明珠七色寶林赤帝梵寶昌陽

丹靈真老君錫度明以南極上真之號

雲笈七籤卷之一百二

雲笈七籤卷之一百三

宋真宗皇帝御製翊聖保德真君傳序

傳

宋真宗御製翊聖保德真君傳序

蓋聞天心降顧邦家所以會昌靈命丕昭神道所以協贊考載籍之攸記固今古而同符矧復吾宗在于戰國基緒方始精感寔繁或山祇而見形或帝所而協夢其來已久斯謂不誣乃有接三統而開基將隆景業冠百神而儲佑茂顯明徵真條梅之名區號龜玉之與主見之於

翊聖保德真君矣太祖肇膺元曆觀德而無言太宗祗紹睿圖順期而前告若夫述玉晨之寶賸序斗極之仙階告國命之延洪示真科之祕噴洪威顯洽屏乎物魅神姦諄諄博

臨揚乎天祺民社由是靈壇爰峙微稱斯崇欽奉於芬馨仰祈於先覺固惟九域咸被底綏豈止三秦獨增忻戴暨茲冲眇續乃基局仰嘉話之在人瞻至神之佑世由是載稽茂典恭益尊名以爲上帝之恒符文考之真應

安可默而無述故當垂之不刊爰詔輔臣俾詮靈訓詢求斯至編帙旋成想風烈而昭然思音微而可觀誠足鏤之金板秘于蘭臺披封奏歸美之心願載於序引屬乙夜觀文之暇聊志於歲時題曰翊聖保德真君傳云爾

翊聖保德真君傳

推忠協謀同德守正佐理功臣樞密使開府儀同三司行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上柱國大原郡公臣王欽若編集

建隆之初鳳翔府盩厔縣民張守真因遊終南山忽聞空中有召之者聲甚清徹守真驚懼四顧無所見默行悚聽約數里又聞語云汝若先行吾即在後如是者數日守真莫能測既還其家又聞於室中曰吾受命降靈汝何爲頑梗如此不聽吾言吾若不爲宋朝大事當已粉碎汝矣守真方異之而且懼因曰未審是何星辰如此臨降守真性本愚戇且昧神祇願勿憑陵必無事奉乃曰吾是高天大聖玉帝輔臣授命衛時乘龍降世但以非正真之士無以奉吾教汝有異骨不類常流汝可虔心奉吾道訓也守真曰竊聞在男曰巫在女曰覡守真雖處凡庸恥爲慈類又曰吾上天之神非鬼魅也五嶽四瀆吾能役使汝若迴心入道勤奉香火當令汝應大國之

徵命受真主之恩遇豈同巫覡之輩耶守真曰神人旣若此教導敢不虔事乃設酒肉之饌以祀焉又聞言曰吾神人也汝何爲以腥穢瀆我以汝未曉不欲罪汝此去但以香茶及素食鮮果爲供吾雖不食歆汝之意也守真稽首而謝又曰吾爲汝天上之師汝別有人間之師但訪高士以求度焉守真乃禮古樓觀先生梁荃爲師度爲道士遂於所居之側擇隙地出家則於北帝宮內立殿以事神旦暮崇奉頗極精至神謂之曰觀汝虔心稱吾教導貞潔之士可以驅邪吾先將誨汝劔法俾汝爲民除妖後當令汝結壇俾汝爲國祈福守真再拜曰守真本實凡庸粗懷愚直當緣夙生奉事乃致今獲歸依願以至心永奉靈德壇儀劔法恭俟靈訓

真君曰劔法有三但以剛鐵鉞爲利乃吾目一視便可用也有疾之人俾汝揮擊邪氣銷鏹其人無損或地祇作孽水族生妖分野爲災國家殄慮當以上劔治之或山澤之怪飛走之雄震駭間閭侵毒黎庶當以中劔治之或魘魅之徒魘魘之輩挾邪暴物作祟害人當以下劔治之守真曰三劔之法已聞命矣結壇之儀伏俟指教

真君曰結壇之法有九上三壇則爲國家設之其上曰順天興國壇凡星位三千六百爲普天大醮旌旗鑑劔弓矢法物羅列次序開建門戶具有儀範其中曰延祚保生壇凡星位二千四百爲周天大醮法物儀範降上壇一等其下曰祈穀福時壇凡星位一千二百爲羅天大醮法物儀範降中壇一等儻非時

禱祀不及備此三壇亦當精潔詞章鮮異花果扣鼓集神懇禱而告去地九尺焚香以奏亦可感應也中三壇則爲臣寮設之其上曰黃籙延壽壇凡星位六百四十其中曰黃籙臻慶壇凡星位四百九十其下曰黃籙去邪壇凡星位三百六十此三壇所用法物儀範各有差降下三壇則爲士庶設之其上曰續命壇凡星位二百四十其中曰集福壇凡星位一百二十其下曰却災壇凡星位八十一所用儀範量有等差此九壇之外別有應物壇或六十四位或四十九位或二十四位法物所須各以差降士民之類可量力而爲之如臣庶上爲帝王祈祐當作祈穀福時壇凡一千二百位或爲父母師尊懷災祈福當爲醮設壇隨儀增益也守真拜而受之自爾多

有徵驗不能備紀乾德中太宗皇帝方在晉邸頗聞靈應乃遣近侍齋信幣香燭就宮致醮使者齋戒焚香告曰晉王久欽靈異欲備俸緡增修殿宇仍表乞勅賜官名

真君曰吾將來運值太平君宋朝第二主修上清太平宮建十二座堂殿儼三界中星辰自有時日不可容易而言但爲吾啓大王言此宮觀上天已定增建年月也今猶未可使者歸以聞太宗驚異而止太祖皇帝素聞之未甚信異遣使齋香燭青詞就宮致禱召守

真詣闕備詢其事守真具言之且曰非精誠懇至不能降其神仍以上聖降靈事迹聞奏太祖召小黃門長嘯於側謂守真曰神人之言若此乎守真曰陛下儻謂臣妖妄乞賜按驗戮臣於市勿以斯言棄黷上聖詔守真止

於建隆觀翌日遣內臣王繼恩就觀設醮移時未有所聞繼恩再拜虔告須臾真君降言曰吾乃高天大聖玉帝輔臣蓋遵符命降衛宋朝社稷來定遐長基業固非山林魑魅之類也今乃使小兒呼嘯以比吾言斯爲不可

汝但說與官家言上天宮闕已成玉鏤開晉王有仁心晉王有仁心凡百餘言繼恩惶懼不敢隱具錄以奏因復面言神音歷歷聞者兢悚太祖默然異之時開寶九年十月十九日之夕也翌日太祖升遐太宗嗣位尋召守

真於瓊林苑爲周天大醮作延祚保生壇醮罷真君降言於內臣王繼恩曰吾有言汝當爲吾奏之曰

建隆元年奉帝言乘龍下降衛人君掃除妖孽猶闕事縱橫整頓立乾坤國祚已興長安

泰兆民樂業保天真八方效貢來稽首萬靈
振伏自稱臣親王祝壽須焚禱通相度潔向
君親吾有捷疾一百萬諸位靈官萬垓人若
行忠孝吾加福若行悖逆必誅身賞罰行之
既平等天無氛穢地無塵愛民治國勝前代
萬年基業永長新

繼恩錄之於簡翌日以聞太宗覽之驚異稽
首謝曰國家之幸宗廟之慶處荷上聖賜此
格言命緘藏於內殿尋遣內供奉官王守節
起居舍人王龜從就終南山下築宮方卜地
於終南鎮

真君忽降言於龜從等曰此地乃修建上帝
宮闕之地不可易也於是乃定凡三年宮成
中正之位列四大殿前則玉皇通明殿次紫
微殿次七元殿次真君所御殿東廡之外有

天蓬九曜東斗天地水三官四殿西廡之外
有真武十二元神西斗天曹四殿又有靈官
堂南斗閣並列星宿諸神之像暨鐘經二樓
齋道堂室廡不完備建碑以紀其事題曰上
清太平宮一如真君預言之制命常參官一
人監宮擇道士焚修每歲三元及誕節上本
命日並遣中使致醮祀神之夕上望拜焉歲
或水旱或國家將舉事率致禱焉初宮成真
君忽降言謂王龜從等曰汝奉詔修宮勤則
至矣然何爲不開日月華門不畫八小殿壁
堦墀甍甍亦未嚴備惟求速成以冀恩寵然
上天亦不掩爾功亦不赦爾罪守節龜從頗
切驚懼然已奏訖役不及增備惟稽首祈謝
及至闕皆獲增秩賜白金千兩既而守節染
疾而亡龜從歿於兵刃此乃不掩功不赦罪

之戒明矣太平興國初太宗皇帝親征太原
真君忽降言於守真曰官家已臨汾晉非久
尅復城池汝當令監官內臣等設醮以謝勝
捷於上帝守真等曰國家大事乞快捷音真
君曰上天已定勝負也踰旬而王師告捷監
官等以聞帝遣內臣盧文壽齋內庫香藥御
署詞章詣宮陳醮以謝上帝是夕真君降言
曰官家設此大醮上帝與諸天皆喜國祚延
遠過於有唐矣至六年守真以乾明節詣闕
朝賀召見因面奏曰聖真下降俯爲昌朝乞
降詔加號以答靈貺上允其奏尋下詔曰太
平宮神受命上穹降靈下土茲茲致薦胙饗
有微大庇斯民屢垂丕貺宜加美號以答神
休其封神爲翊聖將軍詔命至官守真焚香
以告真君忽降言曰汝當上問官家所言翊

聖者翊於何聖守真數日疑懼不敢答復言
曰汝但馳奏官家不罪汝守真遂具章以聞
太宗覽之召近臣謂之曰
王帝輔臣所輔翊者上帝也當以此意報守
真令啓白也既而內臣傳命到官守真詣殿
焚香以告真君曰此意是也七年守真復詣
闕朝賀真君忽降言曰吾有言汝當聞於官
家曰
大道興隆陰謀滅諸天衆聖皆欣悅宋朝祚
綬甚延年太平景運初興發君上端心顯明
哲愛民治國常須切萬年基業永長新金枝
玉葉無休歇
守真得之到闕以聞詔賜守真紫衣號崇元
大師自後每遣使醮告
真君或有言守真皆密以聞至道初忽降言

謂守真曰吾建隆之初奉上帝命下降衛時
今基業已成社稷方永承平之世將繼有明
君吾已有期却歸天上汝等不復聞吾言矣
儻國家祈禱但嚴潔焚香北面告吾雖不降
言當授福衛護宗社又曰汝遇吾下降至今
三十五年勤亦多矣

上帝已有符命授汝為五土之主此限滿日
計汝仙官汝亦不久住也自是不復降言明
年閏七月十六日守真謂門人等曰吾已領
符命今將去矣言訖而化既而聖上嗣位崇
奉之典率遵舊式洎受元符封泰山建玉清
昭應宮於宮中寶符閣之西北隅作凝命殿
殿後為凝命閣以奉真君大中祥符七年詔
曰誕敷寶命仰荷於至神昭報殊微虔增於
懿號蓋為邦之大典庇民之深旨也而況翊

宣元化式表衆靈司陰陽於含生播明威於
福地當王基肇啓固降治而已彰洎文芳績
承復先期而斯應由是亟營珍館備薦徽章
蒙介福於無垠佐鴻圖於累盛顧惟眇質紹
撫綿區屬典禮之交修實祺禔之沓委緬懷
幽贊罔怠欽崇是用益以丕稱奉之茂則式
達至精之懇庶伸祗答之文期克享於寅恭
永保寧於品彙爰頒成命俯告宰司深體予
懷共宣其事翊聖將軍宜加號曰
翊聖保德真君自真君之降世也或時有所
受人即傳錄而歧雍之間有物魅妖怪為害
之極者皆投誠致告則守真祈禱奉教而往
靡不祛殄凡所靈驗不可勝紀今錄其傳聞
者云守真常朝禮至

玉皇大殿觀其題曰通明殿不曉其旨因焚

香告曰通明之理竊所未敢祈真教

真君曰

上帝在無上三天爲諸天之尊萬象群仙無不臣者常陞金殿殿之光明照於帝身身之光明照於金殿光明通徹無所不照故爲通明殿諸天帝君萬靈侍衛仙衆梵佛悉來朝謁仰視其殿惟見大光明中

上帝儼然仙班既退光明徧徹諸天焉有王更者年七十餘少事戎帥老而退居終南鎮膽氣雄傑談五代時事歷歷可聽每聞妖怪誕妄之事則扼腕切齒自真君之始降未甚信嚮泊目覩靈異欣然歸仰自後常日二時赴宮焚香伏拜雖風雨霜雪未嘗暫曠一日忽告守真啓殿門瞻禮焚香且泣曰老夫本懷剛氣幼事軍門不信邪魔常守正直百生

有幸得遇

上真今已衰耗大期將至所願歸全之後得在左右以備驅使爲萬足矣真君降言而許之未幾叟無疾而終踰旬守真忽於真君殿前聞空中有呼其名者曰我鐵輪將軍也汝何以略不見錄守真仰而問曰真君左右有四將軍常侍殿中守真常所處事未知鐵輪將軍是何星辰名位空中又曰我即王叟也曾有至願乞侍左右今蒙收錄使掌鐵輪位在四將軍之下汝今後或有醮祭勿忘吾名也真君嘗謂守真曰吾每巡遊周天有諸位靈官捷疾吏兵數逾百萬禁禦妖沴知吾騎從所至皆屏跡遠避嶽鎮海濱可以麾召而世之物魅邪怪豈足數耶吾念汝正直付汝劍法俾汝爲民救患攘災汝宜精勤無或懈

怠積功立名加惠及物上天所鑒當錄汝名
若慢道輕教不守虛寂自有陰責矣吾若一
怒萬物立爲埃塵汝其可當乎然汝每有責
罰乃吾小將軍怒汝不專謹爾汝自宜致恭
於彼汝所與念彼各預知不可欺心貽汝禍
患守真嘗一日從容焚香虔誠問曰守真觀
釋氏之教言天上天下無如佛者未知

三清之上品位何若願賜真語以蠲蒙滯真
君降言曰佛即西方得道之聖人也在

三清之中別有梵天居之於上帝則如世之
九卿奉天子也守真曰其教流演頗盛於世
又何理也真君曰教流中夏

帝之念也隨世盛衰亦帝之念也守真曰道
釋經典並垂於世未審崇奉何者即獲其福
真君曰太上道德經大無不包細無不納修

身鍊行治家治國世人若悟其指歸達其妙
用造次於是信奉而行豈惟增福諒無所不
至矣釋氏之四十二章經制心治性去貪遠
禍垂慈訓誠證以于惡亦一貫於道矣奉之
求福固亦無涯至于周公孔子皆列僊品而

五經六籍治世之法治民之術盡在此矣世
雖諷誦多不依從若口誦而心隨心隨而事
應仁義信行禮智之道常存于懷豈惟正其
人事長生久視之理亦何遠矣守真又嘗啓
請云終南山中赤谷神祠者近鄉之人多所
祈祀屠牛擊豕以爲饗饌酒樂喧沸民氓鼓
舞若斯之事其獲佑乎

真君曰終南山寔名山福地人凡境聖今古
皆然興妖致邪殺命祈福以茲俟福斯亦遠
矣既而草竊潛匿其下捕賊者積薪焚之祠

宇煨燼寂無靈異建隆末長安進士劉頴頗有文學出於流輩嘗詣官再拜禱曰頴欲知將來位秩高卑願賜靈討

真君降言曰天賦汝文性不賦汝祿位汝若學道退閑當猶延永若妄求進身慮促汝壽算也頴聞之不悅而退後三歲果無成而辟雍熙中華山希夷先生陳搏卒於張超谷石室中世多傳其羽化守真朝禮之次因焚香啓告曰華山陳搏近卒時人謂之尸解未審其人功行證仙階乎敢希上真略賜指諭

真君降言曰搏之鍊氣養神頗得其要然及物之功未至但有所主掌爾端拱中知鳳翔府比部郎中高凝祐嘗就官致禮旣去

真君忽降言於監官李鐔曰高凝祐行虧忠作化佳人矣鐔竊志之俄而凝祐秩滿還京

爲三司判官鐔聞之乃復焚香啓告曰高凝祐今爲此職又何福耶

真君降言曰死將至矣數月而凝祐卒吏部尚書宋白乾德中家于塾屋有弟顯小字曰岐哥年十餘歲爲狐魅所惑號呼無度舉動失常忽力敵數夫家人莫能制醫砭之並至者必遭凌撲白因齋心遣所親詣官致禱懇求衛護

真君降言曰汝去吾當令守真往彼守真受教而往方至其家坐於客館而岐哥已覺悼惶失次家人遽出迎拜守真具問之因厲聲呼其名須臾岐哥捧其首從中唯唯而出至守真前戰汗悚息守真呵責移時鬼乃露形叩頭伏罪守真以術戮之應手而斃岐哥仆地良久而蘇即獲平愈

真君嘗忽謂守真曰山下李靖廟中有狐鬼數十盤泊於彼本方地神適有馳報慮其爲妖害民汝可速往逐之守真稟命仗劍而去須臾坐於廟前嗥呼數四俄而狐鬼數十悉出徧列於前惶惑驚悸守真乃責之曰此上真下降之地汝輩豈宜雜處今未欲戮汝可速返林莽無以血汙我靈劍鬼等相顧狼狽匍匐而散守真自往至還曾不移時寓宮道士王德淵問其所適守真具道之德淵曰自此至彼往復二十里何其速耶守真曰我離廟時以劍揮下庭樹低枝在地可驗也德淵俟曉躍馬而觀焉果於廟前聞腥穢之氣不可近得斷枝而還始再拜稱異時又有妖狐數百在邠州城中頗爲怪異守真聞之因焚香致告具道其事願奉教往彼除之

真君降言曰此狐妖輩嘗於長安南山中化形爲菩薩之狀誘彼居民捨財爲俛其間迴心歸善亦十有八九上帝以此故授其符命俾爲邠州土地亦有限期俟其歲滿當自遠去無能爲害汝不必往也開寶中鳳翔府民陳英美家有山魃爲怪投擲瓦礫日盈其庭時放煙焰欲焚其舍財物耗散親族愁苦召術士禳禁命僧徒課誦皆不能止乃移居遠遁亦躡蹤而至英美計無所出因齋戒持香躬詣宮庭精虔以告真君降言謂守真曰汝今速受吾命令往爲除守真再拜負劍躍馬再宿而至其家而擲瓦之聲喧囂如故觀者填隘皆曰此道士必不能去此怪守真乃盥滌嚴潔整衣引劍而入其怪忽然而止是夕爲壇於庭中守真嘆

劍立其上厲聲徐呼曰山魃鬼何在乎儻爲妖未已當出與吾較勝不然則當去萬里之外釋汝之罪如是移時悄無影響自是其家安肅乃隨守真詣宮陳醮以謝焉又長安富民楊氏家有鬼物爲怪擲瓦縱火一日罵變聚族憂惶莫可寧處時有術士李挺鬼者尤善持禁楊氏召之方及其門若爲物所繫匍匐而起俄復顛隕如是者三遂狼狽而走楊氏復召僧衆爲道場誦經作梵唄以祛之俄又若有物攫其道具或投於屋或棄於井群僧惶懼而去乃至擣衣砧石亦自空中騰起三三兩兩相逐而落中庭遇物凌觸而物無所損如是之怪尤衆不可具紀楊氏素聞真君之靈乃躬持香燭等馳赴焚禱具言其怪且求驅殄

真君降言曰汝當速歸吾令守真繼往也守真尋再拜而往其家士民觀者填隘其戶守真易衣整冠呪水揮劍行於四隅其怪即寂然無聲守真謂楊氏曰此妖伏矣請爲醮以祛之向夕結壇焚章禮畢而去一城之衆皆首稱歎守真既歸楊氏隨詣宮中陳醮以謝又富民劉文琛者忽爲狐鬼所惑心神恍惚動止不寧市中逢道流語之曰子面有妖氣必爲邪物所著真君下降可虔心禱之必愈斯疾文琛乃自齋香燭晨夕馳赴中路爲鬼物所迫或爲僧尼婦女或爲商賈萬端誘惑不進文琛旣迷且惑復遇道流於路具告其故道流曰是皆鬼物也汝宜逕往無或退志爲羣妖所害文琛心悟不數日奔迫至宮潔齋懇至百拜殿

下

真君降言曰知汝速來吾今令守真爲汝除邪是夕守真立文璣於庭中守真仗劍吳水呵叱數四文璣憤然踣於地移時而起曰適先生呵叱之際見數人若神將者各擒二鬼而去文璣惶駭不覺顛仆今神思清爽如酣醉之始醒也百拜而去自

真君之臨降官吏民庶不遠千里或馳誠遙禱或齋戒朝拜以祈真受時有所聞大抵多隨其性習加以訓勗人臣依於忠人子依於孝清淳者示之格言貪酷者警以要道詞甚平易頗叶音韻然獲聞之者至寡今擬其所傳錄之如左乾德中驪山白鹿觀道士馮洞元朝禮之次焚香虔告曰洞元講孔子之書依老氏之教積有年矣而修身鍊行未得真

旨幸逢

上真敢求一言

真君降言曰

到境始知安形忘靈物閑真空須照達幽微即大還動觀無障礙希夷合自然功成神莫測變化可沖天去住由自己三官赦舊愆命曹除罪簿六丁奏上天衆生要修道須知無上源

洞元百拜虔謝而去開寶中侍御史路冲奉詔知鳳翔府就官禮請守真就府署中陳醮祈降是夕潔齋致禱曰冲身居職守阻拜真儀輒以蘋藻虔祈降鑒乞賜真語以導蒙昧真君降言曰盡力事君以爲忠臣濁財勿顧邪事莫聞整雪刑獄救療人民勸令王道終爲吉人積愆累咎必有沈淪衆生本無形之

性既有形之軀曠劫以來不能自悟自有無極世界不夜之鄉混合太虛杳冥同理

又曰

六合乾坤內衆生多不會造業向前行如盲驀江海如將智慧觀自越千重海

冲再拜錄而奉之左楠闕王龜從一日齋心詣宮焚香懇禱曰凡庸賤類曩咎無涯幸逢上真願賜靈譔如何修身以獲遐壽

真君降言曰勸汝修鍊莫如精勤精勤不怠上聖皆聞太平降世用武興文無文則不用武則益君食禄利勿違王命行吉善但守清貧清貧者響合天地濁富者像火投冰投冰者火緣漸滅積惡者自貫其身自貫者殃及七祖地府下痛苦及親吾懸千尺之索提鈞有緣之人道之尊德之貴大道能生一切

物衆生頭象天足象地中心空然合真理鑒戶牖以爲室房室之中有一物亦無形亦無影杳杳冥冥人不識若能識者得長生陽在天陰在地二氣同和誠有謂空中造化乃自然自然之中生萬類天不高地不卑大道混合虛無理學道衆生審欲聞此是修行崇妙門開寶中丞相沈倫嘗連綿卧疾虔心遣使詣宮陳醮致告曰倫濁穢之質病惱所侵如何修行得免茲患敢期聖語以導愚蒙

真君降言曰靈物不病形軀自安形軀有病返照而看來人錄之歸致於倫倫捧覽之驚喜曰吾得之矣尋而疾愈復遣人詣宮醮謝道士王德淵因述終南山寓止宮中勤奉香火好養生而性褊多所恚怒忽一日

真君降言謂之曰汝學道修真先當調習其

性以順天和忘諸有爲勿耗心識融怡凝湛
道乃可見復戒之曰莫管內莫管外來往真
靈無罣礙所居安樂是汝家各自勤行莫相
待莫相待先達之人無滯礙真空妙樂有天
堂與聖相同滅諸罪

又曰

妙理須行到周旋皆合道舉措見真空真空
無煩惱混合太虛中自有無聲樂地鑪天竈
間皆同凡聖道常將智慧觀可向今生

德淵曰上感

真君降言教示不曉前篇內與聖相同滅諸
罪願垂誨諭

真君曰汝若除煩入靜鍊心修真積累其功
數盈之後泥丸百節元神靈通而自同於聖
天堂妙樂無所不至豈更有諸罪也故言與

聖相同滅諸罪太平興國中駕部員外郎李
鑄嘗知鳳翔府備觀靈應俄復奉詔監官凡
十餘年志願嚴潔

真君前後降語僅十餘篇其所錄者數首

一曰

建隆之初方稟希夷上帝命吾衆聖皆知乘
龍下降列宿相隨五嶽受命主張地祇潛扶
社稷密佐明時吾要李鑄知吾降期不得輕
泄免漏天機

又曰

與吾獨異佐國與吾以道理民與吾慈善理
家與吾不飲自醉醒時理民醉時理神此語
是延年益壽之法吾勸府主記取

又曰

爲官求理在貞明智慧俱通臨事清觀天行

道合陰德食君爵祿常若驚為吾洗心復換
骨背凡入聖奔長生天宮快樂勝凡世不夜
之鄉挂一名

又曰

府主累世為人生中國與吾清直莫行斜曲
與吾積善累功與吾輔佐明主與吾洗雪黎
民與吾掛心刑獄

上帝若知名天官也剋取捨住世轉流之財
但修取有形之像獲隨身之功得無量之福
與吾不得因循不柰時光迅速靈官賞汝功
勲天曹與汝添福若一一依吾聖言必得延
年益壽

又曰

年登七十餘住世不久居饒君壽百歲問汝
得幾秋地府直須怕冥司難請求有功無驚

懼積罪必遭誅子孫難替代早覺莫癡愚

又曰

有緣無緣福業相牽有緣福至無緣業纏三
業大罪信根不圓若遵吾語如倚太山

又曰

聽吾之語必延年亦將康健保安然至誠不
退修真理今生若在玉皇前

又曰

為汝虔心星辰下降來駕於玄風去乘於法
雨開盲愚之耳目迴積惡之人心盡歸投於
正路因汝離告

上玄惡人盡來歸敬此汝之功也吾已與汝
聞於

上帝俾汝獲福也汝宜清者重清白者重白
明者重明勿初勤末怠中路變異迴清為濁

迴善爲惡設靈官奏聞

上帝若知有誤於吾也又七月十日夜

真君降言汝忠勤奉國惠愛臨民更要用心勿違吾誠未遇吾之前所作諸惡吾與汝並銷除也遇吾之後況無諸業左右已錄汝功也更須晨夕與吾積其善功勿得怠惰吾聖言也又曰但行王事洗雪冤沈常差靈官護助汝也或有諸事常行平正依吾聖言況是太平君治化諸事前程汝但莫憂

又曰

托托莫憂煩軍府自然安每事依王道從他天下傳

又曰

爲主虔誠拜上玄宋朝社稷保長安不久太平天下樂一家受福鎮如山

又曰

爲主合虔誠將心助太平天宮繫其職每事更宜精衆聖皆知汝舉措直須驚一朝功滿後永住看三清

又曰

生前莫亂憂已後亦無愁主判陽間事凡人得幾秋但依聖言著長生上天求

鑄每受一篇未嘗不晨夕諷誦焉又嘗謂鑄曰汝年及八十別無修鍊之功未免掩形升魂亦當有所主掌爾鑄再拜曰此生得遇

上真下降屢受秘語他日儻獲主掌願與守真同列

真君曰人間官職守真不及汝天上名位汝不及守真也但心歸真正升仙階亦有時矣淳化中西京留守中書令趙普嘗遣使備禮

致醺虔祈願聞休咎

真君降言曰趙普扶持社稷甚有功勲

上帝所知賜汝福壽然以大妨小幽府亦有
冤對當啓誦真經告祈天地首懺前非吾亦
與汝達于

上帝庶解茲咎汝官職壽數已有限矣其使
錄之而去普跪讀感涕因焚香謝過復遣人
詣宮設醮給事中參知政事賈黃中掌遣人
投誠致禱以祈聖誨

真君降言曰聖主命臣臣之事君道佐當代
心依古人善惡無隱姦邪必聞君臣合道可
立功勲

又曰

愛民用心賞罰平等但依吾語合家保安
殿中丞張卓嘗乞聖言

真君曰大道養汝性陰陽生汝身爲吾勤行
道爲吾勤修真公廉常用意憂恤在乎民遇
時佐明主清濁上帝聞濁富終不久清貧爲
天人莫教入道富從他人笑貧自有真家富
清高不愧負

又曰

形凡性不凡爲國顯清廉家積千餘口有罪
自家擔

又曰

但服陽和氣天竈再熏蒸地鑪別有用道德
日日新延年積福應真空若至清虛無有妙
理度脫有緣人

道士周務本嘗詣宮奏詞一通乞降真語

真君降言曰汝有詞言慕上天其如心意隔
關山仙宮不遠如指掌内外工夫全未圓陰

官察錄無譴過免墮鄆都數百年休吾所語
合吾道要優三清應不難

張守真子元濟常齋戒詣官

真君降言曰汝父守真遭逢於吾故令子孫
受福汝豈不聞信州龍虎山張道陵至今子
孫不絕亦逢於上聖得道之後應及後世汝
亦於吾有緣直須在家孝於父母食祿忠於
帝王立身揚名豈非好事又誨之曰
無事莫街行動學必立名揚名在天下遂歷
有長生

又曰

爲過自家知善惡日相隨分明違天道問汝
阿誰癡
淳化中

真君降言示守真曰當今顯聖明修德勳三

清上天歸正道四海息交兵八方欽齊聖五
穀盡收成勸君須修德上帝賜長生

又曰

關西賊寇緣應時數官家須指揮招捉使臣
莫殺平民官家修德之際正賊須剪滅又嘗
降言誡輔道士曰

千人心不同萬人心皆錯舉意不相通與聖
難相約

真君又嘗降言誡官吏等曰

每存忠信齊其天文武班行自有賢爲主萬
年定基業常憂黎庶恐飢寒長行德行合其
道燒香慶祝告虛玄但願國安君長久齊心
輔佐太平年
又嘗降言誡朝臣等曰

擎天之柱著功勳包羅大海佐明君文王治

世及堯日輔弼乾坤在忠臣爲主直須行決
烈死生齊却戴皇恩常行吉善合其德慎終
如始莫憂身

進翊聖保德真君事迹表

臣欽若言臣聞高穹瞻命元聖膺期必有至
神聿彰靈贊訓標於保乂雅頌載於監觀
考古今之宜符見天人之交感臣欽若誠慶
誠抃頓首頓首伏以靈源錫羨炎德嗣興景
祚有開丕徵允赫惟玉晨之元輔奉金闕之
明威降精爽不貳之民顯陰陽莫測之造佐
大邦之啓運告神宗之紹圖兆自幾先隆簪乎
聞聽壽是增隆靖館茂薦徽稱鉅典崇隆統
禧響答乃至搢紳卿士橫目蒸黎稽首以瞻
睟容洗心以佇靈詒隨其性之遠近視其器
之淺深時亦戒以微音警其蒙惑諄諄之誨

咸洞其隱微蚩蚩之氓潛識其真正或魑魅
爲孽真鼎之所未刊或膏肓致疾秦醫之所
難究亦復俯聆虔懇遙授指蹤真教假臨羣
邪必殄帝冥之象既炳於人衆風教之遊亟
還於霄極永載茲芬之紀潛施瞻祐之祥凡
厥秘言悉存舊錄將伸倫次以示方來敢謂
微臣猥承明詔齊心仰誦隨手兢持真究淵
冲粗伸紳繹竊念上真之茂躋實爲昭代之
明徵豈夫庸瑣之材輒敢形容其事伏望皇
帝陛下垂流注覽援翰擣文賜名以紀芳鞋
作序以冠篇首式彰賁奉永耀洪沐臣無任
瞻天望聖戰汗屏營之至其所錄成
真君事迹三卷謹隨表上進以聞臣誠惶誠
懼頓首頓首謹言

批答

省表具之夫妙道爲大本於若沖至神無方
昭乎善應惟玉虛之元輔冠瓊簡之真階幽
贊裁成宣彰陰陽當藝祖之受命降福環而
炳靈逮文考之紹休告

帝期而前兆式申美報肇建殊庭奉禳禱之
嚴科介蒼黔之丕祉若乃夷微委鑒肸蠁攸
憑示諄誨以惟勤昭明威而巨測恍兮之應
猶響泠然之馭亟旋自朕慕承寅加崇奉儼
辟儀於恭館薦嘉號於元都合祕誥之具存
表格思之攸盛期於綜緝以耀休徵卿任完
樞衡道熙邦采雅資博洽庶就編聯而能紬
緗帙以惟精封縑囊而來上懇求制序復冀
命名再循淺昧之辭曷叙直聰之烈勉從勤
請良積覲懃嘉尚之懷寤興無捨所請宜依
雲笈七籤卷之一百三

雲笈七籤卷之一百四

齊書卷之四十五 齊書卷之四十五 齊書卷之四十五

傳

玄洲上卿蘇君傳周季通集

先師姓蘇諱林字子玄濮陽曲水人也少稟異操獨逸無倫訪真之志與日彌篤常負擔至趙師琴高先生時年二十一受鍊氣益命之道琴高初爲周康王門下舍人以内行補精術及丹法能水游飛行時已九百歲唯不死而已飛仙也後乘赤鯉入水或出入人間而林託景丹霄志不終此後改師華山仙人仇先生仇先生者湯王時木匠也服胎食之法還神守魂之事大得其益先生曰子真人也當學真道我迹不足躡矣乃致林於涓子涓子者真人也既見之遂授以真訣告林曰

欲作地上真人必先服食藥物除去三尸殺滅穀蟲三尸者一名青古伐人眼是故目暗面皴口臭齒落由是青古之氣穿鑿泥丸也二名白姑伐人五臟是故心羣氣少喜忘荒悶由白姑貫穿六府之液也三名血尸伐人胃管是故腸輪煩滿骨枯肉焦志意不開所思不固失食則飢悲愁感歎精誠昏怠神爽雜錯由血尸流噬魂胎之關也若不去三尸而服藥者穀食雖斷蟲猶不死也徒絕五味雖勤吐納亦無益者蓋其蟲生而求人不死不可得也是故服食不辟於死生由青古白姑血尸三鬼不去所致爾雖復斷穀人體重滯奄奄淡悶又所夢非真顛倒醜錯邪淫不除由蟲在內搖動五神故也凡欲求真當先服制蟲丸制蟲丸者一名初神去本丸也欲

作真人當先服制仙丸制仙丸者太上八瓊
飛精之丹也失求長生不死仙真之初罔不
先服制蟲丸以除尸蟲建長生之根矣若人
腹中有蟲寧得仙乎形中饒鬼安得真乎其
蟲凶惡速人之死故當除之消子後告林曰
我被帝召上補中黃四司大夫領北海公去
世無復日也後林詣消子寢靜之室得書一
幅以遺林也其文曰五斗三一太帝所秘精
思二十年三一相見授子書矣但有三一長
生不滅況復守之手能存三一名刊玉札況
與三一相見乎加存洞房爲上清公加知三
元爲五帝君後聖金闕帝君所以乘景迅雷
周行十天寔由洞房三元真一之道吾餌木
精三百年服氣五百年精思六百年守三一
三百年守洞房六百年守玄丹五百年中間

復周遊名山看望八海迴翔五嶽休息洞室
樂林草之垂條與鳥獸之相激川瀆吐精丘
陵鬱鬱萬物之秀寒暑之節弋釣長流遨遊
玄瀨靜心山岫念真養氣呼召六丁玉女見
衛展轉六合無所羈束守形思真二千八百
餘年寔樂中仙不求聞達今卒被召上補天
位徘徊世澤惆悵絕氣吾其去矣請從此別
子勤勗之相望飆室也林省書流涕徬徨拜
空消師之迹於是絕迹矣夫玄丹者泥丸之
神也其法出太上素靈訣守三一爲地真守
洞房爲真人守玄丹爲太微官也林謹奉法
術施行道成周觀天下遊瞻名山分形散影
寢息丹陵賣履市巷醜形試真得意而栖遯
化不倫時人莫能識也以漢元帝神爵二年
三月六日告季通曰我昨被玄洲召爲真命

上卿領太極中候大夫與汝別比明旦有雲
車羽蓋驂龍駕虎侍從數千人迎林即日登
天冉冉西北而去良久雲氣覆之遂絕林未
去之時先是太極遣使者下拜爲中嶽真人
後又太上遣王郎下拜爲五嶽地真人宮在
丹陵予見先師得道爲仙已三被拜授而乃
登昇蓋洪德高妙玄韻宿感靈化虛源神澄
八方龍昇鳳逐飛步真門隱顯津梁觀試風
塵其道神矣其法珍矣非紙札麤意所能述
宣今聊撰本師之標略爾將來有道之士以
遊目也

太和真人傳元陽子附

太和真人尹軌字公度太原人也乃文始先
生之從弟少學天文兼通讖緯來事先生因
教服黃精花及授諸道經凡百餘篇皆家口

訣先生登真之後即與隱士杜沖等同於先
生宅修學時年二十八絕粒行氣專修上法
太上哀之賜任太和真人仍下統仙寮於杜
陽宮時復出遊帶神丹十餘筒周歷天下濟
護有緣或鍊金銀以賑貧窮或行丹藥以救
危厄求哀之人咸得其福利焉或上朝玉京
校一切行業善惡報應宿命之期或論天地
日月星辰運度賒促之分或遊宴諸天參校
神仙圖錄品位部御之方或論童真始仙威
儀俯仰之格或臨諸地領察兆人建功立行
齋請之福或監度學道男女經方藥餌之道
或遊百山千川檢閱神司鬼神考錄罪福之
目或論風雨雷電水旱豐儉之事焉吾所遊
行或爲道士或爲儒生或爲童愚或爲長老
不可以一塗限也或與羣真衆仙驂龍馭鳳

策室駕虛雲馳電邁出有入無分形散影處
處遊集或巡五嶽之洞適十洲之宮出入荒
之域入九幽之府或酌碧海之津挹玄丘之
雲採丹華於閼苑掇絳實於玉圃故上清瓊
文帝章曰太和真人與太華真人三天長生
君南極總司禁君西臺中候北帝中真九靈
王子太靈仙妃赤精玉童玄谷先生南嶽赤
松子中山王喬紫陽真人西城王君中黃先
生趙伯玄山仲宗等同修行三真寶經上法
皆面發金容項負圓光乘虛登霄遊宴紫庭
變化萬方適意翱翔嘯命立到徵召萬靈攝
制羣魔決斷生死駕霄乘煙出入帝庭焉
元陽子者仙人也生於北極之端育於虛無
之中與天地浮沈隨日月周迴被服自然含
剛懷柔優游乎太漠之外踟躕乎中嶽之上

觀和氣之布施察萬物之經紀覽緯度之差
序圖盛衰之終始乃遇老君哀愍元陽遣經
一卷名曰黃庭乃太素之始元陰陽之至道
分理之真要養神之訣文上古之人行得其
真中古以來不得其要傳授謬誤亦從來久
也。本黃老作此經令學者皆得神仙然黃老
已來英儒之士多爲注解不得黃老之本旨
失其要說於是元陽憮然退思採黃老之妙
識祖爲其注不能究盡道意深遠至通猶可
爲學之徒使微悟之爾有得黃庭經者老子
也史記或云黃者黃帝老者老子今亦謂太
上經爲正也

太極真人傳

太極真人杜沖字玄逸鎬京人也以周昭王
丁巳年聞文始先生登真乃於茲靈宅棲玄

學道于時幽人逸士自遠而來者有五人焉
並沈默虛遠方雅高素道術相忘共弘不伐
之則也後穆王聞之爲修觀建祠置沖爲道
士焉將以氣均巢許德爲物範故天子禮之
而不臣諸侯敬之而不爵蓋以其弘修道業
故也沖閑居幽室吟詠道德常攝護氣液吐
納光華經二十餘載幽感真人展先生降於
寢靜侍者二人捧碧玉函立於左右沖乃拜
首求哀蒙授九華丹方一函謂沖曰老君與
尹先生於東海八滄山召太帝集羣真天下
山川洞室仙人不遠而至時有地司保舉子
之勤勞老君勅我付爾仙經也沖依按合服
而身生玉映五臟堅潤裁容氣息又感真人
李君授以太上素靈洞玄大有妙經沖復修
之甚得其驗遂乃解胞釋結保命凝真領攝

羣神洞觀衆妙焉穆王親崇道教以祈神仙
共策遺風之駿日馳千里中到崑崙山昇玄
圃之宮西詣龜山謁王母於青琳之室東遊
碧海展敬文人採若木之華北適玄圃南邁
長離同挹絳山之髓驅策虎豹役使百靈通
冥達幽莫測其涯年一百二十餘以懿王已
亥歲上清元君遣仙官下迎授書爲太極真
人下任王屋山仙王矣

太清真人傳

太清真人宋倫字德玄洛陽人也以厲王甲
辰歲入道於是凝心寢景抱一沖和不交人
事日誦五千文數遍服黃精白朮積二十餘
年乃密感老君項負圓明面放金光披九色
離羅之帔建七映暉晨之冠有仙童六人負
輿執錄倫匍匐乞哀乃告倫曰吾有景中之

道通真之經生乎三元之始出乎九玄之庭
五德合慶六氣凝精分真散景保遐固齡子
能修之立致雲輅出有人無微幽洞冥三光
並耀二氣齊靈變化適意飛昇上清倫拜授
之乃開蘊出靈飛六甲素奏丹符以付於倫
倫得經修之乃自然通感常有玉童六人更
遞侍之察物如神言無不驗能望巖申步凌
波涉險不由津路或化為麀鹿或託作鳩鵲
翱翔原陸試人之心年九十餘以景王時受
書爲太清真人下司中嶽神仙之錄焉

論曰按樓觀仙師傳及樓觀本記並云昔周
康王聞尹先生有神仙大度之志乃拜爲大
夫并賜嘉名因號此宅爲樓觀焉次昭王時
大夫遇老君因遂得道其次穆王乃欽尚遺
塵爲建祠修觀召幽逸之人置爲道士自爾

相承于今不絕故樓觀碑云樓觀者昔周康
王大夫闕令尹喜所立也以其結草爲樓因
卽爲號又云周穆王西遊秦文東獵並枉駕
迴輪親崇道教始皇建廟於樓南漢武立宮
於觀北晉宋謁板于今尚存秦漢廟戶相繼
不絕由是論之乃驗老君西度闕在於昭王
之時信矣或云幽厲平敬之時西度者此由
後人不見老君本紀妄爲穿鑿者也幽王時
孔子時有見老君者斯並化胡之後復還中
夏幽演之時也或云老君西出散關者按張
天師述老君本紀云老子幽演訖乃與文始
先生遊此赤城上虞山過女兒雞頭天柱太
白山秦昭襄王聞之於西麓下爲修城邑今
散關中其故墟猶在是也謂曾於此過乃昇
於崑崙山故此舊墟尚稱尹喜城老停驛等

名爾以此詳之則癸丑年復非度此散關明
矣或云史記無文事同虛妄者至如九天九
壘川源土俗徧於六合猶有不書況其一區
一第輒能備載焉若編以史爲實錄者則天
下諸牒圖書識緯經論並爲虛誕豈獨此一
觀一傳而已哉蓋驗之在實其來久矣周宣
王時郊聞採薪之人行歌曰巾金巾入天門
呼長精欽玄泉鳴天鼓養泥丸時人莫能知
之惟老君曰此活國中入其語秘矣斯皆修
習無上正真之道也

太元真人東嶽上卿司命真君傳

弟子中候仙人李道字安林撰

真人姓茅諱盈字叔申咸陽南關人也姬胄
分根氏族於茅積德累仁祚流百世誕縱明
賢繼踵相承高祖父諱濛字初成深識玄遠

察覽興亡知周之衰不仕諸侯乃師於北郭
北阿鬼谷先生遂隱遁華山盤桓靈峯逍遙
幽岫靜念神仙高抗蕭寥絕塵人間也盈曾
祖父諱偃字泰能濛之第四子也仕秦昭王
之世位爲舍人稍遷車騎校尉長平恭侯毗
弼霸正有功業於時焉盈祖父諱嘉字正倫
仕秦莊王爲廣信侯始皇即位嘉輔帝室當
莊襄王時也秦地漸以并巴蜀漢中宛郢置
南郡矣北收上郡以東爲河東太原上黨東
至滎陽滅二周置三川郡以呂不韋爲丞相
號文信侯以嘉爲德信侯使招置賓客游士
欲并天下始皇六年韓魏趙衛楚共擊秦取
壽陵始皇使嘉將兵攻之有功焉衛迫東都
嘉又剋討皆平之始皇壯嘉志節賜金五千
斤二十五年秦大興兵使嘉攻燕遼東得燕

王而還又遣嘉定荆江南地皆降是年置會稽郡嘉將兵於會稽而亡始皇哀其忠因以相國禮葬之於長安龍首山西南嘉有六子並知名於時始皇皆官爵承先並各賜姓其第六子諱祚字孝英不仕不學志願農巷即盈之父也祚有三子長子諱盈字叔申次子諱固字季偉小子諱衷字思和盈少秉異操天才穎燦矯志蕭抗行邁遠逸不嘗聞達不交非類獨味清虛恬心玄漠盈時年十八遂棄家委親入于恒山讀老子道德經及周易傳採取山術而餌服之潛景絕崖素挺靈岫仰希標玄與世永違始皇三十年九月庚子盈高祖父蒙於華山之中乘雲駕龍白日昇天先是時其邑謠曰神仙得者茅初成駕龍上昇入太清時下玄洲戲赤城繼世而往在

我盈帝若學之臘嘉平始皇聞謠歌而問其故父老具對曰此仙人之謠勸帝求長生之事於是始皇忻然乃有尋仙之志因改臘曰嘉平盈於恒山積六年思念至道誠感密應寢興妙論通于神夢髣髴見太玄玉女把玉札而攜之曰西城有王君得真道可爲君師子奚不尋而受教乎心豁靈暢啓徒內爽覺悟流光之騰睇自謂已得之於千載矣明辰植暉東瞻霄邁登嶺陟峻徑到西城齋戒三月沐浴向望遂超榛冒險稽首靈域卒見王君後二十年從王君西至龜山見王母盈乃叩頭再拜自陳於王母曰盈小醜賤生枯骨之餘敢以不肖之軀而慕龍鳳之年欲以朝菌之質竊求積朔之期雖仰遠流莫以知濟津途堅塞所要無寄常恐一旦死於鎖放之

難取笑於世俗之夫是以昔日負笈幽林貪
師所生遂遇王君哀盈丹苦見授治身之要
服氣之法於是靜齋深室造行其事師重見
告以盈身非玉石而無主於恒氣非四時常
生於內正當率御出入呼吸中適和液得修
形神靡錯感應思積則魂魄不滯理合其分
氣甄其適乃可形精不枯宅不可廢也若使
精神疲於往反津液勞於出入則形當日凋
神亦枯落歲減其始月虧其昔矣宜便妙訪
求其長易之益西王母曰予心至矣吾昔先
師元始天王及皇天扶桑太帝君見遺以要
言汝願聞之邪於是口告盈以玉珮金璫之
道太極玄真之經盈拜受所言稽首而立又
告盈曰夫金璫者上清之華蓋陰景之內真
玉珮者太上之隱玄洞飛之寶章得其道者

皆上陟霄霞登遶太極寂晏高空游行紫虛
也向說元始天王太帝君言是太霄二景隱
書玉珮金璫之文章也又有陰陽二景內真
符與本文相隨太上法惟令授諸司命子玉
札玄挺錄字刊金黃映內曜素書上清似當
爲上卿之君司命之任矣此道後別當付於
子也然不先聞明堂玄真之道亦無由得太
霄隱書也盈於是辭師乃歸帶索混俗亦不
矯於世自說入恒山北公學儒俗之業時年
四十九也盈父母尚存父見大怒爲子不孝
不親供養尋逐妖妄流走四方吾當喻汝爲
不生之子也欲杖罰之盈長跪謝曰盈受命
應當得道道法世事兩不相濟雖遠遠供養
無旦夕之益能使家門平安父母老壽盈已
受聖師符錄見營助者以天丁之兵見侍衛

者以仙童玉女今道已成不可打擊恐三官考察非小故也父外信禮度未設內秀道德玄域意有未釋故驗盈情狀俾衆不惑於是操杖向盈適欲舉杖杖即摧折成數十段段皆飛揚如弓矢之發中壁壁穿中柱柱陷父悟不凡瞋意乃止盈曰向所啓正慮如此邂逅中人則有所傷故耳至漢宣帝時二弟俱貴衷爲五官大夫西河太守固爲執金吾並當之官鄉里相送者數百人時盈亦在座謂賓曰吾雖不作二千石亦有仙靈之職矣來年四月三日當之官能如今日之集會不衆許之至期日盈門前數頃地忽日平治無復寸芥皆青縑幄屋屋下鋪數重白氍毹容數百人坐遠近翕赫相語來者塞道客乃有數倍於送弟時衆賓並集爾乃大作主人不見使

人但見金槃玉杯自至人前奇餽異果不可名字酒又美好又有妓樂絲竹金石聲動天地香麝之芳達于數里飲食隨益六百餘人莫不醉飽明日迎官來至文官則朱衣素帶數百人武官則甲兵牙旗器械曜日盈與家人及親族辭決而語宗室子弟曰夫真仙道隱貴在跡翳不應表光曲飾動耀視聽吾所以不得默遁藏景潛舉空同者蓋欲以此道誘勸二弟之追慕也亦何但固衷之返迷耶天下有心者盡當注向神仙之冀獲爾言訖遂歸句曲邦人因改句曲爲茅君之山時二弟在官聞盈玄跡眇邁白日神仙乘飛步虛越波濤津靈官奉從著於民口節蓋旌旗光耀天下始乃信仙化可學神靈可致然後明松喬不虛鼎湖實有於是並各棄官還家以

日仄之年方修盈糴粕遺事不得口訣未爲補益乃相與共歎而相謂曰家兄得道非他人也忽不往從親稟問密訣而留此按云云方書以規度世乎縱往而不達兄之神仙終不使吾等死於非所也遂共棄家扶輿自載以尋斯舉以漢元帝永光五年三月六日渡江求兄於東山遂與相見悲忻流涕告二弟曰悟何晚矣二弟跪曰固衷頑下不達道德願賜長生濟弟元元盈曰卿已老矣欲難可補復縱得真訣適可成地上仙耳其上清昇霄大術非老夫所學今且當漸階其易行以自支住於是並教二弟服青牙始生咽氣液之道以住血斷補焦枯攝筋骨之益亦停年不死之法也因以長齋三年授以上道使存明堂玄真之氣以攝運生精理和魂神三年

之內竭誠精思神光乃見於是六丁奉侍天兵衛護盈又各賜九轉還丹一劑并神方一首各拜而服之仙道成矣後授紫素之書各百字以付固衷固衷拜受其時亦有執儀者以啓正之紫素文曰太上有命天載真書言咸陽茅固家于南關厥字季偉受名當仙位爲定錄兼統地真使保舉有道年命相關勤恭所蒞四極法令宮館洞臺治丹陽句曲之山固其勛之動靜察聞又曰盈固弟衷挺業該清雖晚反正思微微誠斷馘六天才穎標明今屈司三官保命建名總括岱宗領死記生位爲地仙九宮之英勸教童蒙開道方成教訓女官授諸妙靈蒞治百鬼典崇校精開察水源江海流傾封掌金谷藏錄玉漿監植龍芝洞草夜光治于良常之山帶北洞之口

鎮陰宮之門也使者授書記而去至漢平帝
元壽二年八月己酉五帝各乘方面色車從
羣官來下受太帝之命授盈爲司命東卿上
真君文以紫玉爲板黃金刻之其文曰惟盈
虛挺遠朗幽耽妙玄爰自童蒙散髮北山靜
心林澤積思求神登峻履谷艱尋師門擲形
絕崿投軀萬津丹誠率往肆其天然遂造明
匠乃授靈篇剪髮祝跪殘首截身帶索自樂
不恥飢寒所適惟道所保以真情昭上帝感
激太玄今敬授盈位爲太元真人領東嶽上
卿司命神君君平心正格秉操金石丹心矯
衆栖神高映故報盈以玉鉞綠旌八威之策
使盈征伐源澤折衝萬神君寒凍林谷味玄
仰真思激窮岫啓心精誠今故報盈以紫髦
之節藕敷華冠使盈招驅萬靈封山召雲君

棄家獨往離親樂仙契開嶮嶮冬袒山川今
故報盈繡羽紫帔丹青飛帟使盈從容霄階
攜命玉真君步驟深數足履危仞心耽志尚
曾不憚憚今故報盈以斑龍之輿素虎之輶
盈浮晏太空飛輪帝庭君披榛併景寒凌霜
雪心求明真不戰不慄今故報盈以曲晨寶
蓋瓊幃綠室使盈遊盼九宮靜神溫密君遠
秀道榮無疲於心潛形幽嶽靜思萬林今故
報盈以流金火鈴雙珠月明可以上聞太極
通音上清君貞心高靜淫累不經素挺皓映
內外坦平今故報盈以錦旌繡幡白羽玄竿
可以呼召六陰玉女侍軒君慈向觸物陰德
萬生蠢動之毛皆念經營今故報盈以鳳鸞
之簫金鍾玉磬可以和神虛館樂真舞靈君
飢渴養神艱辛求真萬物不能致其惑千邪

不能毀其淳今故賜盈紫琳之腴玉漿金甌
可以壽同三光刻簡丹瓊也盈標領清玄紫
瑋八眎心暉重離神曜太霞實真人之長者
故以太元爲號君九德既備感積太微天人
虛白不期同歸今酬九事以報往懷盈心神
方朗四靈所栖丹神啓煥秉直不迴正任全
固監無照微今屈宰上卿總括東嶽又加司
命之任以領錄圖籍給玉童玉女各四十人
以出入太微受事太極也治宮赤城玉洞之
府盈其誰之動靜以聞於是盈與二弟決別
而與王君俱去到赤城玉洞之府道次諸山
川神靈有司迎啓引者將以千萬矣臨去告
二弟曰吾今去矣便有局任不得復數相往
來旦夕相見要當一年再過來於此山三月
十八日十二月二日期要吾師及南嶽太虛

赤真人遊盼於二弟之處也將可記識之及
有好道者待我於是乎吾自當料理之以相
教訓未悟於是李偉思和遂留治此山洞內
立宮結構於外將道著萬物流潤蒼生德加
鳥獸各獲其情神驗禍福罪惡必明內法既
融外教坦平爾乃風雨以時五禾成熟疾癘
不起暴害不行父老訝曰茅山連金陵江湖
擬下流三神乘白鶴各治一山頭召雨催旱
稻陸田苗亦柔婁子咸保室使我無百憂白
鵠翔青天何時復來遊

雲笈七籤卷之一百四

雲笈七籤卷之一百五

齊東野語卷之五

傳

清靈真人裴君傳弟子鄧雲子撰

清靈真人裴君字玄仁右扶風夏陽人也以漢孝文帝二年君始生焉爲人清明顏儀整素善於言笑目有精光垂臂下膝聲氣高徹呼如鍾鳴家奉佛道年十餘歲晝夜不寐精思讀經嘗於四月八日與馮翊趙康子上黨皓季成共載詣佛圖時天陰雨忽有賤人著故布單衣巾黃巾詣君車後索載君禮而問之不答君下車以載之康子季成並大怒呵問何等而上吾車乎君乃陳諭遂聽俱載君自徒行在後顏無變色寄載人自若亦不以爲慙也將至佛圖乃曰吾家近在此乃下

車奄然失之佛圖中道人支子元者亦頗知道宿舊人傳之云已年一百七十歲見君而歡曰吾從少至老見人多矣而未嘗見如子者乃延君入曲室之中幽靜之房大設豐饌飲食既畢將君更移隱處呼之共坐乃謂曰吾善相人莫如爾者子目中珠子正似北斗瑶光星白背已下象如河魁既有貴爵又當神仙天下志願子實事焉然津梁未啓七氣未渾不見妙事亦無緣而成也因以所修祕術密以告君道人曰此長生內術世莫得知吾昔遊焦山及鼈祖之阿遇仙人蔣先生者乃亦將子與也以神訣五首授吾奉而行之於今一百七年矣氣力輕壯不覺衰老但行之不動多失真志不能去世故雖延年不得神仙也猶是行之多違精思不至之罪也今

以教子子秘而慎傳之

第一思存五星以體象五靈存之法常於密室以夜半後生氣之時服挹五方之氣於寢牀上平坐向月建所在先叩齒九通咽液三十過畢存想五星使北方辰星在頭上東方歲星在左西方太白星在右南方熒惑星在膝中間中央鎮星在心中久久行之出入遠行常思不忘無所不却萬禍所不能干也後當奄見五老人則是五星精神也若見者當問以飛仙之道五神共扶人身形白日昇天

第二初以甲子月上旬直開除之日爲始以生氣之時夜半之後勿以大醉大飽身體不精皆生疾病也當精思遠念於是男女可行長生之道其法要秘非賢勿傳使男女並取生氣含養精血此非外法專採陰益陽也若行

之如法則氣液雲行精醴凝和不期老少之皆返童矣凡入靖先須忘形忘物然後叩齒七通而咒曰

白元金精五華敷生中央黃老君和魂攝精皇上太精凝液骨靈無上太真六氣內纏上精玄老還神補腦使我合會鍊胎守寶祝畢男子守腎固精煉炁從夾脊遡上泥丸誦曰還元女子守心養神煉火不動以兩乳炁下腎夾腎上行亦到泥丸誦曰化真養之丹扁百日通靈若久久行之自然成真長生佳世不死之道也

第三用五行紫文以除三尸常用朔望之日中時臨目南向臨目者當閉而不閉也心存兩目中出青氣心中出赤氣臍中出黃氣於是三氣相繞合爲一氣以貫一身須臾內

外洞微如火光之狀良久乃叩齒十四通咽液十四過畢此鍊形之道除尸蟲之法也又而行之體有五香之氣目明耳聰長生不死第四名曰陰德致神仙之道其文曰常以甲子日沐浴竟甲子上午日當燒香於所止床之左右久久行之天仙玉女下降也又一法當養白犬白鷄犬名曰白靈鷄名曰白精諸八節日及行入五嶽乃登山諸有神仙之所在處密放鷄犬於其間去勿迴顧天真仙官當與子芝英靈草矣又一法作素奏使長一尺二寸丹書其文曰某郡縣鄉里某欲得長生登仙度世飛行上清真人至神五嶽羣靈三官九府乞除罪名書奏畢以青絲係金鏤一雙合以纏奏再拜北向置奏石上因以火燒成灰乃藏鏤於窰石間而去勿反顧無

鏤可用條脫一雙以代鏤古人名爲縱容珠子也慎與多口嫉妬之人道之非但無益乃更致禍如此十過天上五帝三官九府更相屬勅除人罪過著名生錄判定仙籍入山求芝草靈藥所欲皆得山神玉女自來營衛狼虎百害不敢犯近神靈祐助常欲使人得道開人心意惡鬼老魅不敢試人行此道易成而無患若道士不知此術入山必多不利數爲鬼物所試在人間則多輻軻疾病財物不昌所願不從若能行此道長生神仙第五太極真人常以立春之日日中時會諸仙人於太極宮刻玉簡記仙名常以其夕夜半時正北向仰視北極再拜頓首陳乞已罪多少之數求解釋之意畢復再拜乃止至春分之日日中時崑崙瑤臺太素真人會諸仙

官校定真經至立夏之日日中時上清五帝會諸仙人於紫微宮見四真人論求道者之功過至夏至之日日中時天上三官會於司命河侯校定萬民罪福增年減算至立秋之日日中時五嶽諸真人詣中央黃老君於黃房雲庭山會仙官於日中定天下神圖靈藥至秋分之日日中時上皇大帝乃登玉清靈闕太微之觀會太上三老君北極諸真公八海大神五嶽尊靈仙官萬萬共集議定天下萬兆之罪福學道之勤懈一一條列副之司命至立冬之日日中時陽臺真人會諸仙官玉女定新得道始入仙錄之人至冬至之日日中時天真衆仙諸方諸東華大宮見東海青童君刻定衆仙籍金書內字常以八節日夜半日中謝七世祖父母及身中罪過罪過

自除也久行之神仙不死夫秋分日者太上神真觀試萬仙自非真正者不可輕用其日謝罪也真人仙官以八節日日中時共會集三日乃解欲修道者當先齋戒勿失之也又一法每至八節日常當行入五嶽若神仙真人所棲名山之處也每於深僻隱巖之中密燒香乞願祝曰
玄上九靈太真高神使某長生所欲從心百福如願壽如靈山謹以節日登巖請生畢因散香於左右勿顧而返常能行此必長生神仙所欲如心玉女詣房衆靈衛身也若或有棲遁冥契而不獲登山者寄心啓願精意向真亦與身詣名山者無異每事決在心誠密暢求真堅正乃獲之也此亦將子與五首隱訣內道要事畢矣君乃再拜而奉要言還歸

精思行之常處隱室不據名好乃服食茯苓餌卉醴華腴積十一年夜視有光常能不息從旦至中年二十三本郡所命爲功曹君不應命尋又州辟主簿轉別駕舉秀才詣長安拜博士高第轉尚書選曹郎御史中丞散騎常侍侍中出爲北軍中候以伐匈奴有功封淮陽侯後遷冀州刺史別駕劉安之時年四十五初迎君爲主簿後轉別駕亦知仙道飲食黃精積二十餘年身輕面有華光數與君俱齋靜室中以正月上旬君沐浴齋于靜室至三月奄有仙人乘白鹿從王童玉女各七人從天中來下在庭中他人莫之見君拜頓首乞請一言仙人曰我南嶽真人赤松子也聞子好道故來相過君何所修行乎君長跪自陳所奉行凡百二十事松子曰勤存五靈

別當授子真道奄然而去君於是乃求解去官自稱篤疾欲詣太上請命遂棄官妻家逃遊名山尋此微妙別駕劉安之從焉君時年四十五帝累徵召一不應命逼之不已君乃北遊到陽浴山以避人間之網羅也遂入石室北洞中學道精思無所不至安之不能久處山中時復出於人間君於後將雲子去乃登太華山入西洞玄石室裏積二十二年奄見五老人皆巾來詣君再拜頓首乞請神訣乃出神芝見賜一老人中青巾著青衣拄青杖帶通光陽霞之符乃東方歲星之大神也以青華之芝見賜出青書一卷是紫微始青道經也又一老人巾蒼巾著蒼衣拄蒼杖帶鬱真蕭鳳之符乃北方辰星之大神也以蒼華之芝見賜出蒼元上錄北斗真經中命四

旋經四卷見授又一老人巾白巾著白衣柱
白杖帶皓靈扶希之符乃西方太白星之大
神也以白華之芝見賜出太素玉籙寶玄真
經三卷見授又一老人巾赤巾著赤衣柱赤
杖帶四明朱碧之符乃南方熒惑星之大神
也以丹華之芝見賜出龍胎太和丹經二卷
見授又一老人巾黃巾著黃衣柱黃杖帶中
元八維玉門之符乃中央鎮星之大神也以
黃華之芝見賜出四氣上樞太元黃書八卷
見授乃五星之精天之大神也君再拜服此
神芝讀神經十旬之間視見萬里之外能日
步千里能隱能彰役使鬼神乃遊行天下東
到青丘遇谷希子青帝君授以青精日水飲
食青芝還到太山遇司命君授以上皇金籙
乃西到流沙濱白水岸遇太素真人乘龍雲

輶建紫晨巾以紫羽為蓋仗七色之節侍從
神童玉女各二百許人在白水沙洲空山之
上方遊觀金城鳴玉鐘舞華幢望在空山之
上往而不至君乃身長淵浮白水冒洪波
越沙岸嶮巖沈溺遂登空山見而拜焉頓頭
稽顙乞請真訣太素真人笑曰危乎濟哉子
今日始當得之矣因口教服二景飛華上奔
日月之法又授太上隱書告君曰此足以爲
真矣遂留空山上修二景引日法誦隱書積
十一年太素真人曰子道已成矣因以景雲
龍輿見載羽蓋華寶之儀詣太素官見上清
三元君君當爾之時亦不知在何處也三元
君治太素宮諸仙童玉女侍者有千餘人以
黃金爲屋青玉爲牀君既詣金闕再拜稽首
三元君以玉璽金真見賜玉女二十四人玉

童三十二人見侍乃乘飛雲中輦復北遊詣太極宮見太極四真人四真人見授神虎符流金火鈴乃詣太微宮受書爲清靈真人治青靈宮佩三華寶衣乘飛龍景輿仗青旂玉鉞七色之節遊行上清九宮

西玄者葛衍山之別名葛衍有三山相連西爲西玄東爲鬱絕根山中央名葛衍山三山有三府名曰三宮西玄山爲清靈宮葛衍山爲紫陽宮鬱絕根山爲極真宮三山纏固萬三千里高二千七百里下有洞庭潛行地中通玄洲崑崙府也西玄山下有洞臺方圓千里金城九重有玉堂蘭室東西宮殿中有四百二十真人處焉其樹則絳碧草則芝英其鳥獸則麒麟鳳凰距崑崙七萬里其間有高暉山上有洞光如日葛衍西玄鬱絕根三山

也道人支子元受蔣先生入室精思存五靈之神光服氣之法常以夜半之時靜室獨處平坐向東瞑目陰呪曰

蒼無浩靈少陽先生九氣還肝使我魂寧上帝玉錄名上太清畢因閉氣九息咽液九過

叩齒九通次南向瞑目陰呪曰

赤庭絳雲上有高真三氣歸心是我丹元太微綠字書名神仙畢因閉氣三息咽液三過叩齒三通次西向瞑目陰呪曰

素元洞虛天真神廬七氣守肺與神同居白

王金宇九帝之書使我飛仙死名已除畢因閉氣七息咽液七過叩齒七通次向生年之本命處瞑目陰呪曰

黃元中帝本命之神一氣侍脾使我得真老君玄籙書名神仙長生久視與命永存畢因

閉氣一息咽液一過叩齒一通次北向瞑目
陰呪曰

玄元北極太上之機五氣衛腎龜玉參差神
名玉札年同二儀役使六甲以致八威畢因
閉氣五息咽液五過叩齒五通爾乃存五方
之氣都畢又咽液九過北向再拜陰呪曰

謹白太上太極四真君請存五方五靈神使
其相見得語言畢乃精思此一法存五靈先
服氣陰祝之道與出中庭存法等耳此法乃
逕要不煩又於靜思易也裴君後重更授傳

如此於靜室祝時亦先存五靈在體中使備
然後服氣爾庭中之法所修煩多難行又於
致神之驗不勝於靜室之速也後出要言秘
之勿傳庭中之法以勸於始學使不懈怠爾
篇而言之室中爲要法支子元受蔣先生第

五首之訣以八節之日存思陳已立身已來
罪過多少之數輸誠自狀已上希天皇諸真
開寫之祐剋身歸善以求長生神仙者也蓋
秋分之節者氣處清靈太和之正日也衆真
諸仙是其日皆聽訟焉又地上刺姦吏部境
域諸仙官並糾奏所在道士之功過及萬民
有罪應死生者也仙忌真記曰子欲昇天慎
秋分罪無大小皆上聞以罪求仙仙甚難是
故學道爲心寒此是朱火丹陵仲陽先生之
要言矣秋分氣調日和中順天地者也夫火
炎之氣摧於凋落之勢玄水包津胎於金生
之府乃太陽光轉少陽藏養天地於是所以
定剛柔之際合二象之序煥成疏明乃別陰
陽三元寔八節之標日求道之要梯美每至
其日日中之時上皇太帝君王尊陛下乃登

廣寒上清靈宅太空之闕丹城紫臺長錦玉樓羣真集于太微之觀上闕九天之真皇中要太上三老君北極諸真及八海大神下命五嶽名山諸得道者尊靈萬萬並會于陽寥之殿共集議定天下萬民之罪福記學道求仙者之勤疏議犯過日月修行善惡刑罰之科生死之狀各隨其所屬部境根源條例副之司命書之皇錄罪福纖芥刻于丹城之籍伏匿之犯惡陰德之細切者無不一二縷而知之者也其夕夜半當出中庭北向脫巾再拜長跪上啓太上北極天帝太帝君因密自陳己立身已來犯罪多少之狀乞得赦貫從今自後改往修來之言言之必使信誓于丹心盟於天地不敢復犯惡之行也其中言在意陳之也畢云願太上皇帝削其罪名移書

三官使神仙之錄某廁玉札長生久視通真達靈畢又叩齒四下再拜而還靜室深自刻責并存念三元中神今上啓太上如此者三名上仙籍罪咎除滅也三元泥丸絳官丹田三神也存念三元三神上啓天尊求恩赦助已自陳令必上聞也二啓秋分生籍乃定死名乃除此一法出經命青圖是長生秘法矣俗人雖存道未離人間甚多罪咎犯之者非一恐未便可施用秋分首過之法也入山林中遠去人事蕭然獨處不犯萬物者乃可爲之既有反善之詞誓有改行之言言已聞於高上之聽慎不可復使犯惡速生之事也重犯罪十過天地弗救身死爲驗非可復改補者矣以此求道無所復索也養生者有如水火之交爾得其益則白日昇天犯戒律則身

汶三泉也又此日獨重於七節趙伯玄所謂生死門戶者也三九素語曰秋判之日尊卑盡會生死之日也古人以秋分之日為秋判之日也所以爾者秋分之日乃會九天八地衆真人神上皇至尊三日三夕共定萬民之命所聚議者咸多而神尊並集故也諸八節日會天地諸真官先後及節凡三日三夕而各還所司此是支公之口訣又別此一事不離七節之條例也候夜神童金根經曰八節之日求仙極會天命衆真皆當集對末節一日萬靈詣闕節日日中尊卑入謁節後一日罪福分別三日三夕天事乃畢子其慎罪務爲功德名可上真列編太極吾不試言知者深密急宜謝過祕而慎泄此亦支公所告出以傳示裴君太素真人教裴君二事爲真人

之法曰旦視日初出之時臨目閉氣十息因又咽日光十過當存今日光霞使入口中即而吞之畢仍存青帝君從日光中來在我之左次存赤帝君從日光中來在我之右次存白帝君從日光中來在我之背次存黑帝君從日光中來在我之左手上次存黃帝君從日光中來在我之右手上五帝都來乃又存陽燧絳雲之車駕九龍從日光中來到我之前仍與五君共載而奔日也裴君止於空山之上修行精思一年之中髣髴形象二年之中五帝俱乘日形見在左右三年之中終日而言語笑樂五年之中五帝日君遂與裴君駉乘飛龍之車東到日窟之天東蒙長丘大桑之宮八極之城登明真之臺坐希琳之殿授裴君以揮神之章九有之符食青精日糒

飲雲碧玄腴於是與五帝日君日日而遊此
所謂奔日之道也日中亦有五帝一曰日君
太上隱書中篇曰子欲爲真當存日君駕龍
驂鳳乘天景雲東遊希琳遂入帝門精思仍
得要道不煩名上清靈列位真官乃執鬱儀
文第二事爲真人之法日夕視月臨目閉氣
九息因又咽月光九過當存月光使入口中
即而吞之畢仍存青帝夫人從月光中來在
我之左次又存赤帝夫人從月光中來在我
之右次又存白帝夫人從月光中來在我之
背次又存黑帝夫人從月光中來在我左手
上次又存黃帝夫人從月光中來在我右手
上五帝夫人都來乃又存流鈴飛雲之車駕
十龍從月光中來到我之面前仍存五夫人共
載而奔月也裴君止於空山之上修行精思

一年之中髣髴婆娑二年之中五夫人遂俱
乘月形見在君左右三年之中並共笑樂言
語五年之中五帝月夫人遂與君共乘飛龍
之車西到六嶺之門八絡之丘協晨之宮八
景之城登七靈之臺坐太和之殿授裴君流
星夜光之章十明之符食黃琬紫津之醴飲
月華雲膏於是與五夫人夕夕共遊此所謂
奔月之道矣月中亦有五帝夫人外經云日
君月夫人者是少有髣髴也太上隱書中篇
曰子欲昇天當存月夫人駕十飛龍乘我流
鈴西到六嶺遂入帝堂精思乃見上朝天皇
乃執結璘章裴君白日精思對日存日中五
帝君夜則精思對月存月中五夫人五年之
中日月精神並到共乘飛龍上遊太玄始學
則五靈形見授書賜芝終成則日月五帝君

五夫人驟轡清虛乘雲太丹朝謁三元稽首
金闕乃獲玉璽金真威制羣神役使玉女玉
童北朝四真人受書爲真佩神虎之符以制
嚴六天授流金之鈴以命召衆精仗青旄之
節以周流九宮皆由精思微妙幽感天心是
以靈降扶身上昇帝庭爾道士行之者則是
耳不必以已仙人也若處密室及日月不見
時但心中存而思之可也不待見日月要見
視之爲至佳惟精思心盡無所不通此言要
也臨目者令目當閉而不閉之間也少令得
見日月之光景密而行之勿令人知雖雜人
同室而止有密其思者比肩仍自不覺每事
盡當爾不但此一條而已求生養命在於心
三丹田三寸之間耳是以龍變蟬蛻皆以一
致而成也八素經曰仙者心學心誠則成仙

道者內求內密則道來榮者外求口發則貴
至財者動心心寂則富集諸寂動異用而所
攻者一守之在役用之機也
太素真人曰爲真不知道者亦復多耳要於
乘光揚景騰雲昇虛並日月之精進九天之
表餐霞飲玄呼吸太和乃不可不爲此竒道
此道亦易成而速得也衆真有不知此道者
見吾乘雲而攜日月五帝五夫人莫不敬親
而求請問之也吾亦復未示之也內視中方
曰子欲步空常當存日月子欲登清泠當存
五星密室密行不出宇庭此之謂也
夫守道者及學道求仙者修行至精皆可爲
之爲之既得便成昇天仙人也此道不必真
人而當獨行之也子有真骨真性而密行之
必能舍章守慎不妄傳泄故以相教耳黃老

祕言曰子得鬱儀結璘乃成上清之真子得大洞真經乃能飛行上清無此三文不得見三元君要道盡此仙子加勳中仙都無知此道者此道相傳惟口訣耳能知此道不問賢愚皆乘雲昇天役使鬼神羣仙立盟爲約不得妄宣泄則滅門口訣者黃老祕言是也裴君受命留在空山之上精思存修二事五年之中得見日月之精五帝夫人讀隱書及九有十明之符積十一年太素真人來告曰子成真矣因錫以龍車給以羽蓋並日月之遊精參五帝之同乘詣太素宮見上清三元君受玉璽金真給玉女二十四人玉童三十二人北遊詣太極宮及太微宮位爲清靈真人太素真人曰子存日精五帝君口含太上鬱儀文須此道成乃見日中君無此徒勞自煩

寃太素真人曰子存月精五帝月夫人口含太上結璘章須此道成乃見月中夫人無此徒勞自悼傷

右二條太素真人受太帝君訣言

太上隱書云存時執之帝君云含之太素真人教裴君存時含一文執一文並行之太上隱書曰欲行此道不必愚賢但地上無此文耳真官玄法啓誓乃傳金丹之信道乃備焉青帛之盟道乃可宣有得而行位爲真人乃乘步景雲晏羽旂瓊輪遊行九天上詣太極宮謁高皇上元君裴君乃先密受太上鬱儀文太上結璘章二書然後齋戒而得存日月之精爾有仙名骨錄者乃得見此二書見之者仙爲之者真鬱儀結璘經及大洞真經乃太極四真人之所祕上清天皇之所珍貴也

西玄山下洞臺中有此書刻以玉簡書以金字及王屋清虛洞中亦見有鬱儀結璘之篇目爾而不盡備具惟大玄官高上臺及蓬萊府北室金柱玉壁刻文並備具也精心存念晝夜爲之十一年而成爾與修洞經者大都等爾夫此二文是洞經之祖宗素靈經之園囿爾凡諸下仙莫有聞鬱儀之篇目結璘之密旨者得其道皆速成而無試也又致神之驗是爲遲疾得其要道者但速於大洞之秘妙爾非有仙名者皆不得聞此書聞見此書而敢妄以語一人者即滅侍真官玉女玉童各十人自然使天火災而失之語二人已上不可得以學仙也按洞經之科條即已有輕重之異滅損侍真便十倍於大洞地上骨錄有相之道人而有此書者皆爲師主男稱

監靈大夫女稱執明大夫男稱左女稱右素奏丹符曰大哉鬱儀妙行結璘非上真不見非上仙不聞以致日月五精之神乘龍步空足躡景雲遂與五帝上入天門有之聞之慎勿妄言去世可出誓金乃傳要付弟子有心之者勿道篇目玉童上言泄則被考身終不仙王童玉女去而不還書文必失獲刑三官子其慎之言爲罪先峨眉山北洞中石室戶樞刻石書字曰鬱儀引日精結璘致月神得道爲上官佐稱大夫真凡二十字下仙讀此不解其意仙人自有不見其篇目者多矣其金液九丹蓋小術也皆不得飛行上清大洞真經有泄之者按玄中科即滅一紀玉童玉女各減一人三泄之身死不得復成仙人太上鬱儀文結璘章有泄之者滅玉童玉女各

十八天火燒屋書從火中失而還上天也再
泄身刑死不復生學道終不成仙也泄言妄
說篇目並受考於三官師有當因緣去世之
日或歸反陰塗絕迹藏變之時要當有所授
若無其人乃自隨身受之者皆青金丹續之
晚爲誓天地不泄宣之盟約乃得出之師隨
事上聞而有奏署日月也不從科條皆爲妄
泄大洞真經乃中央黃老君之寶書非至真
上士有玉名之者莫見篇章條目也真仙亦
有不聞此書者矣初限令一百年乃得一出
傳可成而不得妄說篇目太上鬱儀結璘文
章以致於日月之精神上奔日月通天光飛
太空之道也皆乘雲車羽蓋駕命羣龍而上
昇皇天紫庭也大洞真經以致於朝靈之道
招神成真人之法也乘雲駕龍騰躍玄虛衣

繡羽佩金真玉光道選太霞上昇九霄矣此
二書天帝之祕塗微妙哉太素真人猶隱其
篇目但漫云二事者是祕諱之甚也況世人
而今知其甲乙乎有相遇而得之者至誠好
事仍可爲之別有事旨故不一二裴君所受
真書篇目列之于左

支子元神訣五首蔣先生所祕用咸陽城南
佛園中曲室容房爰之

青帝君授紫微始青道經一卷

蒼帝君授蒼元上錄北斗真經中命四旋經
四卷

白帝君授太素玉錄寶玄經三卷

赤帝君授龍胎太和丹經二卷

黃帝君授四氣上樞太元黃書八卷

青帝君授通光陽霞之符

蒼帝君授鬱真蕭鳳之符

白帝君授皓靈扶希之符

赤帝君授四明朱碧之符

黃帝君授中元八維玉門之符

右十書於太華山西洞玄石室受

谷希子青帝君授青精日水青華芝東到青

岳受服

上皇籙司命君於太山授

太素真人授太上鬱儀文在白水沙洲空山

之上授

太素真人授太上結璘文在白水沙洲空山

之上授

太素真人授太上隱書在白水沙洲空山之

上授

上清三元君授玉璽金真在太素宮金闕下

授

四真人授神虎符流金火鈴在太極宮授

日中五帝君授揮神之章九有之符青精日

粘雲碧玄腴

月中五帝夫人授流星夜光章十明之符黃

琬紫津之粘月華雲膏

右裴君所受衆書符之目

裴君受支子元服茯苓法焦山蔣先生所傳

茯苓五斤盛治去外皮乃擣下細徒以漬白

蜜三斗中盛之以銅器若耐熱曰瓦器以此

器著大釜中著水裁半於所盛藥器腹微火

燒釜令水沸煮藥器數反側藥令相和合良

久蜜銷竭煎出著鐵臼中擣三萬杵令可丸

但服三十九如梧桐子大百日百病除二百

日可夜書二年使鬼神四年玉女侍衛十年

夜視有光能隱能彰長生久視服此一年百
害不能傷疾病不復干色反嬰兒肌膚充悅
白髮再黑眼有流光合藥齋三日煮之於密
盛處勿令婦人雞犬見及穢漫之也五斤茯
苓三斗白蜜爲一劑當作木蓋蓋之煮藥器
上勿露也煮之時反側藥熟乃開之耳火以
好薪炭不可用不成樵輩以煮之也當用意
伺候料視恒以爲意欲并合多少在意藥成
預作丸盛之以密器可經於千歲不敗

裴君受支子元服胡麻法蔣先生於黃金龜
祖山中授支公也

胡麻三斗肥者黃黑無拘在可擇之使精潔
於微火上熬令香氣極令燥細擣以爲散令
沒沒爾勿下筴白蜜三斗以胡麻散漬會蜜
中攪令相和使調而安器著釜水中乃煮如

煎煮茯苓法也伺候令煎竭可擣乃出擣之
三萬杵如桐子大旦服三十丸盡一劑腸化
爲筋不知寒熱面反童顏役使衆靈蔣先生
惟服此二方先生已凌煙化升呼吸立至出
入無間與乘羣龍上朝帝真位爲仙宗者也

當竅擇胡麻今精

此二方與世方書小異裴君所祕者驗而有
實也云體先不虛損及年少之時當服茯苓
若出三十者當服胡麻蔣先生云此二方是
大有之要法長生神仙之祕寶寶玄經云茯
苓治少胡麻治老合以齋戒服以朝晝并醴
華腴火精水寶和以爲一還精歸寶此之謂
也并醴華腴蜜也火精茯苓也水寶胡麻也
裴君以年少時所用故服茯苓二方同耳皆
長生不死必仙之奇方也若大有寶力者亦

可合二物信用蜜共煎搗以爲丸乃佳亦並
治老少矣茯苓胡麻不必別作之也此二方
蔣先生乃各在一處按支公不頻之也是以
焦山而茯苓方傳覽祖而胡麻方出明道祕
之文乃不可得一盡其根源也至於支公按
裴君亦乃顛倒囊笈之奧言肆傾玄真之祕
塗將以逆鑒察天錄必當已知應爲仙真乎

雲笈七籤卷之一百五

雲笈七籤卷之一百六

太極圖說卷之六 雲笈七籤卷之一百六

傳

清虛真人王君內傳 弟子南燕夫人

魏華存撰

華存師清虛真人王君諱褒字子登范陽襄平人也安國侯七世之孫君以漢元帝建昭三年九月二十七日誕焉洪基大業世籍貴戚君父諱楷以德行懿美比州所稱舉茂才除議郎轉中壘大夫上黨太守黃門侍郎侍中左將軍鴈門太守楷正色彤管坦誠獻替納言推護披衿拔領率職蒞民政以禮成格刑寬賦不肅而敬天子賢之遷殿上三老使賓皇太子講春秋尚書論語禮易恢恢仁長循循善誘微言既甄搢紳乘其範大義已陳

百王格其准遷光祿大夫謚曰文侯夫人司馬遷之孫淑慎沈博德配母儀蓋以清源高流圓韻遠映靈根散條芳華朗曜是用忠孝啓於上業善誘彰於文德世載英苑斯人有焉君體六和之妙烝樾天然之嘉質含嶽秀以植韻秉靈符而標貴暉灼煥於三晨峻逸超於玄風少讀五經傍看百子綜算象緯通探陰陽及風烝律呂靡有不覽也父爲娉丞相孔光女娶婦在室以和人倫而君凝形淳觀明德獨往高期真金絕不內盼峨峨焉若望慶雲之杳軫浩浩焉似汎滄溟之無極神棲萬物之嶺烝邁霄漢之津鴻漸鄧林展翮東園將藏鳳羽以翳於南風匿龍華以沈於幽源是乃夜光潛躍映耀於難掩遂名沸絕圓聲馳京夏四府交辟君即閑夜之感喟然

悲嘆曰人間塵萬趣競得失利害相攻有踰
鷄鵠之視老燕矣遂決志辭親入華山中九
年契闊備至精感昊穹神映幽人體期冥靈
心唱至真爾一日夜半忽聞林澤中有人馬
之聲簫鼓之音須臾之間漸近此山仰而望
之見千騎萬乘浮虛空而至神人乘三素雲
輦手把虎符朱鉞啓途握節執麾曲晨傾蔭
錦旂蔽虛神人暫停駕而言曰吾太極真人
西梁子文也聞子好道劬勞山林未該真要
誠可愍也勤企長生實爲至矣君乃馳詣輪
轂之下叩頭自搏而言曰褒以肉人愚頑痛
賤體染風塵恣躁亂性然少好生道莫知以
度真人曰夫學道無師無緣自解我太極真
人神仙之司主試校學者領舉至真爾子玄
錄上清金書東華名編清虛位登小有必當

掌括寶籍爲天王之任爾但注心四景勤慕
上業道自成也後隱陽洛山中感南極夫人
西城真人並降南極夫人乃指西城曰君當
爲王子登之師子登亦佳弟子也良久西城
真人長嘆而謂君曰夫學道者諒不可以倉
卒期求生者不可以立爾綜故冥術棲於玄
元而高偕太妙凌重霄以累抗夫夫道雖無
形其實有焉妙雖昧昧其實坦然子當勤求
其無然後見其至有子廣延諸妙然後究其
坦大得有則有生得妙則年全也子求生雖
篤而未見其涯慕道雖勤而未啓其門殆猶
汎湧波以索鳥巢尋長木而訪淵鱗爾是故
子心疲於導引而朱宮爲之喪潰肺弊於理
炁故神華爲之凋落肝勞於視盼而魂精爲
之遠索脾竭於守神而丹田爲之閑滯腎困

於經緯而津液爲之不澤膳銳於趣競故四肢爲之亂作五臟相攻六府顛覆三焦滯而不瀉八關絕而無續賴飢飯以勁汝身恃丹青以固汝內爾正可却衰白之凋折猶不免必死之期會徒有萬年之壽豈足貴乎西城真人遂以即日授君太上寶文八素隱書大洞真經靈書八道紫度炎光石精玉馬神真虎文高仙羽玄凡三十一卷依科立盟結誓而付乃將君觀玄洲須臾而至四面大海懸濤千丈洲上宮闕朱閣樓觀瓊室瑤房不可稱記西城真人曰此僊都之府太上丈人處之乃將君入紫桂宮見丈人著流霞羽袍冠芙蓉之冠腰帶神光手把火鈴侍女數百龍虎衛階太上丈人與西城真人相禮而已相攜共坐君時侍側焉太上丈人曰彼所謂王

子登乎學道遭逢良師將得之矣西城真人笑因命君拜拜畢太上丈人使坐北向丈人乃設廚膳呼吸立具靈肴千種丹醴湛溢燔煙震撞飛節玄香陳鈞天之大樂擊金璇於七芒空峒啓音徹朗天丘於是龍騰雲崖飛鳳鳴嘯山阜洪鯨湧波凌濤雲起太虛風生廣遠靈歌九真雅吟空無玉華作唱西妃折腰爾乃衆仙揮袂萬神還延羽童拊節慶雲纏綿於是太上丈人會二十九真人皆玄洲之太真公也其第一真人自稱生仙道者指君而向西城真人言曰彼悠悠者將西城之室客上宰之賓友耶視此子心眸澄邈神停形凝圓晨不煥六景發華殆真人之美者小有之賢王也未彼果何人哉於是西城真人笑而答曰道君今何清音之不妙曲問之陋

碎哉請粗陳其歸要焉蓋夫聖匠剖太混之一朴分爲億萬之體發大蘊之一包散爲無窮之物是故立三光呼天而置晷儀封區域呼地而制五服制漏刻以分日夜正四時以財歲月五位以正方面山川以定險阻城郭以自居焉兵械以自衛焉旌旗輿服以自表用九穀以自養凡此之類象玄乎天而形存乎地日月有幽明之分寒暑有生殺之炁震雷有出入之期風雨有動靜之節類炁浮乎上而衆精流乎下廢興之數治亂之運賢愚之質善惡之性剛柔之炁壽夭之命貴賤之位尊卑之班吉凶之徵窮達之期普陳矣性發乎天而命成乎人也故立之者天而行之者道受焉性合神同混而爲一流通並行不可細得分別也於是主仙道君命侍女范運

華趙峻珠王抱臺等發瓊笈披綠蘊出上清隱書龍文八靈真經二卷授子登又以雲碧陽水晨飛丹腴二升賜君君拜服之真人遂將君還西城九年道成給飛颿之車東行渡洛明滄海登廣桑山入始暉庭詣太帝君稽首再拜太帝授以龍景九文紫鳳赤書上清神圖八道玉籙次南行渡渤海丹海登長離山詣南極紫元夫人一號南極元君授以九道迴玄太丹綠書又詣赤臺童子華蓋上公授以五雲夜光雲琅水霜南極夫人曰昔日之言豈負舉哉君稽首謝恩辭退次西行渡庾丘巨海沈羽之津登麗農山詣紫蓋晨夫人景真三皇道君授以玉道綠字迴曜太真隱書次北遊渡彫桑玄海濟飲龍上河匏瓜津登廣野山詣高上虛皇大道玉君會其出

遊駕日月之晨乘紫始之光鬱揚黃素之雲
勃蔚八景之曜飛真萬億不可稱數君再拜
道側唱者曰聞君乃詣上清玉晨帝君玄清
六微元君二君授以寶洞飛霄絕玄金章及
賜太極隱書龍明珠絳和雲芝君拜而飲之
即身金色項映圓光七曜散華流煥映形又
退登閭風之野玄圃之宮詣中皇玉帝受解
形遊變流景玉經乃越鬱絕濟弱河西詣龜
臺謁九靈太真上清夫人退更清齋三月受
三華寶曜瓊文琅書靈暉上籙七晨素經退
又清齋三年浮浩汗之河登白空虞山山周
迴三萬里遊行翌日趨詣紫清太素瓊闕即
太素三元上道君所治焉處丹靈白玉宮飛
映絕曜紫霞落煥七光交陳結於雲宇之上
奇麗玄黃不可名字仙童玉女侍右天尊蓋

無數也君既至稽首再拜詣瓊闕之下久時
太素三元上道君乃使繡衣命者西林葆授
君金真玉光流金火鈴豁落七元八景飛晨
又使清真左夫人郭靈蓋右陽玉華仲飛姬
齋神策玉童授君以爲太素清虛真人領小
有天王三元四司右保上公治王屋山洞天
之中給玉童玉女各三百人主領上清玉章
太素寶玄太極上品九天靈文六合秘籍山
海妙經悉主之焉又總括洞內明景三寶得
乘虎折龍輦金蓋瓊輪八景飛與出入上清
受事太素寢宴太極也後歸西城清齋三月
授書爲太素清虛真人矣

紫陽真人周君內傳

紫陽真人姓周諱義山字季通汝陰人也漢
丞相勃七世之孫以冠族播流世居貴官祖

父玄元鳳元年爲青州刺史父祕爲范陽令時君始生焉父後積秩累遷官至陳留刺史君時年十六隨從在郡始讀孝經論語周易爲人沈重少言笑喜怒不形於色好獨坐靜處不結名好然精思微密所存必感常以平旦之後日出之前正東向立漱口咽液服炁百數向日再拜旦旦如此爲之經年父怪而問之所行何等君長跪對曰義山中心好日光長景之暉是以拜之爾至月朔旦之日輒遊市及閭閻陋巷之中見窮乏飢餓之人解衣與之時時上登山喟然悲歎或入石室中歡然獨笑時陳留大儒名士聞君盛德體性沈美咸修詣焉君輒稱疾不見賓客漢侍中蔡咸陳留高士亦頗知道聞君德行數往詣君輒解疾不欲見之父乃大怪怒責之督

切使出見之既不得已遂出相見咸大發清談及論神仙之道變化之事君乃凝默內閉欽神虛靜領而和之一不答也是歲大旱斗米千錢路多飢莩君乃傾財竭家以濟其困陰行之人亦不知是君之慈施也對萬物如臨赤子斯積善德仁愛之施矣後遇陳留黃泰告君曰聞君好道陰德流行用思微妙誠感於我是以相詣吾是中嶽仙人須林字子玄也本衛人靈公末年生少好道德受學於岑先生見授鍊身消災之道術後又遇仇公公乃見教以服炁之法還神守魂之事吾行之甚驗大得其益子少知還陽精髓不泄又知導引服炁吞景咽漿不復須陰丹內術補胎之益也然猶三蟲未壞三尸未死故導引服炁不得其理可先服制蟲細丸以殺殺蟲

蟲有三名一名青古二名白姑三名血尸謂之三蟲三蟲在內令人心煩滿意志不開所思不固失食則飢悲愁感動精志不至仍以飲食不節斷也雖復斷穀人體重滯奄奄淡悶所夢非真顛倒譌錯邪俗不除皆由此蟲在內搖動五藏故也殺蟲之方如後

附子五兩麻子七升地黃六兩米七兩

茱萸根大者七寸桂四兩雲芝英五兩

凡七種先取菖蒲根煮濃作酒使清淳重美一斗半以七種藥以咀內器中漬之亦可不用以咀三宿乃出曝之令燥又取前酒汁漬之三宿又出曝之須酒盡乃止曝令燥內鐵臼中搗之下細從令成粉取白蜜和之令可丸以平旦東向初服二丸如小豆漸益一九乃可至十餘丸也治腹內絃實上炁心胃結

塞盜肌膚令體輕有光華盡一劑則蟲死蟲死則三尸枯三尸枯則自然落矣亦可數作不限一劑也然後合四鎮丸加曾青黃精各一兩以斷穀畢若導引服炁不得其理可先服食衆草藥巨勝茯苓木桂天門冬黃連地黃大黃桃檉及皮任擇焉雖服此藥以得其力不得九轉神丹金液之道不能飛仙矣爲可延年益壽亦辟其死也君按次爲之服食未五年身生光澤微視內見五臟乃就仙人求飛仙要訣仙人曰藥有數種仙有數品有乘雲駕龍白日升天與太極真人爲友拜爲仙宮之主其位可司真公定元公太生公及中黃大夫九氣丈人仙都公此皆上仙也或爲仙卿大夫上仙之次也遊行五嶽或造太清役使鬼神中仙也或受封一山總領鬼神

或遊翔小有群集清虛之宮中仙之次也若食穀不死日中無影下仙也或白日尸解過死太陰然後乃仙下仙之次也我受消子祕要是中仙耳子名上金書當爲真人我之道符子非真人所學也今以守三一之法靈妙小有之書二百事傳子石齒未柯若乾芝與子服之吾道畢夫子可遠索師也君再拜受教退而服神芝五年目視千里外日行五百里遂巡行名山尋索仙人聞蒙山樂先生能讀龍蹻經遂往尋之遇衍門子於是授以龍蹻經及三皇內文退登王屋山遇趙佗子受芝圖十六首及五行祕符又遇黃先生受黃素神方五帝六甲左右靈飛之書四十四訣退登礪冢山遇上衛君愛太素傳左乙混洞東蒙之錄右庚素文攝殺之律退登嵩高山

遇中央黃老君合會仙人在其上太室洞門之內君頌頭再拜乞長生度世黃老君曰子存洞房之內見白元君耶君對曰實存洞房嘗見白元君黃老君曰子道未足矣未見無英君也且復游行受諸要訣當以上真道經授子矣見白元君下仙之事可壽三千年見無英君乃爲真也可壽一萬年矣君再拜受教而退遊行天下名山大澤西登白空山遇沙野帛先生受太清上經退登峨嵋山入空洞金府遇甯先生受太丹隱書八稟十訣退登岷山遇陰先生受九赤班符退登岐山遇臧延甫受憂樂曲素訣辭乃登梁山遇淮南子成受天關三圖乃退登牛首山遇張子房受太清真經乃退登九嶷山遇李伯陽受李氏幽經乃進登鍾山遇高丘子受金丹方二

十七首乃登鶴鳴山遇陽安君受金液丹經
九鼎神丹圖乃登猛山遇青精先生受黃素
傳乃登陸渾山潛入伊水洞室遇李子耳受
隱地八術乃登戎山遇趙伯玄受三九素語
乃登陽洛山遇勿陽君受青要紫書三五順
行乃登霍山遇司命君受經命青圖上皇民
籍乃登鳥鼠山遇墨翟子受紫度炎光內視
圖中經乃登曜名山遇太帝候夜神童受金
根之經乃登委羽山遇司馬季主受石精金
光藏景化形乃登大庭山遇劉子先受七變
神法乃登都廣建木遇谷希子受黃炁之法
太空之術陽精三道之要乃登桐栢山遇王
喬受素奏丹符乃登太華山遇南嶽赤松子
受上元真君書乃登太冥山遇九老仙都君
受黃水月華四真法乃登合黎山遇皇人受

八素真經太上隱書乃登景山遇黃臺萬畢
先生受九真中經乃登玄壘羽山遇玉童十
人九炁丈人得白羽紫蓋服黃水月華法乃
到桑林登扶廣山遇青真小童君受金書祕
字乃退南行朱火登丹陵山遇龔仲陽受仙
忌真記乃西遊登空山見無英君而退洞房
中無英君處其左白元君處其右黃老君處
其中無英君服金精朱碧玉綾之袍光赤朝
霞流景耀天要太上靈炁之章佩九帝祛邪
之策戴翠上紫靈之冠蓋太玄丹靈上元赤
子之祖父也左連青宮之炁炁灌萬神乃未
有天地先自虛空而生矣白元君服丹玉之
錦雲羅重袍白光內朱流景參天垂暉映神
玄黃徹虛要太上靈精之章佩玄元攝魔之
策戴招龍皂冠蓋玉房雲庭上元赤子之父

右夾皓青之室朝運生者也中央黃老君是太極四真王之師老矣上攝九天中游崑崙黃闕來其外紫戶在其內下與三君入洞房圓三寸威儀具焉夫至思神見得爲真人若見白元君得爲下真壽三千歲若見無英得爲中真壽萬歲若見黃老與天相傾上爲真人列名金臺君既詣之乃再拜頓首乞與上真要訣黃老君曰可還視子洞房中君乃冥目內視良久果見洞房之中有二神人無英白元君也綬服狀如在空山中者黃老君笑言曰微乎深哉子用意思之精也此白日升天之道子還登常山授子上真之道君乃還常山石室中禱戒念道復積九十餘年中白元君無英君黃老君遂使受之大洞真經三十九篇有玉童二十一人玉女二十一人皆

侍直燒香晝夜習之積十一年遂乘雲駕龍白日升天上詣太微宮受書爲紫陽真人佩黃莖之節八威之策帶流金之鈴服自然之衣食玉醴之粕飲金液之漿治葛衍山金庭銅城所謂紫陽宮也紫陽有八真人君處其右一日三登崑崙一朝太微帝君以磻家爲紫陽別宮所謂洞庭潛宮也磻家山有洞穴潛行通玉屋清虛小有天亦潛通閭風也

馬明生真人傳

馬明生者齊國臨淄人也本姓和字君寶少爲縣吏捕賊爲賊所傷遇太真夫人適東嶽見而憫之當時殆死良久忽見一女子年可十六七服奇麗姿容絕世行步其傍問君寶曰汝何傷血也君寶以實對夫人曰汝所傷乃重刃關於肺五臟泄漏血凝絳府悉激腸

外此將死之急也不可復生如何君寶知是神人叩頭求哀乞賜救護夫人於肘後筒中出藥一大如小豆即令服之登時而愈血絕瘡合無復慘痛君寶再拜跪曰家財不足以謝不知何以奉答恩施惟當自展駑力以報所受爾夫人曰汝必欲以謝我意亦可佳可見隨去否君寶乃易名姓自號馬明生隨夫人執役夫人入東嶽岱宗山峭壁石室之中上下懸絕重巖深隱去地千餘丈石室中有金牀玉几珍物奇瑋乃人跡所不能至處也明生初但欲學金瘡方既見其神仙來往乃知有不死之道旦夕供給掃灑不敢懈倦夫人亦以鬼怪狼虎眩惑衆變試之明生神情澄正終不恐懼又使明生他行別宿因以好女於卧息之間調戲令接之明生心堅志

靜固無邪念夫人或行去十日五日還或一月二十日輒見有仙人賓客乘龍駕鳳往來或有拜謁者真仙彌日盈座客到輒令明生出外別室或立致精細厨食肴果非常香酒奇漿不覺而至不可目名或呼明生坐與之同飲食又聞空中有琴瑟之音歌聲宛妙夫人亦時自彈琴瑟有一弦五音並奏高玄響激聞於數里衆鳥皆爲集於岫室之間徘徊飛翔驅之不去蓋天人之樂自然之妙音也夫人棲止常與明生同石室中而異榻爾幽寂之所都惟二人或行去亦不道所往之處但見常有一白龍來迎夫人即著雲光繡袍乘白龍而去袍上專是明月珠綴著衣縫帶玉佩戴金華太玄之冠亦不見有從者既還即龍自去不知所在石室玉牀之上有紫錦

被褥緋羅之帳中有服玩之物現金函英玄黃羅列非世所有不能一一知其名也有兩卷素書上題曰九天太上道經明生亦竟不敢發舒視其文也惟供給掃灑守巖室而已至於玩服亦不敢竊闕之亦不敢有所請問如此五年愈加勤肅輒不怠惰夫人歎而謂之曰汝可謂真可教也必能得道者也以予俗人而不淫不慢恭仰靈炁而莫之廢雖欲求死亦焉可得乎因以姓字本末告之曰我名婉羅字勃遂事玄都太真有子為三天太上府都官司直總糾天曹事官秩比人間卿佐也年少數委官遊逸虛廢事任有司奏劾降主東嶽退真王之編司鬼神之神五百年一代其職因來視之勵其後使修守政事以補其過我久在人間今奉君王命又被太上

召不復得停念汝事謹故以相語欲教汝長生之方延年之術而我所受服以太和自然龍胎之體適可授三天真人不可以教始學之者固非汝所得聞矣縱或聞之亦必不能用以持身也有安期先生曉金液丹法其方秘要便可立用是九君太一之道白日升天者矣安期明日來吾將以汝付囑之焉相隨稍久其術必傳明日安期先生至乘駿驎著緋衣戴遠遊冠帶玉珮及虎頭顰囊視之可年二十許潔白嚴整從六七僊人皆執節奉衛見夫人揖之甚謹稱下官須臾設酒果廚膳飲宴半日許夫人語明生曰吾不復得停汝隨此君去勿憂念也我亦時時當往視汝因以五言詩二篇贈之可以相存明生流涕而辭乃隨先生受九丹之道詩曰

其一

暫捨壙城內命駕岱山阿
仰瞻太清闕雲樓鬱嵯峨
虛中有真人來往何紛葩
鍊形保自然俯仰食太和
朝朝九天王夕館還西華
流精可飛騰吐納養青牙
至藥非金石風生自然歌
上下凌景霄羽衣何娑婆
五嶽非妄室玄都是我家
下看榮競子篤似蛙與蟆
顧盼塵濁中憂患自相羅
苟未悟妙旨安事於琢磨
禍漆由道泄密慎福臻多

其二

昔生崑陵宮共講天年延
金液雖可遐未若太和僊
仰登冥靈臺虛想詠靈人
忽遇扶桑王九老仙都真
駕騶紫虬輦靈顏一何解
啓我尋長途邀我自然津
告以鴻飛術受以玉胎篇
瓊膏疑玄炁素女爲我陳
俯挹琳鳳腴

仰上飄三天雲網立爾步
五嶽可暫還玄都安足遠
蓬萊山脚間傳授相親愛
結友爲天人替即游刑對
禍必無愚賢祕則享無傾
泄則軀身顛

明生乃隨安期先生負笈西之女几北到圓
丘南至秦廬潛及青城九疑周遊天下二十
年中勤苦備嘗安期乃曰子真有仙骨何專
恭之甚耶吾所不及也遂授以太清金液神
丹方而告之曰子若未欲升天但先服半劑
與明生相別而去明生乃入華陰山依方合
金丹餌之半劑得仙而與俗人無異人莫識
其非凡漢靈帝時惟太傅胡廣知其有道嘗
訪明生以國祚大期問之明生初不對後亦
告焉無不驗者後人怪其不老遂復服金丹
半劑白日昇天臨去著詩三首以示將來漢

光和三年也詩曰

其一

太和何久長人命將不永喻如朝露晞奄忽
睡覺頃生生世所悟傷生由莫靜我將尋真
人澄神挹容景盤桓崑陵宮玄都可馳騁消
子牽我遊太真來見省朝朝王母前夕歸鍾
嶽嶺仰採瓊瑤葩俯漱琳琅井千齡猶一刻
萬紀如電頃

其二

天地自有常人命最險幾年若驚弦發時猶
輕夫逝雖有灼灼姿玉爲塵土穢林草無秋
耀綠葉豈終歲惜此繁茂推哀彼寒霜屬有
存理必亡有興故有廢真官戲玄津與物無
凝滯神冲紫霄內形棲山水際對虛忘有懷
遊目託容裔風塵將何來真道故可大

其三

濁塗諒爲歎世樂豈足預振褐掃塵遐飄飄
獨遠舉寥寥巖嶽際蕭蕭縱萬慮靈真與我
遊落景來鴻御朝來雲輪來夕駕扶搖去嘯
嘈天地中器聲安得附

陰真君傳陰真君自叙附

陰長生者新野人漢和帝永元八年三月己
丑立皇后陰氏即長生之曾孫也少處富貴
之門而不好榮位潛居隱身專務道術未聞
有焉明生得度世之道乃以入諸名山求之
到南陽太和山中得與相見乃執奴僕之役
親運履舄之勞明生不教以度世之法但旦
夕與之高談榮華當世之事治生園圃之業
十餘年長生未嘗懈怠同時有共事明生者
十二人皆怨恚歸去獨長生禮敬彌肅而明

生數因言語得失之際屢罵之長生乃和顏
悅心奉謝不及如此積二十年後清閑之日
明生問其所欲長生跪曰惟乞生爾今以糞
草之身委質天匠不敢有所汲汲憚於遲速
也明生哀其語乃告之曰子真是能得道者
也乃將長生入青城山中煮黃土爲金以示
之立壇軟血即日以太清金液神丹授之欲
別去長生乃叩頭陳謝暫留仙駕拜辭曰弟
子少長豪樂希執卑遜剋身勵己若臨冰谷
不能弘道讚德宣暢妙味徒尸素壁立而老
耄及之是以心存生契捨世尋真天賜嘉會
有幸遭遇自執其第二十二年心力莫植常
懼毀督筋力弱蒲薄微効靡騁恩養不酬夙
夜感慨告以更生頌受靈方是將灰之質蒙
延續之年炎林焦草惠膏澤之霑若絕燕以

其蘇息華閣開其視聽感荷殊戴非陋詞所
謝昔太歲庚辰聞先生與南嶽真人洪崖君
雲成公瀛洲仙女數人共坐論傳授當委銷
之誓教授有交帶之盟應祭九老仙都九炁
丈人諸君禱祠受之大藥必行不祭而受爲
之不成弟子預在曲室嘗侍惟側亦具聞諸
仙起末得道之言說昔受丹節度矣先生今
日見諭不復陳此或非先生所授之不盡將
恐是弟子因窮爾馬明生慰諭之曰非有不
盡汝性耽玄味專然而和靈官幽鑒以相察
矣不復煩委爲俗人之信耳於是長生入武
當山石室中合丹又服半劑不即升天而大
作黃金數萬斤以布施天下窮乏不問識與
不識周行天下與妻息相隨舉門皆壽後委
之入平都山白日升天臨去著書九篇云上

古仙者多矣不可具記而論但漢興已來高士得仙者四十五人追予爲六矣二十人見尸解去餘者白日升天焉弟子丹陽葛洪字稚川日嘗聞諺言有云不夜行則不知道上有夜行人今不得仙者亦安知天下山林間密自有學道得仙者耶陰君已服神藥雖未升天然方以嚴麗同聲相應便自與仙人相尋求聞見故知此近世諸仙人之數爾而俗人謂爲不然已所不聞則謂之無有不亦悲哉夫草澤閑士以隱逸得志經籍自娛不耀文彩不揚名聲不修求友不管聞達猶不能識之又況仙人亦何急令朝菌之徒知其所云爲哉

陰真君自叙

惟漢延光元年新野山之予受仙君神丹要

訣道成去世副之名山如有得者列爲真人行乎去來何爲俗間不死之道要在神丹行炁導引俛仰屈伸服食草木可得小道不能永度於世以至天仙子欲聞道此是要言積學所致不爲有神上士爲之勉力加勤下愚大笑以爲不然能知神丹久覩長存

吳猛真人傳

吳猛字世雲豫章人也性至孝小兒時在父母膝下無驕慢色後得道海昏上僚路有大蛇時或斷道以炁吸吞行人行旅爲絕猛與弟子往除蛇害蛇乃入藏深穴猛勸南昌杜公追蛇蛇頭高數丈猛踏蛇尾公背而以足按頭弟子斫殺之猛云此蛇是蜀精蛇死則杜毅滅矣果如言將軍王敦迎猛道過官亭廟神具官僚迎猛猛曰汝神王已盡不宜久

居非據我不相問也神乃去至蜀見敦時多疫病猛標浦水百步飲者皆愈日中請水者將千人數惡之於座收猛奄然失去大相檢覆猛恐坐者多乃徐步於萬人之中還船天地冥合乘風迅逝一宿至家弟子見兩龍負船眼如甕大猛云敦踐人君之位命終此稔其年敦死後太尉庾亮迎猛至武昌便歸自言算盡未至家五十里亡殯後疑化弟子開棺不見其尸

許遜真人傳

許遜字敬之南昌人也少以射獵爲業一旦入山射鹿鹿胎從弩箭瘡中出墮地鹿母舐其子未竟而死遜愴然感悟折弩而歸聞豫章有孝道之士吳猛學道能通靈達聖歎我緣薄未得識之於是旦夕遙禮拜猛久而彌

勤已鑒其心猛升仙去時語其子云吾去後東南方有人姓許名遜應來吊汝改當重看之可以真符授也至時遜果來吊其子以父命將真符傳遜奉修真感有愈於猛

許邁真人傳

許邁字叔玄小名映丹陽句容人也世爲胄族冠冕相承映總角好道潛志幽契曾從郭璞筮卦過大壯之大有上六爻發璞謂映曰君元吉自天宜學輕舉之道初師鮑靚受中部之法及三皇天文一旦辭家往而不返東入臨安縣山中散髮去累改名遠遊服術黃精漸得其益注心希微日夜無間數年之中密感玄虛太元真人定錄茅君降授上法遂善於胎息內觀步斗隱逸每一感通將超越雲漢後移臨海赤山遇王世龍趙道玄傳太

初映因師世龍受解東反行之道服玉液朝
腦精三年之中面有重顏臨應得道三官都
禁違典柄侯周魴主非使者嚴白虎出丹簡
罪簿各執一通詰映諸愆如其無答便當執
也賴得龔幼節李開林相助映甚怖懼強長
嘯叱咤而答曰大道無親唯善是與天地無
私隨德乃矜是以阪泉流血無違龍髯之舉
三苗丹野涿鹿絳草豈妨大聖靈化高通上
達耶吾七世祖許子阿耨積仁蘊德陰加鳥
獸遇凶荒疫癘之年百遺一口子阿散財拯
救自營方藥已死之命懸於子阿手得濟者
四百八人德隆我等應得仙者五人皆錄字
青宮豈是爾輩所可豫乎言畢會司命君遣
中候李遵握鈴而至魴等笑而走即得度名
東宮爲地仙中品映第五弟謚小名穆官至

護軍長史散騎侍郎年七十二捨世尋仙能
通靈降真先經患滿腹中結寒小便利遇
西王母第二十七女號曰紫微夫人謂穆曰
此病冢訟之所致家又有怨鬼爲害可服木
自得豁然除去紫微夫人因作服術敘以傳
穆依方修合服十旬都愈眼明耳聰容貌日
少司命君受以飛步之道告穆曰淵奇體道
解幽達精虛中授物柔德順貞寬慈博採聞
道必行道遙飛步啓誠坦平策龍上超浮煙
三清寔真仙之師友乃長里之先生必當封
牧鍾邑守伯仙京傳佐上德列書絳名穆第
二子虎牙耀穎玄根列景真圖諸天仙入咸
謂爲寶獸白齒定錄君所告服藥事多隱語
誌諸姓名曰鳳棲喬木素衣炳然履順思貞
凝心虛玄五公石腴彼體所便急宜服之可

以少顏三八合明次行玄真解駕偃息可識
洞篇瓊刃應數適心高玄棲隱默沈正炁不
衰木散除疾是汝所宜次服飣飯兼穀勿違
益髓除患肌膚充肥然後登山詠洞講微寅
獸白齒爾能見機遂得不死過度壬辰偃息
感木玩報周書太極殖簡金書西華學服可
否自應靈符理契同歸神洞相求穆第三子
玉斧令真淵疑少有微譽司徒辟掾不就隱
居茅山師楊羲受三天正法曲素鳳文後定
錄君授其上道告玉斧曰斧欲學道當如穿
井井形愈深土愈難運出若不堅其心正其
行豈得見泉源耶又曰夫學道當專注精無
散念撥奢侈保冲泊寂焉如密有所覩熙焉
若潜有所得始得道之門也猶未入道之室
也所謂知道爲易學道爲難者也若乃幽寂

沈味保和天真耽正六府無視無聽此乃道
之易也即是不能爲之者所以爲難矣許侯
研之哉斧子瑩之哉年二十八超然登仙朕
於東山與穆書曰吾自寄神炁收景東林沐
浴明丘乘我同生每東瞻滄流歎逝之迅西
眄雲崖哀興內發髣髴故鄉鬱何墨壘將欲
返身歸塗但矯足自抑爾於是靜心一思逸
憑靈虛登巖崎嶇引領仰玄真志飛上遊空
竦真始覺形非我質遂忘軀逐神矢浪心颯
外世務永絕足樂幽林外難一塞建志不倦
精誠無廢遂遇明師見授奇術請講新妙玉
音洞密吐納平顏鍊形保骨冲炁夷泯無復
内外也但依吾遭良師之太晚返滯性之不
早吾得道之狀艱辛情事定錄真君以當說
之矣崇賴成覆救濟之功天地不能踰也聞

弟遠造上法偶真重幽心觀靈無炁陶太素
登七關之巍我味三辰以積遷虛落霄表映
朗九玄此道高妙非吾徒所聞也亦由下挺
稟淺未由望也然高行者常戒在危殆得趣
者常險乎將失禍福之萌於斯而用道親於
勤神歸精感丹心符真招之須臾若念慮百
端協以營道雖勝百年亦無冀也三官急難
吾昔聞之在前七考之福既已播之於後因
運乘易不亦達耶幾成而敗自己而作試校
千端因邪而生矣爾想善功苦心勞形勤立
功德萬物芸芸亦何益哉芥子蕭蕭其可羨
也各不自悟當造此事者獨何人享其高乎
師友之結得失所宗託景希真在於此舉也
吾方棲神空岫廕形深林採沂谷之幽芝掇
丹草以成真矣昔約道成當還馳信雖未通

徹粗有髮髻亦欲暫偃洞野看望墳塋不期
而往冀暫見弟因緣簡略臨書增懷映報

楊義真人傳

楊義者不知何許人也仕晉簡文帝為舍人
朝隱唯要人莫能識少好道服食精思遂能
進靈接真屢降玄人茅君定錄安九華等授
其道要西城王君又教服日月之精及思泥
丸絳宮鍊魂制魄滅三尸之法玄清真人謂
義曰夫為道當如射箭箭直往不顧乃造壩
的標志入山惟往勿疑乃獲至真義恭受勤
行得仙簡文後師義得道

鮑觀真人傳

鮑觀字太玄陳留人也少有密鑿洞於幽元
深心冥肆人莫之知按洞天記云觀及妹並
是前身七世祖李湛張慮者俱杜陵北鄉人

同在渭橋為客舍居積行陰德好道希生故
福逮於觀等使易世變鍊改氏更生合為天
倫根曾雖異德廢並同觀學明經術緯候師
左元放受中部法及三皇五嶽勅召之要行
之神驗能役使鬼神封山制魔晉太興元年
觀暫往江東於蔣山北道見一人年可十六
七許好顏色俱行數里其人徐徐動足觀奔
馬不及已漸而遠因問曰相觀行步必有道
者其人曰吾仙人陰長生也太上使到赤城
君有心故得見我爾觀即下馬拜問寒溫未
及有所陳陰君曰此地復十年當交兵流血
計至蘇峻亂足十年也君慕道久矣吾相見
當得度爾仙法考得仙者尸解為妙上尸解
用刀下尸解用竹木皆以神丹染筆書太上
太玄陰生符於刀乃左右須臾便滅所書者

而目死於牀上矣其真身遁去勿復還家家
人謂刀是其人也用竹木如刀之法陰君乃
傳觀此道又與觀論晉室修短之期皆演一
為十廣十為百以表元帝託云推步所知不
言見陰君所說是陰君戒其然矣

雲笈七籤卷之一百六

雲笈七籤卷之一百七

竊案陶先生諱弘景丹陽人也

傳錄

陶先生小傳吳興謝淪永明十年作

先生諱弘景丹陽人也勿標異操聰明多識五經子史皆悉詳究善書得古今法不肯婚宦以資營末立且薄遊下位爲宜都王侍讀年二十餘便稍就服食遵行道要所得符文妙法並是真人遺跡於是業行漸進乃拂衣止於茅山焉觀其神儀明秀盼睐有光形細長項耳間矯矯顯然異衆矣

華陽隱居先生本起錄從子翊字木

羽撰

永明十年太歲己卯謝詹事淪先從吳興還聞先生已辭世入山甚懷嗟賞於路中仍爲

前傳雖未能究洽而粗舉大綱有以王右軍作許先生傳翊從叔隱居先生諱弘景字通明丹陽人也宅在白楊巷南岡之東宋初土斷仍割秣陵縣西鄉之桐下里至今居之陶氏本冀州平陽人帝堯陶唐之苗裔也堯治冀州平陽故因居焉漢興有陶舍爲高祖右司馬子青擢位至丞相十三世祖超漢末渡江始居丹陽七世祖濬交州刺史璜之弟仕吳爲鎮南將軍封句容侯食邑二千戶與孫皓俱降晉拜議郎散騎常侍尚書六世祖謨濬第三子永嘉中爲東海王越司馬領屯軍隨王出許昌因敗仍復過江爲大將軍王敦參軍敦爲丞相轉軍諮祭酒後隨敦南下而情懼禍及乃啓分屬籍禁錮積年晚起爲車騎丞相參軍不就昇平四年卒始別葬白石

山之嶺瞻湖北高祖毗有理識器幹高奇以文被黜不肯遊宜州郡辟命並不就後板授南安正佐亦不起元興三年卒曾祖興公多才藝巨營產殖舉郡功曹察孝廉除廣晉縣令義熙二年卒祖隆身長七尺五寸美姿狀有氣力便鞍馬善騎射好學讀書善寫兼解藥性常行拯救爲務行參征南中郎軍事侍從宋孝武伐逆有功封晉安侯除正佐固辭顏竣恃寵就求宅以益佛寺弗與因辭官見譖削爵徙廣州後被恩除南海西平縣令後監新會郡大明五年卒於彼父諱貞實字國重司徒建安王劉休仁辟爲侍郎遷南臺侍御史除江下孝昌相亦閑騎射善篆隸書家資以寫經爲業一紙直價四十書體以羊欣蕭思話法深解藥術博涉子史好文章美風

儀凡遊從與蕭思話王劉劉秉周旋多爲諸貴勝所賞遇元徽四年冬銜使膚庭通鄰國之好甚得雅稱昇平元年還都具撰遊歷記并詩數千字及所造文章等劉秉索看仍值石頭事亡失無復別本不得傳世建元三年於縣亡背喪還葬舊墓母東海郝夫人諱智湛精心佛法及終有異焉先是貞實攜家隨蕭之郢州孝建二年蕭亡其年九月母覺有娠仍夢見一小青龍忽從身中出直東向而昇天遂觀之不見尾旣覺密語比丘尼云弟子必當生男兒應出非凡人而恐無後尼問其故以所夢荅尼云將出家又荅爾亦是所願時年二十五其冬仍隨蕭部伍還都住東府射堂前參佐廡中以孝建三年太歲丙申四月三十日甲戌夜半先生誕焉是年乃

閏三月明日朔旦便是夏至母即沐浴而起
了無餘患先生四五歲便好書今猶有六歲
時書已方幅成就九歲十歲讀禮記尚書周
易春秋雜書等頗以屬文爲意年十一爲司
徒左長史王釗子吳博士十三父貽宅席卷
隨吏部尚書劉秉之淮南郡十五歸都寓憇
中外徐胃舍後仍立別宅從此不復還舊廬
十七乃冠常隨劉秉尹之丹陽郡得給帳下
食出入乘廐馬秉第二男侯少知名時爲司
徒祭酒侯雅好文籍與先生日夜搜尋未嘗
不共味而食同車而遊侯與江數緒炫等俱
爲順帝四友故最以才學得名侯作宋德頌
連珠七警當世稱絕侯既亡後文章皆零落
先生欲爲纂集竟不能得是歲昇明元年冬
先生年二十二隨劉丹陽入石頭城就袁粲

建事先生與韓貴賡淡同掌文檄及事敗城
潰即得奔出侯及弟侯爲沙門以逃爲人所
獲建康獄死人莫敢親先生躬自收殮瘞葬
查例舊墓管理都畢自此棄世尋山而止值
宋齊之際物情未安既結劉宗常懷憂傷父
乃因紀僧真求事高帝於新亭即蒙帳內驅
使二年正月疏彼之平從還東府公仍遣使
侍弟五息畢六息高侍讀兼勅公間管記事
先生時年二十三除巴陵王侍郎明年侍從
高祖登極還臺住殿內除太尉豫章王侍郎
先生云革運之際頗有微動何處不容三兩
階級遂不拜又明年隨安成王出鎮石頭次
歲夏丁孝昌府君憂上郢奉迎冬還都安厝
世祖即位以振武將軍起侍宜都王侍讀齊
世侍讀任皆總知記室手筆事選須有文才

者先生於吉凶內外儀禮表章爰及賤疏啓牒莫不絕衆數王書佐典書皆承授以爲准格諸侍讀多有慙憚頗致詭嫉先生亦任之不以介意年二十八服闋召拜左衛殿中將軍頗鬱時望先生驚亦不解所以即告庾道敏論諸屈滯庾爲面啓武帝帝云先帝昔親命此官卿不知耶其何辭之庾告先生先生喟然歎曰昔不受豫章王侍郎于今五年纔爲此職驛馬非驥騄猶欲固辭庾切言之云太元已來此官皆用名家裴松之從此轉負外郎但問人才若官何所枉君恐爲爾誤我事庾于時正被委任總知諸王府事先生不獲已而拜矣年二十九清溪宮新成帝宴樂之先生拜表獻頌又有伏曼容亦上賦於是勅遣中書省舍人劉係宣旨褒贊并勅豫舊

官金石會于時上意欲刻此頌於石碑王儉沮議而止時獻賦者五人惟以先生爲最將欲遷擢會母憂去職尋授振武將軍起特賜酒食省祿隨宜都王赴京帝欲幸武進官先生復作頌頌成而車駕事廢不復得奏云此頌體制爽絕倍勝舊格三年還都方除奉朝請拜竟怏怏與從兄書云昔仕宦應以體中打斷必期四十左右作尚書郎出爲浙東一好名縣粗得山水便投簪高邁宿昔之志謂言指掌今年三十六矣方作奉朝請此頭顱可知矣不如早去無自勞辱明年五月遂拜表解職求託巖林青雲之志於斯始矣是歲永明十一年壬申歲也先生初隱不欲辭省出仍脫朝服掛神虎門鹿巾徑出東亭已約語左右曰勿令人知爾乃往與王晏語別晏

云主上性至嚴治不許人作高奇事脫致忤
旨坐貽罪咎便恐違卿此志詎可作先生嘿
思良久答云余本徇志非爲名若有此慮奚
爲所宜於是即不詣省直上表陳誠詔賜帛
十疋燭二十錠又別勅月給上茯苓五斤白
蜜二斗以供服餌先生既遂命理舳東下衆
竊並錢於征虜亭舉酒揮袂皆云江東比來
未有此事乃見今日爾於是止于句容之句
曲山先生云此山是金壇洞宮周迴百五十
里名曰華陽之天有三茅司命之府故名曰
茅山所以自稱華陽隱居亦猶士安之玄晏
稚川之抱朴凡絳人間書疏皆以此號代名
先善稽古訓詁七經大義備解而不好立義
異於先儒議論惟著紙不甚口談尤好五行
陰陽風角烝候太一道甲星曆算數山川地

里方國所產及醫方香藥分劑蟲鳥草木考
校名類莫不該悉善隸書不類常式別作一
家骨體勁媚琴瑟騎射亦皆領括常言心中
恒如明鏡觸形遇物不覺有滯礙爲人少憂
感無嫉競淡哀樂夷喜怒時有形於言迹者
云皆是欲顯事厲物了無歡愠於習襟先生
以甲子乙丑丙寅三年之中就興世館主東
陽孫遊嶽咨稟道家符圖經法雖相承皆是
真本而經歷模寫意所未愜者於是更博訪
遠近以正之戊辰年始往茅山使得楊許手
書真跡欣然感激至庚午年又啓假東行漸
越處處尋求靈異至會稽大洪山謁居士婁
慧明又到餘姚太平山謁居士杜京產又到
始寧甌山謁法師鍾義山又到始豐天台山
謁諸僧標及諸處宿舊道士並得其人遺跡

十餘卷遊歷山水二百餘日乃還爰及東陽長山吳興天目山於潛臨海安固諸名山無不畢踐身本輕捷登陟無艱瞻郵寒樓拯救危急救療疾恙朝夕無倦其別有陰思密惠人莫得知之雖惜人書隨誤治定在人間製述甚多了不存錄謹條先生所撰記世道書名目如左

學苑十秩百卷此一書先生常云群書并雜欲採一事不可備檢乃鈔撰古今要用以類相從爲一百五十條名爲學苑比於皇覽十倍該備近賜謝語吾無復此暇汝可踵成之此書若畢於學問手筆家無復他尋之勞矣孝經論語集注并自立意共一秩十二卷三禮序共一卷并自注注尚書毛詩序共一卷左傳已有劉寔賀道恭注易略例即是易序

不假復注老子內外集注四卷并自立意三國志讚述一卷抱朴子注二十卷世語關字二卷依陸文更以意造世語所開者續臨川康王世說二卷太公孫吳書略注二卷古今州郡記三卷并造西域圖一張帝王年曆五卷起三皇至汲冢竹書爲正檢五十家書曆異同共撰之也負儀集三卷玉匱記三卷說名山指地事七曜新舊術二卷占筮略要一卷有十三法風雨水旱飢疫占要一卷有十法算數藝術雜事一卷舉百事吉凶曆一卷本草經注七卷肘後百一方三卷增補葛氏効驗施用藥方五卷此二十四種並世用所撰目書又作相書序述異記序如此等並在集中登真隱訣三秩二十四卷此一秩皆是修行上真道經要妙秘事不以出世真誥一

秩七卷此一語蓋是晉興寧中衆真降授揚
許平書遺迹顧居士已撰多有漏謬更詮次
叙注之爾不出外開夢記一卷此一記先生
自記所夢微想事不以示人合丹藥諸法式
節度一卷集金丹藥白要方一卷服雲母諸
石藥消化三十六水法一卷服草木雜藥法
一卷斷穀秘方一卷靈方秘奧一卷消除三
尸諸要法一卷撰集服藥導引法一卷集人
間諸却災患法一卷此九種所撰集通言自
先生凡所撰集皆卷多細書大卷貪易提錄
若大書皆得兼四又有圖象雜記若多未得
一二盡知知見也

又作渾天象高三尺許地居中央天轉而地
不動二十八宿度數七曜行道昏明中星見
伏早晚以機轉之悉與天相會云此修道所

須非但史官家用又欲因流水作自然漏刻
使十二時輪轉循環不須守視而患山澗水
易生苔垢參差不定是故未立先生形細身
長七尺二寸腰止圍二尺六寸薄皮膚露筋
骨青白色長頭面疎眉目鼻小而平直長額
聳耳左耳內輪有大黑誌如豆耳兩孔裏各
有十餘大毛出外二三寸方順禿鬢露額少
鬚髮右肩上一紫誌如雨錢大右股內有
數十細黑子多作七星形起正方如鐵鎗脚
眼中常見有異光象左右各類未嘗言其狀
聞人說小來本神儀端潔十五已上彌爲美
茂每出路人多嘆羨雖冬月行常執扇自障
年二十九時於石頭城忽得病不知人事而
不服藥不飲食經七日乃豁然自差說多有
所覩見事從此容色瘦瘠言音亦跌宕闌緩

遂至今不得復常音響本清正大小稱形言
詞率易無姿製行步舉動翩翩輕利顏儀和
明不嚴毅小大見之皆樂悅附而自令人畏
服門徒胥附承奉祇肅有如宮庭小來與人
有隔數歲便不與人共甌筋飲食及長遊處
宿息常自然安置性不嘲調世中戲謔一切
不爲爲人強精魂夜行獨宿無所疑畏一生
不識魔入山以來巾褐未嘗離體

梁茅山貞白先生傳唐李渤撰

吳荆牧陶潛七代孫名弘景字通明丹陽秣
陵人也初娘母夢日精在懷并二天人降手
執香爐覺語左右曰當孕男子非凡人亦恐
無後及生標異幼而聰識成而博達因讀神
仙傳便有乘雲馭龍之志年十七與江數褚
炫劉侯爲宋昇明四友仕齊歷數王侍讀皆

總記室牋疏精麗爲時所重師法及清溪宮
成獻頌宣旨褒贊兼欲刻石王儉議異乃止
年二十餘服道後就興世館孫先生諮稟經
法精行道要殆通幽洞微轉奉朝請乃拜表
解職答詔優歎賜與甚厚公卿祖之征虜亭
供帳甚盛咸云自齊已來未有斯事遂入茅
山又得楊許真書遂登巖造靜自稱華陽隱
居書疏亦如此代名特愛松風庭院皆植每
聞其響便近然爲樂至明帝欲迎往蔣山懇
辭得止然勅命餉養恒爲煩劇乃造三層樓
先生居其上弟子居中接賓於其下令一小
豎傳度而已潛光隱曜內修祕密深誠所詣
遠屬霞人可謂感而遂通者也身長七尺八
寸爲性圓通謙謹心如明鏡遇物斯應少憂
感無嫉競滅喜怒澹哀樂或有形於言述者

是顯事厲物深慕張良之為人率任輕虛飄飄然恒有雲間器其所修爲皆自得於心非傍識能及尤長於銓正偽謬地理曆算文不空發成即爲體造渾天儀轉之與天相會其纂真誥隱訣注老子等書二百餘卷至永元二年深託向晦及梁武帝革命議國號未定先生乃引諸識記梁是應運之符又擇郊禪日靈驗昭著勅使入山宣旨酬謝帝既早與之遊自此之後動靜必報先生既得祕訣以爲神丹可成恒苦無藥帝皆給之又手勅咨迓先生畫兩牛一牛散放於水草之間二牛著金龍頭有人執繩以扶驅之帝笑曰此人無所求欲效曳尾龜豈有可致之理時有大事無不前已奏陳時人謂爲山中宰相以大通初獻刀二一名善勝二石成勝爲佳寶梁

帝金樓子云於隱士重陶貞白士大夫重周弘正其於義理精博無窮亦一時名士也先生常作詩云夷甫任散誕平叔坐談空不言朝陽殿化作單于宮其時人事競談玄理不習武事侯景之難並如所言大同二年告化時年八十五顏色不變屈伸如常屋中香氣積日不散詔贈中散大夫謚曰貞白先生仍遣舍人監護喪事馬樞得道傳云授蓬萊仙監弟子數十人唯王遠知陸逸冲稱上足焉雲笈七籤卷之一百七

雲笈七籤卷之一百八

新集靈寶黃籙齋經卷之八

列仙傳

赤松子

赤松子者神農時雨師服水玉以教神農能入火自燒至崑崙山上常止西王母石室中隨風雨上下炎帝少女追之亦得仙俱去至高辛時復爲雨師今之雨師本是焉

竈封子

竈封子者黃帝時人也世傳爲黃帝陶正有人遇之爲其掌火能出五色煙久則以教封子封子積火自燒而隨煙炁上下視其灰燼猶有其骨時人共葬於竈北山中故謂之竈封子焉

馬師皇

馬師皇者黃帝時馬醫也知馬形氣死生之診理之輒愈後有龍下向之垂耳張口師皇曰此龍有病知我能理乃鍼其脅下口中以甘草湯飲之而愈後數有疾龍出其陂告而治之一旦龍負而去

赤將子與

赤將子與者黃帝時人不食五穀而噉百草花至堯時爲木工能隨風雨上下時於市中貨織亦謂之織父

偓佺

偓佺者槐山採藥父也好食松實形體生毛長數寸兩目更方能飛行遂走馬以松子遺堯堯不暇服也松者簡松也時人受服者皆至二三百歲焉

容成公

容成公者自稱黃帝之師見周穆王能善補導之事取精於玄牝其要谷神不死守生養精炁者髮白復黑齒隨更生事與老子同亦云老子師

方回

方回堯時隱人也堯聘以為閭士鍊食雲母粉亦與人民之有病者隱於五柞山中夏啓末為宮士為人所劫閉之室中徒求道回化而得去更以方回印封其戶時人言得回一圓泥塗門戶終不可開

涓子

涓子齊人好餌術接食其精至三百年乃見於齊著天地人經四十八篇後釣於荷澤得鯉腹中有符隱於宕山能制風雨受伯陽九僊法淮南王安少得其文不能解其旨也其

琴心三篇有條理焉

嘯父

嘯父冀州人少在西周市上補履數十年人不知也後奇其不老好事者造求其術不能得唯梁母得其作火法臨上三亮山與梁母別列數十火而昇天西邑多奉祀之馬

師門

師門者嘯父弟子也亦能使火食桃李能為夏孔甲龍師孔甲不能順其心意殺而埋之野外一旦風雨迎之訖則山木皆焚孔甲祀而禱之還而道死

務光

務光夏時人耳長七寸好琴服蒲韭根湯伐桀因光而謀光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曰伊尹何如曰強力忍垢吾不知

也湯既克桀以天下讓於光曰智者謀之武者遂之仁者居之古之道也吾子胡不遂之請相吾子光辭曰廢上非義也殺人非仁也人犯其難我享其利非廉也吾聞非義不受其祿無道之世不踐其位況於尊我我不忍也遂負石自沈蓼水已而自匿後四百餘歲至武丁時復見武丁欲以為相不從武丁以與迎而從逼不以禮遂投河浮山後遶尚父山

仇生

仇生者不知何許人湯時為木正三十餘年而更壯皆知其壽人也咸共師奉之其人云常食松脂在尸鄉北山上自作石室至周武王幸其室祠之

叩䟽

叩䟽者周封史也能行烝鍊形黃石髓而服之謂之石鍾乳至數百年往來入太室山中有卧石牀枕焉

馬丹

馬丹者晉狄人也當文侯時為大夫至獻公時復為幕正獻公滅狄殺恭太子丹去至趙宣子時乘安車入晉都候諸大夫靈公欲仕之逼不以禮有迅風發屋丹入迴風中而去北方人尊而祠之

陸通

陸通者云楚狂接輿也好養生食素盧木實及蕪菁子遊諸名山在蜀峨嵋山上人世世見之歷數百年也

葛由

葛由者羗人也周成王時好刻木羊賣之一

旦騎羊而入蜀蜀中王侯貴人追之上綏山綏山在峨嵋山西南高無極也隨之者不復還皆得仙道故里諺曰若得綏山一挑雖不得仙亦足以豪山下立祠數十處也

琴高

琴高趙人能鼓琴爲宋康王舍人行消彭之術浮游冀州涿郡間二百餘年後辭入涿水取龍子與諸弟子期期日皆齋潔待於水傍設祀果乘赤鯉來坐祠中且有萬人觀之留一月復入水去一本涿作礪

寇先生

寇先生者宋人也釣魚爲業居睢水傍百餘年得魚或放或賣或食常著冠帶好種蒔食其葩實焉宋景公問其道不告即殺之數十年踞宋城門鼓琴數十日而去宋人家家奉

紀焉

安期生

安期生者琅琊阜鄉人賣藥於東海邊時人皆言千歲翁秦始皇東遊請見與語三日三夜賜金璧度數千萬出於阜鄉亭皆置去留書以赤玉舄一緹爲報曰後千年求我於蓬萊下始皇即遣使者徐市盧生等數百人入海未至蓬萊山輒逢風波而還立祠阜鄉亭海邊數十處也

桂父

桂父者象林人也時黑而時白時黃而時赤南海人見而尊事之常服桂及葵以龜腦和之千丸用十斤桂累世見之今荊州之南尚有桂丸焉

瑕丘仲

瓊丘仲寧人也賣藥於寧百餘年人以爲奇而因地動舍壞仲及里中數十家屋臨水皆敗仲死民或取仲尸棄水中收其藥賣之仲被裘而從詣之取藥棄仲者懼叩頭求哀仲曰非恨汝使人知我爾吾去矣後爲夫餘胡王驛使復來至寧北方謂之謫仙人

酒客

酒客梁市上酒家人也作酒常美售日得萬錢有過而逐之主人酒常酢敗貧窮梁市中賈人多以女妻而迎之或去或來後百餘歲來爲梁丞使民益種芋菜三年當大飢果如其言梁民不死後五年解印綬去莫知所終焉

任光

任光上蔡人善餌丹賣於都里間積八十九

年乃知是故時任光也稱說如故後數十年間頃後長老識之趙簡子聘與俱歸常在栢梯山上三世不知所在晉人常服其丹矣

祝雞翁

祝雞翁洛人居尸鄉北山下養雞百餘年雞皆有名字千餘頭暮樓樹上晝放散之欲引呼名即種別而至賣雞及子得千餘萬輒置錢去之吳作養魚池後昇吳山白鶴孔雀數百常止其傍矣

朱仲

朱仲會稽人常於市上販珠高后時下書募三寸珠仲讀音同書笑曰真值汝矣齋三寸珠詣闕上書珠好過度即賜五百金魯元公主復私以七百金從仲求珠仲獻四寸珠送至闕即去下書會稽徵聘不知所在景帝時

復來獻三寸珠數十枚輒去不知所之云

脩羊公

脩羊公魏人華陰山石室中有懸石榻卧其上石盡穿陷略不動時取黃精食之後以道干景帝禮之使止王邸中數歲道不可得有詔問公何日發語未訖牀上化為白石羊題其脇曰脩羊公謝天子後置石羊於通靈臺上羊後復去不知所在

稷丘君

稷丘君者太山下道士武帝時以道術受賞賜髮白再黑齒落更生後罷去上東巡太山君乃冠章甫衣黃衣擁琴來迎拜武帝曰陛下勿上必傷足指及數里左足指果折上諱之但祠而還焉君立祠復百戶使承奉之

崔文子

崔文子太山人世好黃老事居潛山下後作黃老九成石父祠賣藥都市自言三百歲後有疫蒸民死者萬計長吏告之請救文擁朱幡繫黃散以循民間飲散者即愈所愈計萬後去蜀賣黃藥故世寶崔文赤丸散實近於神焉

赤須子

赤須子鄧人也鄧中傳世見之云秦穆公主魚吏也數言鄧界災害水旱十不失一臣向迎而師之從受業以長好食松實天門冬石脂齒落更生髮白還黑服霞絕粒後往吳山下十餘年莫知所之

犢子

犢子鄆人也少在黑山採松子茯苓餌而服之且數百年時壯時老時美時醜乃知是仙

人也常過醺酒於陽都家都女者眉生而連耳細而長衆以爲異皆言此天人也會犢子牽一黃犢來過都女悅之遂相奉侍都女隨犢子出取桃李一宿而返皆連梵甘美邑中隨伺逐之出門共牽犢耳而走不能追也旦復在市中數十年乃去見礪山下冬賣桃李也

騎龍爲

騎龍鳴者渾亭人年二十於池中求得龍子狀如守宮者十餘頭養食結草廬而守之龍長大稍稍去後五十餘年水壞其廬而去一旦騎龍來至渾亭下語云我馮伯昌孫也此間人不去五百里必當死不信之者以爲妖言至八月果水至死者萬計

主柱

主柱不知何所人與道士共上宕山言此有丹砂可得數萬斤宕長吏知而上山封之砂流出飛如大乃聽柱取爲邑令章君明餌砂三年得神砂飛雪服之五年能飛行與柱俱去矣

鹿皮翁

鹿皮翁蒲川人也少爲府小吏工木精巧舉手能成器械岑山上有神泉人不能至小吏白府君請木工斤斧三十人作轉輪懸閘意思橫生數十日梯道四間成上其巔作祠舍留止其傍絕其二間以自固食芝草飲神泉且七十年畱水來三下呼宗族家室得六十餘人令上山半冰盡漂一郡沒者萬計小吏乃辭遣宗家令下山著鹿皮衣遂去復上閣後百餘年下賣藥於市

昌容

昌容常山人自稱湯王女倉逢縈報往來上下見之者二百餘年顏色如二十許人能致紫草貨與染家得錢以遺孤寡歷世而然奉祠者萬計也

溪父

溪父南郡麻人居山間有仙人常止其家延買瓜教之凍瓜子與桂附枳實共藏而對分食之二十餘年能飛走昇山入水後百餘年絕居山頂呼溪下父老與道生時事也

山圖

山圖隴西人少好乘馬馬路之折脚山中道人教以雌黃當歸羌活獨活苦參散服之一歲而不嗜食病愈身輕道士問之自言五嶽使之名山採藥能隨吾便汝不死山圖追

隨之六十餘年一旦歸來行母服於家暮年復去莫知所之

谷春

谷春灤陽人成帝時爲郎疫死而尸不冷家發喪行服猶不敢下釘三年更著冠幘坐縣門上邑中人大驚家人迎之不肯歸發棺有衣無尸留門上三宿去之長安止橫門上人知追迎之復去之太白山立祠於山上時來至其祠中止宿焉

陰生

陰生長安渭橋下乞兒常止於市中乞市人厭苦以糞洒之旋復見身中衣不污如故長吏知之試收繫著桎梏而續在市中乞又試欲殺之乃去洒者之家室自壞殺十餘人放長安謠曰見乞兒與美酒以免破屋之咎

子主

子主者楚語而細音不知何所人也詣江都王自言寧先生在僕作客三百年不得作直以爲狂人也問先生所在云在龍眉山上王遣吏將上龍眉山巔見寧先生毛身廣耳被髮鼓琴主見之叩頭吏致王命先生曰此主吾比舍九世孫且念汝家當暴死女子三人勿預吾事語竟大風發吏走下山比歸宮中相殺三人王遣三牲立祠焉

陶安公

陶安公六安鑄冶師數行火火一旦散上行紫色衛天安公伏治下求哀須臾朱雀止治上曰安公安公治與天通七月七日迎汝赤龍至期赤龍到大雨而公騎之東南上一城邑數萬人衆共送視之皆與辭決也

赤斧

赤斧者巴戎人爲碧雞祠主薄能作水瀆煉丹與硝石服之三十年反如童子毛髮生皆赤後數十年上華山取禹餘糧餌之於蒼梧滇江間累世傳見之手掌中有赤斧焉

呼子先

呼子先漢中閬下卜師老壽百餘歲臨去呼酒家老嫗曰急裝當與嫗共應中陵王夜有仙人持二茅狗來至呼子先持一與酒家嫗得而騎之乃龍也上華陰山常於山上大呼言子先酒家母在此矣

負局先生

負局先生不知何許人語似燕代間人常負磨鏡局循吳市中街磨鏡一錢因磨之輒問主人得無有疾苦者輒出紫丸藥以貽之得

莫不愈如此數十年後大痼病家至戶到與藥活者萬計不取一錢吳人乃知其真人也後上吳山絕崖頭懸藥下與人將欲去時語下人曰吾還蓬萊山爲汝曹下神水崖頭一旦有水白色流從石間來下服之多愈疾立祠十餘處

阮丘

阮丘睢山上道士衣裘披髮耳長七寸口中無齒日行四百里於山中種葱薤百餘年人不知時下賣藥廣陽人朱璜有毒瘕疾立與七物藥服之而去三尸後與璜俱入浮陽山朱璜發明之乃知是神人也地動山崩道絕豫戒於人世共築奉祠之

陵陽子明

陵陽子明鉅鄉人好釣魚於旋溪獲得白龍

子明懼解釣拜而放之後得白魚腹中有書教子明服食之法子明遂上黃山採五石脂沸水而服之三年龍來迎去止陵陽山上百餘年山去地千餘丈大呼下人令上山半所言谿中子安當來問子明釣車在否後二十餘年子安死人取葬著山中有黃鶴來棲其冢邊樹上嗚呼子安

邾子

邾子自言蜀人好放犬知相犬犬走入山穴邾子隨入十餘宿行度數百里上出山頭上有臺殿官府青松森然仙吏侍衛甚嚴見故婦主洗魚與邾符一函使還與成都令喬君君發函有魚子也著池中養之一年皆爲龍邾復送符還山上犬色更赤有長翰常隨邾往來百餘年遂留止山上時下來護其宗族

蜀人立祠於穴口常有鼓吹傳呼聲西南數十里共奉祠焉

木羽

木羽鉅鹿南和平鄉人母貧賤主助產嘗採產婦兒生便開目視母大笑母怖懼夜夢見大冠赤幘守兒言此司命君也當報汝恩使汝子木羽得仙母陰信識之後母生兒字爲木羽所探兒生年十五夜有車馬來迎去遂過母家呼木羽爲我御來遂俱去後二十餘年鷄雀旦旦以銜二尺魚著母戶上母匿不道而賣其魚三十年乃發云母至百年乃終

玄俗

玄俗稱河間人服巴英賣藥都市七九一錢善治百病河間王患瘕買藥服之下蛇十餘頭問藥意俗曰王瘕乃六世餘殃下墮情非

王之所招王嘗放乳鹿麟母也仁心感天故遭俗爾王家老舍人自言父世見俗俗之身無影王乃呼著日中看實無影王以女甥之俗夜亡去後人見於常山下雲笈七籤卷之一百八

雲笈七籤卷之一百九

宋明憲皇帝御製集賢堂藏書

神仙傳

廣成子

廣成子者古之仙人也居崆峒之山石室之中黃帝聞而造焉曰敢問至道之要廣成子曰爾治天下雲不待族而雨木不待黃而落奚足以語至道哉黃帝退而閑居三月復往見之膝行而前再拜請問治身之道答曰至道之精杳杳冥冥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無勞爾形無搖爾精乃可長生慎內閉外多知為敗我守其一而處其和故千二百年而未嘗衰老得吾道者上為皇失吾道者下為土予將去汝入無窮之間遊無極之野與日月齊光與天地為常人其盡

死而我獨存焉

若士

若士者古之仙人也莫知其姓名無人盧敖者以秦時遊乎北海經乎太陰入乎玄闕至於蒙穀之山而見若士焉其為人也深目而玄準為肩而脩頸鬢上而殺下欣欣然方迎風而儼顧見盧敖因遷逃乎碑下盧仍而視之方蹠龜殼而食蟹蛤盧敖乃與之語曰唯以教焉背羣離黨窮觀六合之外幼而好遊長生而不渝周行四極唯此極之未窺今觀夫子於此殆可與教為友乎若士淡然而笑曰嘻子中州之民不宜遠而至此此猶光乎日月而載乎列星比乎不名之地猶交輿也昔我南遊乎溷灑之野北息乎沉嘿之鄉西窮窈冥之室東貫鳴洞之光其下無地其上

無天視焉無見聽焉無聞其外猶有沃沃之
汜其行一舉而千萬餘里吾猶未之能究也
今子遊始至於此乃語窮觀豈不陋哉然子
處矣吾與汗漫期於九陔之上不可以久駐
乃舉臂竦身遂入雲中盧敖仰而視之不見
乃止恍惚若有所喪也敖曰吾比夫子也猶
黃鵠之與壤蟲也終日行不離咫尺而自以
爲之遠不亦悲哉

沈文泰

沈文泰者九嶷人也得紅泉神丹去土符還
年益命之道服之有効欲之崑崙留安息二
千餘年以傳李文淵曰土符不去服藥行道
無益也文淵遂受秘要後亦昇仙今以竹根
汁煮丹及黃白去三尸法出此二人矣

皇初平

皇初平者丹溪人也年十五家使牧羊有道
士見其良謹將至金華山石室之中四十餘
年脩然不復念家其兄初起行索初平歷年
不得後見市中有道士善易而問之曰吾
弟牧羊失之四十餘年不知存亡之在願君
與占之道士曰昔見金華山中有一皇初平
非君弟乎初起聞之驚喜即隨道士去求弟
果得相見悲喜語畢兄問初平曰牧羊何在
答曰近在山東初起往視之杳無所見但有
白石壘壘復謂弟曰山東無羊也初平曰羊
在耳兄自不見兄與初平偕往尋之初平言
叱叱羊起於是白石皆起成羊數萬頭兄曰
我弟獨得神仙道如此可學否弟曰唯唯好
道便得耳初起於是便捨妻兒留就初平共
服松栢茯苓至萬日坐在立亡日中無影顏

有童子之色乃俱還鄉里親戚死方略盡乃復還去臨行以方教南伯逢易姓爲赤松子也初起改字爲魯班初平改字爲松子其後服此藥仙者其有數十人

沈建

沈建者丹陽人也世爲長吏而建獨好道不肯仕宦學導引服食之術還年却老之法又能理病病無輕困見建者愈奉之者數千家每遠行寄奴侍三五人驢一頭羊數十口各與藥一丸謂主人曰但累屋舍不煩飲食也○便辭去主人大怪之云此君所寄奴畜十五餘口並不留寸資當如何建去之後主人飲食奴侍奴聞食氣皆吐逆不視又以草與驢羊亦避去不食更欲抵觸人主人乃驚異之後百餘日而奴侍身體光澤異於食時驢羊

俱肥沈建三年乃返各復以一九藥與奴侍驢羊乃還飲食如故建遂斷穀不食能舉身飛行或去或還如此三百餘年乃絕迹不知所在也

華子期

華子期者淮南人也師角里先生受山隱靈寶方一曰伊洛飛龜秩二曰白禹正機三曰平衡按合服之日以還少一日能行五百里能舉千斤一歲十易皮後乃得仙去

魏伯陽

魏伯陽者吳人也高門之子而性好道術不肯仕宦閑居養性時人莫知其所從來謂之治民養身而已入山作神丹將三弟子知兩弟子心不盡誠丹成乃誡之曰金丹雖成當先試之飼於白犬犬即能飛者人可服之若

天死者即不可服也伯陽入山時將一白犬自隨又丹轉數未足和令未至自有毒丹毒丹服之皆暫死伯陽故便以毒丹與白犬食之犬即死伯陽乃復問諸弟子曰作丹恐不成今成而與犬食犬又死恐是未得神明之意服之恐復如犬爲之奈何弟子曰先生當服之否伯陽曰吾背違世路委家入山不得仙道吾亦恥復歸死之與生吾當服之耳伯陽便服丹丹入口即死弟子相顧謂曰所以作丹者欲求長生耳而服之即死當奈此何惟一弟子曰師非凡人也服丹而死得無有意邪又服之丹入口復死餘二弟子乃相謂曰作丹求長生耳今服丹即死當用此何爲若不服此自可得數十年在世間活也遂不服乃共出山欲爲伯陽及死弟子求棺木殯

具二人去後伯陽即起將服丹弟子姓虞及白犬而去逢入山伐薪人作手書與鄉里人寄謝二弟子弟子見書始大懊惱伯陽作參同契五相類凡二卷其說如似解釋周易其實假借文象以論作丹之意而儒者不知神仙之事多作陰陽注之殊失其奧旨矣

沈羲

沈羲者吳郡人也學道於蜀中但能消災除病救濟百姓不知服食藥物功德感天天神識之羲與妻賈氏共載詣子婦卓孔家還道逢白鹿車一乘青龍車一乘白虎車一乘從騎數十人皆朱衣仗矛帶劍輝赫滿道問羲曰君是道士沈羲否羲愕然不知何等答曰是也何以問之騎曰羲有功於民心不忘道從生以來履行無過受命不長壽將盡矣黃

老命遣仙官下來迎之侍郎簿延白鹿單是也度世君司馬生青龍車是也送迎使者徐福白虎車是也須臾有三仙人著羽衣持節以白玉板青玉界丹玉字授羲羲不能讀遂載昇天爾時道間耕鋤人皆共見之不知何等須臾大霧霧解失其所在但見羲所乘車牛在田中食苗或有識是羲車牛以語羲家弟子數百人恐是邪魅將羲入山谷間乃分布於百里之內求之不得後四百餘年求還鄉里推求得數十世孫名懷懷喜曰聞先人相傳有祖仙人仙人今來留數十日說初上天時云不見天帝但見老君老君東向坐左右敕羲不得謝但嘿坐而已宮殿鬱鬱有如雲氣五色玄黃不可名字侍從數百多女少男庭中有珠玉之樹衆芝叢生龍虎辟邪遊

戲其間但聞琅琅如銅鐵聲不可知測四壁習習有符書著之老君身形長一丈被髮文衣身體有光須臾數變玉女持金案玉盃盛藥賜羲曰此是神丹飲者不死夫妻各得一乃去告言飲畢拜而不謝服藥後賜棗二枚大如雞子脯五寸遣羲去曰汝還民間治百姓之疾病者若欲來上界書此符懸之竿杪吾當迎汝乃以一符及仙方一首賜羲羲奄忽如睡已在地上今多得符者矣

李八百

李八百者蜀人也莫知其名歷世見之時人計之已八百歲因名云李八百或隱山林或居鄽市知唐公房有志而不遇明師欲教授之乃先往試之爲公房作傭客公房乃不知仙人也八百驅使任意過於他人公房甚愛

之後八百許爲病困劣欲卒公房乃命醫合藥費用數十萬錢不以爲損憂念之意形於顏色八百又轉作惡瘡周遍身體潰爛臭濁不可近也公房乃流涕曰汝爲吾家勤苦歷年而得篤疾吾甚要汝得愈無所吝惜而今正爾當奈汝何八百曰吾瘡可愈須得人舐之公房令三婢舐之八百又曰婢舐不能使疾愈若得君舐應愈耳公房即自舐之八百言君舐復不能使吾愈若得君妻舐之當差公房乃復使妻舐之八百曰吾瘡已差欲得三十斛旨酒以沐浴乃當都愈耳公房即爲具酒三十斛致於器中浴瘡即命體如凝脂亦無餘痕乃告公房曰吾是仙人子有志心故來相試子定可教也今真相授度世之訣矣使公房夫妻及舐瘡三婢以其浴餘酒澡

洗即皆更少顏色美悅以丹經一卷授公房入雲臺山中合作丹丹成乃服之仙去也

李阿

李阿者蜀人也傳世見之不老如故常乞食於成都市所得隨多少與貧窮者夜去朝還市人莫知其所宿有古强者疑阿是異人常親事之試隨阿還所宿乃去青城山中強後欲復隨阿去然不知道恐有虎狼私持其父大刀阿見而怒強曰汝隨我行那畏虎也取強刀以擊石刀折敗強竊憂刀折至旦復出阿問強曰汝憂刀敗耶曰實愁父怒阿即取刀以左右擊地刀復如故以還強強逐阿還成都未至道逢人犇車阿以脚置車下轆其骨皆折阿即死強守視之須臾阿起以手抑脚而復如常強時年十八見阿如五十許人

至強年八十餘而阿猶如故語人言被冀崙召當去遂不復還

王遠

王遠者字方平東海人也舉孝廉除郎中稍加至中散大夫博學五經兼明天文圖讖河洛之要逆知天下盛衰之期九州吉凶之事漢孝桓帝聞之遠徵不出使郡國逼載以詣京師低頭閉口不肯答詔乃題宮門扇四百餘字皆紀方來帝惡之使人削之外字適去內字復見墨皆徹入木裏方平無復子孫鄉里人累世傳事之同郡故太尉公陳耽爲方平架道室旦夕朝拜之但乞福願從學道也方平在耽家三十餘年耽家無疾病死喪奴婢皆安然六畜繁息田蠶萬倍仕宦高遷後語耽云吾期運當去不得復停明日日中當

發至時方平死耽知其化去不敢下著地但悲啼歎息曰先生捨我去我將何怙具棺器燒香就牀上衣裝至三日三夜忽然失其所衣帶不解如蛇蛻也方平去後百餘日耽薨或謂耽得方平之道化去或謂方平知耽將終故委耽去也方平東入括蒼山遇吳住晉門蔡經家

蔡經

蔡經者小民耳而骨相當得仙方平知之故往其家謂經曰汝生命應得度世故來取汝補官僚然汝少不知道今氣少肉多不得上天去當作尸解須臾如從狗竇中過耳告以要言乃委經去經後忽身體發熱如火欲得水灌舉家汲水灌之如沃焦狀如此三日中消耗骨盡乃入室以被自覆忽然失其所在

視其被中有皮頭足俱存如蟬蛻也去後十餘年忽還家去時已老還更少壯頭髮皆黑語家云七月七日王君當來過到其日可作數百斛飲以供從官乃去到其日家假借甕器作飲數百斛羅列覆置庭中至其日方平果來未至經家一時間但聞金鼓簫管人馬之聲比近皆驚不知何等及至經舉家皆見之方平著遠遊之冠朱衣虎頭鞶囊五色之綬帶劔黃色少鬚長短中人也乘羽蓋之車駕五龍龍各異色前後摩鄧旌旗導從威儀如大將軍出也有十二隊五百士皆以蠟密封其口鼓吹皆乘麟從天上來下懸集不從人道行也既至從官皆不復知所在唯尚見方平身坐須臾引見經父兄因遣人與麻姑相問亦莫知麻姑是何神也言王方平敬報

久不行民間今來在此想姑能暫來語否有頃信還但聞其語不見所使人也答言麻姑再拜但不相見忽已五百餘年尊卑有序修敬無階思念久煩承來在彼故當躬到而先彼詔當按行蓬萊今便暫往如是當還便親覲願未即去耳如此兩時間麻姑來也來時亦先聞人馬之聲既至從官當半於方平也麻姑至蔡經亦舉家見之是好女子年可十八許於頂中作髻餘髮散垂之至腰其衣有文章而非錦綺光綵耀日不可得名字皆世所無有也入拜方平方平爲起立坐定各進行廚皆金盤玉杯餚膳多是諸華而香氣達於內外擘脯而行之如行栢炙云是鱗脯也麻姑自說接待以來見東海三爲桑田向到蓬萊水乃淺於往者會將略半也豈時復爲

陵陸乎方平笑曰聖人皆言海中復行揚塵也麻姑欲見蔡經母及經婦弟婦新產數十日麻姑望見乃知之曰噫且止勿前索少許來來便以擲之視以墮地皆成真珠方平笑曰麻姑故作少年戲也吾老矣不喜復作此投擲變化也方平語經家人曰吾欲賜汝輩酒此酒乃出天廚其味淳醲非俗人所宜飲之或能爛人腸胃今當以水添之汝輩勿怪也乃以水一斗合酒一升攪之以賜經家人人飲一升許皆醉良久酒盡方平語左右曰不足復還取也以一貫錢與餘杭姥相聞求酤酒須臾信還得一油囊酒五斗許信傳餘杭姥答言恐地上酒不中尊飲耳又麻姑手爪不似人形皆似鳥爪蔡經心言背大痒時得此爪以爬背當佳也方平已知經心中所

言即使人牽經鞭之曰麻姑神人也汝忽謂其爪可爬背何也但見鞭著經背亦不見有人持鞭者方平告經曰吾鞭不可妄得也經家比舍有姓陳者失其名字嘗罷尉聞經家有神人乃詣門叩頭求乞拜見於是方平引前與語此人便乞得隨從驅使比於蔡經方平曰君且起向日立方平從後視之言噫君心邪不正於經不可教以仙道也當授君地上主者之職臨去以一符并一傳著小箱中以與陳尉告言此不能令君度世能令君延壽本壽自出百歲也可以禳災治病病者命未終及無罪過者君以符到其家便愈矣若有邪鬼血食作禍祟者君使帶此符以敕社吏當收送其鬼君心中當亦知其輕重臨時以意治之陳尉以此符治病有效事之者數

百家壽一百一十歲而死後子孫行其符不復效方平去後經家所作數百斛酒飲在庭中者皆盡亦不見人飲之也經父母私問經曰王君常在何處經答言常治崑崙往來羅浮山括蒼山此三山上皆有宮室如一王君常平天曹事一日之中與天上相連反覆者數十過地上五嶽生死之事皆先來關王君王君出或不盡將百官唯乘一黃麟將十數人每常見山林在下去地數百丈所到則山海之神皆來奉迎拜謁也或有干道白言者後數十年經復暫歸省家方平有書與陳尉真書書字廓落大而不楷先是人無知方平名遠者起此乃知之陳尉家于今世世存錄王君手書及其符傳小箱也

涉正

涉正者字玄真巴東人也說秦始皇時事了似及見也漢末從數十弟子入吳而正常閉目雖行猶不開也弟子隨之數十年莫有見其開目者有一弟子固請之正乃爲開目目開時有音如霹靂而光如電照於室宇弟子皆不覺頓伏良久乃能起正已復還閉目正道成莫見其所服食施行而授諸弟子皆以行炁房室及服石腦小丹云李八百呼正爲四百歲兒

孫博

孫博者河東人也有清才能屬文著詩百篇誦經數十萬言晚乃學道治墨子之術能使草木金石皆爲火光照曜數十里中亦能令身成火口中吐火指火樹生草即焦枯更指之即復故亦能使三軍之衆各成一聚火有

藏人亡奴在軍中者累日求之不得博語奴
主曰吾爲卿燒其營舍奴必走出卿但當諦
伺捉取之於是博以一赤丸擲軍中須臾火
起張天奴果走出而得之博乃更以一青丸
擲火火即滅所燔屋舍百物向已焦然者皆
悉復故博每作火有他燒他人雖以水灌之
終不可滅須博自止之乃止耳行大水中不
但已身不濡乃能使從已者數百人皆不濡
又能將人於水上布席坐飲食作樂使衆人
舞於水上不沒不濡終日盡歡其病瘳者就
博自治亦無所云爲直指之言愈即愈又山
間石壁及地上磐石博乃入其中去初故見
背及兩耳出石間良久乃沒又能吞刀劍數
十枚及從壁中出入如有孔穴也引鏡爲刀
屈刀爲鏡可積時不改須博指之乃復故形

耳後入林瀧山中合神丹仙去矣

玉子

玉子者姓章名震南郡人也少學衆經周幽
王微之不出乃歎曰人生世間去生轉遠去
死轉近矣而但貪富貴不知養性命盡悉絕
則死位爲王侯金玉如山何益形爲灰土乎
獨有神仙度世可以無窮耳乃師桑子具受
衆術乃別造一家之法著道書百有餘篇其
術以務魁爲主而精於五行之意演其微妙
以養性治病消災散禍能起飄風發屋折木
作雷雨雲霧能以草芥瓦石爲六畜龍虎立
便成行分形爲數百千人能步涉江海含水
噴之皆成珠玉遂亦不變也或時閉氣不息
舉之不起推之不動屈之不曲申之不直百
日數十日乃復起與弟子行各九泥爲馬與

之皆令閉目須臾皆成大馬乘之一日行千里又能吐五色起數百丈飛鳥過指之即墮地臨淵投符召魚鼈即皆上岸又能使諸弟子舉眼即見千里之物亦不能久也其務魁時以器盛水著兩魁之間吹而噓之水上直有赤光輝輝起一二丈以此水治百病病在內者飲之病在外者澡之皆便立愈後入崆峒山合丹白日昇天

天門子

天門子者姓王名剛尤明補養之要故其經曰陽生立於寅純木之精陰生立於申純金之精夫以木投金無往不傷故陰能疲陽也陰人著脂粉者法金之白也是以真人道士莫不留意精其微妙審其盛衰我行青龍役行白虎取彼朱雀前我玄武不死之道

也又陰人之情有急於陽而外自收抑不肯請陽者明金不爲木屈也陽性柔剛躁志節疏畧至於遊宴聲色和柔言辭卑下明木之畏於金也天門子既行此道年二百八十歲猶有童女之色乃服珠溫得仙入玄洲中去

南極子

南極子者姓柳名融能含粉成雞子吐之數十枚煮而啖之與雞子無異黃中皆餘有少許粉如指端者取杯呪之即成龜煮之可食腸臟皆具而杯成龜殼煮取肉則殼還成杯矣取水呪之即成美酒飲之醉人舉手即成大樹人或折其細枝以刺屋間連日猶在以漸萎壞與真木無異也服雲霜丹得仙去矣

黃盧子

黃盧子者姓葛名越甚能治病千里寄姓名

與治之皆愈不必見病人身也善烹禁之道禁虎狼百蟲皆不得動飛鳥不得去水爲逆流一里年二百八十歲力舉千鈞行及走馬頭上常有五色炁高丈餘天下大旱時能到淵中召龍出催促使昇天使作雨數數如此一旦與親故別乘龍而去遂不復還矣

張道陵

張道陵字輔漢沛國豐人也本大儒生博綜五經晚乃計此無益於年命遂學長生之道弟子千餘人其九鼎大要惟付王長後得趙升七試皆過第一試升初到門不通使罵辱之四十餘日露霜不去第二試遣升於草中守稻驅獸暮遣美女詐言遠行過寄密與升接牀明日又稱脚痛未去遂留數日頗以姿容調升升終不失正第三試升行路上忽見

遺金四十餘餅升超過不取不視第四試升入山伐薪三虎交搏之持其衣服但不傷升不恐怖顏色自若謂虎曰我道士也少不履非故遠千里來事師求長生之道汝何以爾豈非山鬼使汝來試也汝不須爾虎乃去第五試升使於市買十餘疋物已估直而物主誣言未得直升即捨去不與爭訟解其衣服賣之於他交更買而歸亦不說之第六試遣升守別田穀有一人來乞食衣不蔽形面目塵垢身體瘡膿臭惡可憎升爲之動容即解衣衣之以私糧爲食又以私米遺之第七試陵將諸弟子登雲臺山絕巖之上有桃樹大如臂生石壁下臨不測之谷去上一二丈桃樹大有實陵告諸弟子有能得此桃者當付以道要于時伏而窺之三百許人皆戰慄却

退汗流不敢久臨其上還謝不能得唯升一人曰神之所護何險之有聖師在此終不使吾死於谷中矣師有教者是此桃有可得之理乃從上自擲正得桃樹上足不蹉跌取桃滿懷而石壁峭峻無所攀緣不能得還於是
一一擲上桃得二百枚陵乃賜諸弟子各一枚餘二枚陵食一留一以待升於是陵乃臨谷伸手引升衆人皆見陵臂不加長如搬一二尺物忽然引手升已得還仍以向餘一桃與升食畢陵曰趙升猶以正心自投桃上足不蹉跌吾今欲試自投當得桃否衆人皆諫言不可唯趙升王長不言陵遂自投不得桃上不知陵所在四方則皆連天下則無底往無道路莫不驚咄唯升長二人嘿然無聲良久乃相謂曰師則父也師自投於不測之谷

吾等何心自安乃俱自擲谷中正墜陵前見陵坐局脚玉牀斗帳中見升長笑曰吾知汝二人當來也乃止谷中授二人道要

藥巴

藥巴者蜀郡人也好道不修俗事太守詣與相見屈爲功曹待以師友之禮嘗謂巴曰聞功曹有神術可使見否巴曰唯唯即平坐却入壁中去冉冉如雲氣狀須臾失巴而聞壁外作虎聲而虎走還功曹宅乃巴耳後入朝爲尚書正旦大會而巴後至而頗有醉態酒至又不飲即西南嚙之有司奏巴大不恭詔以問巴巴頓首曰臣鄉里以臣能治鬼護人爲臣立生廟今旦耆老皆入臣廟不得即委之是以頗有酒態適來又觀臣本郡大火故嚙酒爲雨以滅之詔原復坐即令驛馬書問

成都果信云正旦日大火雨自東北來滅之而有酒氣焉

淮南王八公

淮南王劉安高皇帝之孫好儒學方技作內書二十一篇又著鴻寶萬畢三卷論變化之道有八公往詣之門吏自以意難問之曰王上欲得延年却期長生不老之道中欲得博物洽聞精義入微之大儒下欲得勇敢武力扛鼎暴虎橫行之壯士今先生皆耆矣自無駐衰之術貴育之氣也豈能究三墳五典八索九丘鉤深致遠窮理盡性乎三者並乏不敢相通公笑曰聞王欽賢好士吐握不倦苟有一介莫不畢至古人貴九九之學養鳴吠之士誠欲市馬者以致騏驎師郭生以招群彥吾等雖鄙不合所求故遠致身欲一見王

就今無益亦不作損云何限之逆見嫌擇若王必見少年則謂之有道見垂白則謂之庸人恐非發石取玉探淵索珠之謂也薄吾等老謹以少矣言畢八公化為十五童子露髻青鬢色如桃花於是門吏驚揀馳以白王王聞之不及履即徒跣出迎以登思仙之臺張錦綺之帷設象牙之牀燭百和之香進金玉之机穿弟子之履北面拱手而言曰安以凡材少好道德竊鎖世業沉淪流俗不能遺類貞藪山林然夙夜飢渴思願神明沐浴垢穢精誠浮薄抱情不暢遠若雲泥不圖厚幸道君降屈是安祿命當蒙拔擢喜懼屏營不知所措唯乞道君哀而教之則螟蛉假翼去地飛矣八公便以成老人矣告王曰雖復淺識具備先學知王好道故來相從不知意何所

欲吾一人能坐致風雨立起雲霧畫地爲江河撮土爲山嶽一人能崩高塞淵牧虎豹致龍蛇役神鬼一人能分形易貌坐在立亡隱蔽六軍白日盡暝一人能乘虛步空起海陵煙出入無間呼吸千里一人能入火不焦入水不濕刀之不傷射之不中冬凍不寒夏暑不汗一人能千變萬化恣意所爲禽獸草木立成轉徙萬物陵嶽移行宮室一人能防災度厄辟却衆害延年益壽長生久視一人能煎泥成金鍛鉛爲銀水鍊八石飛騰琉珠乘龍駕雲浮遊太清在王所欲安於是旦夕朝拜身進酒果先乞試之變化風雨雲霧無不有効遂受丹經及三十六水銀等方

雲笈七籤卷之一百九

雲笈七籤卷之一百一十

定錄此書者蓋欲其詳其略其得者其失者其遺

洞仙傳

元君

元君者合服九鼎神丹得道著經九卷

九元子

九元子者鍊紫金合神丹登仙其經曰庚辛經

長桑公子

長桑公子者常散髮行歌曰巾金巾入天門呼長精吸玄泉鳴天鼓養丹田柱下史聞之曰彼長桑公子所歌之詞得服五星守洞房之道也

龔仲陽

龔仲陽者受嵩山少童步六紀之法

上黃先生

上黃先生者修步斗之道得隱形法

蒲先生

蒲先生者常乘白鹿採芝草於茅山

茅濂

茅濂字初成咸陽南關人也即東卿司命君盈之高祖入華山修道後乘雲駕龍白日昇天先是其邑歌曰神仙得者茅初成駕龍上昇入太清時下玄洲戲赤城繼世面往在我盈帝若學之臘嘉平秦始皇聞之因改臘曰嘉平

常生子

常生子者常漱水成玉屑服之以昇天

長存子

長存子者學道成為玄洲仙伯

蔡瓊

蔡瓊字伯瑤師老子受太玄陽生符還丹方合服得道白日昇天常以陽生符活已死之人但骸骨存者以符投之即起

張穆子

張穆子者修太極上元年紀以昇仙後以此法授龔叔進王文卿尹子房皆得道

童子先生

童子先生者於狄山學道修浴契鈴經得仙

九源丈人

九源丈人者為方丈宮主領天下水神及陰精水獸蛟鯨之類

谷希子

谷希子者學道得仙為太上真官東方朔師之受闕風鍾山蓬萊及神州真形圖

王仲高

王仲高常在淮南市行卜父老傳云比世見之伍被言於淮南王安安欣然迎之謂安曰黃帝吾父之長子也昔師朱襄君受長生之訣即以傳安

陽生

陽生者住少室西金門山山有金嬰漿服之得道

西門君惠

西門君者少好道明諸讖緯以開山圖授秦始皇而不能用

玄都先生

玄都先生者授仙人黑玉天地鈴經行而得道

黃列子

黃列子者嘗遊獵九江射中五色神鹿逐跡尋穴遇神芝服而得風仙

公孫卿

公孫卿者學道於東梁甫山一云激液山山官中有合成仙藥得服之人立仙日月之神並在官中合藥時頌曰玉女斷分劑蟾蜍主和搗一丸鍊人形二丸顏容好

蔡長孺

蔡長孺者蜀郡人夫妻共服十精丸體氣充盈年九十生一男名度世一百五十歲復生一男名無極年三百歲視之如少童

延明子高

延明子高者服麋角得仙

崔野子

崔野子者服朮以度世

靈子真

靈子真者服桃膠得仙

宛丘先生

宛丘先生者服制命丸得道至湯之末世已千餘歲以方傳弟子妻若春服之三百年視之如十五童子彭祖師之受其方三首

馬榮

馬榮者住梁國穀城中兩眼赤爛瞎子不見物而能明察洞視北方多病癩鄉里不容者輒來投榮榮為治之悉差榮云患脚常乘鹿車行無遠近不見人牛推引而車自至或一日赴數十處請而各有一榮凡與人語自稱厄子作牽三詩類手識緯孝建二年三月初作書與兩國人別至十六日中時果卒

任敦

任敦博昌人也少在羅浮山學道後居茅山
南洞修步斗之道及洞玄五符能役鬼召神
隱身分形玄居山舍虎狼不敢犯

敬玄子

敬玄子修行中部之道存道守三一常歌曰
遙望崑崙山下有三頃田借問田者誰赤子
字元先上生烏靈木雙闕俠兩邊日月互相
照神路帶中間採藥三微嶺飲漱華池泉邀
遊十二樓偃蹇步中原意欲觀絳官正值子
丹服金樓僊玉几華蓋與相連顧見雙使者
博著太行山長谷何崢嶸齊城相接隣蹤我
飛龍轡忽臨無極淵黃精生泉底芝草披岐
川我欲將黃精流丹在眼前徘徊飲流丹羽
翼奮迅斜意猶未策外子喬提臂牽所經信
自險所貴得神仙

帛舉

帛舉字子高嘗入山採薪見二白鵲飛下石
上即成兩仙人共語云頃合陰丹成就河北
王母索九釭酒服之至良子高聞仙人言就
訪王母者得九釭酒還告仙人乞陰丹服之
即翻然昇虛治於雲中掌雲雨之任

徐道季

徐道季少住鵲鳴山後遇真人謂曰夫學道
當中天青詠大歷跼雙白徊二赤此五神道
之祕事也其語隱也大歷者三皇文是也道
季修行得道

趙叔期

趙叔期不知何許人學道於王屋山中遇卜
者謂叔期曰欲入天門修三關存朱衣正崑
崙叔期請其要道因以素書一卷與之是胎

精中記拜受之後得道

毛伯道

毛伯道劉道恭謝稚堅張兆期皆後漢時人也同於王屋山學道三十餘年共合神丹成伯道先服即死次道恭服之又死稚堅兆期不敢服棄藥而歸未出山忽見伯道道恭各乘白鹿在山上仙人執節以從之二人悲愕悔謝道恭授以服茯苓方二人後亦度世

莊伯微

莊伯微者少好道不知求道之方惟以日入時正西北向閉目握固想崑崙山積三十年後見崑崙山人授以金液方合服得道

劉道偉

劉道偉少入幡冢山學道積十二年遇仙人試之將一大石約重萬斤以一白髮懸之使

道偉卧其下顏色無異心安體悅又十二年遂賜以神丹服之昇天

匡俗

匡俗字子希少以孝悌著稱召聘不起至心學真遊諸名山至覆笥山見山上有湖周迴數里多生靈草異物不可識其傍有石井泉通湖中又有石鴈至春秋時皆能群飛復有小石笥中有玉牒多記名山福地及得道人姓名後服食得道

盧耽

盧耽者少學道得仙後復仕為州治中每時乘空歸家到曉則反州嘗元會期會在列時耽後至迴翔閣前欲下次為威儀以帶擲耽得一隻履墜地耽由是飛去

范豺

范射者巴西閬中人也久住支江百里洲修
太平無為之道臨目虛澈項有五色光起冬
夏惟單布衣而桓溫時頭已斑白至宋元嘉
中狀貌不變其占吉凶雖萬里外事皆如指
掌或問先生是謫仙邪云東方朔乃黠我我
小兒時數與之狡獪又云我見周武王伐紂
洛城頭戰前歌後舞宋文帝召見射答詔稱
我或稱吾元兇初為太子射從東宮過指官
門曰此中有博勞鳥奈何養賊不知文帝惡
之勅射自盡江夏王使理於新亭赤岸岡文
帝令發其棺看柩無屍乃悔之越明年射弟
子陳忠夜起忽見光明如晝而見射入門就
榻坐又一老翁後至射起迎之忠問是誰射
笑而不答須臾俱出門射問忠比復還東鄉
善護我宅即百里洲也

傅先生

傅先生者學道於焦山中精思七年遇太極
真人與之本鎖使以穿一石盤厚五尺許戒
云石盤穿仙可得也於是晝夜鑽之積四十
七年鑽盡石穿仙人來曰立志若期寧有不
得道者即授以金液還丹服之度世

石坦

石坦字洪孫渤海人也遊趙魏諸名山得道
能分身同時詣十餘家各家有一坦所言各
異

鄭思遠

鄭思遠少為書生善律曆候緯晚師葛孝先
受正一法文三皇內文五嶽真形圖太清金
液經洞玄五符入廬江馬迹山居仁及鳥獸
所住山虎生二子山下人路得虎母虎父驚

逸虎子未能得食思遠見之將還山舍養飼虎父尋還又依思遠後思遠每出行乘騎虎父二虎子負經書衣藥以從時於永康橫江橋逢相識許隱且暖藥酒虎即拾柴然火隱患齒痛從思遠求虎鬚欲及熱神齒間得愈思遠為拔之虎伏不動

郭志生

郭志生字通明朱提郡人晉元帝時云已四百歲見之如五十許人有短卷書滿兩篋中常負之多止烏場張績家每歎曰兵荒方生毒流生民將以溝瀆為棺材蒼蠅為孝子必然之期可為痛心後二年孫恩妖亂冬夏殺害及餓死者十不遺一忽謂績曰應亡為吾備粗材器殯不須釘材亦不須埋但送山巖中以石鎮材上後少日而死績謹依斯教經

數日績親人自富陽還見志生騎白鹿山中行作書與績

介琰

介琰者不知何許人也師白羊公受玄白之道能變化隱形常隨師入東海暫過吳為先主禮之先主為琰起靜室一日之中數過遣人問起居琰或為童子或為老翁無所食啖不受餉遺先主欲學其術琰以帝多內御遂不傳道法先主大怒敕縛琰著車甲鞭打誓射之弩發而繩索獨存不知琰所之耳

徐福

徐福字君房不知何許人也秦始皇時大苑中多枉死者橫道數有鳥如烏狀銜草覆死人面皆登時活有司奏聞始皇使使者齎此草以問北郭鬼谷先生先生云是東海中祖

洲上不死之草生瓊田中一名養神芝其葉似菰生不叢一株可活一人始皇於是乃謂可索得因訪求精誠道士徐福發童男童女各五百人率樓船等入海尋祖洲不返不知所在逮沈義得道黃老遺福為使者乘白虎車度世君司馬生乘龍車侍郎簿延乘白鹿車俱來迎

車子侯

車子侯者扶風人也漢武帝愛其清淨稍遷其位至侍中一朝語家云我今補仙官此春應去至夏中當暫還還少時復去如其言武帝思之乃作歌曰嘉幽蘭兮延秀草妖嬈兮中塘華斐斐兮麗景風徘徊兮流芳皇天兮無慧至人逝兮仙鄉天路遠兮無期不覺涕下兮霑裳

蘇耽

蘇耽者桂陽人也少以至孝著稱母食欲得魚羹耽出湘州市買去家一千四百里俄頃便返耽叔父為州吏於市見耽因書還家家人大驚耽後白母曰耽受命應仙遠遠供養作兩大櫃留家中若欲須食扣小櫃欲得錢帛扣大櫃是所須皆立至鄉里共怪其獨如此白官遣吏檢櫃無物而耽母用之如故先耽將去時云今年大疫死者略半家此井水飲之無恙果如所言合門元吉母年百餘歲終聞山上有人哭聲服除乃止百姓為之立祠矣

張巨君

張巨君者不知何許人也許李山得病不愈清齋祭大仙請命晝夜祈訴忽有神人來問

曰汝是何人何事苦告幽冥天使我問汝可
以實對季山曰僕是汝南平輿許季山抱疾
三年不知罪之所在故到靈山請決死生神
人曰我是仙人張巨君吾有見勿道可以射知
汝禍祟所從季山因再拜請曰幸蒙神仙迴
降願垂告示巨君為筮卦遇震䷲之恒䷟三
初九六二六三有變巨君曰汝是無狀之人
病安得愈乎季山曰願為發之巨君曰汝曾
將客東行為父報仇於道殺客內空井中大
石蓋其上此人上訴天府以此病謫汝也季
山曰實有此罪巨君曰何故爾耶季山曰父
有為人所搏恥蒙此以終身時與客報之未
至客欲告怨主所以害之巨君曰冥理難欺
汝勤自首吾還山為請命季山漸愈巨君傳
季山巫訣遂善於易占但不知求巨君度世

之方惜哉

馮伯達

馮伯達者豫章建昌人世奉孝道精進濟物
道民陳辭得旨與戴矜生相似又是同時人
也元嘉中伯達下都後寄戴鄉人還南行至
梅根阻風連日伯達謂船主曰欲得速至家
但安眠慎勿開眼其夜聞舫下刺樹杪而不
危抗竊有窺者見兩龍俠梁翼船迅若電逝
未曉到舍伯達尋入廬山不返

韓越

韓越者南陵冠軍人也心慕神仙形類狂愚
隨師長齋誦詠口不輟響常著屐行無遠近
入山或百日五十日輒還家人問越未嘗實
對後鄉人所枯木作弓於大陽山絕崖石室
中見越與六七仙人讀經越後山中還於營

村暴亡家迎覺棺輕疑非真尸發看唯竹杖耳宋大明中越鄉人為臺將北使於青州南門遇越容貌更少共語移時訪親表存亡悲欣凝然越云吾婦患嗽未差今因與卿散一裹今溫酒頓服之臺將還都番下具傳越言而越婦服散嗽即愈

郭璞

郭璞字景純河東人也王敦欲反使之占之曰吾昨夢在石頭外江中扶犁耕卿占之璞曰大江扶犁耕耕亦自不成反亦無所成敦怒謂璞曰卿自占命盡何時璞曰下官命盡今日敦令誅璞璞謂伍伯曰吾年十三時於柵塘脫袍與汝言吾命應在汝手中汝可用吾刀伍伯感昔深惠銜涕行法殯後三日南洲市人見璞貨其平生服飾與相識共語敦

聞之不信使開棺無尸璞得尸解之道今為水仙伯

戴孟

戴孟字成子武威人也漢武帝時為殿中將軍本姓燕名濟字仲微得道後改姓名入華陰山授秘法於清靈真人裴君得玉佩金璫經石精金光符仙人郭子華張季連趙叔達山世遠常與之遊處

郭文舉

郭文舉河內軹人少愛山水常游名山觀華陰石室洛陽陷入吳居大辟山停木於樹苔覆而止時猛獸為暴文舉居之十餘年無患丞相王導使迎至京師朝士咸共觀之文舉頽然箕踞旁若無人周顗問曰猛獸害人先生獨不畏邪文舉曰吾無害獸之心故獸不

害人周顗庾亮桓溫劉恢共歎文舉雖無腎
人之才而有賢人之德咸和元年懇求還山
導不許復少日遁入臨安白土山明年蘇峻
作亂時人謂文舉逆知故去也有老子經二
卷緼盛懸屋未嘗見請之山人徐凱師事
文舉受錄錄上將軍吏兵並見形於凱使役
之今凱見社竈神戒凱曰不可有房室不復
為卿使凱後娶暨氏女諸神即隱唯餘錄吏
二人不復從命語凱云汝違師約天曹已攝
吏兵留我等守太上錄不復可使文舉亡如
蟬蛻山下人為之立碑文舉書箬葉上著金
雄詩金雌記後人於其所住牀席下得之次
第尋者識跡相似乃傳於世

姚光

姚光者不知何許人也得神丹之道能分散

形影坐在立亡火之不焦刀之不傷吳主身
臨試之積薪數千束令光坐薪束束裏十
餘重火焚之煙焰屬日觀者盈都咸謂光為
燬燼矣火息後見光從灰中振衣而起神容
晏如也手把一卷書吳主讀不能解後不知
所之

徐謬

徐謬者吳郡海鹽人也少有道炁能收束邪
精錢塘人杜氏女患邪謬召魅即見丈夫著
白俠葛單衣入門謬一叱即成白龜一旦與
群從兄弟數人登石崎山斫春柴日暮謬不
返明旦尋覓見謬在山上腋挾鎌倚而不動
或乃抱謬推有空殼

丁令威

丁令威者遼東人也少隨師學得仙道分身

任意所欲嘗雙歸化為白鶴集郡城門華表柱頭言曰我是丁令威去家千歲今來歸城郭如舊人民非何不學仙離塚壘夫左元放為羊令威為鶴斯並一時之跡耳非永為羊鶴也遼東諸丁譜載令威漢初學道得仙矣

王嘉

王嘉字子年隴西安陽人也久在於東陽谷口携弟子登崖穴處御六炁守三一冬夏不改其服顏色日少符堅累徵不就堅尋大舉南征以弟融為大將軍遣人問嘉曰金堅火強仍乘使者馬衣冠徐徐東行數百步因墮其衣囊奔馬而還踞牀而不言堅又不解更遣人問世祚云何嘉曰未央堅欣然以為吉徵明年歲在癸未堅大敗於壽春遂亡秦國是殃在末年也以秦居西為金晉部南為火

火能鑠金也嘉尋移嵩高山姚萇定長安問嘉朕應九五不嘉曰略當得萇大怒曰小道士客朕不恭有司奏誅嘉及二弟子萇先使人龍右逢嘉將兩弟子計已千餘里正是誅日嘉使書與萇萇令發嘉及二弟子棺並無尸各有竹杖一枚萇尋亡

寇謙之

寇謙之者不知何許人也弱年好道入東嶽岱宗山精苦累年一旦得真人分以成丹白日昇天謙之符章救治百姓神驗于今北方猶行其道者多焉

董幼

董幼者海陵人也兄弟三人幼最小早喪父母偏念其多病不能治家年十八謂母曰幼病困不可卒愈徒累二兄終不得活欲依

道門灑掃以度一世母許之幼在師家恭謹勤修長齋篤學未嘗暫怠遂洞明道術年四十一夜有真人降授幼水行不溺之道以一馬鞭與幼令幼以鞭水行於水上如行平地晉義熙中幼還家辭母云幼已得道不復留人間今還與家別母曰汝應往何處去復幾時可還幼曰應往峨嵋山更受業未有歸期中表鄉隣共送幼至區陽西江見幼鞭水而行漸漸而遠顧謂二兄曰世世傳道業矣

劉愔

劉愔者不知何許人也長大多鬚垂手下膝久住武當山去襄陽五百里旦發夕至不見有所修為頗以藥術救治百姓能勞而不倦用藥多自採所識草石乃窮于藥性雍州刺史劉道產忌其臂長於襄陽錄送文帝每旦

檻車載將往山採藥暮還廷尉愔後以兩短卷書與獄吏吏不敢取愔焚之一夜失愔關鑰如故閭闔門吏行夜得愔送廷尉愔語獄吏云官尋殺我殯後勿釘棺也後果被殺死數日文帝疑此言使開棺不見尸但有竹杖耳

王質

王質者東陽人也入山伐木遇見石室中有數童子圍碁歌笑質聊置斧柯觀之童子以一物如棗核與質令含咽其汁便不覺飢渴童子云汝來已久可還質取斧柯攔已盡質便歸家計已數百年

雲笈七籤卷之一百一十

雲笈七籤卷之一百一十一

宋劉義慶著齊東野語補遺錄事本朝事

洞仙傳

于吉

于吉者瑯琊人也其父祖世有道術不殺生
命吉精苦有踰於昔人常遊於曲陽流水上
得神書百餘卷皆赤界白素青首朱自號曰
太平青籙書孫策平江東進襲會稽見士民
皆呼吉為于郎事之如神策招吉為客在軍
中將士多疫病請吉水飲漱輒差策將兵數
萬人欲迎獻帝討曹公使吉占風色每有神
驗將士咸崇仰吉且先拜吉後朝策見將士
多在吉所因怒曰吾不如于君耶乃收吉責
數吉曰天久旱水道不通君不同人愛安坐
船中作鬼態東吾將士敗吾部曲今當相除

即縛吉暴使請雨若能感天今日中大雨者
當相原不爾加誅俄而雲興雨霑至中漂沒
將士共賀吉策遂殺之將士涕泣收葬明旦
往視失尸策大愴恨從此常見吉在其前後
策尋為許貢伏客所傷照鏡見吉在鏡中因
拈鏡大呼負創裂而死世中猶有事于君道
者

昌季

昌季者不知何許人也入山擔柴崖崩墮山
下尚有微氣婦來見之涕泣哀慟仙人尹伊
聞之愴然謂婦曰吾是仙人能治汝壻即以
角煎賜之并付其方藥盡未差可隨合作也
能長服之令人神仙婦以藥治季即愈季合
藥服之十日忽然飛昇婦流涕追之顧謂婦
曰道與世殊卿善自愛敬婦慨然復合藥服

之三年便復飛去至蓬萊山見季季曰知卿當來爾

王子喬

王子喬者河東人也漢明帝時為尚書郎出為葉縣令漢法畿內長吏節朔還朝每見子喬先生至不見有車馬跡而怪之明帝密使星官占候輒見雙鳧從東南飛來乃羅得一隻履時人異之

杜契

杜契字廣平京兆人也建安初渡江依孫策後孫權用為立信校尉黃武二年起學道師介琰受黃白術久久能隱形遁迹後居茅山之東時與弟子採伐貨易山場市里而人不能知之數入洞中得仙

范幼仲

范幼仲者遼西人也受太素胎化易形之道常旦旦存青白赤三炁各如縱從東方日下直入口中挹之九十過自飽便上行之十年得道其法約其事驗太素秘道也

青谷先生

青谷先生者不知何許人也常修行九息服氣之道後合爐火大丹服之得道一旦天降劉文饒於寢室授其杖解法得入太華山文饒名寬弘農人也仕後漢位至司徒太尉親民如赤子怒不形顏口無疾言好行陰德拯寒困萬民悅而附之如父母焉

夏馥

夏馥者不知何許人也少好道常服术和雲母後入吳山遇赤須先生傳之要法又遇桐栢真人授之黃水雲漿法行之得道馥少時

被公府辟書致於蔡樹乃去當時咸服其高邁

劉諷

劉諷字偉惠潁川人也師季主服日月精華得道後歸鄉里託形杖履而去

展上公

展上公者不知何許人也學道於伏龍地乃植李彌滿所住之山上公得道今為九宮右保司其常白諸仙人云昔在華陽下食白李美憶之未久忽已三千歲矣郭四朝後來住其處又種五果上公云此地善可種柰所謂福鄉之柰可以除災癘

周太賓

姜叔茂附

周太賓巴陵侯姜叔茂者並不知何許人也學道在句曲山種五果五菜貨之以市丹砂

今姜巴地多韭薤即其種耶二人並得仙叔茂曾作書與太極官僚云昔學道於鬼谷得道於少室養翻於華陽待舉於逸域時乘輿車宴于句曲太賓善鼓琴昔揮獨絃乃彈而八音和以教廩長生孫廣田即登也二人後皆得道爾

郭四朝

郭四朝者燕人也秦時得道來句曲山南所住處作塘遏澗水今深基墟垣牆今猶有可識處四朝乘小船遊戲其中每扣船而歌其一曰清池帶雲岫長林鬱青葱玄鳥翔幽野悟言出從容鼓機揚神波稽首乘晨風未獲解脫期逍遙丘林中其二曰浪神九陔外研道遂全真戢此靈鳳羽藏我華龍鱗高舉方寸物萬吹皆垢塵顧哀朝生輩孰盡汝車輪

其三曰遊空落飛颺虛步無形方圓景煥明
霞九鳳唱朝陽揮翮扇天津菴謁慶雲翔遂
造太微戶挹此金梨漿逍遙玄陔表不存亦
不亡其四曰駕欵舞神霄披霞帶九日高皇
齊龍輪遂造九華室神虎洞瓊林香風合成
一開闔幽冥戶靈變玄迹滅

張玄賓

張玄賓者定襄人也曾舉茂才始師西河蒯
公受服水行洞房白元之事後遇樊子明於
少室山授以道變隱景之道昔在天柱山今
來華陽內為理禁伯主諸水雨官玄賓善談
空無無者大有之宅小有所以生焉積小有
以養小無見大有以本大無有有亦無焉無
無亦有焉所以我目都不見物物亦不見無
寄有以成無寄無以得無於是無則無宅也

太空亦宅無矣我未生時天下皆無無也桐
栢諸靈仙亦不能折之自云曾於蓬萊遇宋
晨生論無粗得其意也

趙威伯

趙威伯者東郡人也少好道受業於邯鄲張
先生挹日月之景服九雲明鏡之華得道來
入華陽內為保命丞河圖云吳楚多有得見
太平者常語人云此論不虛此驗不久其所
存明鏡非世間常法又善嘯聲若衝風之擊
長林衆鳥之群鳴須臾歸雲四集零雨其濛

樂長治

樂長治者不知何許人也仕漢桓帝至中書
侍郎後師中嶽李先生受步七元法修之得
道

杜曷

杜曷字叔恭吳國錢塘人也年七八歲與時
輩北郭戲有父老召曷曰此童子有不凡之
相惜吾已老不及見之曷早孤事後母至孝
有聞鄉郡三禮命仕不就歎曰方當人鬼般
亂非正一之炁无以鎮之於是師餘杭陳大
子受治為正一弟子救治有效百姓咸附焉
後夜中有神人降云我張鎮南也汝應傳吾
道法故來相授諸秘要方陽平治曷每人靜
燒香能見百姓三五世禍福說之了然章書
符水應手即驗遠近道俗歸化如雲十年之
內操米戶數萬晉大傅謝安時為吳興太守
見黃白光以問曷曷曰君先世有陰德於物
慶流後嗣君當位極人臣尚書今陸納世世
臨終而並患侵淫瘡納時年始出三十忽得
此瘡曷為奏章云今君大厄得過授納靈飛

散方納服之云年可至七十大司馬桓溫北
伐問以捷不曷云公明年三月專征當挫其
鋒溫至坊頭石門不開水涸糧盡為鮮卑所
攝謂弟子桃葉云恨不從杜先生言遂至此
敗符堅未至壽春車騎將軍謝玄領兵伐堅
問以勝負曷云我不可往往必無功彼不可
來來必覆敗是將軍効命之秋也堅果敗
盧諶自稱先生常從弟子三百餘人曷以白
桓溫諶協東治老木之精術惑百姓比當逼
揆宮闕然後乃死耳咸安中諶夜半從男女
數百人直入宮稱海西復位一時間官軍誅
勦溫方歎伏後桓沖欲引曷息諶為從事曷
辭曰吾兒孫並短命不欲令進仕至曾玄孫
方得吾福耳曷曰吾去世後當以假吾法以
破大道者亦是小驅除也與黃巾相似少時

消滅素書此言函封付妻馮氏若有災異可
開示子姪勤修德自守隆安中瑯琊孫泰以
妖惑陷咎及禍延者衆曷忽彌日聚集縱樂
無度勅書吏崇桃生市凶具令家作衣衾云
吾至三月二十六日中當行體尋小惡至期
於寢不覺尸柔烝潔諸道民弟子為之立碑
謚曰明師矣

扈謙

扈謙者魏郡人也性縱誕不耻惡衣食好飲
酒不擇精麤常吟曰風從牖中入酒在杯中
搖手握四十九靈光在上照魏我藁著下獨
向冥理笑又曰進不登龍門退不求名位无
以消天日常作魏我醉精於易占常在建康
後巷許新婦店前筮一卦一百錢日限錢五
百止次卦千錢不為也謙母住尚方門外路

西有養女三四人自料理謙日日送錢三百
供養母餘錢二百謙以飲酒乞與貧寒晉海
西旦出見赤蛇盤于御牀俄爾失蛇詔謙筮
卦易林曰晉室有盤石之固陛下有出宮之
象海西曰可消伏不謙曰後年應有大將北
征失利以三萬人逆之於壽春北此災可消
明年秋桓溫北討敗績欲豫州刺史袁真不
為後援誅真還鎮石頭廢海西立簡文溫妾
產息玄至艱難謙筮曰公第西北六間馬敵
壞竟便產是男兒聲烝雄烈當震動四海溫
賜謙錢三十萬謙云謙用筮錢常患不盡且
交无容錢處請還公庫溫不聽許氏以空櫃
借謙貯錢俄而夫人復送錢三十萬謙從得
溫錢後日筮三卦以供養母以溫錢飲酒求
能酣客不問識與不識群聚極飲於是遠近

嗜飲客隨謙者衆許氏常以賢人禮待謙不
許求酒之多少謙後斷不復詣許氏尋覓經
年忽於譙溝遇謙曰家中欲得檻用先令隨
還家取先所寄錢謙笑曰三年飲酒數千斗
唯四十者纔足相補正餘一百半許有耳大
夫不復足顧矣吾以瓜刻壁記之寫算便知
也許氏試依自言算不差一文謙後母夜亡
謙旦還云因緣盡矣而去不知所之數日許
氏家人於落星路邊見謙卧地始謂其醉捉
手牽引唯空衣無尸也

朱庫

朱庫者不知何許人也久服石春辟穀符水
不飢不渴強丁不老庫忽云應得仙剋日發
與親舊別云當有迎者單衣白鞋須更有兩
黃鶴下中庭庫便度世中庭仍有三黃鶴相

隨飛向東郭外成三黃衣道士攜手東行因
鄉人附書與家家人看尸唯有空殼者

姜伯真

姜伯真者不知何許人也少好道在猛山採
藥忽值仙人使伯真平立日中背後觀之其
心不正仙人曰勤學之至而不知心不正為
失因教之服石腦石腦色斑柔軟形如小石
處所皆有久服身熱而不渴後遂得仙繫陽
子服之亦得道

雲笈七籤卷之一百一十一

雲笈七籤卷之一百一十二

宋明景帝時書家朱象先所撰晉穆帝時魏靈藏所撰書家王羲之書集

神仙感遇傳

吉宗老

吉宗老者豫章道士也巡遊名山訪師涉學而未有所得大中二年戊辰於舒州村觀遇一道士弊衣冒風雪甚急忽見其來投觀中與之道室而宿既暝無燈燭雪又甚忽見室內有光自隙而窺之見無燈燭而明唯以小胡蘆中出余被帷幄細褥器用陳設服翫無所不有宗老知其異扣門謁之道士不應而寢光亦尋滅宗老乃坐其門外一夕守之莫天曉之後聊得一見及曉推其門已失所在宗老剗心責已周遊天下以訪求焉

葉遷韶

葉遷韶者信州人也幼年樵採避雨於大樹下忽見雷公為樹枝所夾奮飛不得樹枝雷霹後却合遷韶為取石楔開枝間然後得去仍愧謝之曰約來日却至此可也如其言明日復至樹下雷公亦來以墨篆一卷與之曰此行之可以致雷雨祛疾苦立功救人也我兄弟五人要雷聲喚雷大雷二必即相應然雷五姓剛躁無危急之事不可喚之自是行符致雨咸有殊効嘗於吉州市中醉太守擒而責之欲加凌辱遷韶於階下大呼雷王一聲時中旱日光猛熾便震霹一聲人皆顛沛太守下階禮接之請為致雨信宿大雷雨澤遂足因為遠近所傳遊滑州時方久雨黃河泛官吏被水為勞忘其寢食遷韶以鐵札長二尺作一符立於河岸之上水湧溢堆阜之

形而訟何流下不敢出其符外人免墊溺于
今傳之人有疾請符不擇筆墨書而授之皆
得其効多在江浙間周遊好啗掌腥不修道
行後不知所之

于滿川

于滿川者是成都樂官也其所居鄰里開水
有一老吏常擔水以供數家久矣忽三月三
日滿川於學射山通真觀看蠶市見賣水老
人與之語云居在側近相引蠶市看訖即還
滿川過其家入檀竹徑歷渠壑可十里許即
見門宇殿閣人物喧闐有像設圖繪若宮觀
焉引至大廚中人亦甚衆失老吏所在問人
乃葛瓚化廚中爾云來日蠶市方營設大齋
頃刻之間已三日矣賣水老吏自此亦不復
來

進士王獻

進士王獻漁經獵史之士也孜孜矻矻窮古
人之所未窮得先儒之所未得著炙數子三
十卷六經得失史冊差謬未有不鍼其膏而
藥其盲矣所有二種之篇釋翁之說則古人
高識洞鑒之士有所不逮焉嗜酒自娛不拘
於俗酣暢之外必切磋義府研覈詞樞亦猶
劉闢之詬誚古人矣然其咀吸風露呼嚙嵐
霞因亦成疹積年苦冷而莫能愈遊燕中道
逢櫻杖梭笠者鶴貌高古異諸其儕名曰希
道笑謂之曰少年有三惑之累耶何苦瘡若
斯辭以不然道曰疾可愈也子雖釋件有鑪
鼎之功何疾不除也獻委質以師之齋于漳
水之濱三日而授其訣曰木精天魂金液地
魄坎离運行寬猛無成金木有數秦晉合宜

近効六旬遠期三載爾歌曰魄微入魂牝牡
結陽吻陰滋神鬼滅千歌萬讚皆未決古往
今來拋日月受而製焉餌之周星疹且瘳矣
乃隱晦自處佯狂混時年八十瘖於彭山道
中識者瘞之無幾又在成都市常寓止樂溫
縣時摯獸結尾為害尤甚廩醉宿草莽露身
林野無所憚焉斯亦蟬蛻得道之流也

王從祀

王從祀者宦官也蜀王初節制邛蜀黎雅為
永平軍從祀為監軍判官自是收剋成都罷
鎮為郡從祀栖寓蜀中十餘年食貧好善不
常厥居於邛市有老叟睨而視之曰將有大
厄濱于死所探懷袖中小瓢以丹砂十四粒
與之曰餌此旬日而髯生勿為怪也可以免
難矣服之三五日髯果生焉月餘詔誅宦官

從祀亦在其數人或勸其遁去荅曰君父之
命豈可逃乎俛首赴紼太守哀而上請蜀王
持乞宥之視其狀貌無復宦官矣

令狐絢

令狐絢者餘杭太守縑之子也雅尚玄微不
務名宦於開化私院自創靜室三日五日即
一度開室焚香終日乃出時有神仙降之奇
煙異香每見聞於庭宇因言入靜之時有青
童引入至天中高山之上朝謁老君見冊命
張天師為元中大法師以代尹真人之任初
尹與三天論功於太上之前太上曰群胡擾
於中原蠶食華夏不能戢之尹真人之過也
再立二十四化分別人鬼澤及生靈道陵之
功也此二者各宜登臺冥思取驗於大道可
即勅尹真登一蓮華寶臺端寂而坐頃之萬

景皆睦又命道陵亦登此臺既坐良久則奇彩異光種種變化天人交暢矣自是以道陵代尹為元中法師焉乙未年聞今狐之說丁酉年於西川濛陽見張道士云天師降授道法遠近敬而事之因聆其天師降教之事云天師進位近為元中法師與今狐所說符契論功登臺之事一無異者焉玄功杳冥難可詳驗聊以紀其異也

李筌

李筌號達觀子居少室山好神仙之道常歷名山博採方術至嵩山虎口巖得黃帝陰符本經素書朱漆軸緘以玉匣題云大魏真君二年七月七日上清道士寇謙之歲諸名山用傳同好其本縻爛筌抄讀數千遍意不曉其義理因入秦至驪山下逢一老母髻髻當

頂餘髮半垂弊衣扶杖狀貌甚異路傍見遺火燒樹因自言曰火生於木禍發必剋筌驚而問之曰此黃帝陰符老母何得而言之母曰吾受此符已三元六周甲子矣少年從何而得之筌稽首再拜具告所得母曰少年觀骨貴於生門命輪齊於日角血腦未滅心影不偏賢而好法神勇而樂智真是吾弟子也然四十五當有大厄因出丹書符一道貫於杖端今筌跪而吞之曰天地相保於是坐於石上與筌說陰符之義曰陰符凡三百言一百言演道一百言演法一百言演術上有神仙抱一之道中有富國安民之法下有強兵戰勝之術皆內出心機外合人事觀其精微黃庭八景不足以為玄察其至要經傳子史不足以為文任其巧智孫吳韓白不足以為

奇非有道之士不可使聞之故至人用之得其道君子用之得其術常人用之得其殃識分不同也如傳同好必清齋而授之有本者為師無本者為弟子也不得以富貴為重貧賤為輕違者奪紀二十本命日誦七遍益心機加年壽每年七月七日寫一本藏於名山石巖中得加算久之母曰日已晡矣吾有麥飯相與為食袖中出一瓢令筌谷中取水既滿矣瓢忽重百餘斤力不能制而沉泉及還已失母所在但留麥飯數升而已筌食之自此絕粒開元中為江陵節度副使御史中丞筌有將略作太白陰經十卷又著中台志十卷時為李林甫所排位不大顯意入名山訪道後不知其所也

劉彥廣

劉彥廣者金陵礪壁倉人也當為浙西衙職事節度使唐若山若山好道與其弟若水皆遇神仙授以道要開元中明皇寵異之杖節鎮浙西逾年而棄位泛海遺表於船舫內監軍使以事上聞詔若水於江嶺仙山訪之不知所適彥廣十年後奉使揚州於魚行遇若山擔魚貨之若山召彥廣至其家門巷陋隘蒿徑荒梗露草露漬纔通人行入門漸平布磚花卉臺榭繁華之飾迨非世有命生設食聞其尚負官錢家內窮罄憫之形於容色既而令於所止店中傭生鐵及炭是夕唐詣其店置炭鐵烈火而去謂之曰汝後世子孫合於仙山遇道不宜復居小職但貞隱丘園可也此金三分之一以支官中債其二豐產資家力勿食珍羞以增爾祿勿衣綺繡以增爾

福陰功及物濟人之急道之所重也度人上品五千文妙經行而勤之焉彥廣得金如其言償官債營家業於礪壁世世八九十其孫松年入道天台焉

宋文才

宋文才者眉州彭山縣人也文才初與鄉里數人遊峨眉山已及絕頂偶遺其所賣巾履步求之去伴稍遠見一老人引之徐行皆廣陌平原奇花珍木數百步乃到宮闕玉砌瓊堂雲樓霞館非世人所覩老人引登夢臺顧望群峯基列於地有道士弈碁青童採藥清渠瀨石靈鶴翔空文才驚駭問老人曰此為何處也荅曰名山小洞有三十六天此峨眉洞天真仙所居第二十三天也揖坐之際有人連呼文才之名老人曰同侶相求不可久

住他年復來可也命侍童引至門外與同侶相見迴顧失仙宮所在同侶曰相失已半月矣每日來求今日乃得相見爾文才具述所遇之異焉

劉景

彭城劉景因遊金華山尋真訪道行及山半覺景物異常山川秀茂見崇門高閣勢出雲表入門左右池沼澄澈嘉樹垂條碁布行列披蔓柔弱其實如梨馨香觸鼻景顧望無人因掇擷其實於懷袖中未暇啗食俄有犬子數輩馳出吠之競欲搏噬景乃倉惶支梧四顧無瓦石可投探懷中所摘之果以擲之果盡而犬亦去也迴顧前之宮宇但林谷榛莽而已時僧休與劉景友善常話其事跡者也

蓬球

蓬球字伯堅北海人也晉太始中入貝丘西
玉女山中伐木忽覺異香球迎風尋之此山
廓然自開宮殿盤鬱樓臺博敞球入門窺之
見五株玉樹復稍前有四仙女彈碁於堂上
見球俱驚起謂曰蓬君何故得來球曰尋香
而至焉言訖復彈碁如初有一小者登樓彈
琴戲曰元暉何謂獨昇樓球於樹下立飢以
舌舐葉上垂露俄有一女乘鶴而至曰玉華
汝等何故有此俗人王母即令王方平按行
諸仙室可令速去球懼出門迴頭忽然不見
及還家已是建平中矣舊居間舍皆為墟墓
因復周遊名山訪道不返

王可交

王可交者蘇州崑山人也本農畝之夫素不
知道年數歲眼有五色光起夜則愈甚其室

之中可以鑒物或人謂其所親曰此疾也光
盡即喪其目矣父母愚召庸醫以灸之光乃
絕矣咸通十年十一月可交自市還家於河
上見大舫一艘絳以金絲飾以珠翠張樂而
遊可交立而觀之舫艤于岸中有一青童引
之登舫見十餘人裝冠羽服衣文斑駁雲霞
山水之狀各執樂器一人唱言曰王三叔欲
與汝相見亦不知何許人也傍一人言曰好
仙骨為火所損未可與酒但不食十年方可
得道耳以栗子一枚與之令食可交食一半
留一半在手中遂奏樂飲酒童子復引之上
岸忽如夢中足纔及地已墜於天台山瀑布
之巖下頃刻之間水陸千里台州刺史袁從
疑其詐妄移牒驗其鄉里自失可交之日泊
到天台之時已三十日矣可交自此不食顏

狀鮮瑩素以羽褐授之使居紫極宮越州廉
察御史大夫王諷奏曰始以神遊天上之簫
韶一曲俄如夢覺人間之甲子三旬雖云十
載為期終恐一朝飛去詔曰神仙之跡具載
縑緗靈異可稱忽詳聽鑒定非凡骨況在名
山今古不殊達滬何遠委本道切加安卹遂
其栖隱於是任其遊息數年猶在江表間

陳簡

陳簡者婺州金華縣小吏也早入縣未啓關
躊躇以候忽逢道流其行甚急睨簡不覺隨
之行三五里所及一宮觀殿宇森竦旁倚大
山引之至一室內有機案筆墨之屬以黃素
書一卷紙十餘幅授之曰以汝有書性為我
書之發標視之皆古篆文素不識篆字亦未
嘗攻學心甚難之道流已去無推讓之所試

素本書之甚易半日已畢道流以一杯湯與
之曰此金華神液不可妄得飲之者壽無限
窮味甚甘美因勞謝而遣之曰世難即復來
此金華洞天也出門恍如夢覺已三日矣還
家習篆書道勁異常而不復飲食太守鮮梓
方將受籙頗異其事以為神仙嘉應判縣狀
曰方傳祕籙有此嘉祥既彰悟道之階允叶
登真之兆尋復入金華山去亦時還郡中

金庭客

金庭客咸通中自剡溪金庭路由林嶺間將
抵明州行三二十里忽迷失舊路忽忽而行
日已將暮莫知栖息之所因遇一道士荷鋤
問津焉道士曰此去人家稍遠無寓宿之所
不嫌弊陋宿於吾廬可也引及其家則林徑
幽邃山谷冲寂既憇廬下久之烹野蔬藥苗

食之頃有扣其門者童子報云隱雲觀請來日齋既曉道士去約童子曰善祇奉客客因問隱雲觀置來幾年去此觀遠近荅曰自古有此觀去此五百里常隱雲中世人不見故以為名客驚曰五百甚遠尊師何時當還荅曰尊師往來亦頃刻耳俄而道士復歸欲留客久住客方有鄉關之念懇辭而出乃遣童子示其舊路行三二里失向來所在及問歲月已三四年矣尋即復往再訪其蹤無能知其處所矣

裴沈

裴沈仕為同州司馬云其再從伯自洛往鄭州日晚道左聞人呻吟下馬披蒿萊尋之見一病鶴垂翼倪味翅上瘡壞無毛異其有聲惻然哀之忽有白衣老人曳杖而至謂曰郎

君年少豈解哀此鶴耶若得人血一塗必能飛矣裴頗知道性甚高逸遽曰某請刺此臂血不難老人曰君此志甚佳然須三世人是其血方可中用郎君前生非人唯洛中胡蘆生三世人矣郎君此行非有急切豈能却至洛為求胡蘆生耶裴沈然而返洛中訪胡蘆生裴沈具陳其事拜而祈之生無難色取一石合子大如兩指以針刺臂滴如乳下滿合以授裴曰無多言也及鶴處老人喜曰固是信士乃以血盡塗鶴瘡上言與之結緣既而謂裴曰我所居去此不遠可少留也裴覺非常人以丈人呼之隨行數里至莊竹落草舍庭廡狼籍裴渴甚求若老人指一土龕曰中有少漿可就飲之裴視龕中有杏核一扇大如筵中有漿其色正白乃力舉飲之味如杏

酪不復飢渴裴拜老人願為僕老人曰君世間微祿不可久住君賢叔真有所得吾與之友出入遊處君自不知今有一信憑君達之因裹一幘物大如美登戒無竊開共視鶴瘡並已生毛矣又謂裴曰君向飲漿當哭九族但戒酒色耳裴還洛中將竊開其幘四角各有赤蛇出頭乃止其叔開之有物如乾大麥飯因食之入王屋山不知所終裴壽至九十歲也

權同休

權同休元和中舉進士下第遊江湖間遇病貧窘有村夫賃雇已一年矣秀才疾中思甘豆湯令其市甘草雇者但具湯大意不為市疑其怠惰而未暇詰之忽見折小樹枝盈握搓之近火已成甘草又取麻沙按之為豆湯

成與真無異秀才大異之疾稍愈謂雇者曰余貧病多時既愈將他適欲市少酒肉會村中父老丐少路糧無以辦之雇者乃斫一枯桑樹成數筐札聚於盤上以水灑之悉成牛肉汲水數餅為酒會村中父老皆至醉飽獲束縑三十緡秀才方慚謝雇者曰某遭遇道者過亦甚矣今請為僕役以師事焉雇者曰余少有失謫為凡賤合役於秀才自有限日勿請變常且卒其事秀才雖諾之每所呼指常蹙蹙不安雇者乃辭去因為說脩短窮達之數且言萬物無不可化者唯淤泥中朱筍及髮顏藥力不能化因去不知所之

曹橋潘尊師

杭州曹橋福業觀有潘尊師者其家贍足處襟大度延接賓客行功濟人一旦有少年容

狀踈俊異於常人詣觀告潘曰某遠聆尊師德義拯人急難甚欲求託師院後竹徑中茹齋內寄止兩月以避厄難可乎或垂見許勿以負累為憂勿以食饌為慮只請酒二升可支六十日矣潘雖不測其來聞欲逃難欣然許之少年遂匿於茅齋中亦無人追訪之亦不飲不食六十日既滿再拜謝焉從容問潘曰尊師曾佩授符籙乎潘云所受已及洞玄中盟矣但未敢參進上法耳少年曰師之所受品位已高然某曾受正一九州社令籙一階以冒奉傳以申報荅耳即焚香於天尊前傳社令名字及靈官將吏隨所呼召兵士騎乘應時皆至既畢令之曰傳授之後隨逐尊師營衛召命與今無異由是兵士方隱又謂潘曰可於中堂壘牀為壇設案机焚香忝坐

九州内外吉凶之事靡不知也但勿以掌血為犯苟或違之冥必有譴若精潔守值可致長生神仙矣言訖隱去不知所之潘即設榻隱几坐於中堂須臾四海之內事無巨細一知之如是旬日為靈官傳報頗甚詰潘勃然曰我閑人也四遠之事何須知之嚴約靈官不使傳報荅曰職司不宜曠闕所報益多約之不已潘乃食肉啗蒜以却之三五日所報之聲漸遠靈官不復至以亡一夕少年來曰吾輕傳真訣已罹譴責師犯汚真靈罪當冥考念以前來相容之恩不可坐觀淪陷別授一術廣行陰功救人疾苦用贖前過不爾當墮於幽獄矣潘自啗葷食之後自知已失及聞斯說憂懼異常少年乃取米屑和之為人形長四五寸置於壁竇中又授玉子符

兩道戒潘曰民有疾苦厄難來求救者當問粉人以知災崇源本然以吾符救之勿取緡錢務在積功贖過耳勤行不替十年後我當復來自是潘以朱篆教人祛災蠲疾赴之者如市十餘年少年復至淹留逾月多話諸天方外之事然後別去歲餘潘乃無疾而終疑其得尸解之道也

盧鈞

相國盧鈞進士射策為尚書郎以疾求出為均州刺史到郡疾稍加羸瘠而不耐見人常於郡後山齋養性獨處左右接待亦皆遠去非公召莫敢前也忽有一人衣飾故弊踰垣而入公詰之云姓王問其所自云山中來公笑而謂之曰即王山人也此來何以相教王曰公之高貴位極人臣而壽不永災運方除

由是有沉綿之疾故相救耳山齋無水公欲召人力取湯茶之屬王止之以腰巾蘸於井中解丹一粒捩腰巾之水以丹與之因約曰此後五日疾當康愈倍常復三年當有大厄勸立陰功救人憫物為意此時當再來相遇在夏之初也自是盧公疾愈旬日平復明年解印還京累遷鐵判官夏四月於務本東門道左忽見山人尋至盧宅會而言曰君今年第二限終為災極重以君在郡去年雪冤獄活三人之命災已息矣只此月內三五日小不康已因無憂也翌日山人令使二僕持錢十千於狗脊坡分施貧病而已自後復去云二十三年五月五日午時可令一道士於萬山頂候此時君節制漢上當有丹華相授勿愆期也自是公揚歷任清切便蕃貴盛而後

出鎮漢南之明年已二十三年矣及期命道士牛知微五月五日午時登萬山之頂山人在焉以金丹二粒使知微吞之謂曰子有道氣而無陰功未契道品勤更宜修也以金丹十粒授於公曰當事上壽無怠修鍊世限既畢佇還蓬宮矣與知微揖別忽不復見其後知微年八十餘狀貌常如三十許盧公年僅九十耳目聰明氣力不衰既終之後異香盈室

王子芝

王子芝字仙苗自云河南緱氏人常遊京洛聞耆老云五十年來見之狀貌常如四十許莫知其甲子也好養氣而嗜酒故蒲帥鄒那公重盈作鎮之初年仙苗屈於紫極宮王今待之甚厚又聞其嗜酒日以二榼餉之間日

仙苗因出遇一樵者荷檐於宮門貌非常也意甚異焉因市其薪厚償厥價樵者得金亦不讓而去子芝令人躡其後以問之樵者徑趨酒肆盡飲酒以歸他日復來謂子芝曰是酒佳即佳矣然殊不及解縣石氏之醞也予適自彼來恨向者無侶不果盡於斟酌子芝因降階執手與之擁爐祈於樵者曰石氏芳醪可致不樵者歛之因丹筆書符一置於火上煙未絕有小豎立于所樵者勅之曰爾領尊師之僕挈此二榼第往石家取酒吾待與尊師一醉時既昏夜門已扃禁小豎謂芝僕曰可閉目因搭其頭人與酒壺偕出自門隙已及解縣買酒而還因與子芝共傾焉其甘醇郁烈非世所傳中宵樵者謂子芝曰子已醉矣予召一客伴子飲可乎子芝曰可復書

朱符置火上瞬息聞異香滿室有一人甚堂
堂美鬢眉紫袍素間揖坐樵曰坐引滿而巡
二壺且攄樵者燒一鐵筋以煖紫衣者云子
可去時東方明矣遂各執別樵者因謂子芝
曰識向來人否少頃可造河濱廟睹之子芝
送樵者訖因過廟所覩夜來共飲者迺神耳
鐵筋之驗宛然趙均郎中時在幕府自驗此
事弘文館校書郎蘇軾亦寓於中條甚熟蹤
跡其後子芝再遇樵仙別傳修鍊之訣且為
地仙矣

鄭又玄

鄭又玄者名家子居長安中其小與隣舍間
丘氏子偕學於師氏又玄性懦率自以門望
清貴而間丘子寒賤往往戲而罵之曰爾非
類而與吾偕學吾雖不語爾寧不愧於心乎

間丘默有慚色歲餘乃死又十年又玄明經
上第補蜀州叅軍既至官郡守命假尉唐興
有同舍仇生者大賈之子年始冠其家資產
萬計日與又玄宴遊又玄累受仇生金錢之
賂然以仇生非士族未嘗以禮貌接之一日
又玄置酒高會而仇生不得預及酒闌友謂
又玄曰仇生與子同舍子會宴而仇生不預
豈其罪邪又玄慙而召仇既至又玄以卮飲
之生辭不能引滿固辭又玄怒罵曰爾市井
之賁徒知錐刀何惜居官秩耶且吾與爾為
伍爾已幸矣又何敢辭酒乎因振衣起仇生
慙耻而退棄官閉門月餘病卒明年又玄官
罷僑居濛陽而常好黃老之道聞蜀山有吳
道士又玄高其風往而詣之願為門弟子留
之且十年未稟有所授又玄稍憤辭之而還

其後因入長安褒城逆旅有一童子十餘歲
貌秀而慧又玄與語機辯萬變又玄深奇之
童子謂又玄曰我與君故人有年矣省之乎
又玄曰忘之矣童子曰吾生間丘氏居長安
中與子偕學而子以我為非類罵辱我又為
仇氏子作尉唐興與子同舍受我厚賂而謂
我為市井之賄何吾子驕傲之甚也子以衣
纓之家而凌侮於物非道也哉我太清真人
也上帝以爾有道氣使我生于人間與汝為
友將授汝神仙之訣而汝輕果高傲終不得
其道吁可悲哉言訖忽不復見又玄既悟其
罪而意以慙忤而卒矣

蚪鬚客

蚪鬚客道兄者不知名氏煬帝末司空楊素
留守長安帝幸江都素持權驕貴蔑視物情

衛公李靖時檐簷謁之因得素侍立紅拂妓
姓張第一知素危亡不久棄素而奔靖靖與
同出西京將適太原稅轡於靈石店與蚪鬚
相值乃中形人也赤鬚而蚪破衫蹇衛而來
投布囊於地取枕欹卧看張妓理髮委地立
梳於牀靖見蚪鬚視之甚怒未決時時側目
張熟觀其面妓一手握髮一手映身搔視靖
今勿怒急梳頭畢歛衽前問其姓卧者曰張
妓曰妾亦姓張合是妹遽拜之問第幾云第
三又曰妹第幾曰最長喜曰今日幸得逢一
妹妓遂呼靖曰李郎且來拜三兄靖遂拜之
環坐割肉為食客以餘肉飼驢笑曰李郎貧
士何以致異人且話其由客曰然則何之曰
避地太原復命酒共飲又曰嘗知太原之異
人乎靖曰州將之子年可十八姓李客曰似

則似矣然須見之李郎能致予一見否靖言
余友人劉文靜與之甚狎必可致也客曰望
氣者俾吾訪之遂約其日相候於汾陽橋及
期果至靖詰於文靜曰吾有善相者欲見郎
君請迎之文靜素奇其人方議匡輔遽致酒
迎之俱見太宗不衫不履褐衣裘而來神氣
揚揚邈與常異客見之默然居末坐氣喪心
死飲數杯招靖謂曰此真天子也靖以告劉
益喜賀既出虬鬚曰吾見之十得八九也然
亦須令道兄見之又約靖與妹於京中馬行
東酒樓下既至登樓見虬鬚與一道流對飲
因環坐為約與道兄同至太原道與劉文靜
對基鬚靖俱會文皇亦來精彩驚人長揖而
坐神清氣爽滿坐風生顧盼煒如也道兄一
見慘然下基子曰此局輸矣於此失局奇哉

救無路矣知復奚言罷奔既出謂虬鬚曰此
世非公世界也他方可矣勉之勿以為念同
入京虬鬚命其婦妹與李郎相見其婦亦天
人也虬鬚紛巾褐裘挾彈而至相與入中堂
陳樂歡飲女樂三十餘人非王侯之家所有
也殆若洞天之會既而昇二十牀以繡帟蓋
之去其帟曰此乃大簿鑰匙耳皆珍寶貨泉
之數併以充贈吾本欲中華求事或龍戰三
五年以此為輕費今既有主亦復何為太原
李氏真英主也三五年內即當太平李郎一
妹善輔贊之非一妹不能贊明主勉之哉此
去十年後東南數千里外有異是吾得事之
秋也聞之可潛以酒相賀因呼家僮百餘人
出拜曰李郎一妹是爾主也言訖與妻戎裝
乘馬而去道兄亦不知所之靖得此事力以

助文皇締大業貞觀中東南夷素有海賊以
艘船千艘兵十餘萬人扶餘國殺其主自立
為王國內以定靜靖知虬鬚成功歸告其妻
乃漚酒東南而賀焉故知真人之興乃天受
也豈庸庸之徒可以造次思亂者哉

崔希真

會稽崔希真嚴冬之日有負薪老吏立門外
雪中崔凌晨見之有憐憫之色揖問之吏去
笠與語顧其狀貌不常乃問其姓氏云某姓
葛第三崔廷坐崔曰雪寒既甚作大麥湯餅
可乎吏曰大麥四時悉足食之益人勿以豉
不利中府崔然之自促令備饌時崔張綰欲
召畫工為圖連阻雨雪畫工未至張綰倚于
壁吏取几上筆墨畫一株枯松一採藥道士
一鹿隨之落筆迅速盡蹤高古殆非人世所

有食畢致謝而去崔異其事實以自隨因遊
淮海遇鑒古圖畫者使閱之鑒者曰此稚川
之子葛三郎畫也崔咸通初入長安於瀾橋
遇鬻蔬者狀貌與吏相類因問非葛三郎乎
蔬者笑曰非也葛三郎是晉代葛稚川之子
人間安得識之負蔬而去不知所之

越僧懷一

越僧懷一居雲門寺咸通中凌晨欲上殿燃
香忽見一道流相顧而語曰有一奇境事能
往遊乎懷一許諾相與入山花木繁茂水石
幽勝或連峯聚天長松夾道或瓊樓蔽日層
城倚空所見之異不可殫述久之覺飢道流
已知矣謂曰此有仙桃千歲一實可以療飢
以一桃授之大如二升器奇香珍味非世所
有食訖復行或凌波不濡或騰虛不礙或矯

身雲末或振袂空中或仰視日月下窺星漢如是復歸還舊居已周歲矣懷一自此不食周遊人間與父母話其事因入道歷詣仙山更尋靈勝去而不復返

王廓

布衣王廓咸通中自荆渚隨船將過洞度風甚泊舟君山下與數人出岸尋山徑登山而行忽聞酒香問諸同行皆曰無良久香愈甚路側崖間見有洞穴廓心疑焉遂入穴中行十餘步平石上有窪穴中有酒掬而飲之味極醇美飲可半斗餘陶然似醉坐歇窪穴之側稍醒乃歸舟中話於同侶衆人爭往求之無復所見自此充悅無疾漸厭五穀乃入名山學道去後看仙經云君山有天酒飲之昇仙廓之所遇者乃此酒也

楊大夫

楊大夫者官官也亡其名年十八歲為冥官所攝無疾而死經宿乃蘇云既到陰冥間有麻署官屬與世無異陰官案牘示之見其名字歷歷然云年壽十八而亦無言請託旁有一人為其請乞願許再生詞意極切久之而冥官見許即令還其人送楊數百步將別楊媿謝之知再生之恩何以為報問其所欲其人曰或遺鳴砂弓即相報也因以大銅錢一百餘與楊俄然而覺平復無恙自是求訪鳴砂弓亦莫能致或作小宮闕屋宇焚而報之如是者數矣楊頗留心鑪鼎志在丹石能製反魂丹有症候暴死者研丹一粒拘開其口灌之即活嘗救數人有聞官夏侯者楊與丹五粒以服之既而以為冥官追去責問之次

白云曾服楊大夫丹一粒耳冥官既遣還夏侯得丹之效既蘇盡服四粒歲餘又見黃衣者追捕之云非是冥曹乃泰山追之耳夏侯隨去至高山之下有宮闕焉及其門見二道士問其平生所履一一對荅徐荅曰某曾服楊大夫丹五粒矣道士遽令却還夏侯拜謝曰某是得神丹之力延續年命願改名延年可乎道士許之後即因改名延年矣楊自審丹之靈効常以救人其子暄因自畿邑歸京未明行二十餘里歇於大莊之上忽聞莊中有驚誼哭泣之聲問其故主人之子暴亡暄解衣帶中取丹一粒令研而灌之良久亦活楊物產瞻足早解所任縱意閑放唯以金石為務未嘗有疾年九十七而終晚年遇人攜一弓問其名云鳴砂弓也於角面之內中有

走砂揚買而焚之以報見救之者見其反魂丹方云是救者授之自密修製故無能得其術者矣

薛逢

河東薛逢咸通中為綿州刺史歲餘夢入洞府見儲饌甚多而不覩人物亦不敢食之乃出門有人謂曰此天倉也明日話於賓友或曰州界昌明縣有天倉洞中有自然飲食往往遊雲水者得而食之即使道士孫靈輒與親吏訪之入洞可十餘里猶須執炬十里外漸明朗又三五里豁然與人世無異崖室極廣可容千人其下平整有石牀羅列牀上有飲食名品極多皆新食軟美甘香靈輒拜而食之又割開三五所請以奉於薛公為信及齋出洞門形狀宛然皆化為石矣洞中左右

有散麵波麵堆鹽積豉不知紀極又行一二里溪水迅急既闊且深隔溪見山川居第歷然不敢渡而止近崖坡中有履跡往來皆長二三尺纔如有人行處薛公聞之歎異靈勝而莫窮其所以也余按地理誌云少室山有自然五穀甘果神芝仙藥周太子晉學道上仙有九千年資糧留於少室山在嵩山西十七里從東角上四十里下又上十里得上定思十里中有大石門為中定思自至崖頭下有石室中有水多白石英室內有自然經書自然飲食與此無異矣天台山東有洞入十餘里有居人市肆多賣飲食乾符中有遊僧入洞經歷市中飢甚問食香買蒸餅啗之同行一僧服氣不食既飽行十餘里出洞門已在登州吳平縣界所食之僧俄變為石以

此言之王列石髓張華龍膏得食之者亦須累積陰功天挺仙骨可上登仙品若常人啗之必化為石矣

蜀氏

蜀氏遇晉氏飢羣三五人挾木弓竹矢入白鹿山捕獵以自給因值群鹿駭走分路格之一人見鹿入兩崖間繞通人過隨而逐之行十餘步但見城市櫛比閭井繁盛了不見鹿徐行市中因問人曰此何處也荅曰此小成都耳非常人可到予不宜久住遂出穴密誌歸路以告太守劉悛悛使人隨往失其舊所矣庾仲冲雍荆記曰武陵西陽縣南數里有孤山巖石峭拔上有葱自成畦壠拜而乞之輒自拔食之甚美山頂有池魚鼈至七月七日皆出而游半巖室中有書數千卷昔道士

所遺經也元嘉中有蠻人入此山射鹿入石
穴中蠻人逐之穴傍有梯因上即豁然開朗
別有天日行數十步桑果蔚然阡陌平直行
人甚多蠻人驚遽而出旋削樹記路却結伴
尋之無復處所顧野王云天地之內名山之
中神異窟宅非止一處則桃源天台皆其類
也

僧悟玄

僧悟玄不知何許人也雖寓跡緇褐而潛心
求道自三江五嶺黔楚諸名山無不遊歷每
遇洞府必造之焉入峨眉山聞有七十二洞
自雷洞之外諸崖石室邃穴之間無所遺焉
偶歇於巨木之下久之有老叟自下而上相
挹而坐問其所詣悟玄具述尋訪名山靈洞
之事叟曰名山大川皆有洞穴不知名字不

可輒入訪須得洞庭記嶽瀆經寧其所屬定
其名字的其里數必是神仙所居具經記相
合然後可遊耳不然有風雷洞鬼神洞地獄
洞龍蛇洞誤入其中害及性命求益反損深
可戒也悟玄驚駭久之謝其所教因問曰今
峨眉山洞天定可遊否叟曰神仙之事吾不敢
多言但謂洞主自可問耳悟玄又問洞主為
誰叟曰洞主姓張今在嘉州市門屠肉為事
中年而肥者是也語訖別去悟玄復至市門
求之張生在焉以前事告之張曰無多言也
命其妻烹肉與悟玄為饌以肉三器與之悟
玄辭以不食肉久矣張曰遊山須得大力不
至飢乏然後可行若不食此無由得到矣勉
之再三悟玄亦心自計度恐是神仙所試不
敢拒命食盡三器厭飫彌甚張亦勸之固不

能食矣食訖求去張俯地拾一瓦予以授之
曰入山至某峯下值某洞門有長松下有迴
溪上有峭壁此天真皇人所居之洞也以瓦
扣之三二十聲門開則入每遇門即扣之則
神仙之境可到矣依教入山果得洞與所指
無異以瓦扣之良久峭壁中開洞內高廣平
穩可通車馬兩面皆青石瑩潔時有懸泉流
渠夾路左右凡行十餘里又值一門扣之復
開大而平闊往往見天花夾道所窺見花卉
之異人物往來之盛多是名姝麗人仙童玉
女時有仙官道士部伍車騎憧憧不絕又遇
一門扣之彌切瓦片碎盡門竟不開久之聞
震震之音疑是山石摧陷惶懼而出奔走三
五十步已在洞門之外無復來時景趣矣復
訪洞主已經月餘屠肆宛然而張生已死十

許日矣自此志樓名山誓求度世復入峨眉
不知所之矣

費冠卿

費冠卿者池州人也進士擢第將歸故鄉別
相國鄭餘慶公素與秋浦劉令友善喜費之
行託以寓書焉手札盈幅緘授費戒之曰劉
令久在名場所以不登甲乙之選者以其徧
率不拘於時捨高科而就此官可善遇之也
費固請公略批行止於書末貴其因所慰薦
稍垂青睞公然之發函批數行復緘之如初
費至秋浦先投刺於劉劉閱刺委諸案上略
不顧眄費悚立俟命久之而無報疑其不可
干也即以相國書投闥者劉發緘覽畢慢罵
曰鄭某老漢用此書何為擘而棄之費愈懼
排闥而入趨拜於前劉忽憫然顧之揖坐與

語曰已暮矣劉促令排店費曰日已昏黑或得逆旅之舍已不及矣乞於廳廡之下席地一宵明日却詣店所即自解囊裝紆氈席於地劉即拂衣而入良久出曰此非延賓之所有一閤子可以慇懃僕乘於外可也即令左右引僕夫衛子分給下處劉引費挈氈席入廳後對堂小閤子中既而閉門鎖繫甚嚴費莫知所以據榻而息是夕月明於門竅中窺其外悄然無聲見劉令自操簞耒掃除堂之内外庭廡階壁靡不周悉費異其事危坐屏息不寐而伺焉將及二更忽有異香之氣非常人世所有良久劉執版恭立於庭似有所候香氣彌甚即見雲冠紫衣仙人長八九尺數十人擁從而至劉再拜稽首此仙人直詣堂中劉立侍其側俄有筵席羅列饌饌奇果

香溢閤中費聞之已覺神清氣爽須臾奏樂飲酒命劉令布席於地亦侍飲焉樂之音調非世間之曲仙人忽問曰得鄭某信否對曰得信甚安頃之又問得鄭書否對曰費冠卿先輩在長安中來得書笑曰費冠卿且喜及第也今在此耶對曰在仙人曰吾未合與之相見且與一杯酒但向道早修行即得相見矣即命劉酌一杯酒送閤子中費冠卿窺見劉自呷酒了即於堦下取盆中水投之費疑而未飲仙人忽下堦與從徒乘雲而去劉拜辭嗚咽仙人戒曰爾見鄭某但今修行即得相見也既去即詣閤中見酒猶在驚曰此酒萬劫不可一遇何不飲也費力爭得一兩呷劉即與冠卿為修道之友卜居九華山以左拾遺徵竟不起鄭相國尋以去世劉費願秘

其事不知所降是何仙也

鄭南海紫邏任叟

鄭南海為牧梁宋其表弟進士劉生寓居汝州有紫邏山即神仙靈境也劉以寓居力困欲之梁宋求救因行諸藥肆中既坐有樵叟倚檐於壁亦坐焉主人連叱之曰此有官客何忽唐突劉歛衽而起謂主人曰某閑人也樵叟所來必有所求或要藥物有急難所請不可令去懇揖叟令坐問其所要叟曰請一幅紙及筆硯耳劉即取肆中紙筆以授之叟揮毫自若書畢以授於劉書曰承欲往梁宋梁宋災方重旦夕為人訟承欲訪鄭生鄭生將有厄即為千里客兼亦變衫色紫邏樵叟任其書呈劉覽驚異筆勢道逸超逾常倫看讀之際失叟所在月餘鄭為人所訟黜官千

里之外皆如其言劉即於紫邏尋居物色求訪不復見叟世寶其書巢冠犯闕方失其所存也

雲笈七籤卷之一百一十二

雲笈七籤卷之一百一十三上

宋朝嘉祥縣人書卷外郎有文集十卷世傳其書多遺

傳

任生

任生者隱居嵩山讀書志性專靜常夜聞異香忽於簾外有謂生曰其以冥數合與君偶故來耳生意其異物堅拒不納其女子開簾而八年可二十餘疑態艷質世莫之見有雙鬟青衣左右翼侍夜漸久顧謂侍者曰郎君書籍中取一幅紙兼筆硯來乃作贈詩一首曰我名籍上清謫居遊五嶽以君無俗累來勸神仙學又曰某後三日當來言畢而去書生覽詩見筆札秀麗尤疑其妖異三日果來生志彌堅女子曰妾非山精木魅名列上清數運冥合暫請人間自求匹偶以君閑澹願

侍巾箱不止於延福消禍亦冀貴而且壽今反自執迷亦薄命所致又贈一篇曰葛洪亦有婦王母亦有夫神仙盡靈匹君子意何如書生不對面墻而已女子重贈一篇曰阮郎迷不悟何要申情素明日海山春綵舟却歸去嗟嘆良久出門東行數十步閃閃漸上空中去地百餘丈猶隱隱見於雲間以三篇示於人皆知其神仙矣痛生之不遇也數月生得疾見二黃衣人手持牒來追日子命已盡遂被引去行十餘里忽見幢節幡蓋迤邐不絕有女子乘翠輦侍衛數十人二黃衣與生開易隱於墻下女子望見既至問曰何人黃衣具言女子笑曰是嵩山讀書薄命漢謂黃衣把牒來曰公數盡矣今既相遇不能無情索筆判牒更與三年生再拜之二使者曰此

三素元君仙官最貴既有命即須回使者送至舊居見身卧於床上使者從後推之乃蘇嗟恨累日後三年果卒

羅公遠

羅公遠八月十五日夜侍明皇於宮中說月公遠曰陛下莫要月宮中看否帝唯之乃以拄杖向空擲之化為大橋橋道如銀與明皇昇橋行若十數里精光奪目寒氣侵人遂至大城公遠曰此月宮也見仙女數百皆素練霓衣舞於廣庭上問其曲名曰霓裳羽衣也乃密記其聲調旋為冷氣所逼遂復躡銀橋迴返顧銀橋隨步而滅明日召樂工依其調作霓裳羽衣曲遂行於世明皇欲傳隱形之術公遠秘而不說上怒乃選善射者十人伏於壁召公遠與語衆矢俱發公遠致斃上令

瘞於宮內月餘中使自蜀迴奏事訖云臣至駱谷見羅公遠令附起居專於成都望車駕上大驚問其行李如何曰跣足攜鞋一隻乃令開棺視之唯見一草鞋在棺有箭孔十數安祿山犯闕明皇幸蜀有稱維公延來謁召之即不見思其意維公延蓋公遠字也上悔恨歎息累日

羅方遠

羅方遠江夏人也刺史春致設觀者如市有白衣人長丈餘質貌甚異門衛者皆怪俄有一小兒傍過叱曰汝何故離本所驚怖官司其人攝衣而走官吏執小兒至宴所具白刺史問甚姓對曰姓羅名方遠自幼好道適見守江龍入州看設其叱令迴刺史不信曰爾何誕妄若誠有龍即令我見本形方遠曰請

試之乃於江濱作小坑深潤一丈去岸八九尺引江水注之刺史與寮佐郡人皆往注視遠巡有白魚可長五六寸隨水入坑騰躍漸大有青煙如練起須臾黑氣滿空雷電絕赫風雨馳驟久之乃息見龍於江心身與雲氣相連素光滿水食頃方滅刺史具表以進方遠時明皇方留意神仙即日召見上與張果老葉法善弈其次二人見之大笑曰村兒有何解乃各執碁子數枚謂方遠曰此有物曰空手及開手果無所有悉在方遠處上大驚異自後累試其術如神

李師稷

會昌元年李師稷中丞為浙東觀察使有商客遭風飄不知所止月餘至大山瑞雲覆繞奇花異樹盡非人間所觀山側有人迎問安

得至此客具以生力令移舟於岸既登岸乃云須謁天師遂升至一處若大宮觀既入見一道士眉鬚俱之侍衛十餘人坐大殿令上與語曰汝中國人也茲地有緣方得一到此即蓬萊山也乃令左右引於宮內遊觀玉臺翠樹光彩奪目院宇數十皆有號至一院局鎖嚴固窺之衆花滿亭堂有几褥焚香階下客問之此院誰何荅曰此是白樂天院樂天在中國未來耳乃潛記之遂辭歸數旬至越具白廉使李公盡錄以報白公公已脫煙埃投棄軒冕與居昧昧者固不聞也安知非謫仙哉

袁滋

袁相名滋未達時居復郢間復州青溪山秀麗無比袁公因晴登臨此山行數里逕漸幽

小阻絕無蹤有人儒服市藥為業結廬山之下
素公與語甚相狎因留宿其舍素公曰此
境山泉奇異當為靈仙之所都府儒生曰有
道士五六十人蓋物外之士也數日一來莫知
其所居處與之雖熟不肯細言素公曰某可
來相謁否曰彼其惡人然頗好酒足下但求
美醞一榼或得見也素公辭歸後得美酒挈
而往歷數宿五人果來布裘紗帽藁杖草履
相見遂通寒暄大笑乃相與臨清澗據石濯
足戲調儒生為列席致酒五人顧酒甚歡曰
何處得此物來且各三五盞儒生曰非其所
能致有客携來願謁仙兄乃引素公出歷拜
五人相顧失色悔飲其酒兼怒儒生曰公不
合以外人相擾儒生曰此人誠志復是士流
許之從容亦何傷也意遂漸解見素公謙恭

特甚乃時與笑語目素生曰坐素生再拜就
席少頃酒酣乃視素公相謂曰此人似西華
坐禪僧良久云真是便屈指計之曰此僧去
來四十七年矣問素公之歲適四十七撫掌
曰須求官職福祿已至遂與素公握手言別
過洞踰嶺捫蘿跳躍翩翩如飛倏忽不見素
公後乃登第果拜相領西蜀節制

王水部

大曆中有水部王負外者篤好道術雖居朝
列有布衣方藥之士日與遊從一日有道侶
數人在廳王君方與談諧會除廁裴老攜穢
路側密近廳所王君妻今左右止之因附耳
於壁聽道侶言竊笑不已王君僕使皆怪之
少頃裴老備事畢王君將如廁遇於戶外裴
老歛衣似有白事曰負外甚好道王君驚曰

老人安得知莫有所解否對曰某曾留心知負外酷似好道然無所遇適來廳上數人大是凡流但眩惑負外希酒食而已王君異之其妻罵之曰君身為朝客乃與穢夫交結遣人逐之裴老笑請去王君邀從容曰老人請後日相訪王君齋沐淨室裴老布袍曳杖而至有隱逸之風王君坐話茶酒更進裴老曰負外非真好道乃是愛藥術試鑪火可驗取一鐵合重二斤分為兩片致於火中須臾色赤裴老解布衫角藥兩丸小於麋栗撚碎於合上復以火燒之食頃裴老曰成矣今王君僕使壯者以火筋持之擲於地遂巡成金色如雞冠王君降禮再拜而謝之裴老曰此一兩敵常金三兩然負外亦不用留將施貧乏遂辭去曰從此亦無復來矣王君曰願至仙

伯高第申起居容進否裴老曰可蘭陵西坊大菜園後相尋遂別王君乃易服往果見小門叩之有蒼頭出曰莫是王負外否遂引入堂宇甚新淨裴老道服相迎侍女十餘人皆有殊色茶酒果實甚珍服用輝煥迨晚王君告去裴老送出門旬日再去其第已為他所質裴老亦不知所在

崔生

進士崔生常遊青山解鞍放驢無僕御驢逸而走馳之不能及約行十里至一洞口時已曛黑驢即奔入崔生悚懼不敢前進力固疲矣遂寢巖下至曉洞中微明乃入十餘里望見巖壑間有金城絳闕而被甲執兵者守衛之崔生知是仙境乃告曰某塵俗之士願謁仙翁守吏趨報頃之召入見一人居殿服羽

衣身可文餘侍女數百與崔生超拜使坐與語忻然留宿酒味珍香異果羅列謂崔生曰此非人世府也驢追益走者余之奉邀也盖一女子願事於君此亦冥數前定耳生再拜謝遂以女妻之數日今左右取青合中藥兩丸與生服之但覺臟腑清瑩摩體若蟬蛻瑩然嬰兒之貌每朔望與崔生乘鶴而上朝藥宮月餘崔生曰某血屬在人間請歸一決非有所戀也仙公戒之曰崔郎不得淹留遂與符一通急有患禍此可隱形慎不可遊宮禁臨別又與一符曰甚急即開乃命取一驢付之崔生到京都試往人家皆不見因入內會劔南進太真錦繡乃竊其珍者上曰計無賊至此必為妖取之遂令羅公遠作法以朱字照之寢殿戶後果得崔生崔生具寫本末上

不信今答死崔生乃出仙翁臨行之符照公遠與持執者當時絕倒良久方起啓上曰此人已居上界不可殺也縱殺之臣等即受禍亦非國之福上乃赦之猶疑其事不實遣數百人具兵服兼術士送至洞口復見金城絳闕仙翁御殿侍從森然出呼曰崔郎不取吾語幾至顛毀崔生拜訖遂昇洞門所送者欲隨之仙翁以杖畫地成川闊數丈崔生妻擲一領巾化為五色絳橋令崔生踏過橋隨步即滅既至洞口崔生謂送人曰事只如此可以歸須臾雲霧四合咫尺不見唯聞鸞鶴蕭籟之聲遙望雲山而去上方知其神仙也

黃尊師

茅山黃尊師法籙甚高嘗於山前修觀起天尊殿置講求資日有數千人時講衆初合忽

有一人排門大呼貌甚麤黑言詞鄙陋腰捧驢鞭如隨商客者罵道士奴時正熱誘衆何事自不向深山學修道業何敢妄語黃師不測之即輟講遜詞謝之衆人悉畏不敢抵忤良久詞色稍和曰如是聚集豈不是要修堂殿耶都用幾錢尊師曰要五千貫其人曰可盡輦破鐵釜及雜鐵來黃師疑是異人遂遠令於觀內諸處收拾約得鐵八百斤其人乃掘地為鑪以火銷之探懷中取一葫蘆寫出兩丸藥以物攪之少頃去火已成銀曰此合錢萬貫若修觀計用有餘請施貧乏如所獲無多且罷之黃師與徒衆皆敬謝問其所欲笑出門去不知所之後十餘年黃師奉詔入京忽於市街西見捧驢鞭者有絆小鞭子隨騎驢老人行全無茅山氣色黃欲趨揖乃撥

手指乘驢者復連叩頭黃但搖禮而已老人髮盡白視之如十四五女子也

盧杞

盧相名杞少時甚貧與市媼麻婆者於東都廢宅稅舍以居麻婆亦孑然盧公常以疾卧月餘麻婆憫之常來為作粥食盧病愈多謝之後累日向晚自外歸見金犢車子立麻婆戶外盧且驚異密候之見一女子年十四五真神仙人明日潛訪麻婆曰郎君莫要作婚姻否如是則為請求之盧曰某貧賤安敢輒有此意麻曰亦何妨既夜麻婆曰事諧矣請郎君清齋三日會於城東廢觀既至見古樹荒草久無人居逡巡雷電震曜風雨暴至化為樓臺金鑪玉帳景物華麗俄有輜輶降空即所見女子也與盧相見曰某奉上帝命遣

人間自求四偶郎君有仙相故遣麻婆傳意
旨更七日清齋當再奉見女子呼麻婆付藥
兩丸須臾雷電黑雲女子忽失所在古樹荒
草蒼然如舊麻婆與盧遂歸又清齋七日鑽
地種藥適已蔓生未移刻二胡蘆生於蔓上
漸大如兩斛甕許麻婆以刀割其中及七日
之期與盧公各處其一仍令盧公具油衣三
領風雲忽起騰上碧霄耳中唯聞波濤之聲
迤邐東去又謂盧公曰莫寒否令著油衣如
冰雪中行復令著至三重即甚溫暖謂麻婆
曰此去洛陽多少婆曰已八萬里良久胡蘆
止息遂見樓臺皆以水晶為牆垣被甲仗者
數人麻婆引盧公入見女子居殿侍從女數
百人命盧公坐具酒饌麻婆屏息立於諸衛
之下女子謂盧公曰郎君合得三事取一事

可者言之若欲長留此宮壽與天畢次為地
仙常居人間時得至此下為中國宰相如何
盧生曰在此實為上願女子喜曰此水晶宮
也某為太陰夫人仙格已高郎君便當白日
昇天須執志堅一不得改移以致相累也仍
須啓上帝乃索青絙為窠素當庭拜奏少頃
聞東北喧然聲云帝使至太陰夫人與諸仙
趨降俄有幢節香幡引朱衣少年立於階下
朱衣宣帝命公得太陰夫人狀云盧杞欲住
水晶宮如何盧公無言夫人但令疾應又無
言夫人及左右大懼馳入取鮫綃五疋以賂
使者欲其稽緩食頃間又問盧杞欲求水晶
宮住否欲地仙否欲人間宰相否盧公大呼
曰欲得人間宰相朱衣趨去太陰夫人失色
令麻婆速領令送入胡蘆依前聞風雨之聲

至地遂到舊居廬榻儼然時已中夜胡廬與
麻婆俱不見矣杞後果為相

廬李二生

昔有廬李二生隱居太白山讀書兼習吐納
導引一旦李生告歸曰某不能甘於寒苦且
浪跡江湖決別而去後李生為橘子園吏隱
欺折官錢數千貫竊靡不得他去貧悴日甚
偶過揚州阿師橋逢見一人草履麻衣視之
乃廬生也昔號二舅李生與之語哀其衣弊
廬生大罵曰我貧賤何耻公不外物投身凡
冗之所又有積負且櫻囚拘尚何面目以相
見乎李生原謝二舅笑曰居所不遠翌日馳
馬奉迎至旦果有一僕御駿足而來云二舅
邀郎君既去馬疾如風出城之南行數十里
路側有朱門斜開二舅出星冠霞帔容貌光

澤侍女數十人與橋下儀質全別邀李生中
堂宴饌名花異木疑在仙府又累出藥品悉
皆珍奇既夕引李生坐北亭置酒曰適命得
佐酒者頗善瑩侯須臾紅燭引一女子至容
貌極麗新聲甚嘉李生視瑩侯上有朱書十

字云天際識歸舟雲間辨江樹罷酒二舅曰
莫願作婚姻否此人名家質貌兼美李生曰
某安敢及此二舅許為成之又曰公所負官
錢幾何曰二千貫乃與一拄杖曰將此於波
斯店內取錢可從此學道無自穢身陷塗也
迨晚僕人復御前馬至二舅令李生去送出
門泊歸頗疑訝為神仙矣即以拄杖詣波斯
店其輩見杖曰何以得之依語付錢遂得免
繫而去既驚且異乃再往廬二舅所居將謝
之即荒草原地而已悵望而歸其年往汴州

行軍陸長源以女嫁之既見頗類盧二舅北亭見者復解筵篋仍有朱字視之果見天際之句也李生具說揚州城南盧二舅亭中筵宴之事女曰某少年兄弟戲書之句嘗夢見云仙官追如公所言也李生嘆訝之甚後竟不能得遇

李石

唐相李石未達時頗好道嘗遊嵩山荒草中間有人呻吟聲視之乃病鶴鶴乃人語曰某已為仙厄運所鍾為樵者見傷一足將折須得人血數合方能愈也君有仙骨故以相託李公解衣即欲刺血鶴曰世間人少公且非純人乃拔一眼睫曰持往東都但映照之即知矣李公中路自視乃馬首也至洛陽所遇頗衆悉非全人或犬鼠驢馬首偶於橋上見

一老翁騎驢以睫照之乃人也李公敬揖具言病鶴之事老翁忻然下驢宣臂刺血李公以小瓶盛之持往鶴所濡其傷處裂衣封裹鶴謝曰公即為明皇時宰相後當輕舉相見非遠慎勿墜志李公拜之鶴冲天而去

李主簿

近有選人李主簿者新婚東出關過華嶽廟將妻入謁金天王妻拜未終氣絕而倒唯心上微暖昇歸客邸馳馬詣華陰縣求醫術之人縣宰曰葉仙師善術奉詔投龍迴去此一驛公可疾往迎之李公單騎馳去約十五餘里遇之李公下馬伏地流涕敬拜具言其事仙師曰何等妖魅乃敢及此遂與李公先行謂從者曰鞍馱速驅來持朱鉢及筆至舍已聞哭聲仙師入見曰事急矣且將墨筆及絃

來遂書一符焚香以水嚥之符孔飛走聲如
飄風良久無應仙師怒又書一符其聲如雷
頃之亦無驗少時鞍馱到取朱筆令李公左
右煮少許薄粥以候其起乃以朱書一符噴
水叱咤之聲如霹靂須臾口鼻有氣眼開良
久能言問其狀曰某初拜時金天王曰好夫
人第二拜云留取遣左右扶歸院適已三日
親賓大集聞敲門門者走報王曰何不速却
乃第一符也遂巡門外開甚門者數人細言
於王王曰且發遣是第二符也俄有赤龍飛
入王扼喉纔能出聲曰放去某遂有人送出
第三符也李公罄囊以謝之是知靈廟女子
不得入也

盧常師

秘書少監盧常師進士擢第性恬淡不樂軒

冕世利蔑然無留意因棄官之東洛謂所親
曰某與浙西魚尚書故舊旬日當謁去又曰
某前身是僧坐禪處猶在會稽亦擬自訪遺
跡家人亦怪其將遠行而不備舟楫不旬日
而卒

裴令公

裴令公少時有術士云命屬北斗廉貞星將
軍宜每以清酒名果敬祭當得冥助也裴公
自此未嘗懈怠及為相機務繁迫乃遣始志
心或不足未始言於人諸子亦不知在京有
道者來宿于裴公第中夜謂曰相公昔年尊
奉天神何故中道而止崇護不已亦有感於
相公裴公心知其廉貞不知靈應復為太原
節度使家人染疾召女巫視之有彈胡琴巫
顛而倒之良久蹶然而起曰請見相公廉貞

將軍遣某傳語何大無情都不相知也將軍
怒甚相公何不敬謝之裴公大驚女巫曰當
擇良日齋潔於靜院焚香設酒果將軍亦欲
示見於相公別日裴公沐浴具朝服立於階
前東南奠酒再拜見神披金甲持朱戈身長
三丈餘南嚮而立裴公驚悚流汗俯伏於地
不敢動少頃即不見問左右皆曰無之自是
裴公尊奉有踰厥初

雲笈七籤卷之一百一十三上

雲笈七籤卷之一百一十三下

雲笈七籤卷之一百一十三下

傳續仙

續仙傳序

古今神仙舉世知之然飛騰隱化俗難可觀
先賢有言曰人間得仙之人且千不聞其一
況史書不載神仙之事故多不傳於世詳其
史意以君臣父子理亂忠孝之道激勵終古
也若敦尚虛無自然之迹則人無所拘制矣
史記言三神山在海中仙人居金銀宮闕不
死之藥生其上有欲往者則風引舟而去
終莫能到斯亦激勵拘制之意也大哉神仙
之事靈異罕測述云初之修也守一鍊氣拘
謹法度孜孜辛勤恐失於纖微及其成也千
變萬化混跡人間或蔽山林或遊城市其衆

昇者多徃海上諸山積功已高便為仙官卑
者猶為仙民何者十洲間動有仙家數十萬
耕植芝田課計頃畝如種稻焉是有仙官分
理仙民及人間仙凡也其隱化者如蟬蛻留
皮換骨鍊氣養形質於巖洞然後飛昇成於
真仙信非虛矣汾生而慕道常媿積習及長
遊歷宦途周遊寰宇凡接高尚所說或覽傳
記兼復聞見皆銘於心而書於牘又以國史
不書事散於野矧當中和兵火之後墳籍猶
闕詎有素筆記而述作者處世斯久人漸稀
傳惜哉他時寂無遺聲今故編錄其事分為
三卷冀資好事君子學道之人諱柄用顯真
仙者哉朝請郎前行深水縣令兼監察御史
賜緋魚袋沈汾撰

玄真子

玄真子姓張名志和會稽山陰人也博學能
文進士擢第善畫飲酒三斗不醉守真養氣
卧雪不寒入水不濡天下山水皆所遊覽魯
公顏真卿與之友善真卿為湖州刺史與門
客會飲乃唱和為漁父詞其首唱即志和之
詞曰西塞山邊白鳥飛桃花流水鱖魚肥青
箬笠綠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真卿與陸鴻
漸徐士衡李成矩共唱和二十五首遞相誇
賞而志和命丹青寫景景交詞須臾成五
本花木禽魚山水景像奇絕蹤跡今古無倫
而真卿與諸賓客傳說歎伏不已其後真卿
東遊平望驛志和酒酣為水戲鋪席於水上
獨坐飲酌滿鉢其席來去遲速如刺舟聲復
有雲鶴隨覆其上真卿親賓參佐觀者莫不
驚異尋於水上攜手以謝真卿上昇而去今

猶有傳寶其畫在人間者

藍采和

藍采和不知何許人也常衣破藍衫六銖黑
木腰帶闊三寸餘一脚著靴一脚跣行夏則
衫內加絮冬則卧於雪中氣出如蒸每行歌
於城市乞索持大拍板長三尺餘常醉踏歌
老少皆隨看之機捷諧謔人問應聲答之笑
皆絕倒似狂非狂行則振鞋踏歌云踏踏調
藍采和世界能幾何紅顏一春樹流年一擲
梭古人混混去不返今人紛紛來更多朝騎
鸞鳳到碧落暮見桑田生白波長景明輝在
空際金銀宮闕高差我歌詞多率爾而作皆
神仙意人莫之測但以錢與之繩穿拖行或
散失亦不迴顧或見貧人即與之或與酒家
周遊天下人有為兒童時見者及斑白見之

顏狀如故後踏歌淩梁間於酒樓上乘醉有雲鶴笙簫聲忽然輕舉於雲中擲下靴衫腰帶拍板冉冉而去其靴衫等旋亦失亡

朱孺子

朱孺子永嘉安固人也幼而師道士王玄真

居大箬巖

巖即陶隱居真誥於此亦為真誥巖巖之西有陶山在焉

勤

苦事於玄真深慕仙道常登山嶺採黃精服餌歷十餘年一日就溪濯蔬見岸側二小花犬孺子異之乃尋遂入枸杞叢下歸告玄真訝之遂與孺子俱往伺之復見二犬戲躍逼之又入枸杞下玄真與孺子共尋掘乃得二枸杞根形狀如花犬堅若石洗挈歸以煮之而孺子益新看火三日晝夜不離竈側試嘗汁味取喫不已及見根爛以告玄真共取食之俄頃孺子忽飛昇在前峯上玄真驚異久

之孺子謝別玄真昇雲而去到今俗呼其峯為童子峯玄真後餌其根盡不知其年壽亦隱於巖之西陶山有採捕者時或見之

王老

王老坊州宜君縣人也居于村野頗好道愛客務行陰德為意其妻亦同心不倦一日有縑縷道士造其門王老與妻俱迎禮之居月餘間日與王老玄談益酌甚相歡洽俄患惡瘡遍身王老乃求醫藥看療益加勤切而瘡日甚迨將逾年道士曰此不煩以凡藥相療但得數斛酒浸之自愈於是王老為精潔釀酒及熟道士言以大甕盛酒吾自加藥浸之遂脫衣入甕三日方出髮髮俱黑而顏復少年肌若凝脂王老聞家視之驚異道士謂王老曰此酒可飲能令人飛昇上天王老信之

初甕酒五斛餘及窺三三斗在爾清冷香美異於常酒時方與二人持麥次遂共飲皆大醉道士亦飲云上天去否王老曰願隨師所通於是祥風忽起綵雲如蒸屋舍草樹全家人物雞犬一時飛去空中猶聞打麥聲數村人共觀望驚歎惟貓鼠棄而不去風定其賃持麥二人乃遺在別村樹下後亦不食皆得長年今宜君縣西三十里有昇仙鄉存焉

侯道華

侯道華自言峨嵋山來泊於河中永樂觀若風狂人衆道士皆輕易之而道華能斤斧觀舍有所損悉自修葺登危歷險人所難及處皆到又為事賤劣有客來不問道俗凡庶悉為擔水汲湯濯足浣衣又淘濯灌園辛苦備歷以資於衆衆益賤之驅叱甚於僕隸而道

華愈忻然又常好子史手不釋卷一覽必誦之於口衆或問之要此何為荅曰上天無愚懵仙人衆咸笑之經十餘年殿梁上或有神光人每見之相傳云開元中有劉天師嘗鍊丹成試犬死而人不敢服藏之於殿梁皆謂妄言忽暴風雨殿微損道華乃登梁復見光於梁上陷中鑿起木得一合三重內有小金合子有丹遂吞之擲下其合吞丹訖遽無變動謂之虛誑忽一日入市醉歸其觀前素有松樹偃蓋甚為勝景道華乃著木履上樹悉斫去松枝群道士屢止之不可但斫曰他日礙我上昇處衆人常為風狂怒之且甚適永樂縣令至其公人觀見斫松深訝之衆具白於縣官於是責辱之道華亦忻然後七日道華晨起沐浴裝飾焚香曰我當有仙使

來相迎但望空拜不已衆猶未信須臾人言見觀前松上有雲鶴盤旋笙簫響亮道華忽飛在松頂坐久之衆甚驚忙永樂縣官速道俗奔馳瞻禮其責辱道華縣官叩搥流血道華撫手以謝道俗云我受玉皇詔授仙臺郎知上清宮善信院今去矣俄頃雲中仙衆作樂幡幢隱隱凌雲而去

馬自然

馬湘字自然杭州鹽官人也世為縣之小吏而湘獨好經史攻文學乃隨道士天下遍遊後歸江南而常醉於湖州陸雲溪經日而出衣不濕坐於水上而來言適為項王相召飲酒欲醉方返溪濱觀者如雲酒氣猶衝人狀若風狂路人多隨看之又時復以拳入鼻及出拳鼻如故又指溪水今逆流食頃指柳樹

隨溪水走來去指橋令斷復續後遊常州遇馬植出相任常州刺史素聞湘名乃邀相見迎禮甚異之植問道兄幸同宗姓欲為兄弟冀師道術可乎湘曰相公何望曰扶風湘戲曰相公扶風馬湘則馬風牛但且相知無微同姓意言與植風馬牛不相及也然植留之郡齋益敬之或飲會次植請見小術乃於席上以筮器盛土種瓜須臾引蔓生花結實取食衆賓皆稱香美異於常瓜又於遍身及襪上摸錢所出不知多少擲之皆青銅錢撮投井中呼之一一飛出人有以取者頃復失之又植言此城中鼠極多湘書一符令人帖於南壁下以筋擊盤長嘯鼠成群而來走就符下俯伏湘乃呼鼠有一大者近堦前湘曰汝毛蟲微物天與粒食何得穿穴屋宇晝夜撓

於相公且以慈憫為心未能殺汝宜便率衆離此大鼠乃迴群鼠前皆叩頭謝罪遂作隊莫知其數出城門去自此城內便絕鼠後南遊越州經洞巖禪院僧三數百人方齋而湘與婺州永康縣牧馬巖道士王知微弟子王延叟同行僧見湘知微到踞而食略無揖者但使以飯湘不食促知微延叟速食而起僧齋未畢及出門又促速行到諸暨縣南店中約去禪院七十餘里深夜聞尋道士聲主人遽應此有三人問者極喜請於主人願見道士及入乃二僧見湘但禮拜哀鳴曰禪僧不識道者昨失迎奉致貽責怒三數百僧到今下牀不得某二僧是主事且不坐所以得來固乞捨之湘惟睡而不對知微延叟但笑之僧愈哀乞湘起曰此後無以輕慢人為意迴

丟入門僧輩當能下牀僧迴果如其言湘翌日又南行時方春見一家好松菜求之不得仍聞惡言命延叟取絃筆知微言求菜見阻誠無訟理況在道門詎宜施之相笑曰我非訟者也作小戲爾於是延叟捧紙筆湘畫一白鷺鷥以水噴之飛入菜畦中啄菜其主人趕起又飛下再三湘又畫一獼子走趕捉白鷺鷥共踐其菜碎盡不已其主人見道士戲笑求菜致此慮復為他術即來哀求湘曰非求乞菜也故相戲爾於是呼鷺鷥及獼皆飛走投入湘懷中視菜如故悉無所損又南遊霍桐山入長溪縣界夜投旅店宿舍小而行旅已多主人戲言無宿處道士能壁上睡即相容已逼日暮知微延叟曰祇能舍宿爭會壁睡湘曰爾但俗旅中睡我坐可到明衆皆睡

而湘躍身梁上一脚掛梁倒懸適主人夜起
燭火照見大驚異湘曰梁上猶能壁上何難
而入壁久之不出主人祈謝移時請知微延
更入家內淨處方出及旦主人留連忽失所
在知微延更前行數里尋求已在路傍自霍
桐迴水康縣東天寶觀駐泊觀前有大枯松
湘指之曰此松已三千年餘即化為石自後
果化為石忽大風雷震石倒山側作數截揚
發自廣州節度責授婺州刺史發性尚奇異
知之乃徙兩截就郡齋致之龍興寺九松院
各高六七尺徑三尺餘其石松皮鱗皴今猶
存焉或有告疾者湘無藥但以竹杖打病處
腹內及身上百病以竹杖指之口吹杖頭如
雷鳴便愈有患腰駝脚曲持拄杖而來者亦
以杖打之令放拄杖應手便伸展時有以財

帛與湘阻諫不免留之復散與貧人所遊行
之處或宮觀巖洞多題詩句其登杭州秦望
山詩曰太一初分何處尋空留歷數變人心
九天日月移朝夕萬里山川換古今風動水
光吞遠嶠雨添嵐氣沒高林秦皇謾作驅山
計滄海茫茫轉更深後歸故鄉省兄適兄遠
出嫂姪喜歸湘告曰我與兄共此宅今歸要
分我惟愛東園爾嫂姪異之小叔久離家歸
來兄猶未見面何言分地骨肉之情必不忍
如此駐留三日嫂姪訝之不食但飲酒而待
兄不歸及夜遽卒明日兄歸問妻子具以實
對兄感慟乃曰弟學道多年非歸要分宅是
歸託化於我以絕思望耳乃棺殮之其夕棺
鞠然有聲一家驚異乃葬於東園時大中十
年也明年東川奏劔州梓桐縣道士馬自然

白日上昇湘於東川謂人曰我鹽官人也新羽化於浙西今又為玉皇所詔於此上昇以其事奏之遂勅浙西道杭州覆之發塚視棺乃一竹杖而已

鄔通微

鄔通微不知何許人也為道士神氣清爽靜默虛夷或吟或醉多遊於洪州名山見之多年或十數年不見則顏狀益少於當時如此識者不測其服煉丹藥遊行定止後於酒樓乘醉飛昇而去

許碯

許碯自稱高陽人也少為進士累舉不第晚學道於王屋山周遊五嶽名山洞府後從峨嵋山經兩京復自荆襄汴宋抵江淮茅山天台四明仙都委羽武夷霍桐羅浮無不通歷

到處皆於懸崖峭壁人不及處題云許碯自峨嵋尋偃月子到此觀筆蹤者莫不歎其神異竟莫詳偃月子也後多遊廬山嘗醉吟曰閭苑花前是醉鄉以并切翻王母九霞觴群仙拍手嫌輕薄謫向人間作酒狂好事者詰之曰我天仙也方在崑崙就宴失儀見謫人皆笑之以為風狂後當春景插花滿頭把花作舞上酒樓醉歌昇雲而去

金可記

金可記新羅人也賓貢進士性沉靜好道不尚華侈或服氣煉形自以為樂博學強記屬文清麗美姿容舉動言談迥有中華之風俄擢第不仕隱於終南山子午谷葺居懷退逸之趣手植奇花異果極多常焚香靜坐若有念思又誦道德及諸仙經不輟後三年思歸

本國航海而去復來衣道服却入終南務行陰德人有所求無阻者精勤為事人不可借也大中十一年十二月上表言臣奉玉皇詔為英文臺侍郎明年二月十五日當上昇時宣宗頗以為異遣中使徵入內固辭不就又求見玉皇詔辭以為別仙所掌不留人間道賜宮女四人香藥金綵又遣中使二人專看待然可記獨房靜室宮女中使多不接近每夜聞室內常有人談笑聲中使竊窺但見仙官仙女各坐龍鳳之上儼然相對復有侍衛非少而宮女中使不敢輒驚二月十五日春景妍媚花卉爛熳果有五雲唳鶴翔鸞白鶴笙簫金石羽蓋瓊輪幡幢滿空迎之昇天而去朝列士庶觀者填溢山谷莫不瞻禮歎異焉

宋玄白

宋玄白不知何許人也為道士身長七尺餘眉目如畫端美肥白言談秀麗人見皆愛之頗有道術夏則衣綿冬則單衣卧於雪中去身一丈餘周匝氣出如蒸而雪不凝又指燈即滅指人若隙風所吹颼颼然指庭間花草颼颼而動多遊名山自茅山出潤州希玄觀入括蒼洞辟穀服氣或時食彘肉五斤以蒜齏一盆撮喫畢即飲酒二斗用一白梅人有求得其一斤蒜食之者言不作蒜氣味如異香終日在齒舌間香不歇得食之者頗多而畢身無病壽皆八九十玄白到處住則以金帛求置二三美妾行則捨之人皆以為得補腦還元之術又遊越州適大旱方暴厄樂龍以析雨涉旬亢陽愈甚玄白見之以為凡所

祈雨須候天命非上奏無以致之乃於所止
觀焚香上祝經夕大雷雨告足越人大神異
之復到信州又逢天旱祈禱有道士知玄白
能致雨州人乃請之遽作術飛釘釘城隍神
雙目刺史韋德隣誑其貯婦女復釘城隍神
此妖怪也將加責辱使健步輩欲向之手脚
皆不能動悉自仆倒枷杖亦自摧折玄白笑
謂德隣曰使君忤悞劉根欲誅罰祖櫬也德
隣方懼祈謝須臾禮而遣之其靈屢施不可
備錄後於撫州南城縣白日上昇而去

賀自真

賀自真莫究其所來也為道士居嵩山有文
學為事高古常焚修精勤年少人亦不知其
甲子然道俗相傳見之多年矣皆不甚為異
一日雲鶴滿空聲樂清亮自真忽飛昇而去

時有處士陳陶在東都見洛城人觀望瞻禮
驚歎不已乃為詩曰子晉鸞飛古洛川金桃
再熟賀郎仙三清樂奏嵩丘下五色雲屯御
苑前朱頂舞翻迎絳節青鬟歌對駐香輶誰
能白晝相悲泣太極光陰幾萬年

鄧去奢

鄧去奢衢州龍丘人也家住於九峯山下少
入道遊學道術精思忘疲年三十餘便居處
州松陽縣安和觀其觀即葉靜能故鄉學道
之所而觀北五里有卯山高五十餘丈相傳
云漢張天師及葉靜能皆居此山修道去奢
慕前事登具山結菴以居後觀中道士相率
山下居人為構屋及造堂殿設老君張天師像
及葉靜能真影朝夕焚修朝禮山東南有一
方石闊二丈餘平若砥蓋天然也去奢常坐

其上拱默靜想一旦感神人謂之曰張天師有斬邪劍二口并瓶貯丹在此石下可以取之去奢謝神人曰此石天設非人力可加自惟荒謬守真而已託茲山棲獲安久蒙聖佑丹之與劍詎可輒取神人曰但勤修無怠劍丹自可立致後三年神人乃以劍丹送於去奢劍乃張天師七星劍丹以石匣藏之一瓶貯之傾藥有斗餘如麻子紅色光明去奢自服及施人有疾皆愈時麗水縣人華造因中和年荒亂之後擁土人據巖險浙東連帥具以上聞朝廷議欲息兵乃授造以刺史而造出險聞去奢神與劍丹乃以兵圍其山取去奢并劍丹到州奪其劍丹而囚鎖去奢於空室中時方炎暑一月日不與之水造為去奢已斃矣及開室見神色儼然顏狀紅白愈於

來時造驚異乃却送去奢歸山劍丹留之一夜風雷飛鳴失所去奢聞劍却歸石下爾後居山十五年餘每言常見龍虎異鳥行於庭際安和觀道士多寓山頂燒奏見龍虎鳥跡咸驚異之去奢不食多年或人穢觸其山春冬則猛獸來驚秋夏則毒蛇所螫去奢又言每雷雨只在山半常見雲龍雷公電姥神鬼甚衆或到此相見咸有禮焉又寄宿道士夜間去奢所居靜室若與人談話竊窺之惟聞異香滿室及環珮聲或見有戴遠遊冠絳服螺髻垂髮碧綃水男女四人對坐侍從皆玉童玉女光明照身復有神人遠立於側而道士皆不敢驚但虔敬而已一日去奢告道士曰恐當離此山去不長相見也後數日有綠雲鸞鵲聲樂滿空徘徊山頂後有斬與幡幢

靈官駕龍鹿皆五色亦騎鸞鳳迎去奢昇天而去山下道俗觀望者甚衆

孫思邈

孫思邈京兆華原人也七歲就學日誦千言及長好談莊老百家之說周宣帝時以王室多事隱於太白山學道鍊氣養形求度世之術洞曉天文推步精究醫藥審察聲色常蘊仁慈凡所舉動務行陰德濟物為功偶出路行見牧牛童子殺小蛇已傷血出思邈求其童脫衣贖而救之以藥封裹放於草內復月餘出行見一白衣少年僕馬甚壯下馬拜思邈謝以言曰小弟蒙道者所救思邈聞之不以為意少年復拜思邈請以別馬載之偕行如飛到一城郭花木正春景色和媚門庭煥赫人物繁雜儼若王者之居少年延思邈入

見一端正美貌袷帽絳衣侍從甚衆欣喜相接謝思邈曰深思道者故遣兒子相迎前者小兒獨出忽為愚人所傷賴脫衣贖救獲全其命此中血屬非少共感再生之恩今得面道者榮幸足矣俄頃延入若宮闈內見中年女子領一青衣小兒出再三拜謝思邈曰此兒癡騷為人傷損賴救免害思邈省記嘗救青蛇即訝此何所也又見左右皆閨人宮妓呼袷帽君王呼女子為妃后心異之潛問於左右曰此涇陽水府也王者乃命賓寮設酒饌妓樂以宴思邈辭以辟穀服氣惟飲酒爾留連三日問其欲對曰山居樂道思真鍊神目雖所窺心固無欲乃以輕綃珠金贈行思邈堅辭不受曰道者不以此為意耶何以相報乃命其子取龍宮藥方三十首與先生此

真道者可以濟世救人俄復命僕馬送先生歸山既歸深自為異歷試諸方皆若神效後著千金方三十卷散龍官方在其內又以聲色診人之疾著脉經一卷大行於世隋文帝輔政徵為國子博士不就嘗謂人曰過此五十年當有聖人出吾方助之以濟生人至唐太宗時召詣京師訝其容貌甚少曰故知有道者誠可尊重義門之徒豈虛言哉將授以爵位固辭不受高宗初拜諫議大夫復固辭盛年九十餘視聽不衰范陽盧照隣有時名而染惡疾嗟棄受之不同昧遐夭之殊致問於思邈曰名醫愈疾其道如何對曰吾聞善言天者必質於人善言人者必本於天天天有四時五行寒暑迭代其轉運也和而為雨怒而為風凝而為霜雪張而為虹蜺天地之

常數也人有四肢五藏一覺一寐呼吸吐納動而為往來流而為榮衛彰而為氣色發而為音聲此人之常數也陽用其精陰用其形天人之所同也及其失也蒸則生熱否則生寒結而為疝贅陷而為癰疽奔而為喘息竭此而為焦枯診發乎面變動乎形推此以及天地則亦如彼故五緯盈縮星辰失度日月錯行彗孛流飛此天地之疾疹也寒暑不時此天地之蒸否也石立土湧此天地之疝贅也山崩地陷此天地之癰疽也奔風暴雨此天地之喘乏也雨澤不時川源涸竭此天地之焦枯也良醫遵之以藥石救之以針劑聖人和之以道德輔之以人事故人有可愈之疾天地有可銷之災又曰膽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圓而行欲方詩曰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謂小心也。赴赴武夫公侯干城，謂大膽也不為利迴，不為義疾行之方也。見機而作，不俟終日，智之圖也。其文學也，顯出其道術，也不可勝紀。高宗後，無何制授承務郎，致之尚藥局，不就。永徽三年二月十五日晨起沐浴，儼其衣冠，端拱以坐。謂子孫曰：我為世人所逼，隱於洞府，修鍊將昇，無何之鄉。至於金闕，不能應召往來，俄而氣絕。遺令薄葬，不設盟器。牲牢之奠，月餘顏色不變。舉屍入棺，如空衣焉。已尸解矣。

張果

張果隱於恒州條山，往來汾晉間。時人傳有長生秘術者，老云為兒童時，人見之自言數百歲矣。唐太宗、高宗徵之不起，則天召之出山，佯死於妬女廟前。時方炎暑，須臾晷爛生

蟲。於是則天信其死矣。後有人於恒州山中復見之。開元二十三年，明皇詔通事舍人裴晤馳驛於恒州迎之。果對晤氣絕而死。晤乃焚香宣天子求道之意。俄頃漸蘇，晤不敢逼，馳還奏之。乃命中書舍人徐嶠通事舍人盧重玄、賁重書迎果。果隨嶠到東京，於集賢院安置。肩輿入宮，備加禮敬。公卿皆生拜謁，問以方外之事，皆詭對。每云：余是堯時丙子年人，時人莫能測也。又云：堯時為侍中，善於胎息，累日不食。時進美酒及三黃丸，明皇留之內殿，賜之酒，辭以小臣飲不過二升。有一弟子可飲一斗。明皇聞之喜，令召之。俄頃一小道士自殿簷飛下，年可十六七，美容音趣雅澹。謁見上，言辭清爽，禮貌臻備。明皇命坐，果曰：弟子常侍立於側，不可賜坐。明皇愈喜。

賜酒飲及一斗不醉果辭曰不可更賜過度必有所失致龍顏一笑爾明皇又逼賜之酒忽從頂湧出冠子撲落地化為榼明皇及嬪御皆驚笑視之夫道士矣但金榼在地覆之榼貯一斗驗之乃集賢院中榼也累試仙術不可窮紀乃下詔曰恒州張果先生遊方之外者也跡先高尚心入宵冥是混光塵應召城闕莫知甲子之數且謂羲皇上人問以道樞盡會宗極今則將行朝禮爰升寵命可銀青光祿大夫號通玄先生果累陳老病乞歸恒州賜絹三百疋隨從弟子二人給驛肩舁到恒州弟子一人放迴一人相隨入山天寶初明皇又遣徵詔果聞之示卒弟子葬之後發之但空棺而已

許宣平

許宣平新安歛人也睿宗景雲年中隱於城陽山南塢結菴以居不知其服餌但見不食顏若四十許人輕健行疾奔馬時或負薪以賣薪檐常掛一花瓢及曲竹杖每醉行騰騰以歸吟曰負薪朝出賣沽酒日西歸時人莫問我穿雲入翠微邇來三十餘年或施人危急或救人疾苦城市之人多訪之不見但覽菴壁題詩云隱居三十載築室南山巔靜夜翫明月閑朝飲碧泉樵人歌壠上谷鳥戲巖前樂矣不知老都忘甲子年好事者多誦其詩有抵長安者於驛路洛陽同華問傳舍是處題之天寶中李白自翰林出東遊經傳舍覽詩吟之嘆曰此仙人詩也詰之於人得宣平之實白於是遊及新安涉溪登山累訪之不得乃題詩於菴壁曰我吟傳舍詩來訪仙

人居煙嶺迷高跡雲林隔太虛窺庭但蕭索
倚杖空躊躇應化遼天鶴歸當千載餘宣平
歸菴見壁詩又吟曰一池荷葉衣無盡兩畝
黃精食有餘又被人來尋討著移菴不免更
深居其菴後為野火燒之莫知宣平蹤跡後
百餘載至咸通十二年郡人許明恕家有婢
當逐伴入山採樵一日獨於南山中見一人
坐石上方食桃甚大問婢曰汝許明恕家人
也婢曰是其人曰我即明恕之祖宣平也婢
言曰常聞家內說祖翁得仙多年無由尋訪
宣平謂婢曰汝歸為我向明恕道我在此山
中與汝一桃食之不得將出山內虎狼甚多
山神惜此桃婢乃食之甚美頃之而盡遣婢
隨樵人歸家言之婢歸覺樵輕健到家具
言入山逢祖翁宣平其明恕嗔婢將上祖之

名牽乎取杖打之其婢隨杖身起不知所之
後有人入山內逢見婢童顏輕健身衣樹皮
行疾如風遂入昇林木而去

劉商

劉商彭城人也家於長安好學強記攻文有
胡笳十八拍頗行於世兒童婦女悉誦之進
士擢第歷臺省為郎中性耽道術逢道士即
師資之煉丹服氣靡不勤切每歎光景甚促
筋骸漸衰朝馳暮止但自勞苦浮榮世宦何
益於己古賢皆墜官以求道多得度世章畢
婚嫁不為俗累豈劣於許遠遊哉是以託病
免官入道遊及廣陵於城街逢一道士賣藥
聚翫頗衆人言多有靈效衆中見商目之甚
相異乃罷藥攜手登樓以酒為歡道士所談
自秦漢歷代事皆如目視商頗為異即師敬

之復言神仙道術不可得也及暮商歸僑止
道士下樓閃然不見商益訝之翌日又於街
市訪之道士仍賣藥見商愈喜復挈上酒樓
劇談歡醉出一小藥囊贈商并戲吟曰無事
到楊州相携上酒樓藥囊為贈別千載更何
求商記詞得囊暮乃別去後商尋之不復見
也商乃開囊視重重紙裹一葫蘆得九粒藥
如麻子依道士口訣吞之頓覺神爽不飢身
輕飄然過江遊茅山久之復往宜興張公洞
當春之時愛晝盡溪之景乃入胡父諸葛居
隱於山中近樵者猶見之曰我劉郎中也莫
知所止蓋已為地仙矣

劉瞻

劉瞻音小字宜哥兄瞻也瞻家貧好道常有
道士經其居見瞻異之問知道否曰知然瞻

性饒俗氣業應未淨遂可強學道士曰能相
師乎瞻曰何敢於是師事之隨道士入羅浮
山瞻與瞻俱讀書瞻山栖求道無巾裹髮角
布衣事道士為文而瞻性慕榮達瞻謂瞻曰
鄙必不第則逸於山野爾得第則勞於塵俗
竟不及於鄙也然慎於富貴四十年當有驗
曰神仙遐遠難求秦皇漢武非不區區也廊
廟咫尺易致馬周張嘉貞可以繼踵矣自後
瞻愈精思於道乃隱於羅浮山瞻進士登科
屢歷清顯及昇輔相頗著燮調之稱俄謫南
行次廣州潮臺泊舟江濱忽有鬚角布衣少
年衝暴雨而來衣履不濕欲見瞻左右皆訝
乃語之但言宜哥來也以白瞻問形狀具以
對瞻驚歎乃迎而見之瞻顏貌可二十來許
瞻已瞠然衰朽為逐臣悲喜不勝瞻復勉之

與爾為兄弟手足所痛曩日之言今四十年矣瞻益感嘆謂瞻曰可復修之否瞻曰兄身邀榮寵職和陰陽用心動靜能無損乎自非弟奈何況已昇天仙詎能救爾今惟來相別非來相救也於是同舟行別話平生隔闊一夕失瞻所在今羅浮山中時有見者瞻乃南行歿於貶所矣

羅萬象

羅萬象不知何許人有文學明天文洞精於易節操奇特惟布衣遊行天下居王屋山久之後遊羅浮山歎曰此朱明洞天昔葛稚川曾栖此以煉丹今雖無鄧嶽相留聊自駐泊爾於是愛石樓之景乃於山下結菴以居常餌黃精服氣數十年或出遊曾城泉山布水下採藥及入福廣城市賣藥飲酒來往無定

或一食則十數人之食或不食則莫知歲月先悅輕健日行三四百里緩行奔馬莫及後却歸石樓菴竟不復出隱於山中矣

司馬承貞

司馬承貞字子微博學能文攻篆迥為一體號曰金剪刀書隱於天台山玉霄峯自號白雲子有服餌之術唐則天累詔之不起睿宗深尚道教屢加尊異承貞方赴召睿宗問陰陽術數之事承貞對曰老君經云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且心目所見知每損之尚未能已豈復攻乎異端而增智慮哉睿宗曰理身無為則清高矣理國無為如之何對曰國猶身也莊子云游心於澹合氣於漠順於自然乃無私焉而天下理易曰聖人者與天地合其德是知天不言而信不為而成無為之旨

理國之要也。睿宗深賞異留之，欲加寵位。固辭不可，告歸山。乃賜寶琴、花帔，以遣之。公卿多賦詩以送。常侍徐彥伯撰其美者三十餘篇，為製序，名曰《白雲記》，見傳於世。時盧藏用早隱於終南山，後登朝居要官，見承貞將還天台，藏用指終南謂之曰：「此中大有佳處，何必天台？」承貞徐對曰：「以僕所觀，乃仕宦之捷徑。爾藏用有慙色。明皇在宥，天下深好道術，徵詔承貞到京，留於內殿，頗加禮敬。問以延年度世之事，承貞隱而微言。明皇亦傳而秘之，故人其得知也。由是明皇理國四十五年，雖祿山犯關，鑒與狩蜀，及為上皇，迴又七年，方始晏駕。雖由天數，豈非道力之助，延長耶？」初，明皇登封泰山，迴問承貞：「五嶽何神主之？」對曰：「嶽者山之巨鎮，而能出雷雨，潛諸神仙，

國之望者為之。然山林神也，亦有仙官主之。於是詔五嶽於山頂，別置仙官廟，自承貞始也。又蜀女真謝自然泛海將詣蓬萊，求師船為風飄到一山，見道士指言天台山司馬承貞名在丹臺，身居赤城，此真良師也。蓬萊隔弱水三十萬里，非舟楫可行，非飛仙無以到。自然乃迴求承貞受度。後白日上昇而去。承貞居山修真，勤苦年二百餘歲，童顏輕健，若三十許人。有弟子七十餘人，一旦告弟子曰：「吾自玉霄峯東望蓬萊，常有真靈降駕，今為東海青童君東華君所召，必須去人間俄頃，氣絕若蟬蛻已解化矣。弟子葬其衣冠焉。」

閭丘方遠

閭丘方遠，字大方，舒州宿松人也。幼而辯慧，年十六，精通詩書學，易於廬山，陳元晤二十

九間大丹於香林左元澤澤奇之後師事於
仙都山隱真嚴劉處靖學修真出世之術三
十四受法籙於天台山玉霄宮葉藏質真文
秘訣盡以付授而方遠守一行氣之暇篤好
子史群書每披卷必一覽之不遺於心常自
言葛稚川陶貞白吾之師友也銓太平經為
三十篇備盡樞要其聲名愈播於江淮間唐
景祐二年錢塘彭城王錢鏐深慕方遠道德
禮謁於餘杭大滌洞築室宇以安之列行業
以表之昭宗累徵之方遠以天又推尋秦地
將欲荆榛唐祚必當革易倖之園綺不出山
林竟不赴召乃降詔褒異就頒命服俾耀玄
風賜號妙有大師玄同先生闡揚聖化啓發
蒙昧真靈事跡顯聞吳楚由是從而學者若
正一真人之在蜀趙昇王長亦混於門下弟

千二百餘人會稽夏隱言譙國戴隱廬榮陽
鄭隱瑤吳郡陸隱周廣陵盛隱林武都章隱
芝皆傳道要而升堂奧者也廣平程紫霄應
召於秦宮新安聶師道行教於吳國安定胡
謙光魯國孔宗魯十人皆受思真鍊神之妙
旨其餘遊於聖跡藏於名山不復得而記矣
天復二年二月十四日沐浴焚香端拱而坐
俟亭午而化顏色怡暢屈伸自遂異香芬馥
三日不散弟子以從俗葬舉以就棺但空木
而尸解矣葬於大滌洞之傍白鹿山後有道
俗於仙都山及廬山累見之自言我捨大滌
洞歸隱嵩山天柱源也

聶師道

聶師道字通微新安歙人也性聰淳直言行
謙謹養親以孝聞深為鄉里所敬少師事道

士于方外即德誨之從兄也德誨自省卽政牧新安之二年方外從之荆南書記早捨妻子入道學養氣修真之術周遊五嶽名山到新安德誨乃於郡之東山選勝地構室宇以居之目為問政山房而師道事之辛勤十餘年傳法錄修真之要後出遊績溪山自言嘗覽內傳見服松脂法乃與道侶上百丈山採松脂崖石迴聳百丈遂以名之其四望高千餘仞夜宿於崖頂松下天清月朗忽聞仙樂起自東南紫雲上遙遙而來遲緩過於石金山石金與百丈其高相等雖平地隔三十里山頂相望咫尺間乃聞仙樂到彼輟少時敲小鼓三通復奏樂金石笙簫絲匏響亮擊鼓而拍莫審其曲調聲揚而清特異人間之樂自三更及雞鳴而止後問於山下人是夜皆聞

之其同侶歎曰方採靈藥遽聞仙樂豈非有感此亦君得道之嘉兆矣其後遊行歸南嶽禮玉清及先天二壇後泊招仙觀入洞靈源時當春景聞蔡真人舊隱處不遠有花木甚異採樵者時或見蔡真人在其間師道喜之乃辟穀七日晨起獨趨山中漸行見花有異香不覺日晚忽到大溪傍見一樵人臨水坐於沙上師道驟欲親近之乃負薪將下溪迴顧師道却駐樵檐問獨此何往應之曰學道尋仙深心所切聞蔡真人隱此山願一禮謁耳樵人曰蔡君所居極深人不可到師道曰攀蘿登崖已及於此有山通行豈憚遠近樵人又曰日將暮矣且行過此山東有人家可宿師道欲隨樵人去樵人遽入水甚淺及師道入水極深而急不敢涉樵人曰爾五十年

後方過得此溪目送樵人步水面而去不見
乃迴山東行十餘里遙望見草舍三間有籬
落雞犬漸近見一人青白色似農者年可三
十獨居見師道到甚訝師道深山自行忽曰
家累俱出何為主人又問師道此來何之應
曰尋燕真人居主人曰路上見一樵人否曰
見主人曰此蔡道者適過也師道聞之禮祝
曰凡愚見仙聖不識亦命也已逼夜山林深
黑投宿無地又問曰從何來具以發跡新安
尋真之由以對乃許入其舍復指師道令近
火鑪邊牀上坐曰山中偶食盡求之未歸師
道曰絕糧多時却不以食為念見火側有湯
鼎復有數箇黃甕合主人曰合內物皆堪喫
任意取之乃揭一合是茶主人以湯潑及喫
氣味頗異於常茶復思茶更揭之合不可開

遍揭諸合皆不能開師道心訝不似村人家
而不敢言主人別屋睡日高不起又無火燭
睡中曰此孤寂之處忽病無以相待前村人
家甚多可以往彼師道便行數里不見人家
悉是崖險乃迴已迷向宿之處復行約三十
餘里即逢見一老人次喜邀於石上坐問入
山之意具以前事對之老人曰蔡君父子俱
隱於此山昨夜所宿之處即其子也又曰爾
道氣甚濃仙骨未就入山飢渴何能却迴俄
折草一莖與師道形如薑苗而長尺餘嚼之
味甘美復令取泉水喫次舉頭已失老人所
在師道悲歎不已而覺食茶草之後氣力輕
健愈於來時欲却沿山路尋宿處其路已為
棘蔓蔽塞前去不通却迴招仙觀衆道士忽
見師道驚異曰此觀地雖靈巖側近蟲獸甚

多人罕能獨行何忽去月餘日實久憂望師道曰昨日方去始經一宿具言見樵人及宿處又逢老人道士皆歎曰吾輩雖同居此觀徒為學道知有蔡真人無緣一見吾子夙有仙分已見蔡君父子其老人者昔聞彭真人亦隱此山豈非彭君子乎一入見遽逢三仙人一日一宿人間月餘矣其實積習之命也師道深自歎異駐招仙觀修鍊逾年後以親老思歸却回問政山每入諸山拾薪斲藥或逢虎豹見師道垂耳搖尾俯伏於地師道以手撫而呼之乃起隨行或以薪藥附於背上負之送歸而去昔郭文泰之居大滌洞伏虎亦如之歎之近山頗有猛獸而不為人之害者自師道之感也其親時問師道遊學所益具陳其事親聞之而喜曰汝以孝養我以道

資我亦幸為汝母矣此蓋宿慶之及也後又出遊復思往南嶽九嶷山早聞梅真人蕭侍郎皆隱玉笥山時人多見之梅即漢南昌尉福也蕭即子雲字景喬梁之公子自東陽太守避侯景之亂全家入山二人俱得道於此師道且止玉笥清虛觀思慕梅蕭三遊郁木坑或冀一見堅心以去山行極深忽見一人布衣烏紗帽顏若五十許人師道禮敬問之初自稱行者問師道何往乃以尋梅蕭為答行者曰聞爾精勤慕道遍訪名山情亦非易欲見二君行者可以相引爾宿業甚淨已應玉籍有名雖未便飛昇當亦度世爾行者又曰我謝修通也恐爾未識故以自言本居南嶽與彭蔡同隱已三百年知爾常遊洞靈源我適為東華君命主玉笥山林地仙兼掌清

虛觀境土社今爾與我素有道緣是時相見然梅蕭日中為小有天王所召恐未便還非可俟也師道於是虔拜曰凡世肉人謬探大道凝神注想以朝繼夕未知要妙若浮于海詎識其涯不期今日獲見道君實百生之幸也修通曰丹心懇苦深可憫哉爾世事未了且當送爾出山路往我所止隨行數里忽見草舍兩間甚新潔有牀席小鐺然火煎湯儼若書生所居而無人修通命師道入坐於木兔上修通自坐白石鹿牀上俄有一鬚角童以湯一盃與師道呷之神氣爽然又指令架上自袖取書一卷修通曰此素書也但習之無怠當得真旨師道意欲求住師學未之答言而修通已知曰爾有親垂老雖有兄能養若欲更南遊此未可言住我弟子紫芝在九

嶽山若往彼見之為我傳語兼出素書示之得盡其旨矣或不見但投素書於毛如溪上洞中仍題石壁記我傳語之意紫芝當自授爾要道言訖乃發遣師道迴俄不見修通已在郁木坑師道入清虛觀矣眾道士驚曰一去七日而返何之也師道具以對之有道士二人欣躍乞與師道共入郁木坑到舊處巖石草樹歷歷宛然但失其草舍竟日懷望而迴師道得素書文字可識皆說龜山王母理化眾仙秘要真訣也他仙習此當得昇天世人授之跡參洞府其間有疑義不可究也後到南嶽九嶽山湘真觀月餘尋問紫芝蹤跡咸言毛如溪有一隱士莫知姓名人或見者師道累入山尋之不見乃如修通之言投書題石壁後常夢神人稱紫芝教之以釋疑滯

意乃醒然經歲餘復還問政居二十餘年每焚修即以二蔡彭謝真形畫像瞻禮仍自以管幅編異傳於道俗其後吳太祖霸江淮間聞師道名迹冀其道德護於軍庶繼發召止及廣陵建玄元宮以居之每昇壇祈恩禱福水旱無不應致天地感動煙雲呈祥是以人情咸依道化境若華胥俗皆可封雖古今異時寔大帝之介君也乃降褒美為逍遙大師問政先生以顯國之師也弟子鄒德正王處訥楊庄翌汪用真程守朴曾景霄王可儒崔繹然杜崇真鄧啓遐吳知古皆得妙理傳上清法散於諸州府襲真風而行教朝廷皆命以紫衣光其玄門有秦吳荆齊燕梁閩蜀之士咸來逾紀勤苦奉事師道常謂之曰我無道術何以遠來若此弟子皆曰昔張君居蜀

天下之人悉往師之隨其所修各授以道要焉群弟子執奴僕之役久而不去者方得成仙今悉是枯骨子孫日逼朽腐思避短景希度長生願無却懇切也然師道以仁慈接衆言不阻違隨其性識指以道要若久行霧露餘潤漬衣近羅沉檀輕香襲體由是居廣陵三十餘年有弟子五百餘人而師道胎息已久鍊丹有成一旦告弟子曰適為黑憤朱衣一符吏告我為仙官所召必須去矣頃之異香滿室雲鶴近庭若真靈所集奕然言別而化弟子殮之棺忽有聲視之若蟬蛻尸解矣後數日人自豫章來見之領一懸角童隨行道俗多識之感問何為遠遊曰離南嶽多年今暫往爾所在多泊舊遊宮觀而去半年後有人自長沙來亦如豫章所見復言衡陽路

見歸洞靈源去樵人言五十年後過此溪適足驗矣詳其由來是二蔡彭謝之傳侶也隱化而往絕世思望神仙皆然矣

殷文祥

殷七七名文祥又名道筌常自稱七七俗多呼之不知何所人也遊行天下人言久見之不測其年壽面光白若四十許人到處或易其姓名不定曾於涇州賣藥時靈憲蕃漢痼癘俱甚得藥入口即愈皆謂之神聖得錢即施之於人而常醉於城市間周寶於長安識之尋為涇原節度迎之禮重慕之道術還元之事及寶移鎮浙西數年後七七忽到復賣藥寶聞之驚喜遽召之師敬益甚每醉自歌曰解醞須更酒能開頃刻花琴彈碧玉調鑪鍊白朱砂寶嘗試之悉有驗其於種瓜釣魚

若葛仙公術也鵲林寺杜鵑花高大餘每春末花爛熳僧傳言貞元年中有外國僧自天台鉢盂中以藥養其根來種之自後構飾花院鎖閑人或窺見女子紅裳艷麗遊於樹下有輒採花折枝者必為所崇俗傳女子花神也所以人共保惜故繁艷異於常花其花欲開探報分數節度使賓客官屬繼日賞翫其後一城士女四方之人無不以酒樂遊從連春入夏自旦及昏閭里之間殆于廢業實一日謂七七曰鵲林之花天下奇絕嘗聞能開非時之花此可開否七七曰可也寶曰今重九將近能副此日否七七諾之乃前三日往鵲林寺宿焉中夜女子來謂七七曰道者欲開此花耶七七乃問何人深夜到此女子曰妾為上玄所命下司此花在人間已逾百年非

久即歸閨苑去今與道者共開之非道者無以感妾於是女子悠然不見來日晨起寺僧或訝花漸拆藥及九日爛熳如春乃以聞賓一城士庶異之遊賞復如春夏間數日花俄不見亦無落花在地後七七偈到官僚家適值會賓次主與賓趨而迎之有佐酒倡優共輕侮之七七乃白主人欲以二粟為今可乎咸喜謂必有戲術資於歡笑乃以粟巡行嗅者皆聞異香驚嘆惟佐酒笑七七者二人嗅之化作石綴於鼻掣不落但言穢氣不可堪○二人共起狂舞花鈿委地相次悲啼粉黛交下優伶輩一時辭舞鼓樂自作聲頗合節奏曲止而舞不已一席之人笑皆絕倒久之主人析謝於七七有頃石自鼻落復為栗傳之皆有異香及花鈿粉黛悉如舊略無所損咸

敬事之又七七酌水為酒削木為脯使人退行止船即住呼鳥自隨唾魚即活撮土畫地狀山川形勢折節聚蟻變城市人物有人曾經行處見之言歷歷皆似但小狹爾凡諸術不可勝紀後二年薛玄劉浩作亂竇南奔杭州而竇總戎為政刑或無辜前上饒牧陳全裕經其境名所之以禍亦其盡族實八十三筋力尤壯女妓百數蓋得七七之術後為無辜及全裕作厲一旦忽殂七七劉浩軍變之時甘露寺為衆推落北崖謂墮江死矣其後人見在江西十餘年賣藥入蜀莫知所止其鵠林花兵火焚樹失根株信歸閨苑矣

譚峭

譚峭字景升國子司業侏之子幼而聰明及長頗涉經史強記問無不知屬文清麗侏訓

以進士為業而峭不然迴好黃老諸子及周穆漢武茅君列仙內傳靡不精究一旦告父出遊終南山父以南山近京都許之自經終南太白太行王屋嵩華泰嶽迤邐遊歷名山不復歸寧父馳書責之復謝曰茅君昔為人子亦辭父學仙今峭慕之冀其有益父母以其堅心求道豈以世事拘之乃聽其所從而峭師於嵩山道士十餘年得辟穀養氣之術惟以酒為樂常醉騰騰周遊無所不之夏則服鳥裘冬則綠布衫或卧於風雨雪霜中經日人為已斃視之氣出怵怵然父常念之每遣家僮尋訪春冬必寄之衣及錢帛捧之且喜復書遠遣家僮乃厚遺之纔去便以父所寄衣出街路見貧寒者與之及寄於酒家一無所留人或問之何為如此曰何能看得盜

之所竊必累於人不衣不食固無憂也常欣欣然或謂風狂每行吟曰線作長江扇作天靴鞋拋向海東邊蓬萊信道無多路只在譚生柱杖前爾後居南嶽鍊丹成服之入水不濡入火不灼亦能隱化復入青城而去

杜昇

杜昇字可雲自言京兆杜陵人也莫測其年壽不食常飲酒三斗不醉顏甚悅澤若三十許人裏大方巾破帽冬夏常著綠布衫而言談甚高頗有文學人有與換新巾衫必受之舊者堅不脫得新者出門逢人便與常遊城市門醉行能沙書好於水枕及盆內以沙書龍字浮而左右轉或叱之則飛起高丈餘隱隱若雲霧作小龍形呼之復下水中不就人求錢人自以錢與之召人穿擔行少頃之間

得錢甚多便散與貧人及酒家如此到處日
日為之人皆不厭以錢與之疑以術惑於眾
也冬則卧於雪中三兩日人以為殭斃矣或
撥看之徐起抖擻雪而行猶若醺酣氣出如
夏醉睡醒也杜孺休邠國公琮之子也為蘇
州牧或聞可雲在城市極喜乃延入州拜之
呼為道翁賓客僚屬皆訝之孺休曰先君出
鎮西川日與此道翁深相喜重常來去書齋
中時孺休纔年十餘歲今五十餘歲別道翁
四十年而裝飾顏貌一如當時乃留之郡齋
。咨以道術可雲曰但以政化及人慈愛為意
況今多事尤在保身未能脫屣世塵委家林
野宜遠於兵傷道術詎可問也時郡人以錢
帛與之阻諫不可出城便散與人孺休敬之
愈甚可雲或與孺休賓僚聚飲有唱和者而

可雲出口成章屬章深遠多神仙旨趣人無
以綴之後軍亂孺休果為兵傷而死可雲人
見亦被傷殺頃之但有舊衫一領作三四段
斫破痕在地後數日人多見過松江浙江經
杭越衢信入江西市醉吟沙書如故又一年
人於湖南見之問蘇州事歷歷話而笑復言
曾居南嶽即當去矣詳而究之是得隱形解
化之道人莫可知也

羊惜

羊惜太山人也以世祿官家於縉雲明經擢
第解褐嘉州夾江縣尉罷歸縉雲兄忻為台
州樂安令惜幽棲括蒼山性惟沉靜薄於世
榮志尚逍遙常慕道術一旦妻暴亡曰莊生
鼓盆迴為達者今樂矣葬之不亦宜乎男且
有業女已有歸永無累也後遊阮郎亭崖上

去地十餘丈有篆書刻石字極大世傳言阮肇題後盛成使匠人鑿石摸搽驗之乃唐李陽冰常為縉雲令遊此亭題詩曰阮客身何在仙雲洞口橫人間不到處今日此中行惜於亭側與縉雲觀道士數人花時飲酒日午忽仆地若斃氣息猶暖乃舁還家七日方醒鄉里之人與道士俱往問之惜曰初為一人青憤絳服目稱靈英邀入洞府中見樓觀宏麗鸞鶴徘徊天清景暖異於人間須臾一石穴中有物飛出狀如簦青色柄長靈英指之曰此青靈芝也可食之得仙惜覺飢方甚取坐於石上食之味甘美俄而都盡靈英曰爾夙有仙分今日遂得見仙官乃引見仙官戴遠遊冠霞帔三人文武侍從極多靈英謂惜曰一人小有天王君一人華陽大茅君一人

隱玄天佐命君惜歷拜之咸曰有仙骨未能飛昇猶宜地上修鍊俄而靈英送出乃指蒼洞西門也惜方悟此身後不喜穀氣但飲水三升日食百合一盞身輕骨節皆動抖擻如竹片及拍板聲又多言語吟詠若與人談話晝夜不已時或以紙三二百幅書之頃刻皆遍文字人莫識之惜讀之悉是文章道侶好事者依口錄之實亦清辭麗句多神仙瀛洲閬苑之意如此經年清瘦輕健有不信者謂之妖物所魅及二年漸肥白不喜食百合惟飲水飲酒三年鬚髮如漆面有童顏行步輕健似飛飲酒三斗不醉衣布褐後南行入委羽山人莫得見

雲笈七籤卷之一百一十三下

雲笈七籤卷之一百一十四

宋明帝時高僧惠基所撰集賢殿藏書目錄卷之四

傳

壙城集仙錄叙

壙城集仙錄者紀古今女子得道昇仙之事也夫去俗登仙超凡證道駐隙馬風燈之景享莊椿蟾桂之齡變泡沫之姿同金石之固長生度世代有其人綿歷劫年編載經詰玄圖祕籙燦然可觀神仙得道之蹤或品昇上聖或秩預高真或統御諸天或主司列嶽或騎箕浮漢或隱月奔晨或朝宴九清或徊翔八極開皇已往劫運之前三洞寶書多所詳述洎九皇三古之後服牛乘馬已還皆輟天府而下拯生靈由仙曹而暫司宰制垂法立教兼國佐時儒籍史臣備顯其事至有韜光

混跡駕景登晨或功著巖林邈煙霞而輕舉或身離囂濁控鸞鶴以冲虛或躬贊帝王或樂居吐俗陰功克就玄德昇聞使雞犬以俱飛拔庭除而共舉光于簡冊無世無之昔秦大夫阮蒼漢校尉劉向繼有述作行於世間次有洞冥書神仙傳道學傳集仙傳續神仙傳後仙傳洞仙傳上真記編次紀錄不啻十家又名山福地之篇括地山海之說搜神博物之記仙方藥品之文旁引姓名別書事跡接於聞見詎可勝言則神仙之事煥乎無隱矣常俗之流或言神仙者必俟身形委謝魂識成真而後謂之神仙非是骨肉昇翥此蓋愚瞽未達之甚也何者真經云得道去世或隱或顯證道雖一修習或殊故云神仙之道百數非一途所限非一法所拘也或為真人

之友或為天帝之賓倏忽而龍駕來迎參差而雲駢遐邁者則谷希長里青光赤松之例是也或受書稟籙陰景鍊形靈肉再生前功克懋者則五老上帝四極真王之例是也或精誠不易試難不移目注崑丘心朝大帝而得道者黃觀韋道微傳君之例是也況復大洞七變八稟三圖胎精斑符隱芝曲素玉精金液黃水祕符赤樹青英環剛絳實白羽皇象九轉八瓊服之而化鳳化龍餌之而為金為玉復有金璫玉珮之訣三皇八景之文華丹素奏之靈神虎金真之要飛行之羽超虛躡空流金之光攝神制逆翱翔則翠羽玄翮控御則飛蓋曲晨七十四方之所修靡虧毫髮三十七色之所授漸備羽儀至或降九錫以騰凌踐七試而貞介資師祕訣證自我心

曆象不能易其堅雷霆不能駭其聽富貴不能惑其志聲色不能誘其衷此則我命在我長生自致故古今得者詎可殫論南真云功滿三千白日昇天弘道无已自致不死此之謂也夫神仙之上者雲車羽蓋形神俱飛其次北谷幽林隱景潛化其次解形託象蛇蛻蟬飛然而冲天者為優尸解者為劣又有積功未備累德未彰或至孝至忠至貞至烈或心不忘道功未及人寒棲獨鍊於己身善行不加於幽顯者太上以其有志太極以其推誠限盡而終魂神受福者得為善爽之鬼地司不制鬼錄不書逍遙福鄉逸樂遂志年充數足得為鬼仙然後昇陰景之中居王者之秩積功累德亦入仙階矣如此則善不徒施仙固可學功無巨細行無洪纖在立功而不

休為善而不倦也修習之士得不昃哉又一陰一陽道之妙用載成品物孕育群形生生不停新新相續是以天覆地載清濁同其功日照月臨晝夜齊其用假彼二象成我三才故木公主於震方金母尊於兌澤男真女仙之位所治昭然觀夫誥籍之中圖傳所述混同載錄未有解張今按上清七部之經存注修行之事日月五星之內空常飛步之篇元父玄母以兼行陽號陰名而具著纂彼衆說集為一家女仙以金母為尊金母以壙城為治編記古今女仙得道事實目為壙城集仙錄上經曰男子得道位極於真君女子得道位極於元君此傳以金母為主元君次之凡十卷矣廣成先生杜光庭撰

西王母傳下仕道

西王母者九靈大妙龜山金母也一號太靈九光龜臺金母亦號曰金母元君乃西華之至妙洞陰之極尊在昔道氣凝寂湛體無為將欲啓迪玄功生化萬物先以東華至真之氣化而生木公焉木公生於碧海之上蒼靈之墟以主陽和之氣理於東方亦號曰王公焉又以西華至妙之氣化而生金母焉金母生於神洲伊川厥姓緱氏生而飛翔以主陰靈之氣理於西方亦號王母皆稟質太元毓神玄奧於西方眇莽之中分大道純精之氣結氣成形與東王木公共理二氣而育養天地陶鈞萬物矣體柔順之本為極陰之元位配西方母養群品天上下三界十方女子之登仙得道者咸所隸焉所居宮闕在龜山之春山西那之都崑崙玄圃閭風之苑有金

城千重玉樓十二瓊華之閣光碧之堂九層
玄臺紫翠丹房左帶瑤池右環翠水其山之
下弱水九重洪濤萬丈非飄車羽輪不可到
也所謂玉闕墜天綠臺承霄青琳之宇朱紫
之房連琳綵帳明月四朗戴華勝佩靈章左
侍仙女右侍羽童實益沓映羽旂蔭庭軒砌
之下植以白環之樹丹剛之林空青萬條瑤
榦千尋無風而神籟自韻琅然皆九奏八會
之音也神洲在崑崙之東南故爾雅云西王
母日下是矣又云王母蓬髮戴勝虎齒善嘯
者此乃王母之使金方白虎之神非王母之
真形也元始天王授以萬天元統龜山九光
之籙使制召萬靈統括真聖監盟證信總諸
天之羽儀天尊上聖朝宴之會考校之所王
母皆臨映焉上清寶經三洞玉書凡所授度

咸所關預也昔黃帝討蚩尤之暴威所未禁
而蚩尤幻化多方徵風召雨吹煙噴霧師衆
大迷帝歸息太山之阿昏然憂寐王母遣使
披玄狐之裘以符授帝曰太一在前天一在
後得之者勝戰則剋矣符廣三寸長一尺青
瑩如玉丹血為文佩符既畢王母乃命一婦
人人首鳥身謂帝曰我九天玄女也授帝以
三宮五意陰陽之略太一遁甲六壬步斗之
術陰符之機靈寶五符五勝之文遂尅蚩尤
於中冀剪神農之後誅擒罔於阪泉而天下
大定都於上谷之涿鹿又數年王母遣使白
虎之神乘白虎集帝之庭授以地圖其後虞
舜攝位王母遣使授舜白玉環又授益地圖
遂廣黃帝之九州為十有二州王母又遣使
獻舜皇琯吹之以和八風尚書帝驗期曰王

母之國在西荒之野昔茅盈字叔申王褒字子登張道陵字輔漢洎九聖七真凡得受書者皆朝王母於崑陵之閭焉時叔申道陵侍太上道君乘九蓋之車控飛虬之軒越積石之峯濟弱流之津渡白水凌黑波顧眄倏忽謁王母於闕下子登清齋三月王母授以瓊華寶曜七辰素經茅君從西城王君詣白玉龜臺朝謁王母求乞長生之道曰盈不肖之軀慕龍鳳之年欲以朝菌之脆求積朔之期王母愍其勤志告之曰吾昔師元始天王及皇天搏桑帝君授我以玉珮金璫二景經練之道上行太極下造十方漑月咀日以入天門名曰玄真之經今以授爾宜勤修焉因敕西城王君一一解釋以授焉又授寶書四童散方洎周穆王滿命八駿與七萃之士驂騑

赤驥蹈驪山子之乘駕以飛輶之輪栢天導車造父為右風馳電逝三千里越剖閭無覓之鄉犀玉玄池之野吉日甲子龜鼈魚鼈為梁以濟弱水而昇崑崙玄圃閭風之野而賓于王母穆天子持白珪重錦以為王母之壽謂白雲之謠刻石紀迹于弁山之上而還中土矣世之昇天之仙凡有九品第一上仙號九天真王第二次仙號三天真皇第三號太上真人第四號飛天真入第五號靈仙第六號真人第七號靈人第八號飛仙第九號仙人凡此品次不可差越然其昇天之時先拜木公後謁金母受事既訖方得昇九天入三清拜太上觀奉元始天尊耳故漢初有四五小兒戲於路中一兒謂曰著青裙入天門揖金母拜木公時人皆莫知之唯張子房知之

乃往拜焉曰此乃東王公之玉童也仙人得道昇天當揖金母而拜木公也自非冲虛登真之子莫知其津矣漢孝武皇帝徹好長生之道以元封元年登嵩高之嶽祭尋真之臺齋戒精思四月戊辰王母使壩城玉女王子登來語帝曰聞子欲輕四海之祿迂萬乘之貴以求長生真乎勤哉七月七日吾當暫來也帝問東方朔審其神應乃清齋百日焚香宮中夜二唱之後白雲起於西南鬱鬱而至徑趣宮庭漸近則雲霞九色簫鼓震空龍鳳人馬之衆乘麟駕鹿之衛科車天馬霓旂羽幢千乘萬騎光耀宮闕大仙從官森羅億衆皆長大餘既至從官不知所在王母乘紫雲之輦駕九色斑龍帶天真之策佩金剛靈璽黃錦之服文彩鮮明金光奕奕腰分景色之

劍結飛雲大綬頭上華髻戴太真履纓之冠躡方瓊鳳文之履可年二十許天姿奄藹靈顏絕世真靈人也下車扶侍二女登牀東向而坐帝拜跪問寒溫侍立良久呼帝使坐設以天厨芳華百果紫芝萋藥紛若瑱璆精珍異常非世所有帝不能名也又命侍女取桃玉盤盛七枚大如鵲音得與子四以與帝母自食三帝食桃輒收其核母問何為帝曰欲種之耳母曰此桃三千歲一實中國土地薄種之不生如何於是王母命侍女王子登彈八珍之璫童變成吹雲和之笙石公子擊昆庭之玉許飛瓊鼓震靈之簧婉凌華拊吾陵之石范成君拍洞陰之磬段安香作九天之鈞法嬰歌玄靈之曲衆聲激朗清音駭空歌畢帝下席叩頭以問長生之道王母曰汝能

賤禁樂卑耽虛味道自復佳耳然汝性恣體
欲淫亂過甚殺伐非法奢侈恣性夫侈者裂
身之車也淫者破身之斧也殺者響對者者
心爛積欲則神墮聚穢則命斷以子最爾之
身而宅殘形之賊盈尺之行乃攻之者百刀
欲以解脫三尸全身永久不可得也有似無
翅之鷄顧鼓天池朝生之菌而樂春秋者哉
若能蕩此衆亂撥穢易意保神氣於絳府閉
淫宮而不開靜奢侈於寂寞愛衆生而不危
守慈務施鍊氣惜精儻有若斯之事豈無髮
髯耶若不爾者譬如抱石而濟長河耳帝跪
受王母之誡曰徹不才沉淪流俗承禪先業
遂竊世累刑政乖謬罪積丘山今日之後請
事斯語矣王母曰夫養性之道理身之要汝
固知矣但在勤行不息也我師元始天王昔

於嚴膏之臺授我要言曰欲長生者先取諸
身堅守三一保靈根玄谷華體灌沉珍溉長
清精入天門金室宛轉在中關青白分明適
泥丸養液閉精具身神三宮備衛存絳宮黃
庭戊己無流源微通五臟十二綸吐納六府
魂魄欣却此百病辟熱寒保精留命永長存
此所謂呼吸太和保守自然真要道者也凡
人爲之皆必長生亦可役使鬼神遊戲五嶽
但不得飛空騰虛而已汝能爲之足可度世
也夫學仙者未有不由此而始也至若太上
靈藥上帝奇物地下陰生重雲妙草皆神仙
之藥也得上品者後天而老乃太上之所服
非中仙之所寶其中品者有得服之後天之
逝乃天真之所服非下仙之所逮其次藥有
九丹金液紫華虹英太清九轉五雲之漿玄

霜絳雪騰躍三黃東流白香玄洲飛生八石
千芝威喜九光西流石膽東滄青錢高丘餘
糧積石瓊田太虛還丹盛以金蘭長光絳草
雲童飛千有得服之白日昇天此飛仙之所
服非地仙之所聞其下藥有松栢之膏山薑
沉精菊花澤瀉苟杞茯苓蒲門冬巨勝黃
精靈飛赤板桃膠木英升麻續斷威蕤黃連
如此下藥略舉其端草類繁多名數有千子
得服之可以延年雖不能長享無期上昇青
天亦可以身生光澤返老童顏後使群鬼得
為地仙求道之者要先憑此階漸而能致遠
勝也若能呼吸御精保固神氣精不脫則永
久氣長存則不死不用藥石之費又無營索
之勞取之於身耳百姓日用而不知此故為
上品自然之要也且夫一人之身天付之以

神地付之以形道付之以氣氣存則生氣去
即死萬物草木亦皆如之身以道為本豈可不
養神固氣以全爾形也形神俱全上聖所貴
形滅神逝豈不痛哉一失此身萬劫不復子
其實焉我之所言乃我師元始天王所授之
詞也即勅玉女李慶孫書出之以付於帝汝
善修之焉王母命駕將去帝下席叩頭請留
王母即命侍女召上元夫人同降帝宮良久
上元夫人至復坐設天廚久之王母命夫人
出八會之書五嶽真形五帝六甲靈飛之符
凡十二事云此書天上四萬劫一傳若在人
間四十年可授有道之士王母乃命侍女宋
靈賓開雲錦之囊取一策以授帝王母執書
起立以付帝王母呪曰
天高地卑五嶽鎮形元真激氣太澤玄精天

回九道六和長平太上八會飛天之成真仙
節信由茲通靈世隆滅腐寶歸長齡徹其慎
之敢告劉生祝畢帝拜授之王母曰夫始學
道受符者宜別祭川嶽諸真靈潔齋而佩之
焉四十年後若將傳付汝之所有董仲君李
少君可校之爾況為帝王可勤祭川嶽以安
國家授簡鼻靈以祐黎庶也言訖與上元夫
人命車言去從官互集將欲登天因笑指方
朔曰此我隣家小兒性多滑稽曾三來偷桃
矣昔為太山仙官因沉湎于玉酒失部御之
和謫佐於汝非流俗之夫也其後武帝不能
用王母之戒為酒色所惑殺伐不休征遼東
擊朝鮮通西南夷築臺榭興土木海內愁怨
自此失道幸回中臨東海三祠王母不復降
焉所受之書置於栢梁臺上為天火所焚李

少君解形而去東方朔飛翥不還巫蠱事起
帝愈悔恨元始二年崩於五柞宮葬於茂陵
其後茂陵所藏道書五十餘卷盛以金箱一
旦出於抱犢山中又玉箱玉杖出於扶風市
驗茂陵宛然如故而箱杖出於人間此亦得
託形尸解之驗也又大茅君盈南治句曲之
山元壽二年八月己酉南嶽真人赤君西城
王君方諸青童並從王母降於茅盈之室頃
之天皇大帝遣繡衣使者泠廣子期賜盈神
璽玉策太微帝君遣三天左官御史管脩條
賜盈八龍錦輿紫羽華衣太上大道君遣協
晨大夫石叔門賜盈金虎負符流金之鈿金
闕聖君命太極真人使正一上玄玉郎王忠
鮑丘等賜盈以四節燕胎流明神芝四使者
授訖使盈食芝佩璽服衣正冠帶符握鈴而

立四使者告盈曰食四節隱芝者位為真卿
食金闕玉芝者位為司命食流明金英者位
為司祿食長曜雙飛者位為真伯食夜光洞
草者總主左右御史之任子盡食之矣壽齊
天地位為司命授東嶽上卿統吳越之神仙
綜江左之山源矣言畢使者俱去五帝君各
以方面車服降於其庭傳大帝之命賜盈紫
玉之版黃金刻書九錫之大拜盈為東嶽上
卿司命真君太元真人授事訖俱去王母及
盈師西城王君為盈設天厨酣宴歌玄靈之
曲宴罷王母攜王君及盈省顧盈之二弟各
授道要王母命上元夫人授茅固東太霄隱
書丹景道精等四部寶經王母執太霄隱書
命侍女張靈子執交信之盟以授於盈同及
東事訖西王母昇天而去其後紫虛元君魏

華存夫人清齋於陽洛隱元之臺西王母與
金闕聖君降於臺中乘八景輿同詣清虛上
宮傳玉清隱書四卷以授華存是時三元夫
人馮雙禮紫陽左仙公石路成太極高仙伯
延蓋公子西城真人王方平太虛真人南嶽
赤松子桐栢真人王子喬等三十餘真各歌
太極陰歌陽歌之曲母為之歌曰
駕我八景輿歛然入玉清龍旌拂霄上虎旂
攝朱兵逍遙玄津際萬流無暫停哀此去留
會劫盡天地傾當尋無中景不死亦不生體
彼自然道寂觀合太冥南嶽挺真幹玉映輝
穎精在任靡其事虛心自受靈嘉會絳河曲
相與樂未央歌畢三元夫人答歌亦竟王母
及三元夫人紫陽左仙公太極仙伯清虛王
君乃攜南嶽魏華存同去東南行俱詣天台

霍山過句曲之金壇宴太元茅真人於華陽洞天留華存於霍山洞宮玉宇之下衆真皆從王母昇還龜臺矣太真金母師匠萬品校領群真聖位尊高總錄幽顯至若邊洞玄躬朝而受道謝自然景侍而登仙故洞玄及自然傳謂金母師即王母也玄經所證事跡蓋多此未備錄矣

九天玄女傳

九天玄女者黃帝之師聖母元君弟子也黃帝在昔為有熊之國君佐神農之孫榆罔既衰諸侯相伐干戈相尋各據方色自稱五行之號太皞之後自為青帝榆罔神農之後自號赤帝共工之後自號白帝葛天氏之後自號黑帝帝起有熊之墟自號黃帝帝乃恭已下士側身修德在位二十一年而蚩尤肆孽

弟兄八十一人獸身人語銅頭鐵額嗽砂吞石不食五穀作五虎之形以害黎庶鑄兵於葛鐘之山不用帝命帝欲征之博求賢能以爲已助得風后於海隅得力牧於大澤以大鴻爲佐天老爲師置三公以象三台風后爲上台天老爲中台五聖爲下台始獲寶鼎不爨而熟迎日推筮以封胡爲將以夫人費修之子爲太子用張若隰朋力牧容光龍行倉頡容成大撓奢龍衆臣以爲輔翼戰蚩尤於涿鹿帝師不勝蚩尤作大霧三日內外皆迷風后法斗機作大車以杓指南以正四方帝用憂憤齋於太山之下王母遣使披玄狐之裘以符授帝曰精思告天必有太上之應居數日大霧冥冥晝晦玄女降焉乘丹鳳御景雲服九色彩翠之衣集于帝前帝再拜受命

玄女曰吾以太上之教有疑可問也帝稽首曰蚩尤暴橫毒害蒸黎四海嗷嗷莫保性命欲萬戰萬勝之術與人除害可乎玄女即授帝六甲六壬兵信之符靈寶五符策使鬼神之書制祆通靈五明之印五陰五陽遁甲之式太一十精四神勝負握機之圖五嶽河圖策精之訣九光玉節十絕靈幡命魔之劍霞冠火珮龍戟霓旂翠輦綠輶虬驂虎騎千花之蓋八鸞之輿羽籥玄竿虹旌玉鉞神仙之物五龍之印九明之珠九天之節以為兵信五色之幡以辨五方帝遂復率諸侯再戰蚩尤驅魑魅雜祆以為陣雨師風伯以為衛應龍蓄水以攻於帝帝盡制之遂滅蚩尤于絕轡之野中冀之鄉塚分其四肢以葬之由是榆罔拒命又誅之於版泉之野北逐獯鬻大

定四方步四極凡二萬八千里乃鑄鼎立九州置九行九德之臣以觀天地祠萬靈無法設教然後採首山之銅鑄鼎於荆山之下黃龍下迎帝乘龍昇天皆由玄女之所授符策圖局也雲笈七籤卷之一百一十四

雲笈七籤卷之一百一十五

宋劉宗素撰卷之六十五梁母傳

傳

梁母

梁母者盱眙人也孀居無子舍逆旅于十原亭客來投憩咸若還家不異住客還錢多少未嘗有言客住經月亦無所厭靡衣糲食之外所得施諸貧病曾有少年住經月舉動異於常人臨去云我是東海小童母亦不知小童何人也宋元徽四年丙辰馬耳山道士徐道盛暫至蒙陰於蜂城西遇一青羊車車自住見一小童子喚云徐道士前來道盛行進去車三步許止又見二童子年十二三許齊著黃衣絳裏頭上角髻容服端正世無比也車中人遣一童子傳語云我是平原客舍梁

母也今被太上召還應過蓬萊尋子喬經太山檢考召意欲相見果得子來靈轡飄飄玄崗嶮巖津驛有限日程三千侍對在近我心憂勞便當乘煙三清此三子見送玄都因汝為我謝東方清信士女太平在近十有餘一

鮑姑

好相開度過此無憂危也舉手謝去云太平相見馳車騰遊極目而沒道盛還逆旅訪之正是梁母度世日相見也

鮑姑者南海太守鮑靚之女晉散騎常侍葛洪之妻也靚字太玄陳留人也少有密鑒洞於幽元沉心冥肆人莫知之靚及妹並先世累積陰德福建於靚故皆得道姑及小妹並登仙品靚學通經緯後師左元放受中部法及三皇五嶽劾召之要行之神驗能使使鬼

神封山制魔東晉元帝大興元年戊寅覲於
蔣山遇真人陰長生授刀解之術累徵至黃
門侍郎求出為南海太守以姑適葛稚川稚
川自散騎常侍為鍊丹砂求為句漏縣令太
玄在南海小女及笄無病暴卒太玄時對賓
客略無悲悼葬於羅浮山客色若生人皆謂
為尸解覲還丹陽卒葬於石子崗後遇蘇峻
亂發棺無尸但有大刀而已賊欲取刀聞塚
左右兵馬之聲顧之驚駭中間其刀自然有
聲若雷震之音眾賊奔走賊平之後收刀別
復葬之覲與妹亦得尸解之道姑與稚川相
次登仙

孫寒華

孫寒華者吳人孫奚之女也師杜契受玄白
之要顏容日少周旋吳越諸山十餘年乃得

仙道而去

李奚子

李奚子者晉東平太守李忠祖母也不知姓
氏忠祖父貞節丘園性多慈憫以陰德為事
奚子每與一志務於救人大雪寒凍路積稻
及穀於園庭恐禽鳥餓死其用心如此今得
道而居華陽洞宮中也

韓西華

韓西華者不知何許人也慈愛於物常行陰
功至於蛸蛸微命皆愛而護之學道得仙今
在高山洞天之中

竇瓊英

竇瓊英者竇武之妹也其七代祖名峙常以
葬枯骨為事以活死為心故詐及瓊英令行
女仙在易遷宮中

劉春龍

劉春龍郭叔香並不知何許人也以其先世有陰德故皆得遁化練景入華陽易遷宮中劉春龍竇瓊英韓太華李玄子並天安嚴麗儀冠駭衆才識偉鑠皆得為明晨侍郎以居洞中侍郎之任以良才舉之不限男女也

趙素臺

趙素臺者漢幽州刺史趙熙之女也熙少有善行常濟窮困救王惠等族殊有陰德數十年熙得身詣朱陵兒子得遊洞天素臺在易遷宮中已四百年不肯移去自謂天下無復樂於此處也數微服遊行眇山澤以自足易遷夫人者乃其品也

傅禮和

傅禮和者此地傅建之女也舉家奉佛禮和

常日日灑掃佛前每發願云獨慕仙道常服五星精身生光華得道仙去善為空洞之歌歌則禽鳥翔舞而集飛聚其前以聽之此乃至誠所感而獲道也

黃景華

黃景華者漢司空黃瓊之女也景華少好仙道常密修至要後師韓君授其岷山丹方服之得入易遷宮位為協晨夫人領九宮諸神女亦總教授之

張微子

張微子者漢昭帝大匠張慶之女不知何郡人也微子少好道因得尸解去在太元司命華陽舍真臺師東華玉妃受服霧氣之道云霧是山澤水火之華金石盈氣久服之能散形入空與雲霧合體微子修之得其仙道也

丁淑英

丁淑英者不知何許人也有救窮之陰德度趙阜之急難上感皇人授其道要今為朱陵嬪數遊三清司命亦令聽政也

王法進

王法進者劍州臨津縣人也孩孺之時自然好道家近古觀雖無道士居之其嬉戲未嘗輕侮於尊像見必歛手致敬若有凜懼焉十餘歲有女官自劍州歷外邑過其家父母以其慕道託女官以保護之與授正一延生錄名曰法進而專勤香火護持齋戒亦茹栢絕粒時有感降是歲三川饑歉斛斛翔貴死者十有五六多採山羊野葛充饑忽有二青童降於其庭宣上帝之命曰以汝宿稟仙骨歸心精誠不忘於道今以青童召汝受事於玉

京也法進即隨青童騰身凌虛徑達太帝之所命以玉盃霞漿賜之飲訖帝謂之曰人稟五行之大體天地之和氣得為人形復生中土甚不易也而天運四時之氣地稟五行之秀生五穀百果以養於人而人不知天地養育之恩輕棄五穀厭捨絲麻使耕農之夫紡織之婦身勤而不得飽力竭而不免寒徒施其勞曾不愛惜斯固神明所責天地不祐也近者地司嶽瀆日有奏言人厭賤米麥不貴衣食之本我已勅太華之府收五穀之神令所種不成下民饑餓因示責罰以懲其心世愚悠悠曾未覺悟旋奉太上所勅以大道好生不可因彼惡民以害衆善雖天地神明罪之愚民亦不知過之所起因無懺請首原之路虛受其苦耳汝當為無上侍童入侍天府

今且令汝下於世告諭下民使其悔罪實愛
桑蠶貴敬農事惜五穀百果知大道之養人
厚地之育物宗奉正道崇事神明至於水火
之用不可厭棄衣食之養儉已約身皆能行
此明戒天地愛之神明護之風雨順調家國
安泰此乃增益汝之陰功也即命侍女披琅
笈珠韞出靈寶清齋告謝天地法一卷付之
傳行於世曰世人可相率幽山高靜之處置
齋悔謝一年之內春秋兩為春則祈於年豐
秋則謝於道力如此則宿罪可除穀父蠶母
之神為置豐衍也龍虎之年復當召汝矣命
青童送還其家已三箇月也所受之書即今
靈寶清齋告謝天地之法是也其法簡易與
靈寶自然齋大率相類但人間行之立成微
効苟或凡庸器物小有輕慢濁汚者營奉之

人少有不公心者即飄風驟雨壞其壇筵迅
霆吼雷毀其器用自是三川梁漢之人歲皆
崇事雖愚朴之士狂暴之夫罔不戰慄兢戒
肅恭擎跼知奉其法焉或螟蝗旱潦害稼傷
農之處衆誠有率勉於修奉之處炷香告玄
旦夕響應必臻其祐與不虔不信之徒立可
較其徵驗矣巴南謂之清齋蜀土謂之天功
齋蓋一揆矣法進以天寶十一年壬辰歲雲
鶴迎之而昇天此乃亦符龍虎之運神人之
言矣

王氏

王氏者中書舍人謝良弼之妻也東晉右軍
逸少之後會稽人也良弼進士擢第為浙東
從事而婚焉既而抱疾沉痾歷年未愈良弼
赴闕竟不果行而加綿篤時吳筠天師遊四

明天台蘭亭禹穴駐策山陰王氏之族謁而求救為禁水吞符信宿即愈王氏感道力救護乃詣天師受籙精修焚香寂念獨處靜室志希晨飛因絕粒嚙氣神和體輕時有奇香異雲臨映居第髮鬚真降密接靈仙而人不知也忽謂其女曰吾昔之所疾將僅十年賴天師救之而續已盡之命悟道既晚修奉未精宿考過往懺之未盡吾平生以俗態之疾頗懷妬妬今猶心閉蔽黑未通於道當須陰景鍊形洗心易蔽二十年後方得蟬蛻耳吾死勿用棺器可作栢木帳致尸於野中時委人檢校也是夕而卒家人所殯如其言凡事儉約置其園林間偃然如寐亦無變改二十一年有盜發殯棄其形於地隆冬之月帳側忽聞雷震之聲舉家驚異馳行看之及舉其尸

則身輕如空殼肌膚爪髮無不具備右脇上有折痕長尺餘即再收瘞為南嶽夫人嘗言得道者上品白日昇天形骨俱飛上補真官次者蛻如蛇蟬亦形骨騰舉肉質登天皆為天仙不居山嶽矣良弼亦執弟子之禮躬侍天師仍與天師立傳詳載其事迹矣

花姑

花姑者女道士黃靈微也年八十而有少女貌如嬰孺道行高潔世人號為花姑蹠履徐行奔馬不及不知何許人也自唐初來往江浙湖嶺間名山靈洞無所不造經涉之處或宿於林野即有神靈衛之人或有不正之念欲凌侮者立致顛沛遠近畏而敬之奉事之如神明矣聞南嶽魏夫人平昔渡江修道有壇靖在臨川郡臨汝水西石井山有仙壇遂

訪求之歲月且久榛蕪淪翳時人莫得知之以則天長壽二年壬辰冬十月詣洪都西山謁道士胡超而問焉超字拔俗能通神明即為指南郭六里許有烏龜原古有石龜每犯田苗被人擊其首折則其處也姑訪之見龜之左右壇跡宛然立處當壇中矣於其下得尊像油甕錐刀燈盞之類因葺而興之復夢夫人指九曲池於壇南訪而獲之磚砌尚在景雲中睿宗皇帝使道士葉善信將繡像幡花來修法事仍於壇西建洞靈觀度女道士七人住持洎明皇醮祭祈禱不絕每有風雨或聞蕭管之聲凡是禮謁必須嚴潔不爾有蛇虎驚吼之異時有雲物如鳥群飛垂帶直下壇上倏忽西出如向井山前後非一而已花姑盼蠻靈通密有所告曰井山古跡汝須

崇修俄聞異香從西來姑累得嘉兆躬申葺理行宿洞口聞聲磬之音雖荒梗多時若有人接導寓宿林莽怡然甚安達明入山果遇壇殿餘址遂立屋宇聞步虛仙梵之響環壇數里有樵採不精潔者必有怪異之驚有野象中箭來投花姑姑為拔之其後每齋前則街蓮藕以獻姑開元九年辛酉歲姑欲昇化謂其弟子曰吾仙程所促不可久住吾身化之後勿釘吾棺只以絳紗裹覆棺上而已明日無疾而終肌膚香潔形氣溫煖異香滿於庭堂之內弟子依所命棺不釘以絳紗覆之而已忽聞雷震擊紗上有孔大如雞子棺中唯有被覆木簡屋上穿處可通人座中真瓜數日生蔓結實如桃者二焉每至忌辰即風雲鬱勃直入室內明皇聞而駭之

明日使道士蔡偉編入後仙傳開元二十八年庚辰三月乙酉勅道士齋龍壁來醮忽有白鹿自壇東出至姑塚間而滅即花姑葬空棺木簡之處又有五色仙蛾集於壇上刺史張景佚以為聖德所感立碑頌述天寶八載己丑以魏夫人上昇之所度女道士二人常修香火大曆三年戊申魯郡開國公顏真卿為撫州刺史舊跡荒毀闢人住持召仙臺觀道士譚仙巖道士黃道進二七人住洞靈觀又以高行女道士黎瓊仙七人居仙壇院顏公述仙壇碑而自書之以紀其事跡焉

徐仙姑

徐仙姑者隋朝僕射徐之才女也不知師奉何人已數百歲狀貌常如二十四五歲矣善禁呪之術獨遊海內三江五嶽天台四明羅

浮括蒼名山勝賞無不周徧多宿巖麓林窟之中亦寓止僧院忽為豪僧數輩微詞巧言姑輒罵之群僧激怒欲以刃制之詞色愈敦姑笑曰我女子也而能棄家雲水不避蛟龍虎狼豈懼汝鼠輩乎即解衣而卧遽撒其燭僧輩喜以為得志也明日姑理策出山諸僧一夕皆殭立尸坐若被拘縛口禁不能言姑去數里僧乃如故來往江表吳人見之四十餘年矣顏色如舊其行若飛所至之處畏而敬之若神明矣無敢以非正之意戲侮者咸通初謂贍縣白鶴觀道士黃雲陶曰我先君仕歷周隋以方術聞名陰功及物今亦得道故我為福所及亦延年長生耳以此詳之即實之才之女也

緱仙姑

緱仙姑者長沙人也入道居衡山年八十餘容色甚少於嶽之下魏夫人仙壇精修香火十餘年孑然無侶壇側多虎狼常人遊者須結侶執兵器方敢入仙姑深隱其間曾無所畏數年後有一青鳥形如鳩鵲紅頂長尾飛來所居自語曰我南嶽夫人使也以姑修道精苦獨棲窮林命我為伴耳他日又言西王母姓緱乃姑之聖祖也聞姑修道勤至將有真宮降而授道但時未至耳宜勉於修勵也每有人遊山必青鳥豫說其姓字及其日一皆驗又曰河南緱氏王母修道之處故鄉之山也又一日青鳥飛來曰今夕有暴客無害勿以為怖也其夕果十餘僧來魏夫人仙壇乃是一片巨石方可丈餘其下宛然淨寄他石之上或一人以手推之則搖動人多則

屹然而住是夜群僧持火杖刀將害仙姑入其室姑在牀上而僧不見既出門即推壞仙壇轟然有聲山震谷裂謂已顛墜矣而終不能動僧相率奔去及明有至遠村者分散九僧為虎噬殺一僧推壇之時不同其惡免為虎害夫人仙壇儼然無損姑亦無恙歲餘青鳥語姑遷居仙所因徙居湖南鳥亦隨之而他人未嘗會其語相國文昭鄭公畋自承旨學士左遷梧州牧師事於姑姑謂文昭公曰此後四海多難人間不可久居吾將卜隱九疑矣一旦遂去

廣陵茶姥

廣陵茶姥者不知姓氏鄉里常如七十歲人而輕健有力耳聰目明頭髮鬚黑晉元南渡之後耆舊相傳見之百餘年顏狀不改每持

一器茗往市鬻之市人爭買自旦至暮所賣
極多而器中茶常如新熱而未嘗減少人多
異之州吏以冒法繫之於獄媿乃持所賣茗
器自牖中飛去

雲笈七籤卷之一百一十五

雲笈七籤卷之一百一十六

宋劉宗素撰卷一百一十六南溟夫人傳

傳

南溟夫人

南溟夫人者居南海之中不知品秩之華降蓋神仙得道者也有元微柳實二人同志訪道於衡山結廬棲遁歲餘相與適南至廣州合浦縣登舟將越海而濟南抵交趾維舟岸側適村人享神簫鼓喧奏舟人水工至于僕使皆往觀焉唯二子在舟中俄爾颶風斷纜漂舟入海莫知所之幾覆沒者二三矣忽泊一孤島風浪亦定二子登岸極目于島上見白王天尊像瑩然在石室之內前有金爐香爐而竟無人二子周覽悵望見一巨獸出于波中若有所察良久而沒俄爾紫雲湧於海

面瀰漫三四里中有大蓮花高百餘尺葉葉旋舒內有帳幄綺繡錯雜虹橋闊數十尺直抵島上有侍女捧香於天尊像前炷香未已二子哀叩之以求救拔願示歸路侍女訝曰何遽至此耶以事白之侍女曰少頃南溟夫人與玉虛尊師約子可求而請之也侍女未去有一道士乘彩雲白鹿而至二子哀泣以告之道士曰可隨此女謁南溟夫人也二子受教隨侍女登橋至帳前再拜稽首以漂汎之由述其姓字夫人命坐尊師亦至環坐奏樂頃之進饌尊師曰二客求人間饌以享之饌畢尊師以丹篆一卷授夫人夫人拜受訖尊師告去謂二子曰有道氣無憂歸路也合有靈藥相贈子分未合當自有師吾不當為子之師也他日相見矣二子拜辭尊師乘鹿

而去頃有武夫長十餘丈金甲執劍進曰奉使天吳清道不謹法當顯戮今已行刑遂趨而沒夫人即命侍女示二子歸路曰從百花橋去贈以玉壺曰前程有事可叩此壺也遂辭夫人登橋而去橋長且廣欄干上皆異花二子花間窺見千虬萬龍互相繳結而為橋矣見向之巨獸已身首異處浮于波間二子問所送使者斬獸之由荅曰為不知二客故也使者謂二客曰我不當為使送子蓋有深意欲奉託也衣帶間解合子琥珀與之中有物隱隱然若蜘蛛形謂二子曰我輩水仙也頃與番禺少年情好之至有一子三歲合棄之夫人今與南嶽郎君為子矣中間迴鴈峯使者有事于水府吾寄與子所弄玉環與之而為使者隱却頗以為悵望二客持此合子

於迴鴈峯廟中投之若得玉環為送嶽廟吾子亦當有荅慎勿開啓二子受而懷之又問玉虛尊師云子自有師誰也曰南嶽太極先生耳自當遇之須臾橋盡與使者相別已達合浦之岸問其時代已十二年矣於是將還衡山中途餒甚試叩玉壺則珍味至二子一食不復飢渴及還妻已謝世家人曰郎君溺海十餘年矣自此二子益有厭俗之志無復名宦之心乃登衡嶽投合子於迴鴈峯廟瞬息之間有黑龍長數丈激風噴電折木撥屋霹靂一聲廟宇立碎戰慄之際空中有人以玉環授之二子得環送於嶽廟及歸有黃衣少年持二金合以酬二子曰南嶽郎君持此還魂膏以報君也家有斃者雖一甲子猶可塗頂而活既受之而失其使二子遂以膏塗

活其妻後因大雪見一樵叟負重凌寒二子哀其老以酒飲之忽見其檐上有太極字遂禮而為師曰吾得神仙之道列名太極矣太上勅我來度子耳因見玉壺曰此吾貯二液之壺亡來數十甲子甚喜再見遂以玉壺獻之二子隨太極先生入朱陵宮祝融峯歷遊諸仙府與妻俱得昇天之道

邊洞玄

邊洞玄者范陽人女也幼而高潔敏慧仁慈好善見微物之命有危急者必俯而救之救未獲之間忘其飢渴每霜雪凝冱鳥雀飢棲必求米穀粒食以散餵之歲月既深鳥雀望而識之或飛鳴前導或翔舞後隨年十五白其父母願得入道修身絕粒養氣父母憐其仁慈且孝未許之也既笄誓以不嫁奉養甘

旨數年丁父母憂毀瘠不食幾至滅性服闋詣郡中女官請為道士終鮮兄弟子無近親性巧慧能機杼衆女官憐而敬之紡織勤勤晝夜不懈每有所得市胡麻茯苓人參香火之外多貯五穀之類人或問之既不食累年而貯米麥何也豈非永夜凌晨有飢渴之念耶笑而不荅然每朝於後庭散米穀以餉禽鳥於宇內以餉鼠積歲如之曾無怠色一觀之內女官之家機織為務自洞玄居後未嘗有鼠害於物人皆傳之以為陰德及物之應也性亦好服餌或有投以丹藥授以丸散必於天尊堂中焚香供養訖而後服之往往為藥所苦嘔逆吐痢至於疲劇亦無所怨嘆疾纔已則吞服如常其同道惜之委曲指喻丁寧揮解而至信之心確不移也苟遇歲饑分

所貯米麥以濟於人者亦多矣一旦有老叟負布囊入觀賣藥衆因問之所賣者何藥也叟曰大還丹餌服之者長生神仙白日昇天聞之皆以為笑叟面目黧黑形容枯槁行步偃僂聲纔出口衆笑謂之曰既還丹可致不死長生昇天何憔悴若此而不自恤耶叟曰吾此丹初熟合度人立功度人未滿求仙者難得吾不能自服便飛昇沖天耳衆問曰舉世之人皆願長生不死延年益壽人盡有心何言求仙者難得也叟曰人皆有心好道而不能修行能好道復能修行精神不退勤久其事不被聲色所誘名利所惑奢華所亂是非所牽初心不變如金如石者難也百千萬人無一人矣何謂好道也問曰貴為天子富有四海有金丹之藥何不獻之令得長生永

壽也叟曰天上大聖真人高真上仙與北斗七元君輪降人間以為天子期滿之日歸昇上天何假服丹而得道也又問曰既盡知之今天子是何仙也曰朱陽太一南宮真人耳問答之敏事異於人發言如流人不可測遂巡暴風雷雨遽相顧視驚悸異常衆人稍稍散去叟問衆曰此有女道士好行陰德絕粒多年者何在因指其院以示之叟入院不扣問徑至洞玄之前曰此有還丹大藥遠來相教能服之邪洞玄驚喜延坐問藥須幾錢叟曰所直不多五十萬金耳洞玄曰此窮窘多年殊無此錢何以致藥耶叟曰勿憂子自幼及今四十年矣三十年積聚五穀餉飼禽蟲以此計之不啻藥價也即開囊示之藥丸青黑色大如梧桐子者二三斗今於藥囊中自

探之洞玄以意於藥囊中取得三丸叟曰此丹服之易腸換血十五日後方得昇天此乃中品之藥也又於衣裾內解一合子大如錢出少許藥如桃膠狀亦似桃香叟自於井中汲水調此桃膠令吞丸藥叟喜曰汝之至誠感激太上有命使我召汝既服二藥無復易腸換血之事即宜處臺閣之上接真會仙勿復居臭濁之室七日即可以昇天當有衣天樂自來迎矣須臾雨霽叟不知所之衆女官奔詣洞玄之房問其得藥否具以告之或嗤其怪誕或歎其遭遇相顧驚駭由是郡衆之人有知者亦先馳往觀之於是洞玄告人曰我不欲居此願登於門樓之上顧盼之際樓猶扁鐫洞玄告人曰我不於此語猶未終已騰身在樓上矣異香流溢奇雲散漫一郡

之內觀者如堵太守僚吏遠近之人皆禮謁焉洞玄告衆曰中元日早必昇天可來相別也衆乃致齋大會七月十五日辰時天樂滿空紫雲翳鬱縈繞觀樓衆人見洞玄昇天音樂導從幡旌羅列直南而去午時雲物方散矣太守衆官具以奏聞是日辰巳間大唐明皇居便殿忽聞異香紛郁紫炁充庭有青童四人導一女道士年可十六七進曰妾是幽州女道士還洞玄也今日得道昇天來以辭陛下言訖冉冉而去乃詔問所部奏函亦駢騎馳至與此符合勅其觀為登仙觀樓曰紫雲樓以旌其事是歲皇妹玉真公主咸請入道進其封邑及實封由是上好神仙之事彌更勤篤焉仍勅校書郎王端敬之為碑以紀其神仙之感事者也

黃觀福

黃觀福者雅州百丈縣民之女也自幼不食葷血好清淨家貧無香取栢葉栢子焚之每凝然靜坐無所營為經日不以為倦或食栢葉飲水自給不嗜五穀父母憐之聽其率性任意既笄欲嫁之忽謂父母曰門首水中極有異物常時多與父母說奇事先兆往往信驗聞之固以為然隨往看水果洶湧不息乃自投水中良久不出父母撈撻得一木像天尊古昔所製金彩已駁狀貌與女無異水即澄清如舊無復他物便以木像置於路側號泣驚異而歸其母時來視之憶念不已忽有彩雲仙樂導衛甚多與女伴三人下其庭中謂父母曰女本上清仙人也有小過謫在人間年限既畢復歸上天無至憂念也同來三

人一是玉皇侍女一是大帝侍晨女一是上清侍女姓黃名觀福此去不復來矣今年此地疾疫死者甚多以金遺父母使移家益州以避凶歲即留金數餅昇天而去父母如其言移家蜀郡其歲疫毒黎民雅地尤甚十夜三四即麟德年也今俗呼為黃冠佛蓋以不識天尊像仍是相傳語訛以黃觀福為黃冠佛也

陽平治

陽平治謫仙妻不知其名九隴居人張守珪家甚富有茶園在陽平化仙居山內每歲召採茶人力百餘輩男女傭工者雜之園中有一少年賃為摘茶自言無親族性甚了慧勤願守珪憐之以為義兒又一女年二十餘亦無親族願為義兒之婦孝義端恪守珪甚善

之一旦山水汎溢市井路絕鹽酪既闕守珪甚憂新婦曰此可買耳取錢出門十數步置錢樹下以杖扣樹得鹽酪而歸後或有所要但令扣樹取之無不得者其夫術亦如此因與隣婦十數人於瑚口市相遇為買酒一盃與衆婦飲之皆醉而盃中酒不減遠近傳說人皆異之守珪請問其術受於何人少年曰我陽平洞中仙人耳因有小過謫於人間不久當去守珪曰洞府大小與人間城闕相類否荅曰二十四化各有一大洞或方千里五百三百里其中皆有日月飛精謂之伏神之根下照洞中與世間無異其中皆有仙玉仙卿仙官輔相佐之如世之職司有得道之人及積功遷神反生之者皆居其中以爲民庶每年三元大節諸天各有上真下遊洞天以

觀其所理善惡人世死生興廢水旱風雨預關於洞中焉其龍神祠廟血食之司皆爲洞府所統也二十四化之外其青城峨嵋益登慈母繁陽嶓冢皆有洞不在十大洞天三十六小洞天之數洞之仙曹如人間郡縣聚落耳不可一一詳記之也旬日之間忽夫婦俱去

神姑

神姑者盧眉娘是也後魏北祖帝師盧景祚之後生而眉長且綠因以爲名永元年南海太守以其奇巧而神異貢於京盧眉娘幼而慧晤能以一絲析爲三縷添彩於堂中結爲傘蓋五重其中有十洲三島天人玉女臺殿麟鳳之像而外列執幢捧節仙童不啻千數其開一丈裊之無三數兩自煎靈香膏傳

之則虬硬不斷順宗皇帝歎其巧妙二宮內謂之神姑入內時方年十四每日但食胡麻飯三二合至元和中憲宗皇帝嘉其聰慧因賜金鳳環以束其腕久之不願在宮掖乃度為女道士放歸南海賜號曰逍遙數年不食常有神人降會一旦羽化香氣滿室將葬舉棺覺輕撤其蓋唯舊履而已往往人見乘紫雲於海上羅浮李象先作廬道遙傳蘇鶚載其事於杜陽編中焉

王奉仙

王奉仙者宣州當塗縣民家之女也家貧父母以紡績自給而奉仙年十三四因田中餉飯忽見少年女十餘人與之嬉戲久之散去他日復見如初自是每到田中餉飯即聚戲為常矣月餘諸女夜會其家竟夕言笑達曉

方散或攜奇果或設珍饌非世所有其房宇湫陋來衆雖多不以為窄父母聞其言笑疑焉伺而察之復無所見又疑妖魅所惑詰之甚切必託他詞以對自是諸女不復夜降常晝日往來或引其遠遊凌空泛迴無所不到至暮乃返仍不飲不食日加殊異一日將夕母氏見其自庭際竹杪墜身於地母益為憂懇問其故遂以所遇之事言之父母竟未論其本末諸女剪奉仙之髮前露眉後垂至肩自此數年髮竟不長不食歲餘肌膚豐瑩潔若冰雪螭首蟾領皓質明眸貌若天人智辯明晤江左之人謂之觀音焉咸通末相國杜公審權鎮金陵令狐公綯鎮維揚延詩供養聲溢江表其後秦彥請留於江都展師敬之禮高士主父懷臬正直倜儻疑以為邪詣而

問之奉仙欣然加教話道累日主父問所論之理頗合玄要何復有觀音之目耶奉仙曰某所遇者道也所得者仙也嗤俗之徒加我以觀音之號耳然頃歲杜公搜於蓬茅之下欲貢於宮掖之內適以斷髮免未容歸侍膝下遂留寺中閭巷不知騰口虛譽至有擎香捧燭施寶投金翬然經年莫知竄免而今日遂其修養不拘閑於後庭者亦是真仙冥祐斷髮齊領之明効也得不自以為慰喜耳且名之與道兩者無滯莊生云人以我為牛而我為牛人以我為馬而我為馬忘形體真者不以名為累也故亦不鄙人爾且某所見之女年可十八九容貌異常著雲霞錦繡大袖之衣執持者仙花靈草吟詠者仙經洞章所詠乃神仙長生度世之事隨其所行道遙

迅速不知其倦所到天宫仙闕金樓玉堂脩廊廣庭芝田雲圃神禽天獸珍木靈芳非世間所覩過星漢之上不知幾千萬里朝謁天尊天尊處廣殿之中羽衛森列告奉仙曰汝寄生人世五十年後當還此勅左右以玉漿一盃見賜飲畢戒曰百穀之實草木之果食之殺人天汝年壽特宜絕之是以不食二十年矣夫天尊行化天上教人以道延人以生主宰萬物覆育周徧如世人之父也釋迦行化世上勸人止惡誘人求福如世人之母也仲尼儒典行於人間示以五常訓以百行如世人之兄也世之嬰兒但識其母不知有兄父之尊故常常之徒知道者稀尊儒者寡不足怪也且所見天上之人男子則雲冠羽服或髻髻青襟女子則金翹翠寶或三鬟雙角

手執玉笏項負圓光飛行乘空變化莫測亦有龍麟鸞鶴之騎羽幢虹節之仗如人間帝王耳了不見有菩薩佛僧之像也因出其所供養圖繪甚多率是天人帝王道君飛仙之狀亦無僧佛之容焉自咸通迄光啓四十年間遊淮浙之宛陵所至之處觀者雲集其警俗也常以忠孝貞正之道清淨儉約之言修身審行之要故遠近瞻敬凡金寶貨委之於前所施億萬皆棄之去而未嘗顧也雖三淮沸浪四野騰煙棲止自若曾不為患其有擁衆威悍如孫儒趙宏畢師鐸欲以不正逼之白刃脅之及覩其神貌不覺折腰屈膝伸弟子之禮後與二女弟俱入道居洞庭山光啓初遷餘杭界千頃山山下之人為棲華宇以居之歲餘無疾而化年四十八有雲鶴異香

之瑞果符五十年之言矣況其不食三十年童顏雪肌常若處子非金丹玉液之効豈能與於此哉又往往神遊天界端坐逾月或下察地府冥關之事坐見八極多與有道者言之世人不知以為坐忘耳乃南極元君及東陵聖母之儔侶者乎

薛玄同

薛氏者河中少尹馮徽之妻也道號玄同適馮徽二十年乃言素志託疾獨處誓焚香念道持黃庭經日三兩遍又十三年夜有青衣玉女二人降其室內將至有光如月照其庭廡香風颯然時當初秋殘暑方甚而清涼虛爽颯若洞中二女告曰紫虛元君主領南方下教之籍命諸真大仙於四海之外六合之內名山大川有志慕長生心冥真道者必降

而敬之玄同善功為地司累奏簡在紫虛之府況聞女子立志元君尤嘉其用心即日將親降於此如是凡五夕焚香嚴盛以候元君咸通十五年甲午七月十四日元君與侍女群真二十七人降於其室玄同拜迎于門元君憇坐良久示以黃庭填神存修之旨賜九華之丹一粒使八年後吞之當遣玉女飄車迎汝於嵩嶽矣言訖散去玄同自是冥心靜神往往不食雖真仙降眄光景燭空靈風異香雲璈鈞樂奏於其室馮微亦不知也微以玄同別室修道進不可親愚姐之懷常加毀笑每獲東陵之疑矣洎廣明庚子之歲大寇犯關衣纓奔竄所在偷安馮與玄同寓跡於常州晉陵存注不輟益用虔恭中和元年十月舟行至直瀆口欲抵別墅親隣女伴數人

乘流之際忽見河濱有朱紫官吏及七甲武士立而序列若候玄同舟楫之至也四境多虞所在寇盜舟人見之驚駭不進玄同曰無懼也即移舟及之官吏皆拜玄同指揮曰未也猶在春中私第去無速也其官吏遂各散去而同舟者雖見莫究其由明年壬寅二月玄同沐浴餌紫虛所賜之丹二仙女窳降其室促嵩高之行是月十四日示以有疾一夕終于私第有仙鶴三十六隻翔集室宇之上玄同形質柔煖狀若生人額中晃然白光一點良久化為紫氣沐浴之際玄髮重生立長數尺十五日夜雲彩滿室忽聞雷電震霹之聲棺蓋飛起在庭中失尸所在空衣衾而已異香雲鶴浹旬不去浙西節度使相國周寶奏曰伏聞趙夫人登遐之日玉貌如生陶先

生歿世之時異香不絕同其羽化錄在仙經
豈謂明時復觀斯事伏以馮微妻薛氏早拋
塵俗久息玄門神仙祕密之書能採幽旨女
子鉛華之事不撓冲襟非絕粒茹芝守真見
素履聖世無爲之化窮玄元守一之規不然
者安得方念鼓盆靈禽疊降正悲鸞鏡玄髮
重生雷電顯祥雲霞表異天迴而但聞絲竹
棺空而唯有衣衾謫來暫住人間仙去却歸
天上事傳千古美稱一時雖屬郡之休積乃
國朝之盛事臣忝分優寄輒具奏聞干冒天
廷無任戰越喜賀之至是歲二月十五日奏
於成都行在勅曰惟天法道著在仙經上德
勤修玄功是致覽茲申奏頗叶殊祥同魏氏
之登仙比花姑之降世光乎郡縣煥我國朝
宜付史官編於簡冊仍委本道以上供錢於

其住處修金籙道場以香上玄用伸虔感者
時駐蹕成都之三年也

雲笈七籤卷之一百一十六

雲笈七籤卷之一百一十七

宋朝奉祀書度支員外郎光祿監校書郎張君象先撰

道教靈驗記

宮觀

真宗皇帝御製敘

夫妙道本於混成至神彰於不測經詰所以宣契象宮觀所以宅威靈符籙所以備真科齋詞所以達精懇驗徵應之非一明於靈之無差誠覺悟於蒼黔而彰宣於善惡也朕顧惟寡昧獲纂隆平荷祉福之咸臻務齋盟而匪懈思揚妙理普示群生因覽杜光庭所集道教靈驗記二十卷其事顯而要其指實而詳今昔所聞盈編而有次殊尤之迹開卷以斯存異永流傳俾列方版庶資訓範克暢淳風直叙厥由題於篇首云爾

廣成先生序

道之為用也無言無為道之為體也有情有信無為則任物自化有信則應用隨機自化則冥乎至真隨機則彰乎立教經曰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此明太上渾其心而等觀赤子也書曰不獨親其親天下皆親不獨子其子天下皆子此明聖人體其道而慈育蒼生也惡不可肆善不可沮當賞罰以評之經曰人之不善何棄之有故立天子置三公此聖人教民捨惡從善也又曰為惡於明顯者人得而誅之為惡於幽閑者鬼得而誅之又曰為善者善氣至為惡者惡氣至此太上垂懲勸之旨也書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此聖人法天道禍福善之戒也由是論之罪福報應猶響谷

影隨不差毫末豈獨李釋言其事哉抑儒術書之固亦久矣宣王之夢杜伯晉侯之夢大厲恭世子之非罪渾良夫之無辜化豕之報齊侯結草之酬魏氏良宵之殂駟帶鄭玄之粹劉蘭之筆不遺良史攸載足可以為罪福之鑒戒善惡之準繩者也況積善有餘福積惡有餘殃出則有鬼神明則有刑憲斯亦勸善懲惡至矣大道不宰太上好生固無責於芻狗而示其報應直以法字像設有所主張真文靈科有所拱衛苟或侵侮必陷罪尤故歷代已來彰驗多矣成紀李齊之道門集驗記十卷始平蘇懷楚玄門靈驗記十卷俱行於世今訪諸耆舊採之見聞作道教靈驗記凡二十卷庶廣慎微之旨以匡崇善之階直而不文聊記其事

饒州開元觀神運殿閣過湖驗

饒州開元觀舊在湖水之北去郭二里巨殿層樓迴軒廣廈枕湖有水閣松徑有虛亭松竹森疎花木秀茂郡人避暑尋春為一州勝賞之所其後道流既少廊廡摧損唯上清閣大殿齋堂三門皆在里中民庶多葬於觀地中壇殿之外盡為墟墓矣大中二年郡中夜聞千萬人聲如風雷之響及明見開元殿閣門堂四十餘間移在湖水之南平地之內其所布列形勢遠近殿閣相去與舊不殊太守上聞請易其名額以旌神異詔旨依舊為開元觀只改上清閣為神運閣別命崇修遠近歸心爭捨美利遂加繕葺觀殿鼎新記云所移之地途超二里水越一湖出自神功事資聖感是也

洋州馮行襲毀素靈宮驗

洋州素靈宮云漢武帝為素靈夫人降真內殿於太白之前為築宮宇即其地也年代遠遺址僅存我唐高祖既至長安受隋恭帝禪是歲夢素衣神人云我太白之主也居素靈臺以荒毀為告詔訪其地特創臺殿命為素靈宮開元中傳天師曾奉詔齋醮於其上德宗幸梁洋欲駕幸其地又加營飾由是材石之功最為宏壯馮行襲自金州遙統洋州武定軍命其子守之欲毀素靈屋宇以修公署工人揭瓦皆有毒蛇居於雷中莫知其數竟無所措手以事白焉馮子怒使吏焚之曳薪炷火而雷電大震風雨總至群吏奔駭數輩死之靈跡歸然無敢犯者

文鉢臺二僧擊救苦天尊像驗

文鉢者長安人也父母令於別業讀書為莊前堆阜之上置書堂焉而性本疎誕不樂文字但與隣里少年彈射飛鳥捕格野獸以為戲樂至於筌笱之具罽羅之屬弋網置罩弓矢槌刃靡不置之數年之間殺獲不可勝記忽有道士見之謂曰子之頭何遽變也鉢驚而問之乃引於臺下令其窺井照之自見其人形而獸頭矣欲求道士悔謝更令熟視井中頃刻之間身形不改而頭已百變或鳥或獸或蛇或魚鉢見之異常憂懼道士曰萬物營營各貪其生至於飛動皆重其命爾反天道而殺之當有此報耳每變一頭則受一生終爾所殺之數一一償之積月累日計其壽限自此之後爾身則死乃歷生異類之中報所殺之命百千萬年未有還復人身之日鉢

號泣求救願焚弋獵之具以謝前愆洗心改悔不敢更犯道士見其誠至乃謂之曰我奉太上之勅歷救衆生之苦名曰救苦真人爾有昔緣早合遇道此若不救淪陷無期乃以道士衣與之令其終身修道陰功救世廣濟物命方免前罪道士即踊身而起去地數丈立於金蓮花上左執瓊琬右執柳枝金冠鳳履身逾三丈通身有五色之光上連天表照耀一川逡巡乃隱丈鉢乃焚羅網之具披道士天衣於其處立殿製所見之像晝夜精勤焚香懺罪居十餘年又感真仙授以藥訣令遊行海內救人疾苦後乃得道而去其俗所居處相傳號曰文鉢臺而救苦天尊之像猶在忽有僧數人遊行見之曰既是文鉢聖跡何得有道士功德固知道士無良侵我古跡

已多年矣因拔得大木唯二僧共擊天尊像手折耳傷口鼻亦壞力擊其項未能致損用力甚困二僧少歇看天尊所傷之處並已如舊唯二僧口耳鼻項痛楚極甚及看其手亦已折矣匍匐號叫告於衆人自述其事良久而死

亳州太清宫老君挫賊驗

亳州真源縣太清宫聖祖老君降生之宅也歷殷周至唐而九井三檜宛然常在武德中枯檜再生天寶年再置宮宇其古跡自漢宣漢桓增修營葺魏太武隋文帝別授規模遷韶薛道衡為碑以紀其事唐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明皇六聖御容列侍於老君左右兩宮二觀古檜千餘樹屋宇七百餘間有兵士五百人鎮衛宮所咸通中龐勛據徐州十

道微師招討長圍將合龐勛恐力不支久遂領徒三千餘人徑來欲奪官所據為營壘是日避難士庶千餘家咸在宮內見黑氣自九井中出良久昏瞠一川老君空中應現龐勛徒黨迷失道路自相蹂踐斫水橋斷盡溺死水中逡巡開霽賊黨無孑遺矣廣明中黃巢將領徒伴欲焚其官亦有黑霧遍川迷失行路又有草賊遍地自欲凌毀太清宮迷路乃往亳州城下因圍逼州城攻打彌急刺史潘稠望宮焚香以希神力救護頃之黑霧自宮中而來周繞城外腥風毒氣聞者頓仆密雪交至寒凍異常死者十有五六初攻城之時有神鴉無數銜接賊箭投於城中賊輩已加驚異既而城內朗晏城外風雪賊人懼此神力解圍而去尋亦散滅潘稠奏云自大寇犯

關之後群兇誅殄已來大小寇逆前後十不度欲犯太清宮或迷失道途或龍神示見終挫兇計宮城晏然所庇護居人不知其數請移真源縣就官安置勅旨恐移縣就官必多穢瀆縣依舊所宜准萬年例昇為赤縣仍降青詞修齋告盟

周真人居上經堂基驗

周真人名太玄陶隱居弟子也年二十一而得道先於隱居證位其所居即今紫陽觀處茅嶺之前平陸爽塏實為福地堂側一片地稍高如舊屋基而無甃甃蹤跡太玄於其上植花木時見有人高冠褒衣或三或二亦有介金之士明月靜夜立於其中家有小兒名小豆纔五六歲遊戲其上逡巡有人送置庭中如是者數四而無傷損一旦問陶君說此

祥異陶曰晉朝許君舊宅乃上經堂基正當其地速作靜室為焚香之所不可褻瀆也太玄因問上經所安之地何神明如此耶陶曰三洞寶經所在之地萬靈侍衛百神朝揖豈可不尊之耶太玄曰真經已去其地久虛而猶真靈衛之耶陶曰上經所安之地地祇守之七百年法宇之地千年正一所安之地善神護之三百年經法雖去年限未滿所以然耳太玄遂作靜室每旦夕香燈而不敢於此室朝拜存修恐法位高卑有真凡之隔爾

魏夫人壇十僧來毀九遭虎噬驗

魏夫人壇在南嶽中峯之前巨石之上是一片大石方可丈餘其形方穩下圓上平浮寄他石之上嘗試一人推之似能轉動人多即屹然而定相傳以為靈異往往神仙幽人遊

憩其上奇氛靈氣彌覆其頂忽有衲僧十餘人秉炬挾杖夜至壇所欲害緱仙姑入其居處仙姑在牀上而僧不見乃出詣壇所推壞夫人壇轟然有聲若已顛墜迴燭照之元不能動知其靈異奔迸遁去及明有至遠村者大都不過走十餘里十人同志九人為虎噬殺一人推壇之時不同其惡遂免虎害乃以其事白於村鄉之人遠近驚異焉

嚴譔掘洪州鐵柱驗

洪州鐵柱神仙許真君所鑄也晉朝豫章有巨蛟長蛇水獸肆害於人許君與其師吳君得正一斬邪三五飛步之術制禦萬精自潭州井中奮劍遂蛟出於此井君出謂吳君曰此井之下蛟螭所穴若不鎮之每三百年一度為民之害後來復何人制之役鬼神運鐵

數百萬斤鑄於井中溢於井外數尺屹若柱焉於井之下布巨索八條以鑲地脉自是鍾陵之境無妖惑之事無墊溺之災誓之曰後人壞我柱者城池淪沒江波泛溢人皆知之固不敢犯或有漁人敲柱上鐵用墜其網所損頗甚近亦官中禁之嚴譟節制江西信誹毀之詞使人掘鐵柱將欲碎之迅雷大擊江波遽溢掘未二三尺城池震動內外驚懼譟方信之焚香告謝而止柱側道院為其所毀近亦再修矣

王峯吳行魯毀掘成都龍興觀驗

成都龍興觀即後周至真觀也基址廣袤四面通街大殿講堂玉華宮碑碣皆在有王峯者事賴川王於小蠻坊創置私第以基地卑濕乃使力役者斲觀門土牆及廣掘觀地取

土數千車築基址土木未畢已數口凋亡一旦自衙歸宅於其門外見二黃衣人曰為觀中取土事要有對勘應答之間下馬而卒其觀內有鍾樓曰靈響臺有門樓宏壯制度精巧節度使吳行魯奏移門樓於天王寺折其鍾樓遺蹤勝賞併為毀蕩矣頃年駕在蜀明道大師尹嗣玄云行魯之吏因疾入冥數日復活言見行魯為鬼吏所驅般運龍興材木鐵鑲繫械晝夜不休木繞積垛又却飛去如是捷運不知何年當得息爾欲求子孫為立觀門贖其罪子孫貧窘固不及爾

劉將軍取東明觀土修宅驗

劉將軍者諱職右神策軍居近東明觀大修第宅於觀內取土築基脫鑿計數千車功用既畢劉忽得疾沉綿旬日稍較忽如風狂於

其塔庭之中攫王穴地指爪流血而終不已
骨肉扶救之似稍歇定又須匍匐穴土似有
驅迫之者時聞為物捶擊痛楚之聲但流淚
嗚咽而已問之竟無所荅日又沉困垂命巫
醫殫術略無徵應偶召瞽者筮云求道法救
之劉素不信道未嘗有道士過其家妻子既
切因詣金仙觀請符理之置符於牀前又焚
數道和水飲之劉乃言日我以无知犯暴道
法取東明觀土修築私舍地司已奏天曹罰
今運土填陪不知車數計我獨力般運三二
百年恐未可足稍或遲怠冥官考責鞭撻極
嚴卒無解免之日言訖嗚咽號咷若有所訴
一家聞之俱為嗟痛其妻子就東明大殿上
焚香析乞續買淨土五千車填送所穿坑處
設齋告謝求賜寬赦疾乃稍定一旦又自言

曰天符有勅穿掘觀土修築私家雖已陪填
尚未塞責有十二年祿命並宜削奪所連累
子孫即可原赦是夕遂死余按道科凡故意
凌毀大道及福地靈壇殃流三世今劉生以
陪填首謝罪止一身得不為戒爾

南康王夢二神人告以將富貴驗

南康王太尉中書令韋公臯為成都尹相國
張公之愛塔而量深器大舉止簡傲不狎於
俗張家奕世相家德望清貴張族皆輕侮於
韋以此見薄亦未之悟也忽夢二神人謂之
曰天下諸化領世人名籍吾子名係葛瓚祿
食金蜀富貴將及何自滯耶勉哉行矣異日
當富貴無以葛瓚為忘也由是韋有干祿之
志謀於其室室家復勉勵之以粧奩數十萬
金資其行計既達秦川屬歲饑久雨因知友

所聘署隴州軍事判官俄而駕出奉天郡守
奔難行在臯率土客甲士饋輓軍儲以申扈
衛以功就拜防禦使復請赴覲行朝德宗望
而器之既平寇難大駕還京以功檢校右僕
射鳳翔節度使懇讓乞改西川乃授西川節
度與張公交代焉擁師赴任張假道歸闕以
避其鋒既而累年蜀境大穰金帛豐積南詔
內附乞為臣妾威名益重而貢賦不虧朝廷
倚注戎蠻備伏由是請許南詔置習讀院入
質子學生習詩書禮樂公文翰之美冠於一
時南詔得其手筆刻石以榮其國而葛璣之
事久已忘矣又夢二神人曰富貴而忘所因
其何甚耶公夢覺流汗驚駭久之乃躬詣雲
林炷香禱福遂命工度木撥日修崇作南宮
飛閣四十間巨殿脩廊重門邃宇範金刻石

知無不為支九隴租賦於山下列屯輪貯糗
糧山積匠石雲趨自製碑刊于洞門之側上
結層樓焚僮七十人以供洒掃良田五百畝
以贍齋儲在鎮二十餘年封以王爵矣即本
命丁卯屬葛璣化也

果州開元觀工匠同夢得材木驗

果州開元觀接郡城頗為爽塏以形勝之美
選立觀額雖州使旋具結奏而制置之內猶
闕大殿州司差工匠及道流將泝嘉陵江於
利州上游採買材木臨行道流工匠同夢有
人云朱鳳潭中有木可以足用如此者三因
聚議曰夢兆如斯必有大商貨木泐江而至
可躊躇三五日以伺之或免遠適頗以為便
一匠曰吾於朱鳳山下江中尋之莫有商筏
已到來否即往山下尋求潭水澄澈忽見潭

底有木因使善沉者鉤求得梓木千段竊成三尊殿鍾樓經閣三門廊宇咸得周足又市塼甃壇內有黃赤色者疑其火力未足棄而不用信宿皆化為金起觀之費過於豐資殿宇既成將塑尊像又於白鶴山觀掘地得鐵數萬斤鑄三尊鐵像僅高二丈今謂之聖像遠近祈禱立有徵驗起觀道流何氏家世代豐足今為胄族焉至今負販之徒錐刀求利者每以三日五日必詣聖像前焚香祈祐或闕而不精信者即貿易無利貨鬻不售焉

北都潛丘臺崔相國應夢修觀驗

北都潛丘臺有古觀焉像設精嚴樓臺宏麗地形顯敞迴出於都城之中制創多年久無崇葺風號雨漬日以傾摧相國崔公彥昭常夢野步尋幽至古臺之下翹首仰望其上有

紫氣氤氲祥光四照无登躡之路良久復聆天樂笳簫之音尋訪之意彌切但四隅陟絕咫尺萬里忽前有金橋如梯層級寬博遂攀梯而上中路三四級板闌欄摧躋登不得即見巨千金色引指而接之公屈指未定已登臺上矣徘徊四顧唯古殿欲摧荒壇蕪沒歎嗟數四復到天尊之前認金橋乃座前之橋耳金手乃天尊之手耳不復聞天樂之聲亦絕氤氲之像因言曰豈天尊有所付囑耶何變化如此也天尊忽言曰子即居此地無忘摧殘也俄而驚覺旬日授北都留守到鎮暮月恍恍然似有所失似有所疑因命駕縱遊用撫其志聞潛丘臺不遠造而觀焉唯古殿摧殘深草埋翳乃瞻拜天尊見儀像侍衛宛若曾所遊觀徐視座前金橋在焉欄折板斷

矣復睨金臂及指皆醒然頓寤即前之所夢也施俸金募工役草故之弊鼎新其宇惟殿之且久隨其古制增修而已其餘垣墻廊宇壇庭門房圖續丹牘赭堊金翠靡不畢備焉締構之功香花之獻鬱為一時之盛也

相國劉瞻夢天尊言再居相位驗

相國劉公瞻南遷交趾道過江陵既登扁舟將欲解纜迴首道左見像設甚嚴而朽殿傾圯問其名即真符玉芝觀也入門昇階拜手潛祝是夕舟中夢青童前導登大山之上松徑連延崖巘奇秀芳芝幽草好鳥靈花燦然在目行一里許見元始天尊坐寶花座上瞻仰粹容乃玉芝殿中天尊也拜祝曰某得罪聖朝竄逐且遠非敢怨望但祈生還爾天尊曰爾之青簡列於方諸矣何憂於世難乎再

居相位而後得道自此齋一旬戒三日則靈陳瘴海魑魅之鄉無所憚矣辰未巳午與子為期也自是劉公南征至湖嶺間所在藩方勞問相繼旋得金帛寓信於荊帥特創天尊殿齋廳廊宇選精介焚修之士以居之於是再徵入掌鈞軸洎厭俗棄世果符夢中之言歲辰亦無爽矣

李蔚相國應夢天尊修觀驗

李相國蔚擁旄汴州兼太清宮使每翹心玄關思真念道一夕夢野步郊外叢箔間見奇光五色中有天尊像頂光半缺手握玉芝狀如白蓮花而圓莖條細芝有八秀歷歷詳記注于心目翌日因送賓出郊顧見有道像暴露問其所即玉芝觀也相國異之迴鑪而禮謁莎莠盈庭蕭蒿蔽路披榛而後進所覩尊

像與夢同焉雖不握玉芝而名與夢叶遂廣
加崇飾焉巨殿森沉飛甍烜赫齋宮講肆月
牖霜壇前闕通街雄臨郭郭為藩方之壯觀
焉噫開元皇帝尊祖奉先耽玄味道精誠上
徹禎貺下通得真符於靈峰產玉芝於內殿
因勅大鎮重地置觀以真符玉芝為名封太
白山為靈應公改華陽為真符縣上瑞已彰
於昔日嘉徵復顯於茲辰所以相國名臣皆
符吉夢夷門渚宮之完葺自非大道應靈其
孰能與於此乎

鄭相國還願修寧州真寧觀驗

寧州真寧縣通聖觀即開元皇帝夢二十七
真得刻石真像之所置也歲祀寢深旋已摧
毀邊徼素寡道流繕修之事因已曠絕矣相
國司空鄭公畋登龍之年偶嘗遊禮賦詩三

十韻以紀其故實亦冥祝曰異日官達必翼
增修洎入掌絲綸尊居鈞軸樞機少暇前願
都忘一夕夢遊洞府之中群仙賞翫奏鈞天
廣樂以恣嬉遊俄而幢節羽衛自天而下使
者一人降曰太上有命欲還上清於是群仙
或控鳴鶴或駕飛龍騰躍而去相國亦欲振
袂騫飛一仙人迴首笑曰還畢真寧之願然
後可此來爾既覺省憶真寧修觀之事乃輟
鼎食之資為締構之費邪即李尚書偁命都
校以董其事十旬而靈觀鼎新矣相國嘗話
斯夢以為洞天老羅川之洞也群仙者二十
七真也驚其忽忘懋此巨功信大道之明徵
矣

段相國報願修忠州仙都觀驗

忠州豐都縣平都山仙都觀前漢真人王方

平復漢真人陰長生得道昇天之所無沒既久基址僅存晉代高先生首為崇名御太元中姚泓再加繕飾其後梁隋共葺國朝繼修華閣翔虛丹簷照日黔荆蜀梓元戎重臣或弭棹登臨必命修葺相國鄒平段文昌旅寓之年遭迴峽內時因登眺炷香稽首祝於二真曰苟使官達粗脫棲遲必有嚴飾之報自是不十歲締旄江陵視事之夕已注念及此俄夢二真仙若平生密友引公登江渚之山及頂乃陰君洞門矣二真亦不復見翌日施一月俸錢修觀宇一月俸為常住本錢常俾繕完以答靈貺

樓觀赤光示人以避難驗

樓觀者周康王大夫尹喜宅也在京兆鰲屋縣神就鄉聞仙里居終南之陰觀內有周穆

王秦始皇漢武帝所置殿宇及秦始皇墨跡尹喜靈井老君支革樹昇天臺晉宋謁板秦漢銘記歷代存焉大唐將受命義師起於河東觀內有赤光屬天者六七夜廣明庚子冠犯長安觀中有光如義寧之歲近車駕幸鳳翔鰲屋將陷觀中積有光景之異由是避難士庶多投觀中靈跡歸然人莫敢犯高祖時賜號為宗聖觀焉

雲笈七籤卷之一百一十七

雲笈七籤卷之一百一十八

宋劉宗素撰唐吳兢撰唐柳宗元撰唐韓愈撰唐柳宗元撰唐韓愈撰

道教靈驗記

尊像見

木文天尊見像驗

木文天尊者開元七年蜀州新津縣新興尼寺四月八日設大齋聚食之次有一道流後至就衆中坐衆人輕侮之不與設齋齋畢道流起入佛殿中良久不出人皆異之爭入殿尋求無復蹤跡忽見道流隱形在殿柱中隱隱分明以刀斧削之益加精好其像於殿柱中自然而見高三尺五寸以來雲冠霞衣左手執手鑑右手炷香於煙上冠中有鳥如鴛鴦形足下方頭履履下蓮花花後荷葉上有神龜之形左肘後有雲片連焰光中有青龍

之首右肩之前有虎形迴顧於左此外周身光焰如太一天尊眉鬚鬚髮細於圖畫自外繞身有雲葉天花一十二處頭光之上有大花如蓋以座其身長史張敬忠具以上聞勅內官林昭隱就川迎取像柱今作寶輿好好立安至京進於內殿上躬親禮謁三日大齋訖今衛尉寺於東明觀陳設宣送天尊就觀安置大開道場許臣庶瞻禮仍令兩街大宮觀每處作道場七日日時僧等上表抗論云寺中示現必是維摩詰之像非關道門所有上今宣示曰朕觀像柱之異是天尊之冠非維摩詰中也僧等既慙於妄奏乃雇有力之士使於東明觀道場中竊之既供養數日人心怠倦力士夜於道場中抱取像柱以絹繩繫縛負之而出觀院之外歷街坊極速約十

餘坊力疲而坐歇須臾既曉只在道場之前
衆遂擒之訊其所以乃西明寺僧召募三十
人令其竊取像柱具事密奏明皇不令尋究
叔像柱於大內其後搢寫絹本宣賜諸道及
宰臣焉

漢州什邡縣水浮鐵像天尊驗

漢州什邡縣鐵像天尊高丈二三俗謂之烏
金像元在金堂峽中崖壁之下大水石摧像
仍露現或浮於水上出五六尺其側即昌利
化也道衆焚香備幡花迎引尋却沉隱不見
稍晴又泛泛而出昌利三迎之皆不可致明
年夏大水泛濫乃泝流至什邡縣興道觀後
水脉甚小不知其所來之由邑人迎引上岸
初只百人引拽已及平地欲置於大殿之中
數百人挽之竟不能動因立講堂以蓋之至

今頻經亂離雖堂宇盡焚此像不損

青城丈人真君賜錢驗鐵像驗附

青城山丈人觀真君像冠蓋天之冠著朱光
之袍佩三亭之印以主五嶽威制萬神開元
中明皇感夢乃夾紵製像送於山中自天國
祠宇移觀於今所蓋取春秋祭山去縣稍近
以天國太深故也數十年金冠之色宛如新
製有村人无知以賦稅所迫徵促鞭笞一夕
走投觀中齋三數錢神香於真君焚香告以
官稅所切累遭杖責乞真君頭冠賣以充稅
因睡忽夢見真君謂之曰我頭上冠非是純
金乃金薄耳賣無所直汝或得金亦為官中
所責損汝性命其禍不小山門廟前有十千
錢碑傍木葉下可以取之官稅之外資汝家
產此人禮敬致謝出山得錢租稅既畢家亦

漸富自是每月送香油觀中至今真君頭冠
低俯向前傳云今此人看臉冠非純金所以
然矣雲頂山鐵像天尊高三四尺亦是則天
朝濛陽匠人廖元立所鑄其山本是仙居觀
有兩處洞門及盧照璘碑近無道士住持為
僧徒所奪為寺碑及洞穴亦已掩蔽摧損唯
天尊一軀每有僧徒創意欲毀之立有禍患
捶擊不壞鎚鍛不傷僧徒託言山神有靈掩
閉天尊之驗遠近莫能知之廖元立初鑄天
尊之時有紫雲如城其上吐五色以捧於日
衆共瞻禮忽有靈鶴數隻引一大鳥翼廣丈
餘通身赤色其形如鳳衆鶴繞鑪盤旋嘹唳
相應大鳥飛勢迅疾徑入鑪中衆方驚異即
有火焰高三五丈其聲如雷遽迤屬天迸
散流溢直遍山上衆人奔駭但聞異香之氣

彌日方歇既鑄成天尊儀相奇妙四方禱請
立蒙福祐靈驗如此豈常凡之意可以毀傷
哉

金州洵陽縣望仙觀天尊理訟驗

金州洵陽縣望仙觀天尊古跡所造極多靈
應縣境之人有論訟難理之事公私攘竊之
徒但焚香披陳即有響答有隱情誣蔽者即
夜有神人詣門喚之遽令對會被喚者見官
闕官署在大殿之後別有樓閣十餘間兩廊
下列曹吏鞠勘一如人間官府矣故有匿情
狡盡朋黨姦惡者亦見送於獄中送獄者於
此即死對會者但具情狀即復放還由是境
內畏威各洗心改過而為善矣其邑中失走
貓犬巨細論訟陳狀於殿壁之上動盈百幅
矣至今常然

張仁表念太一救苦天尊驗

左街道士張仁表群博多才應內殿講論逗機響答抗敵折衝莫能當之也而所履浮誕未嘗有由衷之言及於儕友險躁詭妄人多薄之因疾作逾月醫不能効夢為司命所攝步卒騎吏就所居以捕之亦如世上之擒寇捕姦爾竄匿無所縻束將去歷荒徑曠原皆荆棘之地牽頓昇曳其速如飛水墨叢刺肉碎芒棘若不可堪行可三十餘里遙見黑城上有煙焰漸近視之乃鐵城也擁關衛門守陴抗敵皆獸頭人身辨蛇臂蛇之士或四口八目或十臂九頭齒若霜雪牙如鋒劍真世之所畫地獄狀也入門則珠宮瓊室玉樓金殿非常目所覩頗異於冥關之中行四五里一无所覩徐問所驅捕者此何處也與門外

所見不同或答曰此太一天尊宮爾過此方到本司仁表聞太一之名忽記得平常講說之處多勸人念太一救苦天尊今此乃天尊之宮何可不念即高聲念太一救苦天尊十餘聲牽頓者皆笑曰臨渴穿井事向噬臍胡可得也既聞衆笑不阻其念更唱十餘聲其調哀楚其音悲切亦淚下沾衣如是忽有赤光照其左右牽頓者一時捨去獨在光明之中顧盼四方即山川明媚雲物閑暇頃之天尊與侍從千餘人現其前矣仁表禮謁悲咽叩搏稽顙述平生之過願乞懺悔天尊坐五色蓮花之座垂足二小蓮花中其下有五色獅子九頭并捧其座口吐火焰繞天尊之身於火焰中別有九色神光周身及頂光焰鋒銖外射如千萬槍劍之形覆七寶之蓋後有

騫木寶花照耀八極真人力士金剛神王玉女玉童充塞侍衛陰陽太一四十六神自領隊從亦侍左右雲車羽蓋遍滿空中天尊謂仁表曰人之在生大慎三業十惡三業之中口過尤甚一人妄說萬人妄行妄說之人首當其罪汝之三業罪無不為吾不救護永淪幽苦汝壽命已盡不當復還今赦汝七年誘化於世以吾此像廣示於人開引進之門為趣善之要勉宜行之即使童子引還疾已瘳矣數日後以已之財帛於肅明觀畫天尊之像東洛關外畿輔之間傳寫其本遍令開悟仁表因出城於春明門外見蒿棘之中如曾行之處視棘刺之末有所罣掛衣線紫縷及棘上微有血痕果是所追之夕經行其路七年而終

季邵畫太一天尊驗

季邵者為葭萌縣令云其妻亡已八九年素不在京國忽因參選入京就於三洞觀側客陀之中偶見其家亡婢自隣居而出熟視之果其婢小玉也以名呼之歛衽而至問其故即云某隨娘子在此已歲餘矣暫出買物遂巡即回回即與報娘子矣邵待之食頃方至買果實茶餅之屬奔馳還家良久延邵相見所居兩間自有庭除少許既見叙存沒之事或泣或悲而頻令小玉看時節久之小玉報云來矣顏色憔悴語聲哽咽揖邵請去邵未出門有一少年張蓋而入邵忽遽避之小玉即引於簾後且立其妻出迎少年拜亦不顧擲蓋於地化為大鏡水滿火起煙焰蓬勃少時即佛少年去大帽即牛頭神人也持叉立於

鑊前以文其妻拋於鑊中號咷痛楚不久即爛骨肉分張尋亦火滅以文挑其骨排於庭中張蓋而去其妻身亦復舊蘇而徐起泣謂邵曰平生罪業合受三年今已一年餘矣每日如此痛苦難言邵見其變化苦楚亦深悲歎問妻曰今既相見所須何物莫要作功德救拔否妻曰適令小玉相邀全無功德相託爾此處隣里有受苦者畫太一天尊一身便得免罪知之數月無託人處今得君來將有離苦之望矣邵即於三洞觀中訪太一天尊之像殿上有古本剝落厚以金帛召工畫之亦就觀設齋表祝只三日內事事周畢躬自檢校無暇到妻所居功德既了方得往報見其所止已空屋爾留託隣母深荷太一功德已得解脫往生矣昨日辰巳間與小玉俱去

也邵每勸人作太一天尊像其福報可以立待矣

楊師謨修觀亭書驗

合州慶林觀多年摧朽殿宇不修穿漏尤甚兩滴太上尊容刺史楊師謨夢太上示現而左目有淚痕乃巡謁諸觀朝禮功德至慶林方驗尊像左目前漏滴之痕宛若垂淚因剝葺荒蕪恢張制度創兩殿二樓裏門邃宇壯麗華盛冠絕一時既畢復夢太上謂之曰子以崇葺之功上簡玄府當流化十郡矣其後師謨累典符竹日深渥恩凡一十一郡享壽九十焉

大中

呂細修觀仙人來往驗

益州唐隆縣大通觀晉義熙元年乙巳置周末摧殘僅存基址武德中邑人呂細因過其

地遇一道士乘青驢自天而下於觀基之內盤迴指畫良久昇天呂細與范仲良同受其教即日共出金帛特造觀宇有紫微閣高八十餘尺尤為宏壯太尉南康王章昇再加修飾其側有市城觀在縣西南八里有石像天尊一十三身高一丈三尺每至齋月吉辰鐘或自鳴夜有神燈畫有仙人來往遠近共知焉

黑髭老君召代宗遊十洲三島驗

黑髭老君在京左街務本坊光天觀東聖祖院夾紵所作功用精能相好周圍常作所不可及日月角隆起身長丈五六餘左右侍立玉童玉女十二人真人八身金剛力士神王各四身兩壁畫金甲神王各八人天樂一部老君黑髭山水帔黃金九鳳冠凭几而坐帳

惺嚴備不知所置年月亦不知所製之由代宗皇帝常夢為二青童所召混元聖祖命皇帝從遊四海之外夢中隨二童至老君所帝著絳紗衣平天冠執圭立於老君之後遊十洲三島六合四方海嶽山川無不備到歷歷記之隊從儀衛一無遺忘既覺命畫工圖之宣示京師求訪其像於光天觀所驗部仗人物與所夢同焉勅塑御容乘五色雲立從老君之後選高德道士七人焚修住持內庫及度支別給服用齋厨刻石以紀其瑞焉

玉局化玉像老君應夢驗

玉局化玉像老君天寶中觀前江內往往夜中有光從水而出高七八尺上赤下白其末如煙衆人瞻之以為有寶器之物撈攬求訪又無所見明皇幸蜀夢有聖祖真容在江水

之內果有人見神光於光處得玉像老君以進高餘一尺天姿瑩潔其相圓明殆非人工所製駕迴留鎮太清宮其光見處號為聖容垠亦是玉女垠金砂泉古跡連接矣玉像老君自近年以來不知所在

自然石丈老君降雨驗

閬州石壁自然石丈老君像中書舍人高元裕責授閬州刺史是歲大旱元裕禱祈山川祠廟无不周詣忽於玉臺觀前瞻望山東叢林之上見有異氣披榛徑往果有嵌實懸泉在峭巖之曲喬木之下有石壁奇文自然老君之狀前有玉童哀袖捧爐雙髻高竦後有神王之形恭若聽命元裕焚香叩祈以崇葺為請雨還未及州甘雨大霑聯綿兩夕遠近告足乃翦薙蕪翳創為齋宮立碑以紀其事

於懸泉之下堰為方塘引水注為流杯小池植花木松竹遽成勝賞光啓年大駕還京光庭奏置玄元觀寵詔褒允至今郡中水旱祈祝靈驗益彰矣

賴處士預言老君降生作幼主驗

賴處士者江湖人也在楊公玄默門館為客十餘年矣不知其道術所習楊公每盡禮敬之若師友焉多在宅內少有見者楊公時為左軍有小判官數人有王有梁王則辯博聰明人多致敬必謂其有非常之位也梁則謙默謹靜慎重寡言人多踈之必謂其不肖也唯使宅軍將成君常與梁稍狎賴處士忽於宅門與成語曰致身之道先須識貴人頗識之乎成曰某愚暗何以能辨賴山丈教之處士曰梁大夫貴人也此後當主樞機重務吾

子立身領旄節須在其手善依託焉王大夫雖聰穎如此壽且不永將歿於他鄉此後宗社不寧天下荒亂兵戈競起作厝甚危太上老君自降王宮作幼主以扶此難社稷可以存爾梁大夫主機務吾子領藩方皆在幼主之手可自保愛爾吾自此不復留也數日處士辭揚公而去成異其言禮敬於梁交結甚固俄而楊公罷權位王有罪竄於南方死于道路其言愈驗咸通十四年秋梁為內樞密咸為軍使僖宗即位三日對軍日色初出微照堦砌聖上起更衣未坐梁公醒然憶悟賴處士之說因臨堦與成話之左軍韓公頗異其私語詰之再三梁與成以實白之韓以少主初立中外未安聞此言極為慰喜自是成持節滄州皆如賴處士之說中原紛擾禍亂

積年社稷晏安宮城再復駐蹕數年聖德如一僖宗中興之力也

賈湘嚴奉老君驗

賈湘累世好道崇奉香燈隸職計司家頗富賔然其修奉勤至人所不及有一幅老君像幘持以自隨所至之處雖一日一夕亦設焚香之位應感之効不可殫述黃巢既陷長安大駕西幸湘捷金帛挈骨肉自東渭橋出道路剽掠之人不知紀極其一家百餘人行李無所驚懼遂於龍角山下葺居避難衣冠及遠近道流皆投其家各與拯給請道流轉道德度人終不啻萬卷有群賊忽圍其家湘入告老君乃出與語賊投刃於地羅拜其前湘問其故默而不荅拜亦不已湘捨而入門群賊猶拜唯稱罪過湘哀之持繒帛使人與之

慰勉移時稍稍而去一無所取自此外戶不
局人無敢犯或問群惡有何所見而反拜之
曰我見賈湘常侍左右神兵極多皆長數丈
呀口瞪目似欲吞噬不覺亡魂喪膽唯恐不
得命耳時既修宮闕車駕將還湘於老君前
請進退之兆忽見香爐邊有粟苗甚茂上有
兩穗如風所動粟穗西指乃破產移家歸京
永興里尋其舊第已隳拆有小舍一二十間
權為栖止三月駕歸京師方羅草構宇於基
址之下得銀六千兩家產益贍五載亂離力
未嘗闕乃其嚴奉精專太上垂祐使之然也

沈瑩供養老君驗

吳興沈瑩宿奉至道常供養老君於越州剡
縣市中有居第時草寇裘甫起自農畝聚集
凶徒奔突縣邑素無武備官吏奔駭甫因據

有縣城詔徵陳許鄭滑淮浙徐泗之軍以討
之八道天軍圍城以攻之海內久無兵戈居
人不識征戰師至之日皆潛窺村落瑩倉惶
錄其外門而逸士馬既至瑩誤鑠小童一人
在舍中却回特開門則管幕施列不敢窺犯
而去其後或勝或敗兵勢不常市肆半被焚
蕪或逆徒所據或家軍所收十餘月日方至
誅殄罷兵之後瑩所居六七間扁鋪如常籬
垣完備及開鋪小童安然問其故云門閉之
後有一童子青衣年可十三四云老君今與
其嬉戲良久引去一大宅內得飲食果實資
啗了却與童子為伴遊戲如半日頃即聞老
君令其添香繞炷香了即聞開門之聲瑩入
門時香煙未歇問其開戰火燭鄰里焚燒驚
怕之事一無所聞是則十月戰爭比鄰灼熱

如同頃刻殊不覺知列肆併焚其家獨在非
大聖神通之力孰能及於此乎瑩亦自此栖
心玄門探真慕道將有長往之志尋離鄉邑
莫知所之只領此童而去

姚鵠修老君殿驗

台州刺史姚鵠因遊天台山天台觀命於講
堂後鑿崖伐木創老君殿焉將平基址於巨
石下得石函方可三尺發之中有小石函得
丹砂三兩玉簡一枚長九寸闊二寸厚五六
分上有文曰海水竭台山缺皇家寶祚無休
歇具以上聞勅曰上天降祉厚地呈祥爰有
白簡之靈書出於玄元之寶殿告國祚延洪
之兆示坤珍啓迪之符惟此休徵實為上瑞
宣付史館頒示萬方乃咸通十三年壬辰之
歲也鵠塑老君像而山中土石相渾求訪極

難夢青童告之曰殿東文餘所有土如堊可
以用之求而果得塑太上之容侍衛凡八九
身土無餘矣既成天儀粲然眸容伊穆月玄
日角若載誕於渦川雙柱三門疑表靈於相
野汨潔齋以贊之則景氣融空奇光燁燦似
聞笙磬絲竹之音咸以為休瑞昔桐栢初構
天尊之堂有雲五色浮靄其上三井有異雲
氣入堂復出者三書於國史以紀符應清河
崔尚碑文詳焉此聖祖殿亦自有記

楊開兒奉事老君驗

成都楊開兒父母崇道常奉事老君精懇不
怠開兒在軍伍中於金堂把截為敵人擒虜
往南山寨中不被傷殺晝夜常念老君願再
見父母忽夢老君賜雲一朵令童子引之送
於平地童子曰可以歸矣及覺已出山寨因

得還家到家之日父母為其作百日齋矣

雲笈七籤卷之一百一十八

雲笈七籤卷之一百一十九

宋劉師弟畫天師像於其室中其像無髮無目無口無鼻無耳無手足無心無腹無腸胃無喉嚨十二結十二

道教靈驗記

昭成觀壁畫天師驗驗世

昭成觀壁畫天師歲月既深彩粉昏剥在通廊之下未嘗有香燈之薦頌政坊內居人姓李患疝逾年醫不能愈日以羸瘠待時而已忽夢一道流長八九尺來至其前以大袖布衣拂其面目之上頓覺清涼謂之曰自此差矣勿復憂也於是醒然疾愈稍能飲食洎晚策杖行繞其家不覺為倦但覺所夢道流猶在其前遂欲入昭成觀家人慮其困憊亦頗多止之不聽入觀於天師真前瞻眎良久曰即所夢也拜禮數四乃命夾紵塑人劉處士塑天師真改葺堂宇旦夕供養人所祈禱福

祥立應其所望夾紵真於夾紵內畫羅隔布肉色縫絳絲為五臟腸胃喉嚨十二結十二環與舌本相應臟內填五色香各依五臟兩數當心置水銀鏡一一精至與常塑不同其塑中土形移在天長觀金彩嚴飾亦皆靈驗彭城劉存希天師靈驗云自幼以來於唐興觀瞻禮天師發心圖寫供養因得絹本出入護持雖祇命遠行奉使南北未嘗一日闕香火之薦黃巢犯闕時在內署蒼惶之際隨駕不及唯掩天師幘捧持而行同伍三十餘人皆為擄捉或被殺傷獨於衆中得免將入南山夜深村落行次遇避難人偶語而聞妻在其間因得同往洋州大巖山深處結草寓居況素无骨肉唯夫婦而已既免支離決志林谷不復有名宦之望野麋山鹿性已成矣山

下居人以其口食不多時亦助其糴儲饋其鹽酪此外拾栢子焚香禮敬天師而已无何舊交宋開府入掌樞務知其在洋山之中強之使出錫以朱紱加以品位固辭不獲黽俛從焉又駕出石門因便奔竄投莎城山中自匿數月有軍士搜山谷不得安居夫婦棄繯帛之夜夜行四十餘里出及平陸遙見馬軍十餘騎兩面交至已擒擄行人數輩存希夫婦驚恐而立馬軍過其側似若不見由是得免後數年奉使西川携天師幘而至余亦傳寫其本存希深山窮谷虎狼之中軍士紛擾白日之下心常坦然若與數人居憂懼之際隱隱然若侍立在天師之側亦有感降之事秘而不言

陵州天師井填欠數鹽課驗

陵州天師井本傳云天師經行山中有十二玉女來謁天師願奉箕箒天師知其地下陰神也謂之曰汝等何以為獻將觀汝心厚薄選而納焉玉女各持一玉環徑皆數寸天師曰所獻一般不可併納吾化此十二環令作一環投之入地有得之者即納之焉遂合十二環為一大環徑餘一尺投於地中隨即深陷已成井矣玉女皆脫衣入井以探玉環竟不能得天師取其衣藏石匱中玉女至今只在井內今陵州鹽井直下五百七十尺透兩重大石方及鹹水每年一度淘洗其中須歌唱喧聒然後入井不然必見玉女裸居井中見者多所不利井既深不可數丈或絙索斷損皮囊墜落唯於天師前炷香良久玉女自與掛之依舊不失頃年井屬東川有張常侍

主其鹽務於事稍怠鹽課不登欠數千斤交替之後廢留填納未得解去替人素亦崇道因與虔告天師云張填所欠之鹽家資已盡空此留滯益恐困窮於三五日內願借神力增加所出為其填納與張俱拜祈訴懇切自每日所煎水數四十五函如常而鹽數差溢五六日內填之果足此後一如舊數無復增減矣十二玉女戊亥二人在天唯十人在井所煎鹽至戌亥時亦歇天師初以茲地荒梗無人安居山川亦貧不可耕植化鹽井以救窮民民聚居井傍戶口日衆遂置州統之以天師名故曰陵州天師誓曰我所化井以養貧民若官奪其利千年外井當陷矣今諸井皆有天師玉女之像焉

李環夢遇天師告陵州刺史驗

李環咸通中為王府長史以勲貴之族不慣食貧居閑力闕鬱鬱不得志中夜而寐夢入深山窮谷棧閣繁折流水潺湲如此者不知其幾千百里又見闌闌雜還城闌爽境飛宇橫樓摩霄際日不知其幾千萬家縱神遊目熙熙自得又出郊甸涉岡源荒榛茂草小松巨木間以果林剝以筠篠山嶺危峭或迂或平山回遙盡抵一小郡茅棟縱橫隘路欹側傍有公署署內白氣屬天其大如屋中有悲歌號呼之聲見一青童引環即路躡危磴步石梯入門甚峻門內古樹芳草若古觀宇焉環素崇玄教頗為慰悅俄而昇殿見像設尊儀笑而謂之曰爾來耶吾待爾久矣入天門漱玄泉古人所修也注丹田存白元上士所修也混而合之子其行之陰功及人陰德濟

物千百之家待子而字之勉哉勉哉明年之春環再拜稽首受其言而覺是冬頻訴於宰執復希入用乃授陵州刺史之任是時經歷山川郡邑神思憊悅皆如常所經行素未入蜀莫可知其由也至郡乃謁天師昇階及門至于殿所觀其真像侍衛屋宇布列醒然而悟乃叶其所夢矣乃以俸金修天師之堂加以丹雘立為銘碑誌其白氣屬天乃鹽井之所也悲歌之聲乃轉車之人也而內修之訣環未得之矣

環即西平王孫也

謝貞精意巧慢遇天師授符驗

謝貞者臨邛工人也善巧慢而用意精確鵠鳴化天師修道老君感降之所頂上有上清古宮相傳云天師時所制歲月甚多而恒稱如舊但瓦破壁壞而已貞賃工為修泥之貞

精研盡意慢飾周密有道流引二從者觀其功用神彩異常身逾九尺自門而入謂貞曰山中難值修葺頗規用心以手畫地作一符使貞再三審記之曰此後有疾者雖千里之外行符必効勿多取錢但可資家給終身衣食而貞具記符行之極効大獲金帛家業殷豐鵠鳴諸山无天師真像陵州井中所塑又非世代子孫所傳之真貞忽於青城山遇峽中賈客修齋有天師小憤供養乃是授符應現之真爾

道士劉方瀛依天師劔法治疾驗

天台道士劉方瀛師事老君精修介潔早佩畢道法錄常以丹篆救人與同志弋陽縣令劉翹按天師劔法以五月五日就弋陽葛溪鍊鋼造劔勅符禁水疾者登時即愈嘗於黃

巖縣修齋勅壇以救疫毒有見鬼巫者潛往
眎之見鬼神數千奔北潰散如大陣崩敗一
縣之疫數日而愈咸通末方瀛无疾而終戒
其門人使與劍俱葬莫敢違之乾符中和間
台州帥劉文下裨將李生領徒發其墓欲以
取劍見其尸柔軟容色不變如醉卧而已顧
眎其劍嚙乳有聲群黨驚懼卒不敢取李生
命瘞之而去不獨劍之有靈劉方瀛亦陰景
鍊形得道之流也

西王母塑像救疾驗

三將軍附

玉局化西王母塑像多年頃因觀宇燒焚廊
屋頽壞而儀像不損人稱其靈居人范方通
忽患風癩瘡痍既甚眉鬚漸落因入觀於王
母前發願但所疾較損即竭力修葺是夕夢
一玉女手執花盤以衣袖拂其身曰王母今

我救汝疾即愈矣數日之間所疾漸退瘡腫
皆息眉鬚復生遂造紗牕裝金彩通檐兩楹
嚴潔修奉每月自送香燈近年方稍不見觀
中三將軍亦古之所塑觀因南詔焚燒屋宇
摧盡而三將軍塑像不壞起觀之日再於其
上立堂宇居人間士林卧疾月餘追將不救
夢三將軍以戟揮其身上穿一物去狀如黑
犬自此疾愈乃捨衣物製紗牕重加彩繡矣

歸州黃魔神峽水救船驗

歸州黃魔神因相國李吉甫自忠州除替五
月下峽至峽水之中波濤極甚忽有神人湧
於水上為其扶船三面六手醜眸朱髮袒而
魁詼風濤遽息李公祝而謝曰是何靈神拯
危救難神曰我是黃魔神也既而歸州駐船
旬月選地立宇於紫極宮作黃魔堂言是黃

天魔王橫天擔力之神也刻石紀焉相國蕭
邁自拾遺左遷峽內徵還京師峽水泛漲舟
船將沒亦見其神捧船以救之復命修飾加
其粉繒嚴其室宇刻石為誌亦列於次焉

青城丈人同葛瓚化靈官示現驗

青城丈人真君太和六年壬子節度使贊皇
李公德裕差軍將蔡舉二人就山修齋便令
訪尋草藥蔡舉於六時巖下忽有勁風自谷
中出因見二神人行虛空中一人在前長丈
餘著大袖衣平冠一人居後著青衣大袖捧
一帙書舉驚悸問曰何鬼神也前一人答曰
我是竹枝老又指其後人曰此是瓚之孫我
有密語兩紙可一一記之錄與尚書今年西
蜀合有水災以修齋之故我回後山一峯堰
水向東梓州當秋大水即其應也於是授以

密語述李公吉山未兆之事蔡舉一一記之
歸常道觀錄於紙上果得兩紙依神人之言
封題送李公書寫既畢併亦遺忘矣是年八
月東川水深數丈西蜀无害李公歷問官寮
及道流解隱語不得李公曰竹枝老丈人也
此當是丈人真君耳瓚之孫者本命葛瓚
化亦恐是化中靈官持此示見以彰靈應也

羅真人降雨助金驗

羅真人即神仙羅公遠也于濠陽羅江垠接
九隴什邡之界在瀛沅化後今相傳號羅仙
范仙宅修道於青城之南今號羅家山明皇
朝出入帝宮輔導聖德自有內傳至今隱見
於壩口什邡楊村濠陽新繁新都畿服之內
人多見之不常厥狀或為老嫗或為丐食之
人每風雨愆期田農曠廢則必見焉疑其仙

品之中主司風雨水旱之事也楊村居人衆以早曠將禱於洛口後城李冰祠廟熱甚憇於路隔樹陰之下忽有老嫗歇而問曰衆人欲何往心以祈雨事答之嫗曰要雨須求羅真人其餘鬼神不可致也言訖不見衆知嫗即羅真人也於是見處焚香以告焉俄而風起雲布微雨已至衆乃還家是夕數十里內甘雨告足乃於其所置天宮塑像焉諸鄉未得雨處傳聞此說以音樂香花就新宮祈請迎就本村別設壇場創宮室雨亦立應如是什邡綿竹七八縣界真人之宮處處皆有請禱祈福无不徵効忽為乞士於壩口江畔謂人曰此將大水漂損居人信我者遷居以避之不旬日矣有疑其異者即移卜高處以避水災其不信者安然而處五六日暴雨大至

漂壞廬舍損溺戶民十有三四焉居人以為信立殿塑像以祠之金銀行人楊初在重圍之內配納贍軍錢七百餘千貨鬻家資未支其半初事母以孝每為供軍司追促必託以他山恐母為憂嘗於山觀得真人像幀一幅香燈嚴奉已數年矣至是真人託為常人詣其肆中間以所納官錢以何准備具以困窘言之此人令市生鐵備炭大明日復來煤炭壘鐵投之一夕而去臨行謂之曰我羅公遠也在青城山中以爾孝不違親心不忘道以此金相助支官錢之外可以肥家復引初往山中時令歸觀初亦得丹藥以奉其親髮白還青老能返壯矣

嘉州開元觀飛天神王像捍賊驗
嘉州開元觀後周所創本名弘明觀隋大業

中方製大殿於殿西頭塑飛天神王像坐高二丈餘坐二鬼之上初修觀道士呂元琛數夕夢神人在山頂其形接天或白日髣髴如見郡人有好道者時亦見之或通夢寐遂商議塑此形像本有十身初製其一而隋末多事中原沸騰不果徧就像之靈應郡人所知矣疾瘵之家祈禱必驗其下二鬼青黑者往往見於人家太和中相國杜元穎鎮成都壇場不修閘戍失守為南詔侵軼木源川路境上夷人導誘蠻蠻分三道而來掩我不備將取嘉州去州四十餘里寇乃大驚奔潰而去州境稍安方設備禦有擒得夷人覘候者大寇及境何驚而去云三路蠻寇本欲徑取嘉州謂州中元備去州四十里忽旗幟遍山兵士羅立不知其數有三五人大將軍金甲持

斧長三二丈聲如雷霆立二鬼之上麾諸山兵士齊為拒捍自量力不可敵驚奔而去是日蠻中主軍酋帥死者三人蠻國之法行軍有死傷及糞穢旋即瘞藏不令露見由是不知酋帥瘞埋之所時衆聞之皆言飛天神王兵示現以全州境自是祈禱願迨无虛日又嘗有人下峽之時曾詣飛天求乞保護至瞿唐水方汎溢波濤甚惡同艖三船一已損失二皆危懼忽見神人立於岸上如飛天之形使二大鬼入水扶船鬼亦長丈餘船乃安定風濤亦止驚迫之際莫知所自徐而思之乃飛天所坐二鬼救其船耳一赤一青形與所塑无異成都乾元觀在慈市創制多年頃因用軍焚毀都盡三門之下舊有東華南極西靈北真四天神王依華清宮朝元閣樣塑

於外門之下並金甲天衣門既隳壞而神王
无損風雨飄漬亦无所傷邑人相傳頗為靈
應時蜀王既尅川蜀移軍收彭州圍州久矣
因暫還成都方當暑月參從將吏所在取便
而行大將杜克修先至神王之所見衆人聚
觀塑像問其故云塑神皆動克修以器盛水
致神手中果搖動而水溢出頃之蜀主至復
祝而試焉曰若即尅彭州更觀搖動之應良
久而振動數四不逾月而尅州城殲殄大敵
乃施金幣命本邑創制堂宇以崇飾之

楚王趙眚疑北帝祥應

楚王趙眚疑鎮襄州也州郭舊有北帝堂歲
久蕪毀在營壘中一旦楚王寢室之上有物
如曳戟皮黃之聲无皆震動潜起眚之見黑
氣一道自北帝舊基之所至板屋上楚王異

之密加虔祝將欲興創堂宇以答祥應詰明
眚事之際先嘗選將校五十人俾往營田日
給以衣裝農器指揮教命一無應者楚王疑
有異圖拘而訊之得其構孽之狀咸勦戮焉
王乃謂人曰北帝靈驗信有徵矣中夜有雲
氣之異詰朝乃姦慝彰明若非玄功告示幾
有不測之禍遂締飾堂廡崇嚴像貌俾謁之
士主其香燈園境瞻禱累獲符應矣

李昌遐誦消災經驗

李昌遐者後漢兗州刺史之後也生而奉道
常誦太上靈寶昇玄消災護命經而稟性柔
弱每為衆流之所侵害忽因晝寢夢坐煙霞
之境四顧而望熊羆虎豹圍繞周匝莫知所
措不覺傷歎何警戒之甚邪謂積善之无驗
于時空中有一道士呼其名而語之曰吾即

救苦真人也汝勿驚駭吾奉太上符命與諸神將密衛於汝且汝常念者經云流通讀誦則有飛天神王破邪金剛護法靈童救苦真人金精猛獸各百億萬衆俱侍衛是經昌遐既覺豁然大悟因知自前侵虐我者未有无禍患殃咎盖誦經之所驗也

崔畫誦度人經驗

崔畫者漢汝陽侯仲牟之後嘗謁白雲先生學修身之術先生曰汝富貴之子何思淡泊崔子避席而對曰以財賤人財有數而人无厭矣以爵賞人爵既崇而人或驕矣如何示我以道將以普濟生靈先生曰吾道之內有度人經在汝可誦之崔畫乃作禮承受至誠誦之厥後有使者馳一緘遺崔公曰子之先君令吾持此謝汝言訖使者忽然不見於是

啓緘熟眎果備認得先君親札云感汝念誦度人經功德之力累世之祖盡得生天自後崔畫一家至今念誦

姚元崇女精志焚修老君授經驗

開元宰相姚元崇昔出官為馮翊太守有一女名長壽年七歲不茹葷不飲酒父母常令於玄元像前焚香點燈忽晝寢夢見老君有二侍童二神將夾侍左右侍童語長壽曰爾之焚修精志可隨口授汝九天生神經一章云云

王道珂誦天蓬呪驗

王道珂成都雙流縣南邑居住當僖宗幸蜀之時常以卜筮符術為業行坐常誦天蓬呪每入雙流市貨符卜得錢須喫酒至醉方歸其郭門外有白馬將軍廟晚夕有人祈賽長

垂簾簾內往往有光及聞吹口之聲以此妖異人皆競信所下酒食忽忽不見愚民畏懼无有輒敢正視者道珂因喫酒回歸入廟朗誦神呪則廟堂之上悄悄然傍人眎之无不驚駭道珂異日晨鷄初叫忽隨村人擔蒜赴市夜行至廟前忽然倒地蒼惶之間見野狐數頭眼如火炬銜拽入廟堂堦之下聞堂上有人呵責曰你何得恃酒入我廟內念呪驚動我眷屬道珂心中默持天蓬神呪逡巡却蘇蓋緣其時與擎蒜同行神兵遠其穢臭而不衛其身遂被妖狐擒伏洎擎蒜人拋去道珂心中想念神呪即妖狐便致害不得既蘇息之後遂歸家沐浴清潔却來廟內大詬而責曰我是太上弟子不獨只解持天蓬呪常誦道經經云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

一以靈爾若是神明只合助道行化何以惡聞神呪我知非白馬明神狐狸精怪傍附神祠幻惑生靈今日我決定於此止泊持呪為民除害遂志心朗念神呪至夜不歇廟堂之上寂然無聲亦无光透簾幕唯聞自撲呻吟之聲至明呼喚鄰近居人眎之唯見老野狐五頭皆頭破血流滿地已斃自後寂无妖異竟絕祭祀廟宇荒廢是知凡持此呪勿得食蒜至甚觸穢天蓬將軍是上帝上將制服一切鬼神豈止誅滅狐狸小小妖怪矣

王清遠誦神呪經驗

王清遠世居北邙山下唐咸通年時多疾清遠身雖在俗常服氣行藥誦神呪經自稱是緱山真人遠孫是時天子蒙塵入蜀兵火不息疫癘大行連州匝縣飢荒病患衆矣清

遠佩受神呪經錄每行符藥救人多不受錢
只要少香油供養經錄鄉人迎請醫療日夕
喧聞清遠有表弟一人為僧名法超亦持大
悲輪行祕字如清遠之醫道大亨忽一日冒
夜來投宿止潛以瓶盛狗血傾於清遠道堂
內至二更已來忽聞空中有兵甲之聲頃聞
法超於床上如有人挽拽叫譟唯言乞命清
遠命燈照之但見以頭自頓地頭面血流至
平明不息須臾之間但見兩脚直下如人拖
拽奔竄入緋水江內浮屍水上闔市目擊无
不驚歎是知神呪真經實有神將吏兵守護
豈容嫉妬庸僧將穢惡之物犯冒所謂為不
善於幽暗之中神得而誅之清遠聚氣持經
陰功濟物壽一百七歲辭世之夕閭境皆聞
異香仙樂斯亦證道之漸階矣

忠州平都山仙都觀取太平經驗
忠州平都山仙都觀陰真人鎮山太平經武
德中刺史獨孤晟取經欲進舟行半日有二
龍一青一白橫江鼓波船不得進舟人驚懼
復汴流還郡晟即命所由墊江路陸行進經
時山川之中久无摯獸至是蛇虎當道經使
恐懼將經却迴晟即脩黃籙道場拜表上告
然後取經以進在內道場供養綿歷歲年開
元中供奉道士司馬秀准詔祭醮名山開函
取經但空函而已訶詰道衆疑是觀司隱蔽
法侶驚懼无詞披雪逐焚香告真述武德中
經已將去今詔旨搜訪无經上進仰憂譴責
時景氣晴朗野絕塵埃忽陰雲覆殿迅雷震
擊俄而簷宇溢霽經在案上異香盈空祥煙
紛囂復得昔日所取之經以進會昌中賜紫

道士郭重光晏玄壽復齋詔黥山取經石函之中經復如舊至今鎮觀者猶是此經不知何年歸還爾

天台玉霄宮葉尊師符治狂邪驗

天台山玉霄宮葉尊師修養之暇亦以符術救人婺州居人葉氏其富億計忽中狂瞽之疾積年不瘳數月沉頓後乃叫號悲笑裸露奔走力敵數人初以綯索縻繫之俄而絕絆出通衢犯公署不可枝梧官以富室之子不能加罪類有所犯亦約束其家嚴為守衛加持禳制飯僧祈福祠神鬼召巫覡靡所不作莫能致効其家素不信道偶有人謂之令詣天台請玉霄宮葉尊師符可祛此疾不然莫知其可也乃備繒帛器皿入山請符尊師謂使者曰此符到家疾當愈矣无以器帛為用盡

歸之使者未至三日疾者方作斷絙投石舉家閉戶以拒之折關拔櫺力不可禦如此狂猛非人所遏忽忽遽歛容自歸其室盥洗巾櫛束帶鞵足執板整折於門內道左其色怡然一家忻喜爭問其故笑而不荅但言天使即來飲食都忘夕不暇寢孜孜焉企踵翹足延頸望風汗流浹背不敢為倦如此二日三夕使者持符而至入門迎拜懽呼踊躍前導得符服之瞑然食頃疾已瘳矣由是躬詣山門厚施金帛助修宮宇一家脩道置靖室道堂旦夕焚脩焉初玉霄賜二符一已吞之一帖房門之上葉之女使竊酒飲之嘔於符下葉見一神人介金執劍長可三四寸從符中出去焚香拜謝而不見其歸數日親戚家女使近患風魔疾尚未甚因來葉房之前立且

未定忽叫一聲葉見符中將軍如前之形揮劍加女使頭上問其故云適有神人以劍於頭上斬下一物墜於衣領中今二三女僕捧持驗有蛇頭如指斷在衣領中血猶滴焉風魔之疾自此亦愈

賈瓊受童子錄驗

成都賈瓊年三歲其母因看蠶市三月三日過龍興觀門衆齊受錄遂詣觀受童子錄一階十餘年後因女兄有疾母為請處士吳太玄為人冥看檢致疾之由仍看弟兄年命凶吉經宿太玄還言疾在汪瀆求之即差籍中不見有賈瓊之名父母愈憂復請太玄看之時太玄每與人入冥檢事必錄於一屋中安寢而往不復人驚呼候其自醒喚人開門乃開之歷歷說冥中之事有如目擊言必信驗

或兩宿然後迴爾既再往檢瓊名字云年三歲時三月三日於龍興觀受正一錄已名係天府不屬地司籍中不見名字於天曹黃簿之內檢得其名

尹言念陰符經驗

尹言者修德坊居與明道大師尹嗣玄為宗姓之弟常崇道慕善孜孜不倦因詣嗣玄受陰符經至誠誦念為其常少記住領得心神聰爽受之數年念逾萬遍稍覺心力開悟因本命日齋潔焚香念三十遍忽了憶前生之事姓張名處厚在延壽坊居家有巨業兒女皆存記其小字年幾一一明了與其家說之乃往尋訪述張生死年月形色情性無所差異張之兒女聞之嗚咽感認言其今之狀貌與昔不殊但性較舒緩爾自是兩家契為骨

肉黃冠犯關之前其三家皆在

趙業受正一錄驗

趙業定州人開成中為晉安縣令因疾暴卒手足柔軟心上微暖三日乃蘇云初為冥官所追牽拽甚急問其所以但云為欠債抵諱事自思身心無此罪犯必恐誤追行三五十里過一山嶺上有宮闕崇麗人物甚多有一青衣童子前來問云汝非道士趙太玄乎某答云晉安縣令趙業爾童子笑曰豈得便忘却耶又一童子續來云太一今喚趙太玄追事人一時散去即與童子到宮闕中不見太一但見一遺流云汝六歲時為有疾受正一八階法錄名為太玄豈得流於俗官併忘此事耶太一有命便令放還却須佩錄修真行功及物居官理務勿貪瀆貨財輕人性命言

訖不見所疾已蘇遂於思依山參受法錄累置壇場廣崇功德復以法名太玄矣

僧法成竊改道經驗

僧法成姓陳不知何許人立性拘執束於本教而矯飾多端因遊廬山至簡寂觀不遇道流而堂殿經厨素不開鑰遂取道經看之將三十四卷往靈溪觀棲止誑云某在僧中本意好道欲於此駐泊轉讀道經兼欲長髮入道人皆善其所言又取觀中經百餘卷日夕披覽每三五日一度下山化糧人聞其所說施與甚多糧鹽所須計月不闕乃改換道經題目立佛經名字改天尊為佛言真人為菩薩羅漢對答詞理亦多換易塗抹剪破計一百六十餘卷忽山下有人請齋兼欲求丐紙筆借觀奴一人同去行三二里見軍吏隊伏

訶道甚嚴謂是刺史遊山法成與奴下道於
林中迴避良久見旗幟駐隊有大官立馬於
道中促喚地界令捉僧法成來法成與奴聞
之未暇奔竄力士數人就林中擒去奴隨看
之官人責曰大道經教聖人之言關汝何事
輒敢改易決痛杖一百令其依舊修寫填納
觀中填了報來別有處分即於道中決杖百
下仆於地上瘡血徧身隊仗尋亦不見奴走
報觀中差人看驗微有喘息而已扶昇入山
數日方較遂出所改換經本呈衆道流法成
本有衣鉢寄在江州寺中取來貨賣更求乞
紙筆經年修寫經足送還本觀燒香懇謝欲
願入道道流以其無賴無人許之是夜叫呼
數聲如彼毆擊耳鼻血流而死矣

僧行端輒改五厨經驗

僧行端性頗狂謫因看道門五厨經只有五
首呪偈遂改添題目云佛說三停厨經以五
呪為五如來所說經末復加轉讀功效之詞
增加文句不啻一紙五厨經屬太清部明皇
朝諫議大夫肅明觀主尹愔注云蓋五神之
祕言五臟之真氣持之百遍則五氣自和可
以不食其經第一呪云一氣和太和得一道
皆泰和乃无不和玄理同玄際開元中天師
趙仙甫為疏皆以習氣和神為指行端旁附
此說即云讀誦百二十遍可以呪水飲之今
人不食名為三停厨經詞理鄙淺與尹趙注
疏殊不相近改經既了已寫五六本傳於他
人於牕下寫經之際忽有神人長八九尺仗
劍而來謂之曰太上真經歷代所寶何得輕
肆庸愚輒為改易奮劍斬之以手拒劍傷落

數指同居僧二人共見其事驚為哀乞神人曰如此无良也解惜命促令追收寫換然後奏聽勅旨行端與同居僧散尋所行之本只得一半餘本已被僧將出關別寫元本經十本燒香懺謝所改添本香上焚之神人復見曰訾毀聖文追收不獲不宜免死遂巡頓仆而卒其所改經至今往往傳行諸處覽觀其義自可曉焉

崔公輔取寶經不還驗

崔公輔明經及第歷官至雅州刺史至官一年忽覺精神恍惚多悲患猶急往往忽忘舉家異之一旦无疾而終心上猶暖三日再蘇亦即平復謂其寮佐曰昨為冥使齎帖見追隨行三五十里甚為困憊至城關入門數重追者引到曹署之門立於屏外遂巡有官人

看緋執版至屏迎之先拜公輔驚曰某為帖所追乃罪人也官人見迎致拜深所不安官人曰使君固應忘之矣某是華陰縣押司錄事巨簡使君初官曾獲伏事庭廡近奉天符得鄴都掾地司所奏使君任鄴都縣令之日於仙都觀中取真人陰君寶經四卷至今不還天符令追生魂勘責使君一魂日夕在此對會恐使君不知故欲面見具此諮述以報往日之恩耳使君頗覺近日忿怒悲愁精神遺忘否此是生魂被執繫故也於是引至廳中良久言曰此有茶飯不可與使君食食之不得復歸人間矣但修一狀請置黃籙道場懺悔所犯兼請送經却歸本山即生魂釋放矣因本司檢使君年祿遠近遂巡有吏執案云崔公輔自此猶有三任刺史二十三年壽

言訖公輔留手狀官人差吏送還乃於成都及雅州紫極宮忠州仙都山三處修黃籙道場齋送經還本觀公輔平復如常其後歷官年壽皆如所說此事是開成年中任雅州刺史也

劉載之誦天蓬呪驗

彭城劉載之儒家子修辭學外常事北極香火不懈多寓京師少而神氣怯懦每驚魘往往不悟嘗遇蘇門道士劉大觀授以天蓬神呪今持誦千遍載之勤而行焉絕羣腥專香火逆旅之中亦拳拳修尚自是无復魘悸矣寇陷長安在宣楊里為寇所虜力役勞苦之事素非其所能稍或遲舒必承之以劒性命憂迫在手頃刻而密誦神呪以求其祐是夕有一人如軍士之飾謂之曰勞役之事吾為

子免之此有徑路可以脫禍可相隨而行也載之疑為寇所試辭焉此人引其手若騰躍於空中良久覆地是夕月光如晝但見山川參差泉聲流激已在巨石之上驚異之際有村童前引入洞府中宮闕深嚴層城煥麗金樓玉堂奇禽珍木周還數十里有謁者平冠褒袖云太帝君今於賓宇憩息俄賜酒饌仙果二仙官與之宴飲載之問太帝君所主何國某未嘗朝拜忽奉恩勅深所憂懼仙官曰太帝是北斗之中紫微上宮玄卿太帝君也上理斗極下統鄴都陰境帝君乃太帝之所部天蓬上將即太帝之元帥也吾子冥心北元尊奉神呪而值此危難將陷鋒鏑太帝聞籍當在驅除之伍仰軫聖慮已奏章太上述勤瘁之心延壽三紀使還於故里爾頃之得

朝謁太帝叩顙謝恩於闕下命二童送之食頃已達泗州其友人謝良奏事行朝具詰其事載之今猶在江表是則太帝之昭鑒天運之威神不遺毫分之善也

姚生持黃庭經驗

姚生者華原人也幼而好道持黃庭經光啓中僖宗再幸陳倉達近驚擾姚為賊所迫夜走墮枯井中傷足求出未得乃旁有窖穴匿於其中晝夜念經因不饑渴足疾亦愈時裹土既平大駕歸闕鄉里人戶稍復有遊軍夜宿井側見井中有光拯而出之具述經靈驗遂為道士居華原西界觀中焉

雲笈七籤卷之一百一十九

雲笈七籤卷之一百二十

齊東野語云青田縣清溪觀古鐘自歸驗

道教靈驗記

處州青田縣清溪觀古鐘自歸驗

處州青田縣清溪觀古有銅鐘因表晁亂後失其所在有墨書青田字人或記焉其後溫州島嶼山水中舟人時聞鐘聲幽咽不逮一旦有人忽見水中一物如半鐘之形側露水上盪漿視之既近即覆矣露其一半認其模範之跡蒲牢之形乃鐘也以物觸之沉於水中矣與人語其異好事者乘舟看之天氣晴霽亦時一見州寺僧結彩舫具幡花致齋迎之或經宿水上道場禮懺而請或得見之尋又沉去道門亦備幡花舟舫香火迎之見而不得清溪道士時亦在迎鐘衆中稽首祝

之曰此州觀寺皆自有鐘唯清溪觀無鐘多年極是關事遠地不辦香花丹心而已鐘若有靈願泝流自往某旬日即歸於觀前溪中奉候衆聞其說皆笑之十餘日道士歸青田鐘已在觀前潭中矣焚香迎之汎汎就岸重千餘斤數人挽拽懸掛若百許斤爾自後時亦飛去旬日却迴今以大鎖繫之不復去矣其上墨書青田字久在水中宛然不滅井邑老人詳認其字乃觀中舊鐘也

青城山宗玄觀銅鐘不能損驗

青城山宗玄觀古跡銅鐘三千餘斤隱花文飛仙幢節之狀工甚精好劉開據成都取管內銅像大鐘鑄兵器及錢此鐘差縣人挽拽下山磨其上隱起花文欲盡頻以巨石捶擊終不能損拽至江干將入竹筏力敵萬斤竟

亦不動縣狀申聞闕異之今送山中三二十人牽送上山繞若一二百斤爾既復懸掛時或擊之立致雲雨至今見在

溫江縣太平觀鑄鐘道士得道驗

溫江縣太平觀有任尊師者於市中每日戶乞一錢鑄鐘萬斤數年鐘成尊師年已八十餘矣作大齋表讚扣鐘數百下辭決而去即大曆年中也其後劉潼僕射擁旄西川觀寺鐘上皆鐫刻陀羅尼呪至是任尊師復歸領巧工於呪邊刻云觀家銅鐘不合妄刻佛呪別立誓詞數句而人見任狀貌益少壯於當時信是得道者

眉州故彭山市觀大鐘傷寺匠驗

眉州故彭山市觀有大鐘重千斤觀云州二十餘里每扣鐘之時聲應州郭頃年僧輩

陳文狀云觀无道士鐘在草中嘗用運之時官无正理遂移於州寺懸掛上鐘之時折匠人之足人以為靈驗寺當州門和擊之聲不聞州內群僧別鑄大鐘此鐘不還本觀曾與嘉州寺中下樓之時傷其二匠斷足折腰入船出岸皆有傷損聲俗不以為靈驗至今流俗未還良可惜也

浴爰赤木古鐘水洗瘡驗

古鐘附

爰赤木古鐘開元中所進云赤木莊在玉山之下時聞地中隱隱然有鐘聲尋求莫能致一旦赤木患瘡疾且甚醫不能祛夢一青童曰得浴鍾水洗之即愈赤木就近觀寺中以水洗鍾用器盛之歸以洗瘡微加痛劇乃令人於常聞鐘聲處聽之果聞鐘在地下掘數尺而得形上有坐師子為鼻鼻下平闊其頂

圓大圍三尺餘六七寸頓小如腰鼓形向下復大奇文隱鏤萬狀千名迨非鎔範所作既得以水浴去泥土取其水洗瘡即日痊愈夜有光影時或自鳴為隣里所異不敢蔽隱奉表進焉敕賜景龍觀黃巢前此鐘猶在索應中盤厓縣居人耕地亦得古鐘百餘斤上有伏虎形為鼻自鼻以下頓大數寸而小殺之如是再殺三成共高一尺八九寸徧身天花雲葉工用殊妙比赤木所得圓厚而重既得夜夜有光或飛於空中聲韻清越亦表上進詔送玄真觀久之取留內殿

渝州南平縣道昌觀古鐘奇巧驗

渝州南平縣道昌觀有古鐘焉以二獅子對立捧花座蛟螭為鼻蛟尾分繞獅之足盤於鐘上鐘形再殺三成如盤厓古鐘之狀於其

殺處細花文五條當中一條黃色明淨累累若珠貫焉次珠條之外作花片之狀屈曲相縈又外一重雲葉纏繞蹤跡奇巧工甚固細若非人工此外周身有花不可細記云是湘東王送與隱居陶貞白近因亂離鐘已遺失

黔南鹽井古鐘多年無毀驗

黔南鹽井中因摧損修築得一古鐘長三四尺中細而實如腰鼓无腔之狀兩頭圓厚扣之皆有聲音響亮與常鐘異在鹽井多年益加光膩無毀蝕之勢時有金色精明異常節度使僖公留鎮府庫焉

天台山玉霄宮古鐘僧偷而卒驗

天台山玉霄宮古鐘高二尺重百餘斤制度渾厚形如鐸上有三十六乳隱起之文亦甚精妙相傳云夏禹所鑄或云是越王樂器頃

年於空中夜夜飛鳴人皆聞之忽墮於禹廟內藏之府庫綿歷七八十年累有名僧求請欲彰其異而皆嫌問不與咸通中左常侍李綰為浙東觀察使請玉霄峯葉尊師修齋受籙於使宅立壇出此鐘以擊之既而水部員外柳韜自上京得老君夾紵像高三四尺聖相奇妙乃重裝修作盃頂寶帳以白金香鴨香龜數事送於玉霄亦便留籙壇內供養齋畢李韶命賓為鐘銘具以歲日刻於鐘上并老君像皆送山中所刻之處燦然金色禹跡寺僧頻求此鐘不得既知鐫勒銘篆已送天台計无所出乃揚言曰天台所得古鐘乃真金也匠人所刻之末是數兩金況於鐘乎又有香鴨器皿計其所直多矣因有衲僧與不道輩十餘人夜入玉霄宮伏於版閣之下中

夜踰欄干而上於道場中取香鴨香龜金龍道具實於囊中縻鐘於背出門群呼而去尊師知之不許徒弟追之僧等約行三十餘里憩一大樹下良久天明只在闌柱之側衆小師往視之背鐘者已殞死矣其餘徒黨癡情凝然不辨人物鐘及金帛一无所失尊師呪水灑之良久僧亦稍醒群賊乃蘇發願立誓乞不聞於官乃盡釋之扶昇病僧而去僧至山下乃卒

開州龍興觀鐘雪竇驗雪竇鐘附

開州龍興觀鐘七八千斤未有鐘樓懸於殿上而已相傳云州中有數斂之徒遺失之物諍訟不決之事沉滯抑屈之情焚香扣鐘立有明効至有囚徒刑獄推鞠不得其實者即入款請擊鐘便可分雪明白余頃駐泊觀中

忽見官吏押領囚徒來於鐘前焚香告誓援槌將擊之際有人抑止之更令取款如是數四都不擊鐘論訟已得其理矣因問其故云累有公案不決者請擊此鐘擊鐘之後旬日之內誣調冤抑於人者必暴病而死情有相黨事有連累者一年之中无子遺矣有理被抑之人宛然无苦由是刑獄大小无敢有欺以鐘為準的也雲安白鶴觀鐘亦類於此遠近傳焉

施州清江郡開元觀鐘見夢驗

施州清江郡開元觀有鐘焉其形絕古用麟為鼻以系於簾狀若懸匏扣之初則清音纖遠俄而震然響聞數里然不知何代之器也初有郡民牧牛於郡南田間忽聞有異聲自地中發民與牧童數輩聞之皆驚走辟易其

後民熱病旬餘夢一丈夫衣青襦告之曰汝遷我於開元觀民亦不悟其旨又到田間再聞其聲如前而審誌其地即以事白於郡守郡守封君恕曰此民昏妄輒以不急之事工我耶叱去之是夕民又夢青襦者曰吾委跡於地下有年矣汝不速出者必有大咎民大懼及曉與其子皆往鑿其地深丈餘得此鐘色青如所夢丈夫色也遂再白郡守置於開元觀是日辰時不擊自鳴震響極遠郡人俱異而歎之郡守以其事上聞明皇詔編於國史復命宰臣李林甫寫其奏以頒示天下矣

洪州遊惟觀鐘州官彊取入寺驗

洪州遊惟觀有二鐘一是觀司持勅所鑄一是許真君修行鐘歷代傳之在真君殿稍小於觀鐘爾節度使嚴譔創置節制威令風行

素重緇徒長老增修其院長老欲取許真君鐘嚴令官吏取而授之道士皆不敢論其曲直取鐘之日雷風震擊是時大設齋筵費用極廣風雨暴至曾不施張頃刻水溢數尺及扣其鐘如擊土木並無音響長老謂嚴曰此州道士例多妖法必是禁鐘使無聲爾嚴怒捕諸道士所在禁繫責其邪幻將加重法官吏畏威無敢諫者嚴忽沉然思寐夢見許真君與二從者來至其前謂嚴曰無知無道彊取我鐘又加法於道士若不送鐘還觀禮謝大道令侍者斷其頭來即見授劍於侍者嚴驚覺汗流而侍者持劍髣髴在其前遽釋諸道士送鐘還觀自詣遊惟焚香致謝迴顧見持劍侍者謂之曰汝為不道加害於人上帝所責斷頭之事恐將不免言訖而去不久已

開江事敗斷鞅而死

天師劍愈疾驗

天師劍五所鑄狀若生銅五節連環之柄上有隱起符文星辰日月之象重八十一兩嘗用誅制鬼神降剪兇醜昇天之日留劍及都功印傳於子孫誓曰我一世有子一人傳於印劍及都功錄唯此非子孫不傳於世頂上有朱髮十數莖以表奇相于今二十一世矣其劍時有異光或聞吟吼乍存乍亡頗彰靈應至十六世天師好以慈惠及人憂軫於物以神劍靈効每有疾苦者多借令供養即所疾旋祛隣家夜產性命危切亦以此劍借之既至產家有神光如燭閃然照一室之中墮地而折經數十年十八世孫惠欽性溫和守謙退與物無競俗機世務泛然不經其心人

有所言雖謫詐者亦皆信用略無疑慮一旦有人挈布囊入雲錦山仙居觀周行廊廡之下瞻禮功德云解磨鏡釘鉸門人令其綴鐸小銅鎖子師見之問曰我有折劍鐸綴得乎此人請劍看之云可矣請別掃一室須炭數斤反扃其門以巨石為礎熾炭鎚擊聲聞于外門人皆股慄心戰憂此劍碎於其手師殊不為慮頃之鎚鍛聲絕工人執劍以呈果完綴如舊所鐸之處微有黑痕如絲髮爾師以錢半千酬之此人得錢媿謝致於老君前負囊而去出門數步尋失所有識者疑是天師化現降於人間自續其劍不然何得重新若此而鎚擊不傷完復如故

張讓黃神印救疾驗

張讓家于桂州客遊湘鄂間因得心疾初則

迷忘在途忘行在室忘坐惑於昏曉迷其東西累月之後復多狂怒詬責鬼神凌突於人至於裸露馳騁不知避忌履水火冒鋒刃不為憂患時亦燒灼害之傷割及之道士袁歸真新刻黃神越章印醮祭方畢試為焚香依法以印印之印心及背讓正狂走執而印焉昏然而睡歸真知印之効也復添丹炷香再印其心倏然疾愈有物如鵲從其口中飛去數丈之外墜於地上衆往視之乃大蝙蝠耳背上印字宛然讓乃平復如舊歸真持此印所在救疾大獲靈驗

范希越天蓬印祈雨驗

范希越成都人也事北帝修奉之術雕天蓬印以行之祭醮嚴潔逾於常法廣明庚子歲三月不雨五月愈望人心焦然穀稼將廢願

於萬歲池試行神印為生靈祈雨於是詣至真觀致齋是日庚辰戌時投印池中陰風遽起雲物周布亥時大雨達曉及辰大雷迅雷驚震數四至巳少霽乃得歸府昇遷橋水漸及馬腹羅城四江平岸流溢螟蝗之屬淹漬皆死自是有年矣駕駐成都上知其道術召對問以逆寇誅鋤宮城尅復之事命持印於內殿奏醮積雨之中雲霧月朗是夕夢神人示以誅寇復城之兆上大悅授太常寺奉禮郎累遷主客員外郎衛尉少卿錫以朱紱黃巢捷至果符聖夢之旨特加寵異自言初居糞膠巷印篆初成而蠻寇屢突居人奔散藏印於堂屋瓦中蠻去之後四隣焚燼其所居獨在疑印之靈也

越州上虞縣鐘時鳴地中驗

越州上虞縣郭郭間有隙地數畝時聞鐘鳴地中咸通年縣令夏侯頗傾心崇道以縣邑无觀買其地創造觀宇掘地獲古鐘百餘斤上有文字曰正觀是冬賜額以降誕節祝壽所奏賜名延慶觀焉

王謙據蜀隋文帝黃籙齋剋平驗

隋文帝開皇之初干戈不施寰海克定唯王謙後周舊臣勲名素重畏懼隋祖恐禍及身遂據三蜀以圖變帝出師征之頻戰不克兵士多病死者相枕乃於內殿修黃籙道場祈求請祐三日夜夢神人降曰帝王上承天命下順人心天人合符然後有國今陛下華周立隋天所命也一方之力何以敵於四海之力乎帝曰剋蜀弔民蓋不獲已但主帥疾疫以此為憂爾神人曰疾疫者北人不堪瘴毒

所以多病壇中法水可救億兆況偏師乎即見神人取壇中禁水向西南巽之曰雨至即愈无煩聖慮也子日進軍必當剋蜀旬日軍中奏某夜雷雨灑營壘之上三軍疾者皆蘇無復疾疫矣其後王謙傳首三蜀底寧果是子日也

青城丈人授黃帝龍躡昇降雨驗

青城山黃帝詣龍躡真人寧先生受龍躡經得御飛雲之道乃封先生為五嶽丈人戴蓋天之冠著朱光之袍佩三庭之印為五嶽之上司與潛山司命廬山使者為三司之尊勅五嶽神一月再朝虛中灑水以代畧漏其後歷代帝王雖置祠齋祭未再加封號僖宗皇帝中和元年辛丑七月十五日詔內臣袁易簡刺史王茲縣令崔正規與朕詣山修醮封

為五嶽丈人希夷真君是時縣境亢旱苗穀將焦封醮之夜龍吟於觀側溪中風雨大至枯苗再茂縣境乃豐以事上聞編于國史矣

天師葉法善設醮攝魅驗

天師葉法善括州人也三世為道士皆有神術攝養登真之事法善符籙尤能効役鬼神顯慶中高宗徵入內道場恩禮優異時駕幸東都法善於陵空觀作大壇設大醮城中士女咸往觀之俄有數十人奔投火中眾皆大驚救之而免亦無傷損法善曰此人皆有魅病為吾法所攝及問之果然盡為勅之其病皆愈法善自高宗中宗則天睿宗明皇五朝來往名山累召入內先天二年拜鴻臚卿趙國公贈其父歙州刺史焉

范陽盧蔚醮本命驗

范陽盧蔚弱冠舉進士有日者言其年壽不永常宜醮本命以增年祿蔚素崇香火動於修醮未嘗輟焉年二十五寢疾於東都逾月益困忽夢為親友所招出門乘馬其行極速疑為冥司所攝有一人乘馬奔來所在留滯必為撓解遮救言旨懇切及到所司此人又懇為請託因得却還部署行里有如親吏焉所還道中見兵士數千初頗疑懼此人曰此皆他日郎君所主兵士也將至所居自後垣乘虛而入徑及庭中有門旗麾鏑武器之屬此人曰他日當用之瘞於兩階之下將別去蔚曰素未相識何憂勤之甚也荅曰某乃本命神爾郎君為冥官所召大限欲及某已於天司奏陳必及中壽疾亦就瘞無以為憂也蔚媿謝而去疾亦尋愈其後策名金紫亦享

中年除宿州刺史角橋都知兵馬指揮使不到任死以其瘞武器門旗故也

崔圖修黃籙齋救母生天驗

崔圖者坊州中都人好遊獵馳馬於野中獵次馬忽不行鞭箠數下亦不進圖怒下馬欲射之馬作人言曰吾是汝之母也不得相害曾竊取汝三十千錢私與小女為嫁資不告於汝吾死冥司罰吾與汝為馬八年今限已畢吾將死矣圖聞之舉身自撲迷悶良久悲告母曰兒之不孝致令我母見受如斯罪馬亦流淚曰吾為馬身報汝未了更罰與汝為瞽目之婢仍復啞圖聞之號哭言曰如何免得此罪業母曰吾聞罪障重者須作黃籙道場懺悔即得免苦言訖而死圖收葬其馬焚射獵之具請道流修黃籙道場三日三夜

至第三夜圖聞扣門之聲甚急出看乃是其母還現本形立於門外謂其夫婦曰人生世間願作善業勿為惡事冥司報應一一分明毋用子錢尚被責罰如此況他人非己之物豈可偷盜乎吾受此罪苦痛萬般不可言說賴汝夫婦為吾修無上黃籙寶齋功德一切吾乘此功德已得生天故來相別於是乘虛而去圖自此知罪福必應大道可依夫婦詣王屋山同志修道矣

赫連寵修黃籙齋解父冤驗

赫連寵者靈州定遠縣人也父悰領軍於邊上殺降兵一千餘人武德二年八月死於邊上冥司論對受諸罪苦寵總不知寵為靈州押衙貞觀八年奉使入京因與友人遊終南山行至炭谷口有道士楊景通結廬修行三

百餘歲寵醉歇廬前謂景通曰吾飢有何所食景通素不飲食笑而不對寵令左右取火焚其廬室景通曰汝父屈殺生民見受罪地府不能修善救父更害於吾寵曰何以知之景通曰汝坐於此吾與汝喚令汝見之言訖書一符擲於空中遂巡有黑雲至於廬前雲中有二十餘鬼領一人枷杻鎖械來景通前曰汝子不孝不能救汝寵見之果父悰也悲泣謂父曰何故受苦如斯父曰吾殺降兵被他冤訟於地獄下受諸罪苦汝何故更毀真人今吾轉轉罪重寵乃匍匐悲泣懺悔謝過乞捨己身之罪救亡父之魂景通曰汝要免父之罪修黃籙道場可以救拔必得汝父生天免此罪報遂巡父被諸鬼領去寵乃禮謝景通入城於三洞觀設黃籙道場七日七夜

至第五日見父乘雲氣而來謂寵曰吾奉天符乘黃籙功德已生天堂凡是所殺冤魂皆已託生人世

唐獻修黃籙齋母得生天驗

唐獻者蔡州平輿縣人也年二十三隋大業四年授導江縣尉寵狎侍婢春紅不親官務公事數闕兼患風勞久未痊瘥母曰我兒狂踈疾病皆嬖婢所致也母令貨此婢婢告於獻獻恨母擬貨其婢與婢為計遂燒其母母死月餘獻亦暴死三日心腹家人不敢便葬

忽即起活曰我有大罪毒母之過也冥司今我生受罪報自是每夜有二鬼使領夜叉數人昇大鑊於堂中良久火起湯沸夜叉獻於鑊湯之中痛楚號叫至五更方息如此三年萬般捨施功德終不能免忽有賣藥道士

獻問其方術道士曰衆生罪業重大無過黃籙道場祈告天地三日三夜燒香散花懸諸幡蓋歌讚禮願懺悔拔罪救度亡魂解除冤對最為勝妙之法爾獻遂請道士置黃籙道場三日之後鬼使夜叉不復更至身心安愈無復憂患忽見黃衣使者一人曰昨奉天符以修齋之力母生天堂汝大逆之罪亦已原赦唯罪婢春紅今瘡疥三年爾自此春紅果患三年方愈獻棄家於晉州羊角山請為道士志修道矣

李承嗣解妻兒冤修黃籙齋驗

李承嗣者鄆州唐年人也家富巨萬而娶妻貌醜有子年十歲仍患腰脚承嗣常惡之乃娶小婦四人終日伎樂忽因酒醉小婦佞言與醜妻一百千錢令其離異妻欲詣官訟之

因此方允承嗣遂與小妻為計夜飲之次以毒藥殺其醜妻及兒葬後旬日以來每至午時即見二鳥來啄承嗣心痛不可忍驅之不去迷悶於地久而方定如此一年萬法不能救青城道士羅公遠遊淮泗間承嗣請命至家問禳救方術公遠曰冤魂所為皆上告天帝奉天符來報人間方術不能免之只有修黃籙道場拜表奏天可解斯罪爾承嗣遂修黃籙道場三日三夜二日之後鳥鳥不復來其妻與兒現於夢中曰汝枉殺我母子二人併命毒藥我上訴於天帝許報汝冤今以黃籙善功太上降敕我已生天受諸福報與汝永解冤結留一玉合子可收之覺後於寢室中得玉合子一枚承嗣捨於鄂州開元觀大修道門功德塑尊像葺理觀宇以報道恩矣

吳韜修黃籙齋却兵驗

吳韜者汴州開封人也家富為魏大將軍領兵三萬沂江入蜀至戎州值蜀將關羽總師五萬拒之與韜水陸大戰韜素好道常持黃帝陰符經是日陣敗告天曰吾聞持陰符者危急之日有陰靈助之喪敗如此願賜救護言訖有二白衣謂韜曰汝自入峽縱意殺人幽魂咨怨致此亡敗韜曰危既如此何以免之二神人曰汝速為冤魂告天發願請修黃籙大齋拔贖亡者如此當免失利韜如其言即為發願關羽亦已收軍韜收合敗卒直至夷陵屯集乃修黃籙道場三日二神人復見謂之曰冤魂並已託生諸方汝亦沾此餘福神兵密衛必得大勝慎勿殺人夫天地生萬物一草一葉尚欲其生長成遂況人命至

重上應星辰豈可非理致殺恣放宵襟也古今名將不及三世者為其心計陰謀殺人利己雖立功為國亦須道在其間善分逆順不枉物命使功過顯明即必征伐有功神明祐助今蜀不久坐見敗亡矣旬月關羽兵至收夷陵交兵之次風雷震擊大雨忽至羽兵潰散韜開門納降得蜀兵三千擒其裨將關羽領兵却迴自益蜀亦削弱矣

公孫璞修黃籙齋懺悔宿寃驗

公孫璞者雍州高陵人也武德二年為華州司馬年四十餘沉酒酒肉荒淫財色常令家童漁釣弋獵恣殺物命甘其口腹忽夢千餘人持刀劒弓矢入其家擒璞殺之璞流汗驚懼因成瘡疾遍身有瘡皆有口及舌日夜楚痛求死不得璞表兄華陰令賈宣古見其所

疾驚曰未嘗見有此瘡當是殺生太多宿業所致然也華山道士姚得一多記神方可使人一往求問也璞依教令其長子到華山具述所疾涕泣求救得一曰此疾是殺生害命衆寃所為可修黃籙大齋懺悔宿寃疾異可愈爾其子以此告璞便於所居修黃籙道場七日至第五日璞夢青童二人引至一處門闕宏麗有如府署良久天上有黃光如日直照地司其門大開即見魚鼈鳥獸猪羊牛馬奇形異狀者千百頭從門中出乘此黃光旋化為人飛空而去逡巡化盡青童曰此是汝之所殺寃魂今天符既下乘功德力託生為人汝罪已除瘡疾亦愈旬日之間璞乃平復遂入華山禮謝姚尊師看覽雲泉應慕幽境直至日晚得一曰山中無食可以延留長者

若住宿宵必恐僕從飢餒此有徑路可以還
家取一卷仙經擲之展於崖上化為一橋二
青龍負之放五色光其明如晝送璞與僕從
此而去須臾到家明日差人入山致謝已失
得一所在璞全家修道居於華陽山焉

雲笈七籤卷之一百二十

雲笈七籤卷之一百二十一

雲笈七籤卷之一百二十一 雲笈七籤卷之一百二十一

道教靈驗記

胡尊師修清齋驗

胡尊師名宗自稱曰樞手切居梓州紫極宮

嘗沿江入峽道中遇神人授真仙之道辯博該瞻文而多能齋醮之事未嘗不冥心滌慮以祈感通梓之連帥皆賢相重德慕下盡皆時英碩才如周相國李義山畢加敬致禮其志亦泊如也洎解化東蜀顯跡涪陵方知其地蟬之蛻得道延永爾梓益褒間間自王法進受清齋之訣俗以農蠶所務每歲祈穀必相率而修焉至有白衣之夫緇服之侶往往冒科禁而藏事者固以為常矣有郡人劉松慕師之道德請於別地以致齋焉師謂之曰

夫彌傳侶命儕友者猶須正席拂筵整蓮洗爵恭敬以成禮嚴恪以致事或懼其誚讓責其不勤況感降天真禱求福祐豈可隳然而買罪乎俗之怠惰有自來矣子可訓勗于眾必精必虔乃可為爾茲承命誓眾潔已率先而撰香花備壇壇師然後往猶丁寧戒誨既昇壇展禮思神之際有黑雲暴起旋颺入座拔其二柱飄其竹席投其鎗釜於千步之外而後卒事而融風熙熙祥氣亘野師詰所投之物其二柱嘗閑於豕圈之上竹席嘗蔽於產婦之室鎗釜嘗變於縑經之家其不投者皆物之潔矣師曰器用不潔神明惡之況爾之心乎心苟有疵行苟有玷雖百牢陳于席九韶奏于庭適足以瀆神明延大禍爾人之修心必使乎言行相昭內外坦然明不媿於

人幽不慙於鬼吾知其可爾反於是者豈言行之足徵哉士君子里巷之人聞師之言各革惡趣善矣

崔玄亮修黃籙齋驗特錄附

崔公玄亮奕葉崇道雖登龍射鵠金印銀章

踐驚鷺之庭列珪組之貴參玄超道之志未

嘗怠也寶曆初除湖州刺史二年乙巳於紫

極宮修黃籙道場有鶴三百六十五隻翔集

壇所紫雲蓬勃祥風虛徐與之俱自西北而

至其一隻朱頂皎白无復玄翮者棲於虛皇

臺上自辰及酉而去杭州刺史白居易聞其

風而悅之作吳興鶴讚曰

有鳥有鳥 從西北來 丹頂火綴 白翎雪開

遶水一去 緱山不回 噫吳興郡 孰為來哉

寶曆之初 三元四齋 當白晝下 與紫雲偕

三百六十 拂壇徘徊 上昭玄貺 下屬仙才 誰其尸之 太守姓崔

崔公常持黃庭度人道德諸經未嘗曠矣其後以感通之至彌加篤勵去世之時入靖室諱黃庭無疾而化將葬棺輕若空衣焉

武昌人鰥水驗

武昌人寓居蜀之青城其邑每歲修竹客之堰以隄川防水賦稅之戶輪供其役武昌是歲籍在修堰之內邑吏第名分地以授之自冬始功訖歲而畢所受之地當洄水之穴新有淤注基址不立雖運石以塞之負土以實之一夕之後已復深矣主吏疑其龍神所為也求陀羅尼幢三四尺投於其中侵陷彌甚晝勤夕勞不離其所諸家有緒而獨未定其址頗以為憂乃備醴醢之禮撰詞以告焉其

大旨曰國以人為本人以食為先人依神以安寧神依人而變化蜀之田疇既廣租賦是資所修隄堰二百餘里或少有怠廢則墊溺為災歲苟不登則饑寒總至人或失所神何依焉況復漂陷為憂淪胥是懼有一於此則案盛不供椒漿莫給春秋報何所望於疲民哉當使封畛克完浸淫息患地租天賦無曠於循常東作西成克彰於幽贊矣如是潔其器用豐其禮物掃地而醮焉是夕夢衆人紛紛擔囊荷橐嬰攜孺若遷於他所明日投石以實之水乃退涸遽成其堰八月之後方復摧陷濬為洄潭焉

徐翥為父修黃籙齋驗

高平徐翥連水人也因官遷于青州貨殖殷贍有子三人其二癯殘小者項有肉初人見

所共驚畏翥初銳意求官驕佚自任下輦成宴言行事隨欣欣然有凌雲霄之志見二子之疾未甚介意及觀肉枷之異悵悵不樂道遽喪矣因遊東海山觀中與道士話其事道士曰三子之疾非已之過非子之罪蓋宿業所鍾爾道門所謂宿業非是疾者前生之業乃先人之罪殃流後裔也君家先世當有酷於刑法暴於捶楚為官不恤牢獄不矜囚徒意生法外殘毒害物遂使子孫受其報爾翥泫然流涕曰實然先父為官當則天之朝世亂讒勝誅鋤李氏諸王屠害宗室朝廷德望必設法以陷之殘刑以毒之誅勦考掠不勝其毒者陷於狴牢死於繫械故不可勝紀如武懿宗來俊臣周利貞李義府之徒恩渥隆異回天轉日天下畏之以矜怒慈惠者為懦

夫以彊懷忍酷者為能吏仁憫道息真正事
隨勢使然也先父雖位卑威薄時稱能官累
案大獄寧無枉抑今日之報信而有徵將祛
此罪牒此冤奈何道士曰拔先世之考當修
靈寶解厄齋救存歿之苦當修黃籙齋勿悞
金寶一遵天科竭財向善孜孜不倦可以謝
其罪爾者還家大修黃籙道場三日第二日
夜時方嚮晦中夜聞門外車馬人物之聲甚
衆出門視之則白光如晝天兵千餘人官吏
數百羅列門外若有所候良久黑氣鬱勃直
北而來中有三人枷鎖械縛鬼神數十人領
之列於官吏天兵之前一人即耆父玄之也
俄而黃赤光一道自西北來照地上草木屋
宇人物之形皆若金色異香盈空光中神仙
一人青童十餘人二力士執節前引其左一

人武弁朱衣執金策去地三丈許衆官拜迎
神仙俯揖武弁者稱太上之勅讀金札曰徐
玄之侮法害人宜加考誥以其子精修黃籙
功簡上玄即宜赦宥同惡延速並為原除於
是神仙復去官吏皆隱即見其父素服麻衣
謂耆曰吾不知罪福但恣習襟法外害人久
被究訴考責已十八年同官屬吏皆均其罪
猶有十二年殃苦報訖方履惡道痛苦之狀
不可具言賴汝歸向法門精修此福太上降
赦前罪併除寬訟之人先已解脫延累之罪
自此亦銷吾得生天去矣勤於香火以報道
恩乃飛空而去耆之三子旬月之間殘病者
完復肉項亦銷更修黃籙齋十壇廣為存歿
仍令小子於山觀入道永奉香燈耆終身高
閑不窺祿利常持誦真經時亦鍊氣絕粒

張邵妻陪錢納天曹庫驗

成都張邵妻死三年忽還家下語曰聖駕在蜀之時西川進軍在興平定國寨以討黃巢其時鄰家馮老父子二人差赴軍前去時留寄物直三十千在某處馮父子歿陣不回物已尋破用却近忽於冥中論理某被追魂魄對會經今六年近奉天曹斷下云自是歿陣不歸非關巨蠹故用今陪錢三十貫即得解免緣臘月二十五日已後百司交替又須停住經年其錢須是二十五日已前就玉局化北帝天曹庫子送納一張紙作一貫其餘庫子門司本案一一別送與人間无異先化三年臘月二十三日就北帝院奏前件錢訖是夕妻夢中告謝而去又成都縣押司錄事姓馮死十餘年其姪為冥司誤追到縣馮怒所

追吏放其姪自縣後門倉院路而還見路兩畔有舍六十餘間云是天曹庫收貯玉局化所奏錢

蘇州鹽鐵院招商官修神呪道場驗

蘇州鹽鐵院招商官姓王其家巨富貨殖豐積而疾苦沉痾逾年不痊齋供像設至醫符呪靡不周詣莫能蠲除王芝觀道士陳道明專勤清齋拜章累有徵驗而招商素不崇道聞之蔑如也攻理所疾費貲財萬計矣日以羸革俟時而已其親友勸勉俾請陳道明章醮祈禳不獲已而召焉道明為於其家修神呪道場疾方綿焉不保旦夕促以啓壇當禁壇之際疾士冥然家眷親友相顧失色禁壇既畢道明持劔水詣房內外噴水除穢疾士曰請尊師就此噴水可否道明就卧內噴之

忽然起坐稽首頂禮曰深謝神功我疾有瘳矣乃求衣命机隱坐而喜曰一生錯用心不知有大道今日方荷天兵之力也徐與親友妻子言曰我初困頓絕甚謂今夕死矣尊師開道場之時都不醒悟但聞空中有言大帝下降領天兵討逆如是即黃光如日照灼遠近即見千乘萬騎天兵神將圍繞此宅鬼物邪怪並已擒縛去矣方見大帝太一乘七寶車對行前引侍衛儀仗如人間帝王忽令召其至太一前令神以水噴面清涼徹心無復痛楚但氣稍羸恭即云元始下降乃見大帝太一對望迎拜隊伍倍於前百倍多矣元始天尊有光一道下照其身今則氣力亦似勝任矣速備盥洗自要臨拜壇前親友尚恐其未任勸俟來日想要盥漱更衣扶杖而立良

久捨杖而行便於拜跪數四家人扶策揮手拒之因坐觀法事素若無疾飲食氣力遂如常自是三日齋壇炷香虔對略無暫替乃獨修創玉芝觀講堂大殿三門通廊齋厨道院前及官河開街廣四十餘步土木之用像設之製牀机器皿服玩庖厨凡計錢數百萬二年之內畢周備焉自茲氣爽神清智識明敏乃乞解所職養道閑居

相國杜幽公修黃錄齋免閭羅王驗皆再領之年九十餘薨於荆渚是夕中使揚魯周自五嶺使迴止於傳舍一更之後風勢可懼敲磕擊觸若兵甲之聲人人股慄莫知所以魯周駢騎所倦尋亦成寐四衢之內師旅充斥不通人行問其故皆曰迎閭羅王今

夜四更去又問王是何人曰此州大將官高年長者是既覺召驛吏問之時公不愈半月矣官高年長首冠衆人疑其必有薨變是夕四更果去世矣魯周詰此事於儕友間自是京師亦有知者明年春女妓間有暴殞而蘇傳公之命云我今居閻羅之任要作十壇黃籙道場以希退免今送錢二百萬圖幕各二百事於開元觀古栢院詣冲真大師胡紫陽嚴修齋法齋畢前傳命之妓復暴殞如初云我已奉上帝之命爲他國之王免冥官之任矣言罪福之報信如影響不可不戒也凡修黃籙道場表奏上帝上帝降命無所不可

南康王韋臯修黃籙道場驗

太尉中書令南康王韋臯節制成都於萬里橋隔江創置新南市發掘墳墓開拓通街水

之南岸人逾萬戶鄧閉樓閣連屬宏麗爲一時之盛然每至昏暝則人多驚悸投礫擲石鬼哭鳴咽其喪失墳壠平剗墟墓無所告訴故俗謂之虛耗焉居既不安市亦不甚完韋公知之請道流置黃籙道場精伸懺謝至第三日鬼哭之聲頓息居人亦安韋公夢神人曰所營南市開發墳塚使幽鬼之類失其所居喪其骸骨相與悲怨幾爲分野之災賴黃籙之功爲其遷拔上帝勅窮魂三萬餘輩皆乘此福託生諸方居人自此安矣勿復爲憂也公深異之自製黃籙記立於真符觀

李約妻要黃籙道場驗

李約者咸通十二年爲諸衛小將軍妻王氏死已逾年忽一日還家約勒大小幹當家事言語歷歷一如平生初一家甚驚及旬月後

亦已為常矣約罷官二年力甚困闕類入中書見宰相求官未有成命妻忽謂約曰人間命官須得天符先下然後受官近見陰司文字五月二十五日方得符下必受黃州刺史可用二十三日更入中書投狀也約如其言二十三日入中書求官時相待中路巖柱甚強正早聞其妻還魂之事又聞二十五日必除刺史適會其日路公知即因會話之際已與諸廳有約云李約祇妄之言固不可聽某已斷意不與除官矣至二十五日路公知即黃州刺史有關路遲疑多時未欲注擬忽下筆與署黃州刺史亦總不知勅下之後方復醒悟乃歎曰此天道也豈人力可爭乎約將赴任妻亦隨之發日及上官日皆其妻所擇到任旬月妻謂約曰我人間世限盡與君生

死之決所以未去者為天司與一主持處日限未即赴任又以平生過從未得原免今居官之際可為作少功德也約問要何功德妻曰請修黃籙道場三日約素不好道意甚疑之問何故須修黃籙道場曰天上地下一切神明無幽無顯無小無大皆屬道法所制如人間萬國遵奉帝王爾黃籙齋者濟拔存亡消解冤結懺謝罪犯召命神明無所不可上告天地拜表陳詞如世間表奏帝王即降明勅上天有命萬神奉行天符下時先有黃光如日出之象照地獄中一切苦惱俱得停歇救濟拔贖功德極速故須修黃籙道場為急矣約問曰佛家功德甚有福利何得不言妻曰佛門功德不從上帝所命不得天符指揮只似世間人情請託囑致而已神鬼無所遵

稟得力極遲雖云來世他生亦恐難得其効
約聞之乃備法物置黃籙道場三日三夜其
兒女復為母氏於紫極宮別修一壇亦三日
三夜齋時妻於壇前設位奉香觀聽法事既
畢謂約曰此官二十九箇月即當除替授金
吾小將軍但勤心奉公濟恤貧弱矜憫孤獨
疎薄財貨重人性命哀矜刑獄崇奉大道清
靜身心勿食珍鮮勿衣華美即為上矣勿以
久貧而貪財帛人生各有定分勉之思之此
去授一職任足以自安無以眷屬為念也長
子後宰昌明亦在道鄉中子一尉不足榮顯
小子當今入道以奉香火十年之內四海多
事善自保焉言訖不復影響約更焚香虔請
竟無言矣後三子及約官任皆如其所言

盧賁修黃籙道場驗

盧賁者邠州三水人也晉永和二年為道州
司法參軍性強毒凡推詰刑獄鞭笞捶楚人
不勝酷死者甚衆忽一日廳前地裂有二鬼
昇一大鏡置於庭中發火煎之水已沸湧數
人上廳擒賁投入鏡中煎煮楚痛叫喚半日
餘乃擎出於地上諸鬼乃去醒後渾身猶如
火色官吏共見如此半年每日受苦無方救
拔羅浮山道士孟知微因遊州境賁延請到
家告以斯苦知微曰此乃枉害良善魂告於
天乃受斯報急修黃籙道場得天符放赦寬
魂生天此罪方免遂請道士修黃籙道場三
日禮謝至第三日夢三十餘人有鬼吏引之
謂賁曰國之刑律自有常科訊獄詳刑哀矜
而勿喜賞宜從重所以示恩也罰宜從輕所
以示仁也憂人之情惜人之命常兢兢而慎

之豈可肆汝心胃法外加罰苦毒捶楚害及於人非罪而死者其魂告天幽冥不能制鬼神不能拒上帝有命許其雪寃所以汝受其苦今黃籙懺謝救彼寃魂既生天寃即解矣此三十餘人各執蓮花乘雲氣從道場之側翩翩上天自此鑊湯永息資遂捨官入峨嵋山修道矣

樊令言修北帝道場誅狐魅驗

樊令言者汴州人也莊在外縣因晚歸莊僕從行遲其馬駿疾不覺獨行三二十里道傍見一少女悲泣駐馬問之睹其袂豔遲回不去遂與此女同入道側數里之間到其居處屋宇宏麗侍從繁奢如公郡之家矣是夕女之母約與令言為婚留連飲宴親賓皆集不覺已三日矣懇欲還莊母亦令從者車擔侍

女數人使其女隨往莊所嫵婉歡樂彌日時令言日以瘦削因而成疾未及牀枕體弱氣衰唯荒誕是務不接賓友惡見於人時多恚怒心神恍惚偶自莊還家數里下馬頻頻憩息於店中遇一道士自言是終南圭峯杜太明熟跡令言謂之曰子之邪氣貫心祇疾已作百脉奔散五臟虛勞若不救理死亡無日矣吾之山童善於雜術子可遽還與此童偕往可密室之中作北帝道場今夕當有其効勿為驚惶如此即性命可全形骸可保矣令言異其說奉其教素亦貯疑徑與此童還莊中掃灑密室備香火素几其婦望而怒之曰信邪妄之言行非正之事禍由自投非我本所知也洎晚有十餘人將鷹犬弋獵之具從空中而下徑入堂內殺其婦及女僕凡七

八人既死皆化為狐矣令言驚懼投密室中不見童子但留朱字一行曰太上命北帝鷹犬軍誅樊令言家害人狐魅之鬼如符命自此今言所疾日瘥心力日益神氣充溢年八十猶如少童則天時為東臺御史

解于甫為解寬修黃籙道場驗

解于甫者鄧州南陽人也屬隋朝喪亂年三十七膽勇多計率莊戶一百餘人初即自衛鄉里尋乃攻劫近封汝郢荆襄之間大為劫奪殺害戶口侵掠行人至武德初甫忽患雙手痛疹如被燒煮三日一爛痰狀異常萬藥千醫了不能救捨數百千錢作諸功德亦無所應乃入京尋醫至藍田與道士同店止宿因話所疾道士曰此冤橫殺人業報使然也急詣官觀修黃籙道場可以濟拔耳遂還家

置黃籙道場三日三夜手不復痛平復如常有十餘人或朱或紫或官或庶去壇百餘步於東北隅髣髴而現使人致謝於甫甫往見之欣然款晤曰君昔以無辜殺我實抱沉寃上訴於天乞報其酷皇天降命得以相讎君忽值神仙示以至道休玄經聖典開黃籙道場奏表九天垂恩大宥非止我等之身君之九祖亦同得生天矣齋功重大聖力顯明所有寬對自此永解十華真人奉太上命下校善功但當修福勿復念惡也甫捨錢三千餘貫廣修宮觀補葺尊像施及貧病救厄濟危於鄧州修觀立碑具紀靈驗之事

竇德玄為天符專追求奏章免驗

都水使者竇德玄貞觀中奉詔於淮浙名山檢括真經於汴河上逢一使者脚痛途步甚

為艱難欲託船後謂從者曰某遠道行役脚疾忽甚官程有限又難駐留欲寄船後聊歇三五十里不知可否從者白於德玄德玄亦以牕中窺見深有哀憫之心因令船後安泊日給茶飯直過淮口將息已較欲辭德玄出船方問其行止曰某太山使者非世間人也奉天符往揚州追竇都水耳聞之極驚請天符一看如人間符牒不敢開之因問曰某都水使者竇德玄也既是專追何須待到揚州耶使者曰某不識其人但據文字行耳所到之處下天符之後當處土地同共追收未到之間固不合妄洩於天機也既君是都水與牒中事同數日存卹之恩理須奉報欲免此難可徑詣揚州王遠知仙伯拜章求請某即未下天符待上章了必有勅命爾此外不可

讓之也德玄至揚州主客參迎纔畢便詣王仙伯具述性命之急懇乞拜章仙伯曰某退迹自修不營章表既有冥數之急敢不奉為也乃與自寫章拜之是夕使者復來白章已達矣太上有勅更延三十年位為左相其後年壽官秩皆如其言矣

馬敬宣為妻修黃錄道場驗

馬敬宣者懷州武陟人也開元六年春授司農寺丞移家入京妻亡有二男一女亦皆幼小後妻姓謝前室兒女多被抑挫衣食不足鞭楚異常敬宣皆不得知因夜作煎餅前室女方七歲飢甚竊而食之謝氏候敬宣不在以熱火筋刺其手掌不經旬日女乃致死數日謝亦無疾而卒心上微暖三日却活敬宣問其所見之事曰汝前妻訴我為火筋之事

冥司罰我生受爛足之報今乃雙足痛苦不堪忍敬宣遂看之足已爛矣膿血橫流痛楚極甚敬宣初不知火筋刺女手之事及是聞之甚加痛恨謝之所病三年求死不得醫藥彌甚廣作功德亦無濟益敬宣於永穆觀燒香女冠杜子霞頗有高行因以此事問之子霞曰解冤釋結除宿報之災唯黃籙道場可以懺拔冤魂生天疾病自損過此不知也遂於景龍觀修黃籙齋七日七夜謝夢前妻及亡女曰以功德故捨汝大冤天符下臨不得久住今則受福於天堂去矣足疾遂愈敬宣夫婦常修齋戒歸心妙門矣

秦萬受斗尺欺人罪修黃籙齋驗

秦萬者廬州巢縣人也家富閑未麪綵帛之肆常用長尺大斗以買短尺小斗以賣雖良

友勸之終不改悔元和四年五月身死冥司考責了罰為大蛇身長丈餘無目在山林中彼諸小蟲日夜嗜食疼痛苦楚無休歇時託夢與其子具說此苦云汝明日於南山二十里林間看我與少水喫廣造功德其子夢覺語之一家悲歎坐以待旦及明徑至城南林中果見大蛇無目被衆蟲嗜食鱗甲血流異常醒穢一家見之號泣以水於盆飲之飲水欣喜舉身蟠屈若有所告其子廣求救護歷問於人紫極宮道士霍太清曰可修黃籙道場三日懺悔必可濟拔其子即於宮中修齋三日三夜至第二日見一大蛇在道場中香案之下與林中蛇大小無異忽復不見是夜妻夢見萬著白衣坐紫雲中謂其妻曰深媿修此道場已蒙天符釋放前罪併盡今便生

天上更可捨三千貫錢大修道門功德以救貧病自此子孫不得輕釋小斗短尺狹度欺於平人受無照衆毒之報此事顯然如影隨形爾非黃籙大齋懺拔上達天宮太上有勅天符赦赦此罪萬劫不可卒除吾有金裝割爪刀子留以為驗夢覺果得此刀乃是棺中隨殮之物信知生天非謬齋畢却往林中不復見大蛇矣乃施刀子入紫極宮大修宮宇立碑標載其事

杜鵬舉父母修南斗延生醮驗

京兆杜鵬舉相國鴻漸之兄也其父年長無子歷禱神祇乃生鵬舉二三歲間終年多疾十歲猶冠劣怯懦父母常以為憂太白山道士過其家說陰陽休咎之事因以鵬舉甲子問之道士曰此子年壽不過十八歲父母大

驚曰年長無子唯此一兒將以紹續祭祀如其不永杜氏之鬼神將有若教之餒乎相脉渡涕請其禳護之法道士曰我有司命延生之術但勤而行之三年之外不獨保此一兒更當有興門族居大位者父母拜而請之因授以醮南斗延生之訣使五月五日依法祈醮然後每日所食別設一分若待賓客雖常饌亦可設之如是一年當有嘉應父母懃奉無闕致醮之夕有物如流星墜席中一年之外忽有青衣吏二人過憩其門留連與語吏曰主人每日常饌亦設位致饗何所求也具以前事白之吏曰司命知君竭誠明年復當有一子此之二子皆保眉壽其名有一邊著鳥向下懸鉞者當居重任必為相國所食自此無煩致享明年果有此子兄弟俱充盛無

疾自是兄名鵬舉終安州都督弟名鴻漸為
國相西川節度使並壽逾九十終身無疾

雲笈七籤卷之一百二十一

雲笈七籤卷之一百二十二

宋趙昇尚書奉直學士充集賢校理賜緋衣袋使紫衣張君房撰

道教靈驗記

衢州東華觀監齋隱常住驗

衢州東華觀物產殷贍財用豐美主持綱領多恣隱欺有監齋一人其過尤重不知禍福不信神明或聞罪福報應謂之虛誕常曰道士用常住物如子孫用父母物耳何罪之有以此故教誨所不及矣辯於飾非給於應對人有文過者率引之以爲語端如俗中之說徐六侯白耳旣死數年一旦道侶三五人縱步園林遊春肆目坐石藉草之際觀中牛十餘頭飲斃於坐倒一人偶曰某監齋常能排斥罪善不信報對量其積過莫在群牛中否衆方言笑一牛直諸衆前驅之不去試以某

監齋呼之跪而兩淚每呼名必隨應焉道侶慙之爲拜章修齋謝過遷拔二日夜寓夢致謝言宿過已赦徑得往生矣三夕而牛斃

婺州開元觀蒙刺史復常住驗

婺州開元却倚小坡形勢高爽元置之地四面通街其後居人所侵基地漸狹大殿之後使逼居人私舍亦有州司勢要占地造宅道士明知其事未嘗敢言主觀道士夢天上官吏三五十人自空而下集於殿前即喚此道士問觀地疆界答云某後生晚長自主觀來祇據見在而已據老人所言此觀元置爲御容四面通街以防水火今去街極遠盡隔人家官人點頭曰實然又見一人云是地司所說亦同有朱衣吏一人進曰此事不煩躬親指說但處分刺史溫璋即時忽見令人往傳

處分言訖昇空而去明日刺史忽入觀行脚登尊殿上顧望問道流此觀形勢布置不合隘窄如此何得側近便有戶人居住道流逡巡未敢祇對溫郎中曰固應難說即令懸榜發遣居人四面以官街爲界併還常住所侵占地者據侵住年月限一月日內陪納租地錢隨間數徵地租約數百千克版築垣墻修飾屋宇六十餘日觀復舊制溫夜夢青童降曰汝有政理常住之功賜節鎮三任若漬貨殺人得其一矣亦如其言

杭州餘杭上清觀道流隱欺常住驗杭州餘杭上清觀田畝沃壤常住豐實主持道流每減尅隱欺以私於已雖教門鈐轄官中舉明必廣費金帛以請託於局吏賄貨既行多覆藏具罪掩蔽其惡由是州吏縣曹相

知罔冒積弊久矣殿宇摧殘香燈寢絕遊客經過略無投足之所有識者爲之寒心嫉惡者有爲之扼腕固有日矣會昌中人家併產兒女五六輩皆形骸不具瘡聲瞋數歲有白尊師自金華山至駐留旬日住持道流因話其事尊師促令召之既至愍然曰汝何得作此重業犯負大道致茲考責邪謂觀中諸道流曰此奴婢輩皆是此觀前輩道流隱欺常住恣爲罪業不唯祇受此報方欲更履諸苦未有解免之期即次第呼其昔日姓名一問之數輩亦以曉悟先身之罪啼號嗚咽悶絕於地尊師令其家各備香油爲之焚香懺謝求乞赦宥常住亦爲辦齋食供養如是三日尊師冥心靜定經宿方起曰太上有明科常住法物供養三寶傳於無窮之世罔不

可輒有隱盜侵欺之者罪及七世生受荼毒死履諸苦或爲賤人畜類以償昔債雖三元八節天地肆赦此罪不在可赦之例吾以愍物之故適爲昌禁上千天府此輩已得止此一報即生身得於善處矣三旬之後相次有應此後主持者當明爲鑒戒勿履此轍也月餘瘖瞽聾者相續而死惟雙者足稍能履十餘年後平復如常白尊師言此奴罪名稍輕即當赦免此奴免之日諸輩皆釋其幽牢也果如其言以此奴平復能行爲冥中赦宥之期爾

李賞斫龍州牛心山古觀松栢驗

龍州牛心山古觀即大唐遠祖隴西李龍遷梁武陵王蕭紀理益州使遷築城於此所居旣沒葬於山側鄉里立祠號李古人廟武德

中改爲觀其後武氏篡國潛欲革命勅鑿斷山脉其崗斷處水色變赤其腥如血天寶末明皇幸蜀駕入劔門有老人蘇坦迎駕奏曰龍州牛心山國之祖墓因李古人名遂爲州名古老相傳皆有靈應陛下今日蒙塵之禍乃則天掘鑿所致請御衣一襲藏於山脉斷處修築復舊山必有聲如此則克復兩京回鑾有日矣明皇異其言即命內使齎御衣國信祭山修築刺史蘇邈准詔以近山四鄉百姓放明年租稅併功修填還使如舊山果有聲如牛 明年誅祿山復宮闕至德二年十月二十八日詔曰江油舊壤境帶靈山自符已梁屢昭感應春茲郡邑合有增崇可昇龍州爲都督府賜號應靈郡長慶四年中使張士謙王元宥刺史蔚遲銳修之寶曆元年

三月內使閻文清又齎詔祈醮僖宗朝宗子
李特立復以前事上奏請修觀及廟置金籙
道場乃授特立龍州錄事參軍與內使高品
王彥忠就山修飾委東川節度使楊師立選
高法道士袁道常等開黃籙道場醮山祈福
山亦有牛响之聲明年誅黃巢復京邑靈應
復 初中和三年詔昇江油爲望縣其後東
川修造將李賞嘗過山觀見貞松古柏皆可
材用因修立廨署苟圖其功不奉使司指揮
徑往望林採伐山臨江游便於運載所斫材

木捷運未半日夜常有神人詬責之賞歷歷
聞所詬之聲莫知禳謝之路旣而以賊賄發
露爲衆所怒今相國鄧公斬之於都市

蜀州新津縣平蓋化被盜毀伐驗

蜀州新津縣平蓋化即第十六化也神仙崔

孝通得道之所真像存焉化有五人長一丈
見則天下太平殿左有五女泉水深三四尺
飲之愈疾化之上當山之半有椿木樹徑六
七尺居人常聞其下有考楚號咷之聲莫知
所以大順元年丁未山下居人何六者性本
凶悍不懼罪福因值干戈化中無道流棲止
乃毀拆屋宇採伐林木爲薪薪以貨之固有
日矣一旦詣山前增舍中求水漿以救其渴
乏僧素與相識聞其聲哀切出門眎之見其
仰面反手如被拘縛喉口喘急流涕於口問
其所疾答曰我爲毀平蓋化屋宇斫伐樹木
今有黃衣使者追捉繫縛將往椿木樹下地
獄中考問去渴乏旣甚乞少水相救耳以水
與之良久徑去死於椿木之下鄉里共所知
焉又有人取水泉側古跡雕塑二五女以爲

奇玩傳於人間既無玉女之像泉畔小舍亦
被人毀折近化居人見擒取盜玉女人生魂
入化中其人遂風瀨焉

嘉州開元觀門扉爲馬棧驗

嘉州開元觀在層岡之上下眺城邑俯眎江
山二水縈迴衆峯環抱頗爲郡中之勝舊有
高閣臨崖崇樓切漢制度宏巧遠近稱之久
曠葺修樓已摧壞官收其材用之餘者爲馬
廐焉有古制門扉堅朽不蠹亦置於木棧之
旁旣而夜夜有光炯然可鑒以其爲怪棄而
不用及遷於紫極宮玄元殿內有小赤蛇蟠
經門櫺之上累日不去雖衆人聚觀以物驅
斥宛然猶在涉旬之外不知所之爾

成都景雪觀三將軍堂柱礎驗

成都景雪觀舊在新北市內節度使崔公安

置新市遷於大西門之北觀有三將軍堂
此頗靈應旣毀撤之後唯柱礎一枚穿掘不
得置手足於其上熱愈於火迫巡應心側近
居人有犯觸者立有祥應至今猶存

成都卜肆支機石驗

成都卜肆支機石即海客攜來自天河所得
織女令問嚴君平者也君平卜肆即今成都
小西門之北福感寺南巖真觀是也有嚴君
通仙井圖經謂之嚴仙井及支機石存焉太
尉燉煌公好奇尚異多得古物命工人所取
支機一片欲爲器用以表奇異工人鐫刻之
際忽若風聲墜於石側如此者三公知其靈
物不復敢取至今所刻之迹在焉復令人穿
掘其下則風雷震驚咫尺昏眩遂不敢犯

成都玉局化洞門石室驗

成都玉局化洞門石室昔老君降現之時玉座局脚從地而湧老君昇座傳道既去之後座隱地中陷而成穴遂爲深洞與青城第五洞天相連天師以爲玉局上應鬼宿不宜開穴通氣將不利分野乃刻石以閉之因爲石室高六七尺廣一步中鏤玄元之像焉節度使長史章仇兼瓊開元中徧修觀宇崇顯靈迹欲開洞門使人究其深淺發石室之際晴景雷震大風拔木因不敢犯

漢州金堂縣三元觀轍迹驗

漢州金堂縣大廳前有雙轍迹與三元觀殿前相連入昌利江際而絕無窪陷之狀與平地一般但隱隱然土色稍異晝跡之其跡似黑夜跡之其色似白月中看之亦帶黑色屈曲行勢遠近相合兩霄即先乾雪即先消此

最爲異綿歷歲年雖鋤斲跡其迹常在頃因離亂主兵者斬人於其廳前微汙其迹所汙之處微不相續爾青城山天倉峯側地中亦有此迹陷地四五寸闊一尺雖年歲更移其迹依舊縉雲仙都山溫州仙巖山皆有轍迹或轍石上或在平地與此轍迹靈應無異矣

玉局化九海神龍驗

玉局化九海神龍會稽山處士孫立畫也乾符庚子年九月庚辰辰時下筆已時已畢蟠翠蹴縮者七十三尺壁廣一丈八尺許噴雲鼓波頗爲奇狀燕國公劉景宣因夢神龍降於玉局遂畫其像頴川王陳公敬瑄濟升於其前遠近居人時有禱祈者率言有應一旦川境亢旱有一徒步者持酒卧於龍前并欄

之上慢罵曰天旱如此用汝何為以大石擊
盡龍之脚其痕尚在既還家足疾忽甚痛不
可忍使人焚香告謝竟不能解於是數日而
殂

青城絕頂上清宮天池驗

六時水
驗附

青城絕頂上清宮有天池焉距宮之下東南
十步深三尺廣亦如之水常深尺許滯雨不
加積旱不減每春遊山致齋者多則一二百
人少或三五十人飲用其水亦無涸竭經夏
霖霖無人汲水水亦不亦或人所汙穢立致
竭焉頃因遊禮有府中健步一人隨余登山
令以碗汲水誤投足於其間頃刻即涸數月
經雨竟亦無水余宿於上清宮焚香祈謝一
夕復舊矣昔黃帝命甯君爲五嶽丈人嶽神
一月再朝虛中灑水以代刻漏陽時則颯然

而下陰時即無晝夜凡六時灑水故號六時
水焉其所出處在天倉巨巖之前宗玄觀之
南三師壇側其下有明皇御容碑水所落處
側石爲六角池濶三四尺以貯之焉上無泉
源亦無流注應時懸降勢若暴雨人或炷香

執鑪祝而引之自東自西隨香而灑可移數
步之內乾符己亥年觀未興修水常如舊忽
有飛赴寺僧竊據明皇真碑舍中擬侵占靈
境創爲佛院其水遂絕半歲餘僧爲飛石所
驚蛇虺所擾奔出山外縣令崔正規秋醮入
山聞鄉間所說艾蘿其下焚香以請水乃復
降至今不絕

葛瓚化丁東水驗

葛瓚化周回巖巒左右嵌穴地靈境秀迥絕
諸山故有二十四峯八十一洞焉觀下有磻

泉深在谷底汲之非便此宮之西過崖磴十五步巨石之下有丁東水出於崖腹滴入窪石竅中積雨不加久旱不竭人或汚之立致枯涸中和年刺史安金山准詔授龍郡縣參從者三百餘人忽有汚觸其水者頃刻乃竭安公與道流頗爲憂懼夜至泉所拜手焚香叩祈良久涓涓而滴雖從騎之衆食之充足每年三月三日蠶市之辰衆逾萬人宿止山內飲食之外水常有餘

金堂縣昌利化玄元觀九井驗

金堂縣昌利化玄元觀南院玄元殿前有九井焉平陸之上纔深一二尺或方或圓大者五六尺小者三二尺相去各數步泉脉相通而水色皆異其味甘香蓋醴泉之屬也無水旱增減之變常涵岸不溢蜀王討東川之年

岐隴之師赴援乘銳深入來屆金堂江側江水泛漲雷雨異常遂不克濟師驚而遁時以盛暑探騎十餘人入昌利化見井而喜繫馬解衣將赴泉以浴忽大井中有馬絆蛇騰湧而出首如白虎大若車軸噓氣噴毒勢欲噬人騎卒見之奔迸而去又每歲三月三日蠶市之辰遠近之人祈乞嗣息必於井中探得石者爲男瓦礫爲女古今之所効驗焉

仙都山陰君洞驗

仙都山陰君將欲昇天謂門人劉玄遠曰此山孤峙勢若龍蟠其首東向必當吐雲送我言訖有五色雲從地湧出乘雲昇天出雲之處呀成洞穴水旱祈禱立有感通大曆九年七月十五日邑人宇文萬年女人阿件等一十五人以元節之辰奉香花於洞門禮拜忽

見洞中波濤湧溢出一金手一玉手其大如扇良久乃隱水波亦不復見長慶元年江陵人傅綰聞洞中雷吼之聲咸通初道士王芳芝聞洞中聲如群鳥飛異香紛郁徧於山頂鄉人常占於歲鶴翔必致於年豐鹿鳴必致於歲歉不棲凡鳥每有二鳥廣明辛丑歲刺史陳僊修置道場有祥雲天樂之應甘露注於叢林寵詔褒美中和甲辰年賜紫大德曹用言准詔齋醮有卿雲瑞雪之祥時旣畢黃錄道場未撤門簾有神人見曰靈山齋醮必命神祇主張某即近廟之神差衛壇靖齋功旣畢門簾未移某不敢輒還本廟道衆聞其言睹其異遽圻門簾其神見形媿謝而去茲山靈應今古彰彰傳於衆多非可備述

嘉州東觀尹真人石函驗

嘉州東十餘里有東觀在群山中石壁四擁殿有石函長三尺其上鑿鳥獸花卉文理纖妙鄰於鬼工鐵鏤極固泯然無毫縷之隙相傳云是尹喜真人石函也真人升天之時以石函付門弟子約之曰此函中有符錄慎不可開犯之必有大禍郡人遠近咸所敬之大曆中清河崔公爲太守惟剛果自恃聞有真人石函笑謂官屬曰幸坦平之詐見矣即詣觀跡函使破其鏤道士白曰真人有遺教落吾函者必有大禍幸君侯無犯仙官之約崔怒曰尹喜死且千年安得獨有函在促命破鏤而堅不可動即以巨索繫函鼻以數牛拽之鞭驅半日石函乃開但有符錄數十軸黃素爲幅丹書其文炳然如新矣崔觀畢謂道士曰吾向者謂函中有奇寶故開而閱之今

但符籙而已於是令緘鎖如舊崔既歸郡是夜暴卒三日而蘇官吏將佐且謁且賀崔謂其衆曰吾甚大愚未嘗知神仙之事無何開關尹真人石函果有紫衣冥吏直至寢門曰我冥吏也奉命召君君不可拒拒則禍益大矣始聞甚懼不覺隨吏俱去出郡城五十餘里至一官署其冥官即故相呂公諱也謂吾曰子無何開尹真人石函乎今奉上帝命削君之祿壽果如何哉即召吏案吾名籍吏曰崔公有官五任有壽十五年今奉上帝命削五任官削十三年壽獨有二年在矣於是聽崔還生崔與呂公友善泣告呂公曰某之罪固不可逃上帝之責固非三赦所及矣過自己招甘心受責知復何言然故人何以爲救乎公曰折壽削官不可逃矣吾爲足下致一

年假職侵其祿廩用副吾子之託耳崔拜謝即爲吏所導還郡廨中見其身卧于榻妻子環而哭之使者命崔俯眎其尸魂神翕然相令即蘇焉問其家已三日矣本郡以白廉使崔即治裝盡室之成都具以事告節制崔寧署攝副使月給俸錢二十萬果二年而卒矣

九嶷山女仙魯妙典石盆鐵臼驗

九嶷山魯妙典仙女得道之所妙典居山修道自山門漸遷就高深岑寂之地每居作一麓牀蹤跡皆在妙典初居山北無爲觀中去何侯宅舜壇三二里後居第一麓牀已在山上去舜壇五里其居所有古鏡一面闊三尺次作第二麓牀又直北上山三十里中有石盆可廣三尺長四尺自有神水雨不加溢旱不減耗飲之不竭又有鐵臼重二百五十斤

延唐縣令王翱令人強取藥曰行未及縣王翱家舉二十餘口兩三日中相次俱死藥曰今在潭州麓山寺中寺中有犯者輒病極有靈驗

真宗皇帝御製天童護命妙經序

夫妙本難窮至真善應可道而非常道無爲而靡不爲是以瓊簡瑤函爰敷寶訓雲章鳳篆咸演秘文標示明科形容造化所以宣揚博利仗助洪鈞爲善教之筌蹄道舍靈之耳目朕獲膺元命茂育群黎冀廣真詮潛資庶品以天童護命經者

太清密語金闕真符素有前徽播於別錄其或洗心誠誦結念奉持固可却癘殲邪臻和致壽類義圖之立象幽贊神明同夏鼎之除杙不逢魑魅愈凶災於六極集戢較於百祥

因模寫以頒行乃標題而敘列所期寧海共樂生成云耳

太上天童經靈驗錄

益州西門內石笋街百姓李萬壽者年五十餘景福元年壬子歲三月中值亂城門盡閉家道罄竭親屬二十餘口悉皆淪沒萬壽一身窮悴其月城開之後遂往漢州投託親知行至新都縣覺日色猶早乃更前去殆至昏黑無處止息遙見西山之下隔橋似有人居茅齋四向園林森聳萬壽至門扣扉良久一女子出年纔及笄忽見萬壽甚驚問曰君是何人因何至此萬壽曰欲往漢州至此抵夜願寄一宿希不艱阻女子曰君宜速去此不可住萬壽再三懇告乃曰緣妾夫婿非人也萬壽堅問其故乃曰妾夫即行病鬼王也咬

食生人莫知其數妾即新都縣監浚行內王萬回家女也偶然被攝至此無由歸得萬壽曰非至此山路險惡去亦死住亦死願得一處藏匿必可免難當爲娘子通報本家令知在此女子良久欣然遂引萬壽入大甕中以物蒙之萬壽既喜又懼不敢喘息但志心密誦太上天童護命經四更以來忽聞大風拔樹走石飛砂俄見鞍馬鏗銜旗隊震耀入於堂內須臾而風止俄又聞軒轅之聲雷吼達於屋外夜未曉女子潛至甕間語萬壽曰我王與群鬼晤矣然王問妾云適來忽見宅四面金剛力士遍滿空中紫雲之內白鶴仙童羅列前後吾遂急歸復遇一老翁四目部領兵使三十餘萬遂吾至大鐵圍山吾奔迸竄避直候兵散崎嶇至此今大困乏豈是有術

人至此否妾但答云此無人也君必有祕術邪爲妾言之萬壽曰亦無所能適但至心密誦天童護命經耳女子曰君試誦之我願聞也萬壽遂密密誦經一遍女子稽首跪聽移時讚歎乃曰豈非此經靈驗否言訖復入室內忽寂然無物但有空房四向尋覓絕無影響但聞香風颯颯覺在土穴中仰見天色皎然遂奔至甕所驚告萬壽同尋香氣而出天色漸曉方知身在大古墓中相顧悚懼萬壽遂引女子至新都縣尋其本家父母聚族悲喜問其事由遠近人民傳說驚歎以錢十萬莊一所贈萬壽即於嚴真觀入道其女子之父王萬回即於萬壽處傳受天童經於玉皇觀中入道

雲笈七籤卷之一百二十二

中國道家道藏精華 總目

——文山遜叟蕭天石主編

道藏精華第一集（增訂五版）

道家養生秘旨導論（共二十四種）	歷代仙真二十二人傳述・文山遜叟輯編
周易參同契正義合刊（附參同契釋疑）	漢、鍾離權原著・董德寧正義
周易參同契發揮	陳致虛發揮
鍾呂傳道全集（共五種）	漢、鍾離權・唐、呂洞賓傳著
悟真篇正義・悟真外篇 玄宗正旨五種合刊	唐、呂純陽、宋張紫陽等六人撰著
性命圭旨合刊	尹真人傳、門人述・不著撰人 元、陳虛白真人著
金丹大成輯要（共十五種）	歷代仙真十二人撰著・文山遜叟輯編
道教入門全書合刊	明、伍冲虛真人著・因是子蔣維喬著
伍冲虛丹道全書	
龍門派丹法訣要合刊	清、金蓋山人閔小艮輯錄
全真法脈清規全指	

黃帝陰符經合刊（共九種）……………歷代古真傳著・文山遜叟輯編

黃庭內外景經附輯：陰符經玄解正義……………雯軒萬啓型批註
金陵王來申敬梓

西山羣仙會真記合刊……………施肩吾真人撰著
金蓮正宗記……………栲櫟真人編著

道藏精華第二集（增訂四版）

養生內功秘訣……………明、柳華陽原著（伍柳派書）
日本伊藤光遠改著・太乙山人增訂

道門中和集（附輯：聖門事業圖）……………明、瑩蟾子李清菴真人著

玄宗正旨……………元、陳虛白、邱處機等真人著
占本養生須知……………無名子輯錄・太乙山人增訂

太上十三經註釋合刊……………清、李涵虛真人輯註
道竅談・三車秘旨……………清、李涵虛真人著

張三丰太極煉丹秘訣……………明、張三丰真人著

修道秘要（全九種）……………清、悟元子劉一明真人著

儒道圓通一貫玄旨合刊……………明、孫汝忠真人著
金丹真傳……………明、孫汝忠真人著

東脈雙修聖典 方壺外史（全十六種）……………明、陸潛虛真人著

靜坐法輯要（增訂本）……………袁了凡・因是子等合著・文山遜叟輯編

內外功圖說輯要……………歷世真仙傳述，席裕康纂輯

道藏精華第三集（增訂三版）

文始 真經……………周、關尹子著

老子道德經講義……………清、龍淵子宋常星著

丹經聖典 參同契闡幽……………東漢魏伯陽真人著・清朱元育闡幽

丹經聖典 悟真篇闡幽……………北宋張紫陽真人原著・清朱元育闡幽

黃庭經秘義 合刊……………回陽子 著
玄機直指……………古仙經、澹園冷 謙 註

性命雙修要旨合編……………汪東亭・薛心香・柯懷經合著

南北合參法要……………通一齋方內散人著

列眞語錄輯要 合刊……………文山遜叟輯編

太上感應篇……………清、濟一子傳金銓輯著

雙修秘典證道一貫眞機……………黃帝陰符經聖解 合刊……………古仙經・嵩陰子石和陽註

道藏精華第四集

黃元吉道德經精義……………清、黃元吉著

仙學眞詮 合刊……………明、葆眞子・元同子傳述
貫通三教養眞集……………清、養眞子著・白鬚老人指要

宋明四子明道書 合刊……………宋、濂溪周子、明道程子著
丹經指南……………明、白沙陳子、甘泉湛子著
三陽道人張松谷著

仙術秘庫……………清、玉樞眞人纂著
附：長生不老秘訣……………二百五十歲老人李青雲老人講述

大道破疑直指 合刊（大道指迷直辨）……………悟元子・冲盈子合著
樵陽經・金丹妙訣……………宋、樵陽子・濟陽子合著

玄微心印合刊

紫陽道人・四一學人・兩顧道人・青峰子合著

——東派雙修秘典。此為陰陽雙修家千古不傳之秘，自濟一子道書十七種中選出，讀者宜寶之，且切忌輕易示人。

內金丹心法秘旨合刊

明、伍冲虛真人著
四明玄陽子、袁了凡合著

道藏精華第五集

太上清靜心經合刊

歷代聖真傳述
混然子・永精子圖註

呂祖心法五篇註合刊

唐、呂祖純陽・元邱祖處機合著

張三丰大道指要（全四種）

明、張三丰真人著

洪氏仙佛奇蹤

明、還初道人洪自誠著

補天髓合刊

清、希一子張百燾著
清、濟一子傅金銓輯錄

仙學正傳三種

和陽子著
濟一子・涵谷子合著

（仙學正傳、性天正鵠、悟性窮源）

歷代真仙史傳

漢、劉向・晉、抱朴子・唐、沈汾等著
太華山人彭純一・霍童山人陶素相傳述

（附輯：承志錄、漁莊錄）

道藏精華總書目

道藏精華第六集

- 悟真篇集註二種……………紫陽真人張伯端著、陸子野、薛道光等十三家註
- 譚子化書・莊列十論合刊……………唐、譚景昇・李元卓著
上乘修真大成集……………宋、圓明老人等十三真著
- 仙傳外科秘方（道藏本）……………原陽子趙宜真集
（增輯怪疾奇方・不藥療病法）
- 長生氣功訣法集成（道藏本）……………歷代聖真傳述、文山遜叟輯編
——蕭天石輯錄。（全部道藏經中長生氣功秘法凡八十五種。）
- 三教樂育堂語錄……………清、元吉真人著
真傳
- 古本十四經發揮合刊（明版）……………元、滑伯仁著
十四經脈穴歌
- 清宮秘方大全……………清宮秘藏歷代名醫原方、文山遜叟輯錄
- 華陀中藏經合刊（附葛玄成仙秘方）……………漢、華陀著・清汪訥菴約著
素問靈樞類纂約注
- 沈氏尊生書……………清、名醫沈金鰲著

道藏精華第七集（三版精印）

明正統道藏版 雲●笈●七●籤……………宋、張君房真人撰編
宋本道藏精華

一、本書爲「大宋天宮寶藏」主編者張君房先生，窮數十年之精力，自其主修之四千五百餘卷之道藏經中，撮其精要，選輯而成。全藏於眞宗皇帝時奉旨纂修，天禧三年進呈。復攝「雲笈七部之英」，以成是書，於仁宗皇帝時呈供御覽。卷帙既富，徵引尤博。三洞四輔十二部，上自諸子百經之奧蘊，下至方術變化之玄秘，包羅殆盡，或予節錄，或取全書，間存佚籍，摭採秘法，無不爲千古罕見之奇書秘典。今特就明正統道藏版影刊問世，俾昔之祇供皇帝御覽之秘書，今日人人得而參究修持之也。

二、讀者擁有一部雲笈七籤，即等於有一部縮編道藏；且可省却不少時間與精力。無法購存道藏或一覽道藏究竟之學人修士，對此確爲一千載難得之因緣，故切不可等閒事等閒書視之也。

三、本書全一百二十二卷，共分：道德部 混元混洞開闢劫運部 道教本始部 道教經法傳授部 經教相承部 三洞經教部 天地部 日月星辰部 十洲三島部 洞天福地部 二十八治部 稟生受命部 雜修攝生部 齋戒部 七籤雜法部 存思部 秘要訣法部 魂神部 諸家氣法部 金丹訣法部（內丹外丹） 方藥部 符圖部

庚申部 尸解部 諸真學要部 讚頌部 紀傳部 道教靈驗部等。

四、總之，雲笈七籤一書，乃係集「宋本道藏經」之精英，玄妙博雅，廣大精微；小可以養生盡年，大可以入聖通神。既非純屬宗教之教典，亦非純屬仙學之丹經。舉凡天道、地道、人道，以及神道與仙道，無所不包，無所不賅。凡要尋求道家仙學的真訣實法，與長生不老以及超凡入聖的不二途徑，均不可不人手一部。

道藏精華第八集

周易參同契解 合刊

抱一子陳顯微宗道註解
紫霞山人涵蟾子編輯
存存子陶素耜真人著

易道心法真傳

悟元子劉一明真人著

無根樹詞註解 合刊

張三丰真人原著・劉悟元・李涵虛合解
陳上陽真人著・陶素耜真人刪訂

玄宗內典 合刊

歷代聖祖傳述・曹逸文真人著
陳櫻寧註解・清馬國翰輯佚書

——恭輯古玄元道經凡九種。計①老子道德經 ②陰符經 ③清靜經 ④心印經 ⑤定觀經 ⑥老子五廚經 ⑦參同契及疏略 ⑧朱子參同契考異。
附：道家佚書輯書十七種 陰陽家輯書二種。

北派七真修道史傳

龍門黃永亮著

修道全指（增邱祖西遊記）……………煉虛子著・李志常述記

金丹心法（八洞玄經）……………鍾祖離權・呂祖純陽等著・八洞仙主合註

道藏精華第九集

指道真詮・壽世保元合刊……………楊踐形・無方老人合著

大道真諦……………葛仙翁著・清靜老人傳述

文始真經言外經旨
清靜經・玄門必讀
合刊……………
翺尹子原著・抱一子陳顯微解註
李道純註經・无名子著・陳志亮重刊

空青洞
天藏版
呂祖全書（合訂一冊）……………李涵虛真人火西月編纂

周易別傳秘學三種
葛仙翁至道心傳
合刊……………
北魏・關
葛仙翁
朗撰・麻衣道者著・宋・陳
傳・凝
陽子
纂
輯

明本道書秘笈八種
悟真寶筏金玉經
合刊……………
歷代古真編撰・蕭天石選輯
天師洞秘藏鈔本・古仙古佛真傳

呂祖之於丹道派，猶六祖之於禪宗，繼往開來，樞紐今古，乾坤獨露，日月同明。
六祖下開五宗七派，無不門庭峻極，呂祖下開南北東西四宗及三丰、五柳……等諸派，
亦均法嗣鼎盛。壇經與斯書，同為禪宗與丹宗奉為聖典。本書包括海山奇遇、呂祖年譜
、與呂祖詩文歌詞集。金丹口訣，無不盡露無遺，凡事清靜單修或陰陽雙修，以及金丹
家中各門派，其修持法訣，莫不以此為祖經。全書共八百餘頁，字大清晰，版本係空青

洞天藏版，係海內外孤本。印數無多，欲購從速。

道藏精華第十集

海內孤本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宋、趙全陽真人纂輯（全二冊）

全書首自鼎湖昇天之軒轅黃帝起，歷代真仙之體道過程，無不詳為敘述，讀盡萬卷丹經所不可得之丹訣，與讀盡三洞四輔十二部道藏所不可得之仙術，均可於是書中得之。本書中有下聖不傳、萬金不換之道法、道術與口訣。依之修行，無不可頓超聖域。

南宗秘典 白玉蟾真人全集……………宋、白玉蟾真人著。彭鶴林真人輯編（全二冊）

宋白玉蟾真人，為道家南宗（雙修）正統，丹鼎派中最傑出之仙才。世稱其出入三氏，籠罩百家！既擅儒術，尤深禪機，卒歸丹宗，神化無方，乃神仙家中震古爍今人物。其一生博極羣經，無書不讀，故其全集，極瀟灑汪洋，莫可與京。故道藏何序稱其可「直溯廣成」，而「超天地以獨存。」「丹訣」一章，萬金不換，綜羅萬卷丹經之秘要，而簡之為二十九圖訣，實乃金丹之神髓。

道藏精華第十一集

三教真傳……………觀禮丈人著

千古秘典 外金丹大成集……………歷代外金丹祖師傳述

三家修道秘旨（五種）……………劉止唐真人著、文山遯叟輯編

本書共選刊四川劉止唐先生之不朽名著槐軒約言，及濟一子之三教心學，佛家天台宗之小止觀，六妙門，與丹宗門之觀音心經秘解五種。凡所指說，無不獨到千古。眞三家人士修證功夫之坦塗也。

太上無三十六部眞經……………道藏三洞玄經極大道

本書爲玄學會所刊行之三洞最上秘文，包括道藏中玉清經之洞眞十二部眞經，上清經之洞玄十二部眞經，太清經之洞神十二部眞經。部部皆有眞文寶符，笈玄天書，包羅萬法，復由呂純陽祖師秘註詳解，尤爲難得一睹之秘笈，誠明心見性，代天開化之寶典也。

太乙北極眞經合刊（秘本套紅）……………太乙眞人等著
混元一炁妙經（元趙孟頫手寫眞迹本）……………元、趙孟頫手書眞蹟

太乙北極眞經，爲統道儒釋基回五教而合一之聖修經典，初版印行於濟南道院。民二十五年即刊行六版。以往非入門弟子，絕難得窺一二，此次循讀者之請，特將所藏頂批秘本公開發行。連同再版本之太上無極混元一炁度人妙經（趙孟頫手寫本，名貴至極）互相參證，當大有益於修爲也。

道藏精華第十二集

莊子南華真經副墨（二冊）……………明、陸西星撰

——海內孤本明雕顏字刻版

上乘修道秘書四種……………孤版明鈔本・合刊爲一冊
——千古難得一睹之東派開祖陸真人秘傳本真迹——

養真秘笈（清初鈔本）……………明、盧丹亭真人傳述、明傳清上手鈔本真蹟

三藏真詮（明寫本真蹟）……………明、陸西星手稿本

易外別傳……………宋、俞琰撰

道藏零種（明藍格鈔本真蹟）……………明鈔秘本・不著撰人

道藏精華第十三集

周易參同契真義 合刊……………五代、彭曉撰
古本參同契集註……………漢、魏伯陽著・清、仇兆鰲集註

呂祖道德經心傳二種……………唐、呂祖純陽真人著
秘註……………

太乙金華宗旨 合刊……………唐、呂祖純陽真人著
呂祖指玄篇秘註……………滄海老人本誠子著

僊苑編珠 合刊（明版）……………王松年、范條然編著
至言總……………

丹亭真人傳道密集（明鈔本）……………明、盧丹亭真人傳述

1 丹亭悟真篇（傳青主手錄）

2 丹亭傳道問答集（傳青主手錄秘本）

3 丹亭真人玄談集（傳青主纂）

增訂 備急千金要方（北宋版）……………唐、孫思邈真人著・文山遜叟蕭天石序
孤本

——增輯：孫真人海上仙方

增訂 千金翼方（元版）……………唐、孫思邈真人著・文山遜叟蕭天石序
孤本

——增附：溫隱居海上仙方

道藏精華第十四集

孤版 黃庭經秘註二種……………唐、白履忠、梁丘子・明、李一元等著
明本

華陀玄門內照圖 合刊……………漢、華陀撰
養生導引法

——附：益齡單・怪疴單——

玄珠錄・觀化集 合刊……………唐、王玄覽明・雲僊約 估著
躬寶心經

道佛合參之千古秘本・道藏精鈔本

夷門長生秘書十二種……………

——明萬曆刊孤本

明、梅嶺道人周履靜編著

學山證道秘書三十種……………

——明萬曆刊孤本

明、學山道人王亮編著

道藏精華第十五集

本集及十六集，係文山遯叟蕭天石先生主編「中國子學名著集成」百冊時，自千數百種老子道德經名著中所選輯，且均係善本圖書，海內外罕觀之珍笈，為研究老子學術思想者，不可不人手一編之要籍。

道德經名注選輯(一)

纂圖
互注 老子道德經……………

漢、河上公章句·明初刊本

道德真經指歸……………

漢、嚴遵撰·唐、谷神子注·明萬曆刊秘本

老子道德真經……………

魏、王弼注·明刊本

老子道德經……………

吳、葛玄造·覆宋刊本

道德經名注選輯(二)

御註道德真經……………唐玄宗注

道德經釋義……………唐、呂 崑撰・掃葉山房重鐫本

道德經註……………宋、蘇 轍註・明、凌以棟批點

道德經名注選輯(一)

御註道德真經……………宋徽宗注・覆刊明正統道藏本

宋徽宗道德真經解義……………宋、章 安撰義・覆刊明正統道藏本

道德經寶章註……………宋、白玉蟾注・道藏精華本秘笈

道德真經註……………宋、林希逸注・明萬曆刊本

太上老子道德經……………元、何道全注・明初刊黑口本

道德經名注選輯(四)

御註道德真經……………明太祖註・明正統道藏本

老子集解……………明、薛蕙撰・明嘉靖間刊本

老子或問……………明、龔修默撰・明、羅棟刊本

道藏精華第十六集

本集共選刊老子名注凡十四種，繼上集概係從歷代數百家名注名解本中，就其具有獨特見解，而又能千古不朽者擇要輯出，以廣流傳，在此前後兩集中，可謂盡得老子之心傳聖脈，而尤以「道德經聖解」二書，尤爲二千餘年來空前未有之老子聖義闡微，故特爲鄭重推介。

道德經名注選輯(五)

老子通義……………明、朱得之撰・明嘉靖間刊本

道德經評註……………明、歸有光輯評・明刊本

憨山道德經解……………明、釋德清撰・金陵刻經處本

道德經名注選輯(六)

老子翼……………明、焦竑撰・明萬曆原刊本

老子玄覽……………明、陸西星疏・道藏精華本

老子註解……………明、張位撰・玄宗內典本

老子衍……………明、王夫之撰・船山遺書全集本

道德經名注選輯(七)

御註道德經……………清、順治帝撰・順治間內府刊本

道德經講義……………清、宋常星撰・清康熙間原刊本

老子章義……………清、姚鼐撰・清康熙間刊本

老子本義……………清、鄭環撰・清乾隆間刊本

老子道德經箋註……………清、丁仲祐撰・民初刊本

道德經名注選輯(八)

道德經聖解……………文山遜叟蕭天石著

中國子學名著集成精選別錄本。全書確能闡前人未闡之聖解，傳千聖未傳之心法！超絕衆流，得未曾有。

道藏精華第十七集

道藏本南華經合刊……………周、莊周撰 明正統道藏本
莊子百家評註……………明、歸有光評點 明、文震孟校訂

列子選輯二種……………周、列禦寇 註

1 列子張湛注 2 列子虞齋口義 3 列子冲虛真經

三家穀 一 子(蕭天石主編「中國子學名著集成」外編第一種)
合參

道藏精華外集集(一)

蕭天石著

儒釋
合參
道家養生學概要(五版本)

讀本書等於讀一部縮編道藏 讀本書等於讀全部萬卷丹經

本書爲文山遜叟蕭天石先生之傑著，蕭先生窮究道藏秘典數十年，在大陸時足跡遍名山洞府，訪參道佛名師十數輩，南北兩宗均得的傳，尤多獨得之秘。來臺後，選刊道藏精華一百餘本，所選錄秘笈則達八百餘種之多，尙不及其所收藏秘笈之什一。此次應讀者之要求，特爲撰著斯編，多洩前人之所未洩，發前人之所未發。不但可以之却病強身，養生長壽，且可以之超凡入聖，神化登真。雖名道家養生學概要，實揭三家之上乘秘旨。全書分篇撰述，均極精簡，且多語錄體，淺近顯明，易懂易修。凡已購本社之讀者，實不可不人手一卷，以資參究，即未購讀本社書之人士，亦不可不藉此以窺究竟也。——所附玄門太極長生功，尤爲青城派不傳秘功。

道藏精華外集集(一)

文山遜叟蕭天石
千古不朽名著

道海玄微(再版) 全一巨冊 七五〇頁

本書爲蕭天石先生繼主編道藏精華十四集，(現已出至第十七集)及其名著道家養生學概要

一書後之又一不朽新著，亦可視為其近二十年來對發揮新道學之傳道集。其所倡提聖功神化之道法與長生丹法，直溯羲黃老莊，融貫三家，會通百派，而獨標新宗，灑瀚汪洋，莫可與京！歷代言聖功言神化而至於最上乘大道者，千古來實無第二人。修之直可使人「超天地而獨存」。其中敦煌道書真蹟，及先天道無極門派之道功與睡功訣法，尤為以往千聖不傳之秘旨（無論任何人，半生盡在床榻上過，誰人得遇睡中仙）。全書凡六卷，附圖凡六十四幅，共五十餘萬言，七百餘頁。每卷均可獨立成書，既可作為養生書讀，亦可作為哲學書與文學書讀，以其文字優美，立意清新，開卷有益。附圖「道門秘傳內經圖真蹟」，即極為珍貴。

當代道學權威文山遯叟蕭天石先生主編

中國道家學
術名著秘笈

道 · 藏 · 精 · 華

——千古不傳長生不老秘典 · 萬世不朽聖功神化奇書。

——自宋以來，空前第一部道藏精華與道家學術名著。

本書為當代道學權威文山遯叟蕭天石先生所精心審訂主編，所錄不但全為萬卷道藏中之精華，且尤多自明清以來未收入藏之上乘丹經與孤本佚籍，為一般學人及藏書家所罕觀者，因能補道藏書之不足。其搜羅之廣博，內容之精湛，版本之名貴，選刊之謹嚴，堪稱四絕。凡所採錄，無不吉光片羽，珍俸星鳳；實可稱為千古來道藏精華之冠冕。查我國道藏書，為集道家道教及神仙家學術思想大成之唯一文庫，其中丹道派典籍，向為絕不公問流傳之秘典，以往恆萬金難得一睹！故古哲曾謂：「洞真語錄三千卷，不是神仙不許看。」又謂：「元珠密語金丹註，俱是人間未見書。」其名貴可知矣。凡欲深究道學之玄微，丹鼎之秘奧，及欲從事超凡入聖、超聖入神之聖功修養，却病延年、長生不老之命功修煉，與欲探究「道家別傳」之學的內容及其哲學思想系統者，便不可不人手一編也。本書全十七集，外集二種，共六百餘種，所選錄古本、孤本、鈔本秘籍，共達八百餘種，註釋集解者，則達千有餘家，誠堪稱為空前未有千古不朽之鉅編。讀本書，等於讀一部縮編道藏。讀本書等於讀盡萬卷丹經。讀本書，方知人類未來確可長生不老的生命哲學之實證。讀本書，方知人生神秘主義哲學之奧蘊。及天人合一與神人合一之修煉方法。讀本書，始知人生確能人人內用可以聖，外用可以王，小之可以增慧開悟，聞一知十，大之可以神化無方，旋轉乾坤知隱顯進退，用舍行藏，無不逍遙自在，上與造物者遊，而與宇宙精神共往來矣。

本社道藏精華全套十七集

- 一、道藏精華本精裝七十三冊。（不分售）
- 二、普通本精裝，三十八種，四十三冊。（可分售）
- 三、普及本平裝，新編為一〇四冊。（可分售）

道藏精華外集

文山遜復蕭天石
千古不朽名著

2

道海玄微

再版本 全一巨冊
七五二頁

本書爲蕭天石先生繼主編道藏精華十七集，及其名著道家養生學概要一書後之又一不朽新著，亦可視爲其近二十年來對發揚新道學之傳道集。其所倡提聖功神化之道法與長生丹法，直溯羲黃老莊，融貫三家，會通百派，而獨標新宗，灝瀚汪洋，莫可與京！歷代言聖功言神化而至於最上乘大道者，千古實無第二人。修之直可使人「超天地而獨存」。其中敦煌道書真蹟，及先天道無極門派之道功與睡功訣法，尤爲以往千聖不傳之秘旨（無論任何人，半生盡在床榻上過，誰人得遇睡中仙）。全書凡六卷，附圖凡六十四幅，共五十餘萬言，七百餘頁。每卷均可獨立成書，既可作爲養生書讀，亦可作爲哲學書與文學書讀，以其文字優美，立意清新，開卷有益。附圖「道門秘傳內經圖真蹟」，即極爲珍貴。

增訂 新編 船山遺書全集

二十五開 一萬三千餘頁 高級模造紙精印。
精裝二十二冊 字大清晰，藝術美觀

船山遺書，爲晚明大儒王夫之船山先生，積四十年心血之不朽名著。博大精深，高明純粹，浩無涯涘，莫可窮究。經史子集四部之學，盡賅無遺。

本書係蕭天石先生據湖南省政府藏本八十冊線裝本，參照曾文正公刻本殘卷增訂新編重印，分類精裝，計經部十三冊 史部三冊 子部二冊 集部三冊 增研究集一冊。書存無多，欲購從速。

定價：國內——新臺幣八、〇〇〇元 國外——美金二〇〇元

（國外另加郵裝費歐美美金一六元、亞洲區美金一四元。）

道德經聖解

蕭天石著

再版本 全一巨冊
七三五頁

——道為天地之大道。文為千古之奇文——

一、本書超邁前古、橫絕當世，為自韓非、河上公、王弼以來，第一部無上老子解本。
二、本書圓融百家，截斷萬流，揮神來之筆，作神聖之解，獨成一家言，實為希有。
三、本書未讀老子者不可不讀，已讀老子者不可不讀，正在教授老莊哲學與道家中人尤不可不詳參細究。

「老子為舉世所尊為當代道家權威」——本書實可引起老子學術思想界的震撼與突破。
「老子聖義闡微」，中卷為附文。下卷為附參文。經文探河上公八十一章法，經考證後，字句與坊間通行本小有出入，可稱為「道德經定本」。每章除註釋考證八十一篇外，主旨重在於全書經文後，分章為之一「聖解」，總闡幽微，以張其「聖義」，藉明聖功之所在外，復奠以「參證章旨」一文，以補其神髓之不足！綜計共得「一七五章聖解」，無不言言見諦，直徹天人，圓融百家，截斷眾流。開二千餘年來

未開之道，下二千餘年來，未下之筆！

藉能闡千聖不聞之心傳，傳從來不

傳之絕學！凡所開示：玄言密意，一竅一機，無不可破眾生之惑，而啟萬世之迷。全書綱舉目張，體用兼該，融通三家，而合百流，以「道」一以貫之。自宇宙以至人生，不但為玄理派哲學書，且亦為實用主義哲學書；以言道言德、言事言物、言虛言玄、言義言理，無不切合於人生實用！以之修學，以之盡性，以之經世，以之治平天下，無用不宜。以之變理陰陽，旋轉乾坤，化育萬物，參贊天地，概能圓融無礙，神用無窮。字字皆藏「活法天機」，而「不死於文字章句訓詁義理」下也。
千聖不傳之宇宙玄機；——乾坤原理，宇宙原理，自然原理，無為原理，循環原理，以寫天地之遺文，洩
理；以及玄牝原理，性命原理，返璞還醇原理，歸根復命原理，用反與反用原理，用無與無用原理；用虛與虛用原
原理；長生久視心法，道化人生與道化世界心法等等；無不徹膚見髓，自著心傳；且凡有所指，要皆不求與
老子合而自然合也。

儒釋合參 **道家養生學概要** (五版本)

讀本書等於讀一部縮編道藏 讀本書等於讀全部萬卷丹經

本書爲文山遯叟蕭天石先生之傑著，蕭先生窮究道藏秘典數十年，在大陸時足跡遍名山洞府，訪參道佛名師十數輩，南北兩宗均得的傳，尤多獨得之秘。來臺後，選刊道藏精華一百餘本，所選錄秘笈則達八百餘種之多，尚不及其所收藏秘笈之什一。此次應讀者之要求，特爲撰著斯編，多洩前人之所未洩，發前人之所未發。不但可以之却病強身，養生長壽，且可以之超凡入聖，神化登真。雖名道家養生學概要，實揭三家之上乘秘旨。全書分篇撰述，均極精簡，且多語錄體，淺近顯明，易懂易修。凡已購本社之讀者，實不可不人手一卷，以資參究，即未購讀本社書之人士，亦不可不藉此以窺究竟也。——所附玄門太極長生功，尤爲青城派不傳秘功。

總二十七版新書 **世界偉人成功秘訣之分析** 蕭天石著

一、這是一部人人必讀的人生修養名著，包括修養學、領袖學、御人學、謀略學、處世學。其主旨在使人能藉此而發展其無限的才能，開拓其偉大的事業，培養其崇高的品德，創造其無比的前途與地位。它以古聖先賢所垂示的人生修養的理原，則爲經，以具有歷史性、世界性、偉人成功的史實爲緯；而予以綜合貫通之，系統條理之；使由此而修，便可一人一英雄，人人是聖人，人人是領袖；人人是一個王。不但我們自己可用此爲對人對事與安身立命的修養典範，而且父母可以之教子，兄可以之教弟，長官可以之教部下，朋友可以之互相砥礪。同時，這不僅是一部受用無窮的書，而且是一部必須隨時參究揣摩，並引有不少爲舉世罕觀的珍貴材料，手此一冊，勝讀千百種經典、傳記、歷史、或修養圖籍。

二、全書共分爲：修養原理篇，領袖道術篇，御人秘訣篇，謀略原理篇，處世原理篇等五大卷，總一其精要處遠非舊著及坊間現有各種修養圖籍所可比擬。

文山遯叟蕭天石先生暢銷名著簡表

世界偉人成功秘訣之分析(廿七版)

道海玄微(再版)

道家養生學概要(五版)

禪宗心法(三版)

人生內聖修養心法

世界名將治兵語錄(三版)

道德經聖解(再版)

大學中庸貫義(三版)

孫子戰爭論(四版)

中國醫學名著叢書

備急千金要方 (北宋版)

增輯·孫真人海上仙方

千金翼方 (元版孤本)

增附·溫隱居海上仙方

張氏醫通(二冊)清·張路玉著

古代疾病名候疏義

醫門棒喝(二冊)張虛谷著

眞本清宮秘方大全
鈔本

沈氏尊生書 沈金鰲著

中醫內科學概要

(全集定價平裝三五八〇元。可分售)

采艾編 (明鈔本秘笈)

素靈微蘊 (明鈔本)

古本十四經發揮合刊
十四經脈穴歌

華陀中藏經、靈樞經合刊

仙傳外科秘方 (明版)

—增輯：怪疾奇方·不藥療病法

神農本草經 (三版)

子午流註說難

鍼灸經穴辭典

中醫入門

中醫要藥分類

婦科玉尺

道藏精華第七集
雲笈七籤

總主編者 文山遜叟蕭天石

輯錄者 宋 • 張君房

藏書人 南懷瑾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出版者

自由出版社

電話：九一三六九一
九一三六九一

發行人 曹哲士

本社登記
證字號
行政院新聞局
版台業字第〇五七五號

中華民國七十八年七月

(全三冊) 定價新台幣
精裝一二〇〇元
平裝一〇五〇元

